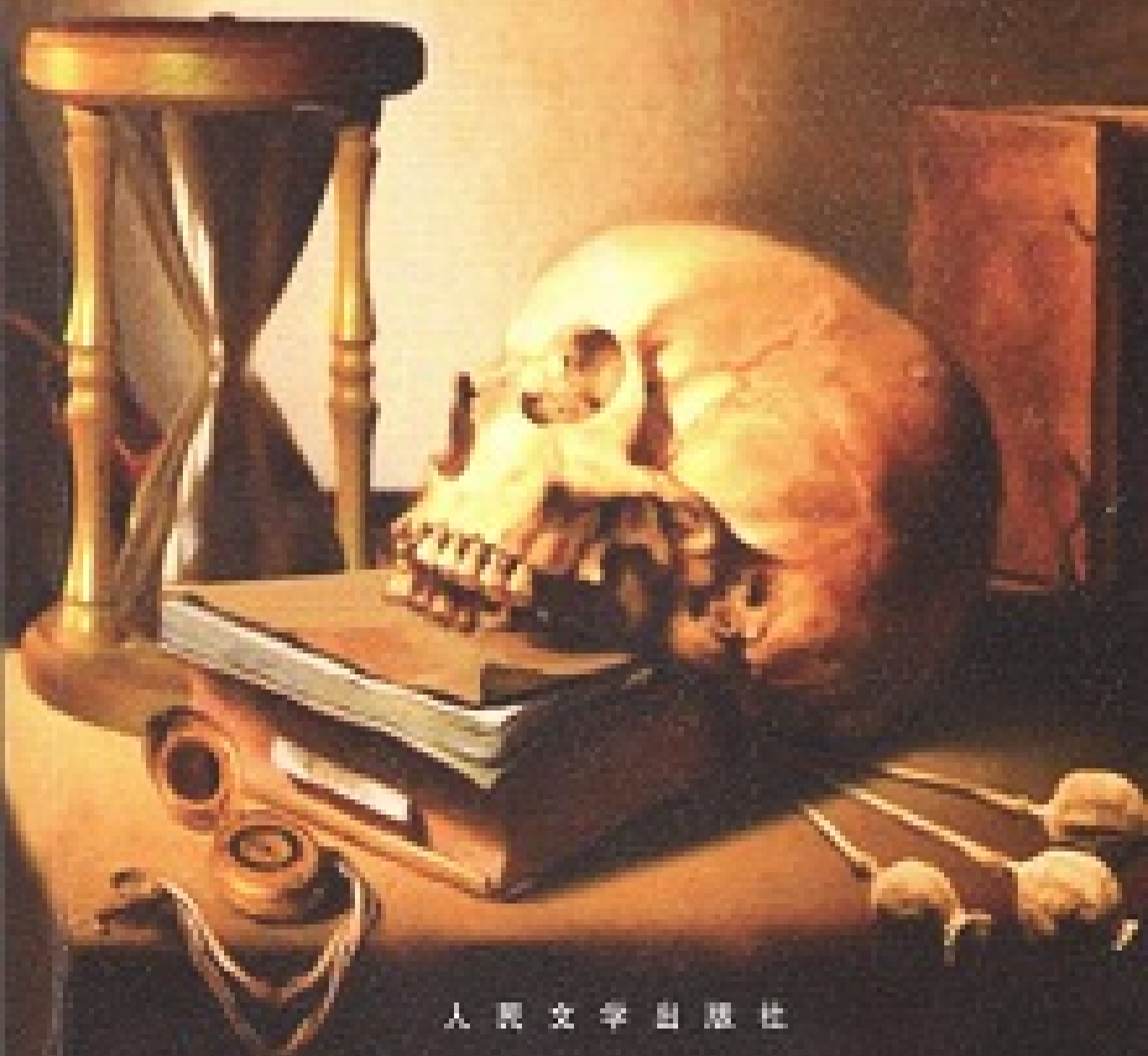


Александр Потемкин

КАБАЛА

[俄罗斯] 亚历山大·波特金 著
刘宪平 译

任由摆布



人民文学出版社

任由摆布

亚历山大·波将金（俄）著

刘宪平 译

谁在俄罗斯日子过得好（前言）	/3
幻觉就是欲望	/7
灵感的源泉	/43
疯狂的放纵	/72
追寻自由	/95
思想造就行为	/122
感觉的本领是某种另类的能耐	/143
未完成的创作	/183
狂喜	/202
自我逃避	/243
突变后的桀骜不驯	/264
生活的嘲弄	/286
尾声	/298

谁在俄罗斯日子过得好……

有关俄罗斯长篇小说命运的讨论，越来越令人联想到那个由来已久的神圣争论：到底先有母鸡，还是先有鸡蛋？

抑或，我们的批评家以自己的直觉准确地感到，长篇小说，祖国文学这一最富盛名的体裁在数字化信息时代的最新发展趋势；抑或，长篇小说自身在欠完善的幼稚尝试中发生了变化；犹如年迈的毕加索在蒙马特勒青年艺术家身上窥测到未来艺术风格的创新趋势。有一些苛刻但颇具洞察力的批评家试图在那些不成熟的创造试验中推论出长篇小说的明天。无论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即使俄罗斯文学中这一实力雄厚而一贯保守的体裁如人所云已经开始改变形式和内容的比重，那么，文学评论亦无能为力预测它的发展前景。

亚历山大·波将金的长篇新作《任由摆布》就在一定程度上对此有所证实。无庸质疑，这部长篇小说不是以俄罗斯文学的传统方式、而是以“当代西方风格”书就。同时，在二十一世纪，这个充满不寻常事件、不停歇地向前奔跑而搞得我们气喘吁吁的时代，《任由摆布》绝对是名符其实的俄罗斯长篇小说。它毫不留情、令人信服地把俄罗斯在道德精神层面几乎攸关重要的、当年在涅克拉索夫笔下形成的经典问题摆到了桌面：谁在俄罗斯日子过得好？

毋庸赘述，亚历山大·波将金的这部长篇小说，无论于俄罗斯、还是欧洲而言，在形式上都是一种创新。因为贯穿整个作品的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瘾君子敞开心扉的、虚幻和荒诞的倾诉。他非但没有为罹患这种疾病感到后悔，反而乐此不疲地陶醉于按剂量服用罂粟后陷入的那种状态。在如何以技巧和细节深入探索被毒品麻醉的意识世界方面，这一大胆的创造手法本身（又不完全是手法，暂且视其为长篇小说最高程度的现实性结构）还没有找到可以比肩的同类作品。不妨可以比较一下其作者已经功成名就的《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首先，同酗酒的酒精麻醉状态相比较，被毒品麻醉的意识是细微和复杂一千倍的物质结构。其次，这个“首先”引伸出波将金提出的那些超出我们一知半解和生活局限性的但确实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问题。

彼得·彼得洛维奇·帕尔芬奇科夫，自愿放弃首都小官吏稳定殷实的生活，在辽阔的西伯利亚地区一处小城镇换取一种时刻处于毒品麻醉状态的日子，并且为全人类的利益设想出一个前所未有的试验方案。每当他定量服用毒品之后，某位教授就会现身，此君居然会制作一种能够改变人类血液成分的制剂，不是改变血红蛋白，而是种族的……比如，他能把日耳曼人血液、犹太人血液、中国人血液……按照一定比例添加进俄罗斯人的血液。不难理解，作者运用这一手段和过程把《任由摆布》书就成为扣人心弦、吸引眼球的作品，它回答了搅动俄罗斯社会和无人不在迫切关心的问题。

如果考虑到，叙述的形式和方式——主人公始终处于嗜毒成瘾的幻觉状态——使得波将金可以就这个问题最大限度地、有时坦诚得令人心惊地展示出五花八门的观点，那么，就应当承认：亚历山大·波将金的长篇小说处于当下严肃文学的最前沿。

小说中类似非常有趣和令人好奇的手法比比皆是，作者借用它们，不顾生活常规和社会习俗，描绘出当今俄罗斯生活的广阔画面。我非常想在前言中转述一些最为精彩的片段，但是体裁的规则不允许这么做。撇开其他而言，这完全是一部情节紧张的长篇小说，无论如何也不能提前揭开静候读者的那些盘根错节的故事布局。

不过，我认为，理解这部长篇小说的名字《任由摆布》是要特别费一些心思的。根据以上叙述，我们可以假设这里谈及的是主人公帕尔芬奇科夫陷入被毒品摆布的境地，起初是肉体上的折磨，服用一定剂量以后便是幻觉的陶醉状态，作者以令人惊讶的知识描写出事情表象和实质（完全有必要指出，这里谈及的是真正的文学作品，而非作者——六个孩子的父亲、经济学博士、被广泛阅读的《国际市场的全球化》、《虚拟经济》和其他学术论著的作者——个人的痛苦经历）。其实，《任由摆布》这一称谓在现实中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因而被波将金作为一种象征。

随着故事情节发展，先后登场的是当今俄罗斯社会各阶层的一系列完整人物形象，而个别人却置身这个行列之外。有时，故事场景不过是从被人们遗忘的西伯利亚穷乡僻壤转移到莫斯科的鲁博廖弗卡区……作品中的人物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地位越高，财气越大，生活越阔绰奢华。尽管如此，他们无一例外地，包括绝对远离毒品的人，仍然处于任由生活摆布的状态。或许，亚历山大·波将金这部长篇小说具有的俄罗斯文学最厚重的涵义在于真正准确呼应了当年涅克拉索夫提出的经典问题。

说到对当今俄罗斯官吏生活实录和狡诈心计的描写，老实讲，我还没有见到过对我们的官僚主义怪物更具杀伤力的揶揄嘲讽。通过瘾君子大脑中出现的光怪陆离的梦幻所见，加上对官僚嗜性恶习的熟谙，波将金的笔法如行云流水，色彩斑斓、与众不同、个性鲜明。

完全服从于罌粟头控制的彼得·彼得洛维奇·帕尔芬奇科夫，为自己勾勒出五年期限的激情四溢和奢华富足的世俗生活，可是只得以残喘了两年。在这部长篇小说的结尾，作者以巧妙的贵族笔法为帕尔芬奇科夫安排了纯粹的文学意义上的告别现实和进入虚无，而仅仅这一瞬间就消除了彼得·彼得洛维奇为之自豪的意识麻醉下亢奋状态的“诱惑力”。其实，这可以去除掉评论界批评部分章节袒护吸毒、渲染其诱惑的不实指责。

事实胜于雄辩：无论俄罗斯文学，还是世界文学，这可能是头一次在心理上如此恰如其分、如此深刻地揭示出瘾君子全然没有视为灾难和悲剧的麻醉后的意识升华。这种展示绝不是为了利用日常习俗细节和周围生活中各种色情描

写来点缀故事的叙述，而是为了提出更为尖锐的、包括最为纷纭复杂的、当代俄罗斯生活的哲学问题，其中包括日益复杂化的民族问题。

为这部非同寻常的、在西方的文学秘诀（尽管这一秘诀源自俄罗斯）下书就的长篇小说撰写前言收笔之际，我想有悖规则地特别提醒读者注意最后一段，就是它的简短尾声。这里，“专业”吸毒者荒诞离奇的主意和俄罗斯明天的实景融合在了一起。

安纳托里·萨鲁茨基

我们的美德被歪曲，成为了我们的恶习

——尼·费奥德洛夫

只有你们全都拒绝我时，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

——弗·尼采

(写给自己的书)

幻觉就是欲望

瞧，已经驶入第三环城公路，距离雅罗斯拉夫火车站不远了。体内储存的鸦片消耗殆尽，不再向意识中添加动力，我陷入没有毒品吸食的状态，借用医学家的话，这玩意的最后一丁点在肌体里燃尽时，就会出现戒毒征兆。必须马上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来提神。可是我，彼得·彼得洛维奇·帕尔芬奇科夫，手头什么也没有。我不得不竭尽全力地抑制内心对魔力十足的罌粟花的强烈渴望。咳嗽不止，痰越来越多，鼻涕淌下来，泪水蒙住双眼，额头渗出一片汗珠。汗衫和衬衣贴住后背，袜子湿漉漉的，仿佛走在水洼里。肚子剧烈疼痛起来，心跳也沉重起来，脉搏加速，双眼模糊，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穿透意识：只要再坚持30分钟。否则，事情就会半途而废。在可怕的痉挛中置身医院，或者在地狱般痛苦中一命呜呼，无法兑现自己的誓言：离开可恨的莫斯科，最终获得自由！

我瞧着窗外：五月灰蒙蒙的晨光泛出阴森的色调，细雨无声滴落在挡风玻璃，把若隐若现的思索冲洗得更加破碎。理智越发无动于衷，仿佛我彻底丧失了它。只有先前的经历乱无头绪地不时在眼前闪现。我一会儿用缎纹手帕小心翼翼地擦去额头的汗珠，然后贪婪地咀嚼它，指望能稍微缓解无毒品吸食状态的痛苦；一会儿发现装有吗啡的注射器竟没有针头，找又找不到……我极端狂暴、徒劳地试图把注射器用力捅进静脉。同固执的肌体搏斗最终把我自己搞得精疲力竭。浑身血迹斑斑……

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置身于罌粟丛中，周围目光所及是清一色这种朝思暮想的植物。它们长得很高，泛出黄色的茎头有拳头大小，浅蓝色的花瓣令人发狂，多么想把肚子吃得饱饱的啊。我束手无策地把双手紧贴大腿，恨不得用牙齿咬下茎头、立刻嚼烂，享受那甘美的汁液，得到极度亢奋，然而，嘴却张不开。上下牙紧锁，仿佛咬住了提不起来的重物。该死的！……

此时此刻，情况在变化。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丧失了最后的理

智，处于癫狂边缘：吞下一把甲基吗啡镇静片，可酸痛没有减轻。而平时服五六片就能缓解发作，带来完全不错的感受。而此刻竟然没有丝毫作用！病态不仅在持续，而且在加重！自我感觉越来越糟糕。我在瞬间突然感到自己丧失了人的特征，成为面目模糊、麻木不仁、无法辨认的一个生物。

“难道是我吗？是我吗？”帕尔芬奇科夫在愤懑中六神无主地反复自语。情况越来越糟糕。在此需要说明，彼得·彼得洛维奇有一个习惯，就是自我思考问题时，时而以第三人称，时而以第一人称。其实，这也不是他的惟一怪癖。谢天谢地，新的状况使他摆脱了恐怖的推论，否则，如此的刨问会把自己彻底搞到歇斯底里。

彼得·彼得洛维奇承受住阵阵绝望，竭力回到现实中。可是，做到这一点时，他却并没有感到丝毫的缓解。帕尔芬奇科夫惊讶地发现，已经到达了三车站¹地段。接头地点就约定在附近广场上。彼得·彼得洛维奇用自己的“标致”车换来十公斤磨碎的鸦片和两口袋罂粟子，还得到了位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迦南城²的一处废弃小木屋，以及前往那里的列车包厢票和一万卢布。说实话，条件颇具吸引力，他没怎么讨价还价。

其实，帕尔芬奇科夫在钱上还是吃亏了，按说，一辆新车完全可以换来更多，但他渴望逃离莫斯科，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存方式中实现自我。购买“标致”车的唯一目的就是往返奔波于布良斯克州，或者卡鲁加州，从当地退休人员群体手中疯狂收购罂粟茎。小木屋就在那里，目光所及处全是适宜种植罂粟的空旷大田，绝对的与世隔绝。这正是最近这些日子里他朝思暮想的。意外的机遇令人激动，他不失时机地制定起计划。

帕尔芬奇科夫希望自己能在令人忐忑的向往中和已经燃烧起来的意识的变幻中现身，那里没有丝毫的争论和渲染，整个世界都容纳进他一个人的脑袋，同他一道前往那个虚无飘渺的世界。这就是他狂热憧憬、热衷奔波和为之伤感的。

“上帝啊，赐予每个人自己的那一份儿吧！”彼得·彼得洛维奇想。

“我不打算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任何人。芸芸众生、动物区系、植物区系、物理学、生物学于我何干？不受我健全思维的驾驭、却完全受控于被罂粟搅乱的我想象中的那个世界又于我何干？”

毕竟，种植罂粟、大田收获、以不同方式保存鸦片乳—玻璃器皿、医用纱布、高筒毡靴、烧烤箱、罂粟杆——从对这些手段的认知和能想象出来的规模看，这就是主宰世界的帝国。成为克里姆林宫、美国白宫、中国

¹ 喀山火车站、列宁格勒火车站和雅罗斯拉夫三个火车站位于莫斯科的同一街区，相互毗邻。（译注，下同）

² 据《圣经》记载，迦南（今以色列加利利一带）是耶稣第一次显灵把水变为红酒的地方。作者借用这个地名有自己的喻意。

长城、日本富士山、梵蒂冈、温莎城堡……的统治者。有一则著名的格言说，所有绝妙的都是普通的，在我身上，它得到了最具说服力的证明。主宰迪南城大片罌粟地的欲望达到了极限。

在雅罗斯拉夫火车站，交易进行得很顺。帕尔芬奇科夫心中充满预感，命运即将发生深刻变化。他毫无顾虑地把“标致”的车证交给那几个男人，从他们手里接过约定好的东西，然后大家各奔东西。他脑子里久久回响着他们的话：“还用什麼钥匙吗？房门从来不锁。它位于迪南城东北方向三公里。附近没人住。告诉出租车司机拉你去找法塔，就是叶甫根尼娅·法婕耶娃，她早就死了。她曾是有名的接生婆。周围很多人认识她。嗯，假使……”“法塔、法佳、法塔尔诺斯契³；在西伯利亚小木屋这个奇特的词组后面一定是隐藏了什麼……”彼得·彼得洛维奇想。

往返莫斯科—北京之间的 19/20 次列车在四号站台静候他。说实话，一眼看过去，列车粗糙的外观令帕尔芬奇科夫很吃惊。中国这个国家正在迅猛发展，拥有强大的现代化工业，而我们这种二十五年前的车厢足以引起天下百姓宽容的嘲讽：嗨，这些俄罗斯人哪，连体面点的车厢都无力制造或者采购。不过，彼得·彼得洛维奇撇开一切想法，准备好勺子，以便迅速把它伸进毒品袋子。

他急匆匆钻进八号包厢，一门子心思就是赶紧用昂贵的细粉填饱肚皮，下决心弄上一大份才是当务之急。这种可怕的需求不允许有丝毫的迟疑。就是尽快摆脱无毒品吸食状态。毒品饥饿过后，或者说是半饥饿，心头就会急切期盼使用毒品后的陶醉。虽然手头没有饮用水，但除去这最重要的玩意，他心无旁骛，丝毫不耽搁，疯狂地干嚼和干吞渴望已久的粉末。毒粉沾留在牙床、舌头下、牙缝里、扁桃腺上。干吃的过程非常复杂。难道最不可思议的复杂过程就能使他摆脱不适吗？已经被毒粉噎得喘不过气的他，这会儿宁肯死掉。

第四小勺以后，帕尔芬奇科夫才缓过气来，他细心地用舌尖把昂贵的粉末舔食干净，合上眼睛，心满意足地躺下。要是手边有两杯茶水，用不了十五、二十分钟毒品就会发生作用。然而，在上车的拥挤忙乱和装载沉甸甸的行李箱的时刻，怎么能要水喝呢？因此，彼得·彼得洛维奇心里准备迎接那煎熬人的四十分钟来临。他完全准备好了放弃时间和空间，在意识中抹去想象和现实的界限，在独处中断绝与外部往来，在足迹遍天涯的漂泊生活中彻底崩溃，诅咒生活的奇迹，为它的低俗丑陋而欢呼。他熟谙这种不同寻常的状态。“过去总是不可及的。而真实来临的那一刻，我相

³ 同命中注定一词 фатализм 谐音，此处为文字游戏。

信，自己的理智将会真正燃烧，帕尔芬奇科夫式地兴奋起来！”他一边期盼头脑的极度空虚，一边安慰自己。毕竟吞服了整整四勺啊！

彼得·彼得洛维奇的期待已经迫不及待。火车启动了，列车员开始查验车票，彼得·彼得洛维奇仍然闭眼趴在自己的床铺上。身边的情况于他毫不相关。他仅仅听到有人询问他什么司空见惯的问题，或者，不是请他挪动一下，就是请他站起来一下，以便搁放东西，或者调换座位，还有其他什么的。他等待着自己的那一刻，所以日常琐事吸引不了他的注意力，更何况，眼下他对所有人都充满了敌意。他一言不发，甚至极力不去听，为的就是不从步步临近的喜悦中分神。是啊，五勺子已经预示了意识中最仙境般的喜悦！鲜有人相信这个，可他对此已经三年深信不疑。

“啊哦，开始啦……来啦！真是仙境般感觉啊！再来，再来……啊，来劲了，越来越强烈，哎呦，哎呦！把我带进了天堂……哦，彼得·彼得洛维奇，神奇的小勺子把你搞成什么样了啊……哎，太美妙了！”

每个细胞都复活了！甚至从肛门都排出令人陶醉的热气！好似‘阿芙乐尔号’礼炮齐鸣覆盖全身！无与伦比的货啊！哎呦，哎呦！再来一点点，这个过程一结束，紧接着就是激昂的意识忙乱的五小时。所有精力、所有意志、所有对生活的渴望都会在瞬间以不可抑制的力量迸发出来。对病态的恼怒、对非凡承受力的怨气开始迅速转变为对自己的宽恕。埋藏心底的夙愿开始实现。现在必须默默地等候几分钟。终于啊！脖子发痒，接着是鼻子，舌头湿润起来，柔软起来，灵巧起来。眼皮微微抬起，他好奇地环顾四周。今天，思维要把这个以罂粟为礼的年轻人带向何方？他将身处何地？

“来呀，来呀，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吧！”他催促着在体内和意识里完成大量工作的坏家伙。“它原来并不是普通的罂粟粉，而是真正的一百克拉的加工钻石。光彩夺目的画面在想象中掠过，好似一群密密麻麻的萤火虫，心灵充满怡然自得。这时发生了最为重要的绝妙蜕变。彼得·彼得洛维奇从一个病态的可怜巴巴的家伙蜕变为一座妄为的活火山。狂妄真是荣尚啊！魔鬼般阴险的得意忘形把我带入狂乱状态。现实与不可解的现象搅合在一起。你试图感受身边的世界，伸手触摸它，双脚蹬住大地，鼻子吸入不同寻常的芬芳，目光盯住悦目的轮廓轻轻移动，听觉捕捉爱抚心灵的乐声。你开始真正地怜爱自己，怜爱自己的声音，怜爱沙哑的咳嗽，怜爱依附在领口和肩膀的头皮屑和无毒品吸食状态下双脚糜烂的气味。你完全相信，近在咫尺的就是你的世界‘我’。只需迅速观察一下自己，倾听思绪涌现，潜入古怪的空想，就会从丰富的感情迸发出——我甚至是激情

满怀地喊叫出略加修改的普希金诗句——“啊，帕尔芬奇科夫，啊，狗崽子！”难道崭新的“标致”车就抵不上这一瞬间吗？毕竟付诸行动前，我在莫斯科就想象到了遭遇到的会是怎样一种可怜巴巴的情景！

他勉强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向往已久的这种奇妙现实中。“我向来捍卫精神、思想和行为的自由，视智慧为最高定理，但非人们平日里的智慧，而是被罌粟头的魔力丰富的智慧。是的，鸦片的智慧！对于它的产生，不容怀疑！它也是大师创造的！在它到来的伟大瞬间，尽管我部分地丧失了人的躯体，但也获取了同整个现实的一致。在它无穷无尽的多样性里……怎么样，事情的状况完全不错。”他判断到。“毕竟我得以活过了29个年头，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有多少人被打发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地球上每年有1亿2千万人死去。就是说，在29年时间里接近35亿年龄和民族属性迥异的人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彼得·彼得洛维奇活着！在毒品中，在仙境中，在陡然的变化中，但是活着！这些数字使我产生了另外的信念：生存本身是一文不值的。5千年使我远离青铜时代。可这5千年给人类留下了什么呢？平均寿命延长了。曾经是35岁，现在是55岁。发生了哪些意义重大的本质性事情呢？毕竟从那时起过去了大约200代人。出现了文字，出现了生产，出现了舒适的住宅。人们钻研科学，人类飞向了宇宙！还有什么呢？人类自身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就是说，有某种重要的东西还未达到！甚至还未认清其轮廓。而人是必须要改变的！而且越快越好！他在宇宙中是最为软弱的环节。

接触毒品以后，我使自己彻底相信，只有这一物质能够帮助寻觅到对理性的人进行本质改变的途径。事情的状况特别好：因为不存在投资复杂技术设备的任何必要，实际的花销也看不到！为自己种植罌粟、蛤蟆菌、大麻、墨西哥芸苔、刺龙舌兰、古柯，并且按计量服用，于是，帕尔芬奇科夫的科学幻想就会以非凡的方式涌现。裹腹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肚皮上甚至生长出脂肪层。毕竟罌粟粥、烧烤刺龙舌兰果肉、腌渍蛤蟆菌、焖墨西哥芸苔全是正经的卡路里食物。如此这般，就能解决最为重要的问题：积极从事完善人的科学研究。总共也就需要半公顷耕地，以及简单的房舍、秧苗栽子、铁锹、小炉子和枯树棍子。把这个题目的幻想记录在研究人员的笔记本里，或者把脑子里的狂妄幻想拷贝下来。仿佛，简单明了的真理并未向每一个人敞开，使每一个人理解。因而，许多人在不幸中或者对周围世界的恼怒愤恨中消耗掉短暂的一生。我自己也是啊！不过是在三年前偶然发现了罌粟头魔幻的力量。

不知道上帝是如何造就人类的，但罌粟的魔力完全由上帝创造，为的

是给我们揭示世界的全部财富，深层次地揭示我们意识。眼下，我似乎透过梦境回忆起魔力被揭示之前我所感兴趣的东西。个性化用品、高档时装、轻便小轿车、泡泡糖摇滚乐、举止轻佻的姑娘、仕途、知名度。我幻想拥有来自巴黎著名女子时装店的顶级盛装，衣兜里塞着知名银行的无限额信用卡。憧憬过最权威的名牌轿车、约会首都各剧院和著名时装屋的美人。还想像过在总统办公厅职员的显赫位置上接受言辞犀利的广播电台和电视频道记者的采访，面对社会精英展望对外政策，评述俄罗斯民主体制建设的成就。我想象中的理想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我推开无数的竞争者，朝它狂奔过去。上流社会纸醉金迷的奢靡生活把我带入令人眩晕的狂喜。

一切究竟从何开始呢？源于在入伍应征委员会使用小伎俩。父母不愿意我去服兵役。他们幻想我去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或者莫斯科大学。可当时我更喜欢市图书馆阅览室的宁静，而非大学生的奔忙。然而，父亲固执，而且说一不二。他把政治委员和体检组的军医们拉去泡小酒馆，以酗酒和送礼来讨好他们。什么样的医疗诊断书没给我开具过啊！许多术语我从来都没听说过。为了填充病历，我不得不在好几家医院折腾了几个月。终于，所有得到过好处的家伙们统一了最终诊断：脊椎扭曲。我的应征档案里附加了某人受损的骨节 X 光片，又花费 5 千美元制作了书面诊断书：不适合服兵役。

在这桩类似黑帮运作事件的影响下，我青少年时代天真浪漫的观念彻底崩溃了。我不无悲伤地告别过去，也改变了世界观：彼得·彼得洛维奇明白了，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任何时候一切皆有可能。就这样，从 19 岁起我就深信不疑，金钱决定一切！只有做官员才可以保驾拥有闻所未闻的巨大财富。当时还以为，只要成为理想的消费者，就能享受到幸福生活带来的惊喜。未来生活就是阵阵的满足不断泉涌。我希望，不必自己动手，生活的所有喜悦，都会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般得到。逻辑简单而铁一般牢靠：掌握金钱和权力，统治你周边的世界，在内心把握住自己！

怎么样？10 年时间我取得了什么成就吗？个人经历中有什么事情值得炫耀吗？父亲的财产——斯摩棱斯克的家具厂和托尔日克的罐头厂——已被挥霍一空。多家媒体对此有报道，成交金额过低，客户欺骗了小帕尔芬奇科夫。父亲毫无节制地酗酒，不干涉交易，破产以后进了精神病院。我不得不变卖了所有家产：姥爷和姥姥的住房以及别墅。此后，姥爷去世，不得不把姥姥安排进养老院。莫斯科城里祖父祖母名下的公寓和在塔拉索夫克一处不大的院落也被我卖掉了。现在，父系的亲戚们都住在仅存的公共住宅楼里……这些年，对亮丽生活的向往令我鬼迷心窍，为追逐它，我耗

费掉 1500 万美元。我俨然一个有权势的幸福家伙，皮肤总是晒得黝黑，身上的名牌服装不是八木本，就是布利奥尼。身边有上流社会的交际花陪伴，乘坐大众系列的最新款式轿车在莫斯科兜风，只同首都精英层靠近核心圈的人打交道。为州长顾问这个职位我被勒索了一百万美元，副部长的交椅开价五百万美元！可筹措这笔钱我已无能为力。因此，职务上再没有得到升迁。这里的投入可以达到数千万。可除去变卖家产，我再无其它进项。就这样，我在 26 岁上落得两手空空。我不再是生活的主人，而成为它的听差。起先是断了资金，接着是朋友们、姑娘们、生意脉络相继消失得无踪影。一个嗜好奢靡的交际明星就这样子被刺痛了虚荣心，仿佛嘴巴被不断抽打。我一蹶不振，甚至变卖起自己的藏衣。不久前我还以此为豪哩，朋友们也不掩饰自己的羡慕。最终，垂头丧气的彼得·彼得洛维奇偶然地接触到罌粟头。在这部精彩纷呈的长篇小说的第二和第三章，不可逆转的破产所导致的那股扰得我心神不定的恐惧才完全消退。无形的神秘力量促使我仔细研究周边情况，仔细掂量自己。实际上也是我平生第一次，避开电台、电视台、谢绝高端时尚杂志、热闹非凡的娱乐晚会、面向大众的书籍，缺席交流成功经历的沙龙，逃避这些因素的干扰，细细地反思。深思后我恍然大悟：只有这玩意才是人所必须的，而不是其他什么！既往的所有观念都从脑袋里一扫而空。若想做到绝对自由，必须对这魔力花嗜好成癖。不过如此而已！我天生接受力极强，并且直觉发达，我完全明白：没什么可以推论的！同时确信，自古以来，俄罗斯思想的道德复兴与罌粟粉的科研成果紧密相连。只要毒品有助于揭示人类自身完善的秘方，那幸福便会以十级浪的狂潮倾泻过来。

想做总统？毫无问题！做金融寡头？电影导演？元帅！随便好啦！一天，两天，一年，永远！罌粟头会助一臂之力！它能把现在的你塑造成你希望的那个样子！哪怕稍纵即逝的怪癖要求。我想要谁，马上就可以兑现，马上就可以塑造。行政资源、贿赂、雄厚的个人资产、35 公分的阴茎在此也毫无助益。只有那永恒的、惊人的魔法师——稍稍泛出黄色的罌粟头，仰仗它，你沉浸在真正的奇迹世界。上帝啊，一切竟简单得令人惊讶！为什么我早没有推断出这神话般的结论，从而为那些没有理解生活真谛的亲朋好友保全一份平静？不然，我就不会在最初变卖掉一切，使自己和亲人破产，然后才恍然大悟。一切都干得愚蠢！平庸！从倒霉的过去清醒过来竟然付出如此巨大代价。眼下呢，我把握生存的珍贵秘诀，任何人也别想让我脱离正道，那是徒劳的！我自己寻觅到一条坦途，它通往彻底的、不折不扣的自我解放。我把昔日贫乏的思想同田园生活的水晶般洁净世界对

比，这个世界已充分对我敞开，我希望这是永恒的。我相信，对罌粟头的向往是最高形式的创作。接触并领略具有迷醉魔力的事物使我们身上产生穿透一切的第二视觉。你就此开始创造自己的生活，无需旁人出手相助，或者投资。仅仅需要承担一个职责，就是千方百计地鼓励自己对它嗜好。就这样，我意外地抓住开启崇高世界和极乐王国的金钥匙。这一绝妙的发现被小心翼翼地珍藏在心灵深处，犹如被严谨苛求的昆虫学家收藏的罕见昆虫标本。我沉醉于这一绝对构想下的神奇状态，自诩上帝的命运宠儿，开始鄙视自己的既往，痛恨出入首都奢靡场所的交际明星那种妄自尊大的做派。

“坏蛋，我是坏蛋！”我不断对自己嚎叫。“够了！”白白扔掉了1500万美元，也没有享受到丝毫快乐。无论我在记忆中如何挖掘，只有人性的糟粕源源不断向外流淌。经常承受一种感受，就是帕尔芬奇科夫违背魔鬼的意志，从现实的地狱里挣脱出来。够啦！忍耐到头了！幻想破灭了！眼睛睁开了！我再不会陷入以往那些低级庸俗的迷惘。我志愿成为罌粟头的奴仆，确信只有它才能把我从一切肮脏中拯救出来，特别是要摆脱混迹于首都上流社会的那一群人。我吸毒是独享的，有意识的，有热情的，狂热疯癫地粘住它，就像罗果仁追求纳斯塔西娅·菲利波夫娜⁴。假如有更多的人理解罌粟的能量，我们的人民就会投身于迥然不同的另一种生活！那是优雅的独处、心情骚动不安时的幻想、神智发昏时的游戏。其结果或许就是在完善俄罗斯人、使其成为理性人的这样一条发展道路上朝前迈出一步。这实在是迫切的！如今我出色掌握了如何驾驭自己的思考力和判断力。因此为自己区别于所有其他人而极端自豪！毕竟，在21世纪之初的今天，他们究竟算什么人呢？是一群在毫无意义的自我寻觅中完全不择手段、昂首蔑视法律、良心、宗教传统、生物规划和自然环境的人？我心头充满了灵感，诚然感觉到，人仿佛是最下贱的一帮东西。是的，他们当中许多人恰恰在证实这一点。六年多来，我不断地劝说身边的人们相信这一点，特别是布格河、蒂萨河、涅曼河以东地区的人们。应当承认，意识到自己是败类的同时，还时刻同上流社会交际圈打交道，仍不失为一种最愉悦的满足。显而易见，这当然不是现如今，而是我奔波于首都、在上流社会玩阴谋耍诡计的那些日子。如果你不是恶贯满盈的无赖，那又如何同恶棍们和睦相处？如果他们识破你是条心怀诡计的绵羊，就会立马把你从上流社会奢靡生活的航船上扔下水去。今天在祖国，一个失去饭碗的人，离开罌粟头就会立刻死掉。很难想象，一个人文质彬彬，有足够的人格和良心，恪

⁴ 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白痴》中的主要人物。

守道德准则，公民立场明确，能立足于首都上流社会。尽管我每天都在莫斯科来来往往，同数不清的人攀谈交流，但无论无何，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哎，多么渴望到这样的人啊！……

就在这一瞬间，彼得·彼得洛维奇眼前出现了一个其貌不扬的人：个头不高，戴眼镜，已经谢顶，脑门上皱纹隆起，大红鼻子上的青色筋脉清晰可见，但殷切的口吻富于感染力：

“您邀请过我吧？请允许自我介绍。我是科什玛洛夫教授，叶甫根尼·科什玛洛夫。”

起初，帕尔芬奇科夫有些恍惚，似乎又出现了周而复始、稍纵即逝的幻影。他犹疑了片刻：隐约可见一陌生人，抑或此人确实存在？

“我研究的课题正好是您感兴趣的，”眼镜汉继续说道。“打算给您叙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并恳请您适度参与我的研究。”

彼得·彼得洛维奇不情愿地离开自己的梦幻、进入令人厌恶的现实。他冷笑着，口气生硬地问道：

“我怎么可能邀请陌生人？您又何从知晓我意识中固有的问题？一切都是那么莫名其妙……您刚才怎么说的？科什玛洛夫先生？教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此时，帕尔芬奇科夫再次疑惑起来，难道对方承认了自己的名字？

“您说得对。”谢顶人主动接过话来。“我并不打算举例证明我们是熟人。那些寄生于首都上流社会的混混们，为了卑鄙行为而一掷千金，利用谎言、借助社会上知识分子群体的作用把我排挤到后台。因此公众见不到我。可我要问心无愧地告诉大家，我向来是不请自到，我竭尽全力来证实自己的科研项目独一无二。是的，您暂时还没有召唤我。但我完全相信，过不了两分钟，您自己就会找上门来咨询。而且会坚持在那一个问题上。毕竟我是唯一能够预见到最临近的未来之状况的人。我不是预言家，不是圣贤。怎么讲呢，我是新时代的调制器。据我了解，您渴望成为这种类型的科学实验的参与者。甚至同意无条件牺牲自己。我衷心欢迎这样的思维状态。帕尔芬奇科夫先生，我们的时间并非那么充裕，要不，动手吧？”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彼得·彼得洛维奇感兴趣了。

“启动之初，必须改变您的遗传程序和一组社会特征。今天，只做俄罗斯人、波利尼西亚人、阿拉伯人或日本人是极其危险的，生活在单一文化空间是没有出路的。这制约了种族的发展，使它失去了在进化过程中保全自己的机会。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使其向好，并乐观地展望俄罗斯未来，我要给您的血液里注射百分之十五的德国遗传酵母，这可以从本质

上更新俄罗斯人体内分管组织纪律和法律条理的生物机械性；再注射百分之十的中国人血液，以提高劳动积极性和增加内心定力的能力；百分之十的犹太人血液，以保障经营能力和勤勉能力的发展；还有百分之五的格鲁吉亚人血液，毋庸置疑，这样会改善俄罗斯人的外观，增强激情和对生活的热爱。”

“那我体内只剩下百分之六十的俄罗斯血液了？！”我几乎在恐慌下喊出了声。“科什玛洛夫教授，至少不要有犹太人的血和格鲁吉亚人的血，难道不可以吗？”

“在您的混合染色体中，不添加这两个种族的血液是根本不可以的。您是一个足够平常的个体，淡褐色的头发很稀疏，宽颧骨，塌鼻子，好像拳击手，下巴歪斜。脸上寄生了脂肪，这是女人不喜欢的。眼睛没有鲜明的颜色，说不准是灰色，还是浅绿。身高也不够，充其量不过162公分。不是这样吗？格鲁吉亚基因会使您变得英俊，热爱生活，一个人见人爱的家伙。假如您的遗传程序含有犹太元素，那么，还会发生把父亲的工厂贱卖到一文不值这种弱智的事情吗？永远也不会！以您在斯摩棱斯克和特维尔所拥有的财产折合的启动资金，再有百分之十的犹太人秉性，您早就成为知名寡头了。您的名字会进入地球顶级富商名册！”透过镜片，科什玛洛夫的眼光嘲弄地闪亮起来。

“百分之十，百分之五，这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帕尔芬奇科夫疑惑不解地想。教授马上给予回答，显然是被正在展开的争论所激动。

“百分之十和百分之五是怎么回事？任何一方的祖父祖母拥有一半格鲁吉亚血统或者犹太血统。分量不大，但在俄罗斯种族的有效形成中却是极其重要的几滴血。请不要拒绝，请自豪地接受我的所有建议。您开始就已经答应了很多。您在乎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嚎叫吗？您将来不和他们同路，就搞不到前往发达国家的车票。”

教授的话终于引起了彼得·彼得洛维奇的一些好奇：

“假使您列举的血液有一种或者两种已经进入俄罗斯人身上了呢？那会怎样？对您的设想会产生怀疑吗？”

“那就必须采集短缺的。于您而言，只有刚才提到过的种族搭配才是最有成效的。”客人有意提高嗓门。

“请问教授，我们俄罗斯的血液有人需求吗？”彼得·彼得洛维奇略微结巴地问道。

“看怎么需求啦！理智被激发后的发作——这是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这一特点在俄罗斯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于爱慕对象或者灵

感目标所表现的过度激情，是其他种族是望尘莫及的，因而我们随意并忘乎所以地为自己制造了崇拜偶像。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民族像我们这样，如同对待真实事件地接受人为树立的谎言、不攻自破的神话。我们因而生活得更加封闭，而不是开放。俄罗斯人的忘我牺牲和勇敢无畏精神已经传承数百年，并载入世界文明发展的史册。俄罗斯涌现了多少天才、为世界文化做出多少贡献，让任何一个民族来列举，也是数不尽的。斯大林是倒数几位之一……”

帕尔芬奇科夫在对方的眼神里捕捉到一丝不祥的冷淡。“斯大林？斯大林？”

我皱起眉头来。

“是的，天才与恶棍斯大林，把人体作为原料摆弄的实验者。他曾幻想把个别人的智能移置进统一认知无产阶级真理的大锅饭。如果不是他的试验悲剧性地收场，那种乌托邦思想的发展就可能有效地深深扎根大众意识。”眼镜汉的嗓音变得如此低哑沉闷，使人联想到滚滚惊雷。

“您为何没有私下悄悄告诉他，对集体主义和无产阶级意识进行试验是没有前途的？”帕尔芬奇科夫热情地发问。

科什玛洛夫脸色煞白，嘟嘟囔囔承认说：

“我没能在他面前现身。恰恰相反！他在我面前露面了，我被他的主意所吸引。那次，我的预测失误了。我完全不认为自己有局限性。是谬误支配了我。怎么样，开始吧？帕尔芬奇科夫先生，等待您的将是引人入胜的实验！”

“我倒是乐意，可结果呢？在这些研究中，我为谁服务呢？”彼得·彼得洛维奇真诚地问道。

“奇怪的问题。为俄罗斯人服务呗，还能为谁！在世界重新划分的复杂历史时期，俄罗斯人将成为种族多样化的样板，他使用现代种群的优质基因丰富自己，迅速提升生存能力，这又使他信心十足地迈向未来。总之，种族混合，这是积极的突变过程中推动进化的马达。俄罗斯人的崭新状态将为自己提供保障，在文明发展中享有牢固位置。这对您来说，并非无所谓吧？”科什玛洛夫满怀激情地结束讲话。

“一点儿也不！所以，我愿意为您效劳。”帕尔芬奇科夫坚定地说。“很好，为崇高的目标服务。这一志向是俄罗斯精神特有的。我看到您准备了针管。是要注射吧？”

“是的。请腹卧。我要提醒您，实验由几部分组成。使用4个民族成分制作的混合药剂还没有准备好。我们先从日耳曼开始。以后再试用犹太人

的，等等。结果是需要等待的。看看帕尔芬奇科夫将如何变化。”

教授打开一只半旧的手提箱，戴上橡皮手套，取出标签为‘日耳曼人’的玻璃管，敲开管口，动手把里面的某种红色液体吸进一支大针管。“第一支混合注射液的作用，一小时以内您就会感觉到。如果符合您的兴趣，我们再进入下一个程序。假使您愿意，在下一步我可以改变您的种族混合剂比例，从百分之六十改为百分之四十。总之，一旦您希望和我见面讨论此事，请不必客气。每服用5小匙罂粟粉后，我就会现身一次。”教授的通报很枯燥。

“万一这是鸦片液神圣的剂量呢？”彼得·彼得洛维奇的目光滑过对方肩膀，看到充满神秘红色液体的针管，满怀希望地想。

其实，他一下子发现了还有三支玻璃管放在箱子里。“犹太人”、“中国人”、“格鲁吉亚人”，他扫了一眼标签。对于某种非同寻常之奇迹的期待支配着他，这种刺激不亚于因鸦片浓度高而发黄的毒品。

注射以后，教授命令道：“闭上眼睛！”

帕尔芬奇科夫感觉到体内发生着某种不可思议的变化。受尽罂粟粉折磨的理智在渴望仙境。无法言表的强烈兴奋发作以后，彼得·彼得洛维奇失去了知觉……

……彼得·彼得洛维奇·帕尔芬奇科夫在一处陈设简朴的房间里苏醒过来，朝窗外一看，确信自己身处圣彼得堡。对此他没有丝毫惊讶。彼得·保罗要塞金黄色尖顶映照在涅瓦河灰色水面。阳光已经恍眼了，宫殿桥还未合拢。“六月，白夜。”清醒的头脑里闪过这个念头。

挂钟表明时间是早上五点二十。他从床上窜起来，跑进浴室。三十分钟以后，应当坐进自己的“欧宝”小轿车，穿越市区，七点整的时候准时赶到位于利格弗卡大街的公司。

夏天七点开始上班，冬天是八点。迟到的事提都不要提。忘我的劳动精神鼓舞着帕尔芬奇科夫。昨天改公文搞到很晚。

他希望比办公条例规定的多干一些，以便向市场证明，自己供职的公司是国际小容量内河航运和海运船只的领先制造商。

生活中，劳作是主要的自我表达方式。淋浴后他刮了胡子，喷洒了“贤三”牌香水。日光灯下，梳妆镜子映照出他黝黑的面孔，明亮的双眸很精神。发胶使浓密的短发呈现为分头。

帕尔芬奇科夫心满意足地抚平衣服，思索着即将到来的工作日：我今天有两位重要的挪威女客户，她们打算购买三条船用于峡湾之间的内河航

运。同她们的会见预订在上午。午饭以后还有一位来自希腊的客户。他想为自己的比雷埃夫斯客户购买一条舱位等级比较体面的船。他想使用梅赛德斯牌发动机代替沃尔沃牌的。可是，“梅赛德斯”公司不为我所供职的圣彼得堡公司生产马达。这样，今天我就必须设法摆脱困境、吸引迷惑住客户，找到解决方法，把订单塞满公文包，以巩固本企业在国际小容量船舶市场的权威性地位。毫无疑问，一个美男子，善于交际，勤劳能干，办事有条理，还有经营天赋，定会在争夺客户的博弈中占便宜。我白手起家，已经为公司挣了十一万两千美元。五年半的时间里，我奉守老一辈的劝告，一切从简，甚至连狗都没买过一条，迫不得已时自己就像狗一样嚎叫。取得了实际性结果。节约是行之有效的！为此我甚至感受到某种异常满足。

节约令我高兴。一块钱也要攒，尽管无可比拟的心颤堵满胸口。当脑子里出现一个简单而非常有益的念头时，我就祝贺自己。我想，为什么灶台上有四个火眼？我炖肉时，有多少能源白白耗费掉了！不划算！蠢才！如此浪费竟使我感到很不自在。我想，在一口大锅上安置一口小一点的锅，准确地套入大锅，这不是更好嘛？一次，我脑子里来了这个主意。试一下吧。非常的好啊！第一口锅炖牛肉的工夫，第二口锅里的米饭也熟了。

我体会到膨胀起来的激动，并注意到第二口锅里的热量也白白挥发掉了。我从冰箱里取出昨天剩的油炸土豆饼，轻而易举地把它们也加热了，重要的是没有任何成本。这些琐碎事情令我心情畅快。

还有一次我想到盥洗时的程序。我感觉也是浪费的。存在减少消耗的可能，脑子里闪过这样的念头。此后我继续琢磨。洗脸、刷牙和刮胡须用剩的水为什么不能再利用呢？把它们收集在盆里，然后用于冲马桶，难道不是更经济吗？这个可以实质性降低用水消耗的简单想法令我兴奋极了。这类小事使我的生活充满激情。

我一次又一次地不断相信，自己还是有头脑的！它不知疲倦地为我的钱袋工作。显然，我的莫斯科银行账户内存款不断增加，这是可以解释清楚的。起初，我使用节省下来的卢布充实它，现在，美元资本的增长令我开心。我超前地决定：只有积累到能使家庭生活富裕的足够财产以后，我才会考虑婚姻和养育下一代。不这样行吗？当你身无分文时，考虑妻子和孩子行得通吗？那时你能给予亲人什么呢？饥饿、愁闷！这样的话，最好还是攒钱！缺乏财富的家庭是残缺的。即使没有迅速崩溃，丈夫很快就要借酒浇愁，妻子则会因为偶然外遇得到的一点快乐而堕落。这是简单不过的判断……

如果没有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就创建不起应有的生活。怀着这些想

法，我跑进储衣间，套上皮鞋，穿上衬衫，仔细系好领带，打量一番自己，确认是一副成功商人的模样。对成功的预感在鼓劲。好想生活啊！为微薄的酬金和不足挂齿的成绩高兴吧，这里有我的智慧、我的机敏、我的性格。这里全面展现出彼得·彼得洛维奇·帕尔芬奇科夫，一个不在乎出身卑微、成功塑造自己的人。

他向来争取第一个走进办公室，以便老板发现他的志向不仅是为挣工资，而且在为企业的发达付出更多努力。今天亦如此，他赶在同事之前，第一个坐在了办公桌前。距上班时间还有近二十分钟。彼得·彼得洛维奇打开公司的电子信箱，查阅起新近的邮件，大量的信件基本是业务往来公文。但是有三封来信需要格外留神一下。其中之一是乌克兰商人为黑海航线订购十条小容量客船的意向，一百五十人的双层客舱船，计划使用于克赤—费奥多西亚—雅尔塔—耶夫帕多利亚—赫尔松—尼库拉耶夫—敖德萨—伊兹马伊尔之间的客运航线。

“哇！”彼得·彼得洛维奇的内心在欢呼。“正是要由我来亲自向老板报告这一值得注意的消息。这是一个巨大成绩。早起的人就是会得到上帝恩赐。”帕尔芬奇科夫想起这句俗语。

每条船的价格大约一百万美元，就是说2009年公司的订单总量将增长一千至一千五百万美元。如果我去同乌克兰人谈判，理所当然地可以觊觎贸易副总经理的职位。无论怎么说，都出现了一次绝佳的机会。要成为领导者，必须利用这次机会。期待得太久了！工作中创造出最优秀的业绩，却没有机会升迁。老专家算什么呢？以我的年龄、我的销售量和我的客户资源就值这些吗？报酬倒是不错，可升迁呢？帕尔芬奇科夫最终理应成为公司领导者之一。以我的智商、工作能力和恰到的自尊，觊觎这个位置完全不为过。令人惊讶的是，这个问题是被回避的，没有得到提拔。太不公平了！要以全部能力去争取。在向上攀登的同时，要在同事面前保持谦恭礼貌、殷勤和蔼。如果这次得到百分之二的回扣，我的个人资产将增长二十万美元！即便老板吝啬，只肯给交易额的五分之一，酬金依然是可观的。一部分资金要用于公司在媒体、互联网和电台的形象宣传，成果必定会有。但不是在此公司，而是在其它的公司。会有人建议高薪职位，薪金奖金都会提高。正是这样的组合才令我感兴趣。

我都快三十岁了，还是老专家！要时刻牢记母亲的恳求：“儿子啊，”母亲常说，“奇迹是双手创造的。”由于即将要采取有利于个人仕途的某种果断措施，彼得·彼得洛维奇面色发红，仿佛，太阳穴上庄严地浮现出巨大成功的征兆。

他把这份基辅公司的函询拖移至自己的工作页面，并以绝对口气注明：“此项目由帕尔芬奇科夫操作”。这样，别人就不会搀和这份当下的交易。

第二封来函里，巴统港的弗里东·苏尔曼尼泽船长请求审议关于格鲁吉亚长期租赁三条同等规格船舶的问题。彼得·彼得洛维奇知道老板更愿意进行传统方式的销售，但自己还是很乐意地倾听了客户的这类请求，何况大客户造访公司时，他必须找老板，老板是需要他汇报类似请求的第一人。

“你在老板面前做出成绩时有客户在场，”帕尔芬奇科夫想，“这是引起别人留意和升迁的最好时机。同样能巩固自己在公司的地位。”巴统的申请也被他拖移至自己的工作页面，也注明：此方案由帕尔芬奇科夫审查。

第三封信里，匈牙利人抱怨油漆质量有问题。两年前，他们公司购买了两条用于多瑙河的游轮，得到的质量保证期限为五年，两年刚过，油漆质量就引起指责。他把这封信拿过来回答说，为了评估实际情况，需要船体照片，特别是那些油漆剥落的部位。除此，彼得·彼得洛维奇决定把这一小纠缠转发给芬兰人，油漆生产商应该了解针对自己的意见。

“此事不必向头儿汇报。负面信息从来都要在汇报人身上留下阴影。为何要在头儿那里给自己留个坏印象呢？最好把匈牙利人的通报、我的回复和致芬兰人信函拆封，把它们存入供查阅的业务往来文件夹。假使老板聪明，对此我不怀疑，他会肯定我的谦虚和业务水平。这是极其重要的。工作中没有小事，也不可能没有。一切都需要牢记，需要看得远。卤莽的举动可能给公司造成损失。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个人财富的创造是最紧密的方式同你所供职的单位之财政状况联系在一起。前者的实现离不开后者。你的目标越高，你投入给公司的智慧和时间就应该越多。”

公司雇员们陆续到齐了。老板从大家旁走过时，还不到八点。他持重而客气。

“早上好！见到你们很高兴。谁有比较急茬的信息要汇报，请来我办公室。”

这是他习惯的寒暄方式。他面对众人，又好像面对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彼得·彼得洛维奇急忙起身跟随其后，准备以适度热情和鲜明生动的表述叙说那些在前方召唤的、会带来好收益的购货订单……

与上司的会面总会带给他深度的满足。这次他返回座位时内心有一种沸腾的感觉。帕尔芬奇科夫给头儿留下了好印象，还得到夸奖。难道这不是他兴趣所在吗？

现在必须搞定同挪威金发女郎的业务会谈。她们通过电子信箱发来简历和护照用照片。她们同生于1979年，如果不是一位生日在3月，另一位在7月，完全可能把她们当做双胞胎姐妹。第一位名叫希特露达·梅林别尔格尔，第二位名叫毕吉娜·格拉斯霍菲尔。

秘书通过内线电话通报，挪威人已经进入谈判室。帕尔芬奇科夫面对办公桌上的镜子最后打量自己一番，捋了捋眉毛、手指弹了弹鼻子，加油，别胆怯，有信心啊，坚守公司的利益，然后健步朝谈判室走去。

他走进房间时，秘书端上咖啡。与外国客人握手时，彼得·彼得洛维奇目光特别坦率地直视对方眼睛，这样的目光不止一次地带给他谈判的成功。全部空间和一切努力现在都浓缩成一点，就是卖掉公司的产品。为此，他做好了一切准备，他熟谙生活的意义是方方面面的，首先是工作中的，特别是存在于获得成功之中。

伴随无尽的“行”和“不行”的争论持续到中午才结束。女士们在合同意向书上签了字，按照规定支付第一条船价百分之三十的款项标志着总规划的启动——在我们船台上共投资建造三条船。不含至奥斯陆的运费，每条船造价一百一十七万欧元。这是公司的巨大成就，也是彼得·彼得洛维奇个人的巨大成就。他节省下来的资金大约相当于价格的百分之十一，如果客户坚持讨价，他有权在这个数字空间让价。

一切结束得很圆满。帕尔芬奇科夫欣喜若狂，他知道老板的下一个褒奖在等着他。一天内两次得到公司老板表扬，在一个年轻人的生活中，这难道不是特别重要的事件吗？是啊，是啊！没有什么可以胜过此刻的兴奋。

同挪威人共进午餐时，尽管他脸上依旧挂着友善的笑容，但已一门心思地想着同希腊人的会见。那时不仅外表要像模像样，更要把耳朵支棱起来。希腊商人诡计多端，只要稍微示弱，你就会被他们里外吃光。

“伊利亚吉斯先生，您好啊！”彼得·彼得洛维奇握着客人的手说道。“很高兴在我们办公室、在我们国家欢迎您。”

这个希腊人过于肥胖，啤酒肚沉甸甸地挂在腰带上。宽脸庞上，浮肿一直延续到光秃的鬓角，以致脑袋显得过于硕大，两条腿又细又短，这无法恭维的身材完全会引起旁人讥笑。但这只是人种的特殊性，丝毫不能转移彼得·彼得洛维奇的注意力。他是商家代表，帕尔芬奇科夫的责任就是使出吃奶的力气让他在合同书上签字。

“我年轻时和您一样，帕尔芬奇科夫先生，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希腊人说，显然，仍自持傲慢。

“您现在看上去依然很棒。”彼得·彼得洛维奇赶紧安慰对方。“外表于男人而言完全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智慧、财富和健康的性格！”

“我更看重精打细算，而不是健康的性格。顺便问问，我要求你们让价，您同意了吗？如果是鸡毛蒜皮的话题，那喝完一杯咖啡，我就去找你们的竞争对手谈。或者您已考虑周全，建议进行有实际意义的重算？我提出的条件是降价百分之十，这样你们的船舶才会闻名于整个地中海。”

“尊敬的伊利亚吉斯先生，”彼得·彼得洛维奇说。“今天我们已经是第四次见面了！每次您都提出百分之十的问题。第一次我随了您，让价百分之六，第二次又让了百分之二点五，第三次是百分之零点五。您好像已经同意了，并一起签署了备忘录。我的佣金是交易额的百分之一。最大限度的，我可以把自己的佣金削减一半，再让价百分之零点五。我没有其它空隙托底了。”

“等等。你还年青，今后日子还长着哩。在一个疾病缠身的老人身上挣钱光彩吗？在我这把年纪，九千美元是很大一笔财产了。现如今医疗费用贵得出奇。您有一千美元就足够了。留给自己百分之零点一吧，而不是百分之一。我要是在您的年纪，挣一百美元也快乐。而您想在我身上挣一万美元。请问，一千美元您不够吗？瞧啊，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谈妥了啊。现在我想悄悄告诉您一桩重要事。我已经习惯和您打交道，可以敞开心扉说话。如果价格上您再降百分之十，那百分之三，也就是三千美元，我往您手里塞现金。这是您佣金的三倍。”

“我不允许自己和客户串通。对不起，我们不要谈论这个话题了。我只关心我们公司。我准备牺牲自己的佣金来降价，但从来不做秘密的麻烦事。我珍视您的豁达和慷慨，并视它为签署合同的先声。我们见面前，我还剩下最狭小的余地，我个人佣金的一个百分点。我拿定主意全部让出。我们之间的私人谈话不会有他人知道。我们这儿不得商讨当事人委婉的建议。如果您准备在交易书上签字，它就在您面前。”我从公文包取出合同，用圆珠笔修改了价格，又降低了一个百分点，然后对希腊人说：“交给秘书重新打印？然后再拿给您签？”

“非常好！”伊利亚吉斯来了情绪，汗也冒了出来。奇怪的家伙。最终他惊讶地扬起眉毛，忧郁地撇了我一眼，嘟囔着希腊话，然后补充道：“你把文件拿来吧。”

帕尔芬奇科夫昂首回到办公室，下班前，他一直想考虑明天的事，此外，还给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发了几份供货建议书。他发现这几个国家还是隐藏着一些购货潜力的。

下班后，彼得·彼得洛维奇去欣赏交响音乐会。曲目单中有他崇拜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博罗金。后来在回家路上，对仕途的幻想令他走了神，那些念头使他好兴奋。他一回到家里，立马坐到写字台前，要构思一封信给公司老板，他想要在信中列举自己的业绩和企业发展规划。突然，彼得·彼得洛维奇制止住自己，他决定先写一封匿名信抱怨公司商品部主任和商务管理处处长。几天前他了解到这两人的工作缺陷和劣迹。把耸人听闻的细节介绍给公司老板、让这两个家伙威风扫地，稍纵即逝的直觉在帕尔芬奇科夫的盼望下兑现了。他满怀激情挥笔疾书。

令自己惊讶不已的是，彼得·彼得洛维奇无论如何也停不下手来，似乎已经彻底忘记了促使他伏案疾书的初衷。已经到了早上八点多钟该上班的时间了，他竟没有反应过来，没有丝毫的疲劳迹象，继续撰写着造谣中伤的诬告信……

……帕尔芬奇科夫苏醒过来时，看到眼前依然是那个戴眼镜的家伙。教授聚精会神地盯着他，神色相当郁闷。当双方目光相遇时，教授略皱眉头说：

“您觉得转换角色的尝试如何？”

“我什么也记不得了，”彼得·彼得洛维奇答道。“发生了些什么吗？”

“上帝保佑，我观察到了自己的药理学兴奋机制的呕心沥血之作产生的效果。我不会说奇迹已经发生，但已十分接近了。现在，我想进一步刺激你的突变系统，但既不是借助罂粟头能量的效力，也不是酒精发作状态下幻想的效力，更不是瑜伽信徒们深度思索的方法，而是例行的注射。正如我们已经商讨过的，我将给您的基因混合体注入犹太血液，同意吧？”

“等等，等等。给我三小勺优质粉儿吧，无毒品吸食状态要来了……”

“看来，您已经恢复了自我。动手吗？为科学实验的成功，我们再努一把力？我想用梦寐以求的画面安慰自己。”

“拿针管来吧！”

“闭上眼睛！”……

震耳欲聋的闹铃把彼得·彼得洛维奇从沉睡中唤醒。他睁开眼，看看表，起身去了浴室。工作日里，他总是在单位淋浴，十分计较共用住宅的支出。刷牙从不拧开水龙头，而是接一杯水，浸湿牙刷刷牙，然后用杯子里的水稍微漱漱口，而且不把它用完。洗脸也不同于寻常，在细小的水流下弄湿毛巾来擦脸、脖子和胸。小便从来接在泄水池里，这就不必放掉座便器水箱里九立升水。用杯子里的剩水小心冲洗尿液，但不是简单地把水倒

进泄水池，而是认真地，甚至是仔细地冲洗掉尿迹，瞪大眼睛盯着不留下一滴尿液的黄斑。帕尔芬奇科夫只在办公室用早点，这不仅是因为公司为职员免费提供咖啡和白糖，三明治他自带，还因为他有习惯早饭后在座便器上坐一会儿，就是说这也会产造成水的消耗。他特别在乎共用住宅的支出，不允许自己随使用水。

他穿着整洁，一般穿公司经理服，没有私家小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班。今天我有两位重要客户，两位来自挪威的女士。应当说，她们是很阔气的。她们的计划是购买三条我们的船用于峡湾航线客运。下午要会见一个希腊人。这家伙打算购买豪华快艇。瞧啊，今天是帕尔芬奇科夫做大生意的一天。既要为公司、也要为自己考虑，假如我过去不关照自己，难道能在五年半时间里积累资金四十三万美金吗？我不是一个普通人。我是彼得·帕尔芬奇科夫。我的钱存放在三家可靠的银行：阿尔法银行、储蓄银行和弗拉基沃斯托克交易所银行，而且动脑子把它们分置：资金总额的百分之二十是卢布，美元和欧元各为百分之四十。因为欧元升值率和美元贬值率大致相当，或者正好相反。好似相互连通的血管，不会丧失什么的。从一月一号到八月一号，卢布只存放百分之十八。此后我将把它们变更分存两个账户，红账户和紫账户。这样更踏实。资金喜欢静候和时间。否则，它们就是平日里找来找去的零钱，作用都变成了无用的商品。消费上的清教徒和日常生活的节俭，是我不动摇的原则。如果在自身节约了，我由衷地高兴，如果在别人身上节约了，我通常以鼓掌来鼓励自己‘啊哈，每个人要为自己付钱。不可能不这样！’很多人把节俭和吝啬相混淆，其实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理念。吝啬，这是你非常想拥有某种物质，但不想有所付出。节俭是生活的哲学。满足于小和少，并非因为你不能允许自己大和多，而是由于你认为多出来的部分没有必要，也不需要，而且太没有意义。

快步走进办公室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心满意足地用早餐。免费咖啡向来显得香气更浓。然后去如厕，完成雷打不动的事项。再返回办公室，恭候那两位客人，她们是爱时髦的轻佻女人。

最近这段时间，当个人拥有的资金超过四十万美金，我开始考虑创办自己的生意。实际上，我认识从中国到加拿大的所有小容量船舶制造商。所有对快艇、游艇、滑艇和其他水面航行器感兴趣的客户，我都在卡片夹子里保存着他们的联络方式。其中的一些客户我见过面，另外一些我们在电话和互联网上打过交道。因此我打算在年底开办自己的船舶销售经理处。做一名独立的企业家一直是我的理想。浏览信箱时，匈牙利客户对船体油漆的抱怨我忽略不计。

“干嘛把自己的名字同纠纷连在一起？”我想。“这批船我们公司使用的是芬兰油漆。我自己的事业刚起步，芬兰人在自己的产品上将会给我优惠。好价格使我能把他们的产品卖给多瑙河船舶公司。除了我们公司去年卖给匈牙利人的三条船，该公司拥有的船只超过一百条。维持与一方的关系，就得破坏同另一方的关系，这不符合我的兴趣范围。这样的问题最好私下解决。我认为巴统船舶公司经理苏尔曼泽的来信意义不大，他想长期租用我们的三条船。国际金融危机咄咄逼人，万一格鲁吉亚人无力按合同支付？那么一来，公司领导就会把解决纠纷的所有麻烦事交给我一个人处理。这是我需要的吗？调解纠纷将耗费掉全部时间。用于销售的时间被挤掉了，就是说，我的佣金会减少。还是让别人处理这类问题吧。调解纠纷是律师的事情，我是销售经理！”

这时我被告知，外国女郎已经坐在谈判室里了。我赶紧去见她们。两位挪威金发女郎非常可爱，而且模样非常相像。我没有放过机会提高嗓门表示，同如此有魅力的女士打交道太惬意啦。谈判过程中，我始终在思考着明天——要利用任何一位客户为自己做买卖。因此，我把顺利出售公司船只这个任务同可能出现在未来的生意巧妙结合起来。我为斯堪的纳维亚女人让了百分之三的价格，她们离开时对结果非常满意。最终，交易总额的百分之二成为公司给我的奖金，而且还成就了有朝一日我成为商贸代理处业主后与挪威女士之间不错的合作前景。这样，就是双倍的胜出。真是美妙的顺差啊。

稍事休息后，我会见了希腊人伊利亚吉斯。这家伙死乞白赖地讲价，真叫人腻味。反反复复就是那么几个句式和祈求的话语组成的枯燥无味的谈话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末了，这桩事情却令我很开心。当希腊人建议以三万美元现金换取让价百分之十的时候，我铤而走险地在合同上签了名。对付公司领导的斥责远比得到三万美钞轻松多了。只要愿意，一个人完全能够摆脱任何最困难的境地。更何况，似乎这是我在这家公司的最后几个月了。因此，为何还要循规蹈矩呢！于是，今天我又朝自己的目标——开办个人业务，迈进了一步。

我溜出办公室时早于下班时间，需要把伊利亚吉斯给的现钞存进“阿尔法银行”。从银行出来后随便吃了点东西，拐了一趟国际象棋俱乐部，玩了几盘棋后才回家休息……

“单一种族的实验对我来说不是很合适，”教授自言自语道。“我没有在帕尔芬奇科夫的变化中发现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俄罗斯-日耳曼和俄

罗斯-犹太这两组双基因组合没有给我留下印象。如果继续遵循这个技术实验下去，其结果极可能都是相似的。必须研制出能够合并四个经筛选的种族基因的微毫量合剂。毕竟，人类的整个发展史都伴随了人种之间的变异。得益于这一因素，文明才得以巩固。我立下的科研任务是完善中等条件的俄罗斯人，所以有责任把研究坚持下去。暂时把彼得·彼得洛维奇置于沉睡状态吧。为了提炼出理想的微毫量合剂，明天，观察他保留船舶销售员身份，但没有外在的遗传基因作用时的表现，将是很有趣的。”

这番独白后，这个戴眼镜的家伙又暂时消失了。

彼得·彼得洛维奇苏醒过来以后，开始不情愿去上班了。

“我这算什么呀，烂工作。”这个念头一直在脑袋里缠绕。“凭什么一个月就给我两千美元？让我像芬兰人、瑞典人那样一点点地攒钱？欧洲人的生活令人作呕……把钱都用美元存起来，就为那黑色一天？拒绝自己去行乐？绝不！永远也不！或者握着一杯啤酒在酒吧泡一晚上，朝那些偶见的、喝净一杯杯昂贵酒水的、怀里紧搂绝顶漂亮妞的俄罗斯客人失落地笑笑？”

彼得·彼得洛维奇略感压抑，他步履蹒跚地走进浴室，无聊地看了一眼浴镜中自己漠然的面孔，更加忧郁起来。

“不然，让所有的工作都见鬼去吧！”一个念头闪过。“颠簸劳顿三年为销售，还装腔作势吗？没有！前途渺茫。有些人掌管着数十亿，我却还在兜售别人的小船。卖得也不好，想让人家排队买是没门的。我心里有另外一番情景，不是我寻找客户，而是他们追着找我。带着礼物赶在别人前边，走后门把合同签下。只有这种情况下才能指望客户以现金方式付你高额酬金，而且雇主给你提高奖金的机会也更现实。否则，就是那令人讨厌的不公平：自己去找客户。木瓜蛋！去哪里找？难道每天夜里上英特网去钓？给国内和国外所有相关的公司发函？坚持不懈地浏览报刊，从中蒙骗一些潜在的客户？这是牺牲掉全部的个人生活，忘记它的一切乐趣。不！啻，我不再刷牙剃须，回家直接上床。使劲握紧一杯葡萄酒，把忧愁从脑袋里赶出去，让嗜酒的温柔充满内心，沉浸在重建俄罗斯的幻想中。”

经验告诉彼得·彼得洛维奇，没有烈酒，议论这类问题是不可容忍的。他匆忙喝下一杯赤霞珠，昨天打开的这瓶酒就放在床头柜上。红酒常常可以当作狂热的酵母用！教堂钟声沉闷而缓慢地在耳畔回响，逐渐洪亮起来。令人振奋的钟声此起彼伏，穿透一切，它触动彼得·彼得洛维奇，使他全身充满对祖国的真诚热爱。

这时，意识深处出现了奇怪的幻影。帕尔芬奇科夫走在太平盛世的中央大街上。这是莫斯科，完全改变了面貌的另外一个莫斯科。一群着装豪华亮丽的家伙，站在自己的“保时捷”、“玛莎拉蒂”、“宾利”或者其他什么高级轿车前，但神情沮丧，甚至有点奴颜婢膝。原来，诸位都在羞愧于自己完全无法令人羡慕的状况。其中大多数人在迷惑不解地观察另一社会阶层的同胞们热情洋溢的行为举止。衣衫褴褛的打扮、丝毫不做作的坦诚、溢于言表的喜悦、格外的殷勤和彬彬有礼，这些都在富人内心引起了不安和羡慕。仿佛，赤贫阶层永远地从他们手中夺去了生活的空间和优越。难道这是1917年吗？看不见佩戴毛瑟枪的水兵和别丹式步枪的工人。街道和广场上也没有涂写革命口号的红色横幅。满街行驶的不是装甲运兵车，而是涌向四面八方的成千上万喜气洋洋的骑自行车人。原来，他们牢牢抓住自己的理想，心无旁骛，欣喜地紧紧追随理想勇往直前。而俄罗斯人在憧憬人类的未来和自身的遗传进化。乘坐奢华高档轿车不会驶向明天，这是每个人都心知肚明的大道理。打倒服装沙龙、打倒时装屋，打倒时装设计师！一切使精神变得晦暗的各类兴趣爱好、香水、古玩、纺织品、奢侈品的娱乐活动和庆典活动滚蛋吧！打倒性，打倒吸毒卖淫穴巢，打倒成人用品店，打倒体育竞赛，打倒奢华的疗养地，打倒各类丰胸美肤膏，打倒亵渎肉体的药品！民族精神提升的那一刻，消费的心理状态总是被一股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抛到一边，被精神这一庄严的新世界取而代之。这里最为重要的两种职业是学者和图书馆馆员。没有任何其他人！绝对没有！这里，生活的重要问题不再是住什么样的洋房、戴什么名牌表、开什么名牌车、穿什么名牌时装、你的宝石钻戒和项链有多少克拉，而是你在考虑什么、大脑在忙什么，你在创造什么宏伟的东西、你在充满灵感地幻想什么！这一连串诱惑力十足的想法引起了再喝一杯红酒的愿望。几口红酒下肚后，一股极度的渴望涌上心头：俄罗斯一定要成为世界第一的智力大国。激动人心的题目开始迅速出现在脑海。双重螺旋线下有限物质里的生活方式，全世界都在向往的宇宙自我管理程序问题，物理恒量问题，协同学问题和全球性进化……这些方面，俄罗斯人理应位于世界前列。同胞们善于完成此类任务。

他刚刚把赤霞珠喝尽，改变世界的渴望便有了很现实的表达。通过某种隐秘的光和作用途径，俄罗斯人的消费热情转变成为对精神世界的狂热追求。奢侈的休闲怪想被火山爆发式的思维运动替换，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们的人现在极度渴望了解宇宙的全部秘密。幸福的呼唤和谐地融入其中。在人行道的柏油路面，有人在直接计算宇宙容量。另一群人出声地

演算着，试图揭开第一次大爆炸之谜。还有一些年轻人在热烈争论银河系运输范围有多大。几位老人在大声争论第三半径范围星系速度……无论目光投向何处，无论去倾听什么，到处传出的都是理论术语。首都日常生活的这幅画面充满了闻所未闻的欢乐。俄罗斯在复兴！还想再抿一口红酒，这样就能更敏锐地体会到无限的自由。

彼得·彼得洛维奇终于看了看表，指针指向7点50分。“上班又要迟到了，”他想到。“随它去吧。这工作对我算什么？”

他不情愿地刷了牙，胡子只刮掉一边，保留下另一侧腮帮子上的胡须，用湿纸巾擦了脸和手。

“很多同事上班着正装、打领带。”彼得·彼得洛维奇思索着。“我鄙视做官。今天我和平日一样穿着很普通：牛仔裤、夏季针织短袖衬衣、运动鞋。当我走进公司大楼时，希望大家看到我如何无视纪律。最好是领导发现我迟到。所以我卯足劲甩门，大楼真的震动了一下。让所有人都知道，彼得·彼得洛维奇·帕尔芬奇科夫来了。他显然迟到了！”他冷笑着。“说实话，我不时地希望把自己从工作岗位上除名，甚至可以像俗语所说，丢脸地被开除。我更喜欢一个被抛弃者的特殊威信，而不是个人仕途或者高薪酬。我并没有在二千美元薪酬和二百美元补贴之间发现什么本质性的区别。无论其中哪一数目，也就够我消费一个晚上，或者两晚。这样的情况，叫人如何去珍惜工作岗位？无论如何做不到！”

我未及走进办公室，同部门的秘书就快步走到跟前说：

“彼得洛维奇，两位挪威女士已经在谈判室恭候你了。快点，头儿已经两次问到你……”

我这才想起来，今天的工作计划是和打算购买我们公司产品的客户见两次面。这样的状况，一点儿也不给劲。因此，我没有丝毫热情地、甚至有些萎靡地前去洽谈这桩买卖。两位年约三十岁的金发女郎表示希望购买我们公司的小容量船舶。好吧！这还要谈很久吗？下一步怎么办，请记住她们来自挪威。请便，还有什么要反对的嘛，如果她们表示可以根据报价支付。技术特性注明在销售册子里，价格也是标明的。完全不想再询问她们在什么水质里使用我们的船。她们是否还要再购买一批。谁也不会阻止她们下次再来我们这里。签证问题很容易解决。在她们的吉尔基奈斯市驻有俄罗斯领事馆。同斯堪的纳维亚人谈什么话题呢？她们那里地方太小了。除去拉普兰人的圣诞老爷爷的神话以及海盗的叙事诗以外，还有什么呢？我选择了最正确的战术，倾听和沉默！笑也不想笑，因为那会被误认为是喜欢上她们了。何况这两女子也不符合我的口味。胸部几乎是平坦的，嘴

唇我看是涂了大量的凝胶，屁股窄窄的，拳头那么大小，在最需要给力的时刻都没地方抓。我们只喝了一杯咖啡，我就开始准备合同签署。再见吧，瓦兰⁵妞，再见！我在去如厕的路上自言自语着。从早上起，已经喝了太多的液体……

哦，这希腊人伊利亚吉斯啊！他为何这么久了还绕着主题走？汗都冒出来了，呼吸沉重起来了。厚厚的眼皮、灰眼睛布满血丝、身体臃肿、流露出狡黠的嘴唇、硕大的肚皮被棉质衬衫包裹得紧绷绷的、湿乎乎的手指颤抖着、做派似乎给对手抛出一连串问题——此人的一切都令我讨厌。

“喂，先生，钱。”我使用希腊语催促他。“给了钱，你买的船就有折扣。别担心，就在谈判室把钱掏出来。我立马在销售价格上签字。如果你不愿意，不相信，如果恐惧和吝啬压得你喘不过气，就像刚刚被喷了药的蟑螂，那我就把你的合同转交给同事了，他们会扒掉你一层皮。总共才百分之十，我可是为你节省了两万五千美元。你掏两千五百美元，就把现成的合同拿走。别指望别的方案，没有！快点吧！不给钱，拿不走合同。”

希腊人讨厌的嗓音在鼻子下进出了几回，从口袋里摸出厚厚一叠美钞，给我点出二十五张百元面值的，其余的又塞了回去。

“呸，妈的！”我脑袋里闪过。“这是侮辱我彼得·彼得洛维奇的人格。为什么我不是魔法师？真想把希腊人的钱包挪移到俄罗斯人的口袋里……”

在办公室里，我展示着自己的办事效率：瞄着电脑假装寻找客户，翻阅业务期刊，似乎在研究公务上的往来信函。当然，什么也没进脑子。外快带来的兴奋在燃烧，它们乖乖地栖身在牛仔裤兜里。我谎称区里正在对居民楼住户进行传染性肝炎测试，必须回去抽血化验。于是怀着囚犯被大赦的心情逃离办公室，心急火燎地要去建功立业。然而，希腊人投入的资金点燃起来的竟是花花公子的欲望。何去何从，必须当机立断。

渴望总是趋向新鲜事物：素不相识的人，色彩鲜艳的环境、味道特别的饮料，色情娱乐。除此，生活中还能找到什么其他有益的东西吗？最近有一家妓馆新开张，我想起从英特网钓出的一条信息。地址在格兰日丹卡区，那不是上流社会住宅区域，索菲亚·科瓦列夫街，全是五层的楼房，许诺提供新出道的漂亮姑娘。在监视器里她们看上去几乎是纯洁的。当然啦，广告和实际谋面不是一回事。我还是决定走一趟。时间不到4点，因此能

⁵ 古俄罗斯对从芬兰湾至希腊沿岸从事贸易的商人称呼。

从容地熟悉环境，根据好恶选择目标。刻不容缓，我驾车迅速朝首都东南方向疾驰而去。对交通违章者的高额罚款法规已经生效。我却要急着以身试法，给交警塞美元，但完全有别于其他人：行贿一般是扭扭捏捏，左顾右盼地。这哪里能有满足？我总是努力大大方方，毫不掩饰地用一百美元的纸币抽打交警的腮帮或者鼻子。这种肆无忌惮的做法引起我的快感，甚至勃起。我飙车之快已严重违反交通规则，可惜不走运：时逢沿途的交通警察换岗。这样，一路下来我没有受罚……

眼前的这栋房子是预制板搭建的，一层昏暗得很，只有一块小招牌“按摩与其他服务”表明地址无误，没有枉然穿城而来。摁响门铃以后，一位中学教师模样的和善女子打开门。

“您干嘛？”她笑道。

“我想找点乐子，红酒、女人、音乐……”

“您怎么知道我们的？”她温柔地问道，就像在给中学生提问。

“从英特网上。”

“那进来吧……恕我直言，这里不接收信用卡付款。”

“不，不。我用现金。你们这儿不会拒绝美元吧？”

“我们是有偿服务，乐意收美元……”

“那我想从一杯智利赤霞珠开始了解服务。”

“请吩咐吧。您喜欢大厅，还是包间？”

“看来，为了便于观察到全体服务生，还是选择大厅吧。”

“请便。不过，在包间也可以做到这些。每一项服务的代表会轮流去看您。”

“她们有多少人？”我在沙发上坐定。

“十四个，不过有三位小姐正忙着。”

“那我接受您的建议，安排包间吧。给我拿红酒来，不是一杯，也不是一瓶，一次给我拿两瓶来吧。我还想要帕尔玛干酪和煮橄榄。”

“一切都会高规格地给您做好，您会满意的。抱歉的是，我们有自己的规矩。您要在收银处留下一定的预付金。最低额度为一千美元。如果希望享受商务级服务，预付金就是两千美元。您如何选择？”

我从口袋里掏出伊利亚基耶夫给的酬金，数出两千美元。

“请去四号包间安顿一下，几分钟以后我们的娱乐专家就会送去贵宾卡和预付金收据。您的押金填写在谁的名下？可以使用化名。”

“彼得·克拉伯廖夫，就这样。”

“祝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您拥有权力挑选陪谈人。请您在使用权力时

要客气委婉。高雅的文化服务是本营业处的特点。”‘女教师’甜蜜地笑着，仿佛打算自己给自己打一个好分，然后在身后关上包房门。

包间是个套房，室内摆设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我刚刚靠着床安顿下来，就走进一位年轻姑娘。“欢迎光临我们的小天地。”她说着递上放有小纸卡的托盘。

“您为何穿着长睡衣，还敞着？”我感兴趣道，姑娘的小脸蛋没有引起我的特别不满。

“我可以把它脱下。但这是有偿服务。价格为二十美元外加十美元一杯的‘夏布丽’干白。”

“好像是什么新花样，”我脑子里闪过。“OK。”

“就是说，您希望我把它脱掉？”她追问我的声音怎么这么大。

“是的，是的。我想看看身段。否则什么也看不见。”心里想，没准，他们正在把我的话录音呢。他们那种人，需要证据。

“我的身段迷人极啦！”姑娘脱去了长睡衣，眼睛开始炯炯发光，小舌头来回舔起嘴唇。她确实不错。我在瞬间有勃起感觉。我想观赏她的秀发，可它们高高盘成发髻。

“把头发放下来吧，是什么样的？我只看到你是金发。”

“这项服务费是三十美元，外加二十美元一高脚杯的‘寡妇克里科’。”

“OK！”

“就是说，您希望我把头发放下来？”

“是啊，是啊，把头发放下来。”我已掌握她们的伎俩了，就重复着。长发披落下来以后，她简直就是性感炸弹了。真想把她拽上床。

“喂，你叫什么名字？”

“告诉你假名是免费的。我叫‘卡’！”

“‘卡’是什么？后面呢？”

“‘卡’是免费的。报实名需要支付五十美元，外加一杯价值三十美元的‘热鸟’鸡尾酒。”

“听着，卡，先把智利红酒给我拿来。头脑清醒时，我还搞不懂你们的价格体系。什么还没有发生，就已经……拿赤霞珠来，我要痛饮。”

“送酒的是别的姑娘。我叫她来……”卡摁了某个按钮，包间里走进一个罕见的美人，也是身着长睡衣，发髻把黑头发高高盘起，手里提着一篮葡萄酒。

“怎么，一切从头开始？”我寻思道。

“智利产赤霞珠一瓶一百五十美元。打开吗？”

“要快啊！”

我想，最低限度地做点什么才能使她把这件讨厌的睡衣脱掉？那时就有选择了。脸蛋是无与伦比的，身体呢？我仰脖喝下一杯红酒，命令道：

“把睡衣脱掉！”

“根据我的价格表，这值五十美元，外加四十美元一杯的‘莫艾斯’香槟。”

我又灌了一杯，然后喊道：“OK！”

当她褪去长睡衣时，情色冲击令我禁不住在原地蹦了一下。在一份罕尼轩 XO 下肚和我的价值七十美元的命令发布以后，姑娘放下了长发。我果断地喊道：

“卡，再见啦！我想和你的女友待在一起！”

卡刚刚离开包间，我又喝下一杯红酒，并要求她说出自己的名字。

以一百美元的价格，姑娘才说出自己的名字：“我叫阿拉！”

这个名字我从来就没喜欢过，那又怎么样呢？她太棒了！我又喝下一杯，然后扯下自己的衬衣，要求她解开胸罩。

“您希望我把自己的胸罩摘下来？这项服务是二百美元。”

“是的，再把它扔得远远的。”

在赤霞珠和即将开幕的色情剧作用下，我的脑袋转悠起来。她的胸部令人联想到玫瑰色的提纯纤维。不可思议的力量使我冲到她跟前，犹如山沟里咆哮的河水卷起刨屑。此时此刻，有人敲门，走进来真正的女神。她婀娜多姿，露出纯洁和魅力十足的笑容，用细瓷托盘递上帕尔玛干酪和煮橄榄。眼前这位女子没有穿长睡衣，身上只有织花内衣，丝绒般的长发披落至纤细的小腰。丰满成熟、富于弹性的胸部呈现出极具诱惑力的形态。蓝色眼睛钻石般闪闪烁烁。生活中我还不曾相遇如此美好之尤物。我又喝下一杯酒，癫狂地脱下裤子，喊道：

“把胸罩摘下来！要快！”

这时，阿拉躲闪到一旁，女神问道：

“您是希望我把乳罩摘下吗？我很乐意提供这项价值一千美元的服务，克拉伯廖夫先生！”

“OK！脱下它，到我跟前来！……”此时听到的是自己在麦克风发出的声音。

“克拉伯廖夫先生，您的预付金已经使用完毕。如果还想继续娱乐，请再支付五千美元担保金！”

我没有马上明白，这是冲谁说的。后来才想起来，克拉伯廖夫是我自

已。

美人把细瓷小托盘伸过来：“营业所等着您缴纳担保金呢。”美人闪烁着迷人的微笑央求着。

“我只剩下五百多了……”我抱怨道。

“那就拜拜啦。”

她轻盈地、无声息地从包间消失，把处于强烈兴奋状态的我一个人留下。

美人刚刚离去，包间里就走进两个男人，他们身高马大，肌肉发达。

“克拉伯廖夫先生！把红酒喝干净，把包间腾出来。您还有十分钟时间。我们是为您而来的，乐意为您效力……”

他们退下后，我没有其他选择，只得走进浴室进行自慰。不言而喻，手淫是可怜的自我安慰。可是，当弹性十足的生殖器快把裤兜顶出窟窿来时，还能想出更好的办法吗？当需要满足生活中微不足道的乐趣时缺钱，就是悲剧。我把一切都归罪于伊利亚吉斯……真该从他手里敲出一万美元来！难道这麻烦吗？呸！讨厌！废物！

我恼怒地来到街上，钻进自己的轿车，不住地骂街，把嗓子眼里的红酒咽尽，酒精非常迅速地使我昏昏欲睡。

灵感的源泉

我苏醒过来，处于乘坐双轮马车时的那种颠簸中，浑身震颤着。刚刚缓慢地返回到现实，迅疾就被一股强烈的大蒜味熏得六神无主。有什么能比这更叫人苦不堪言呢：对神经系统的打击取代了早晨动身时的亢奋。我睁开眼睛，列车包厢里有两位超级肥胖的大婶坐在小桌子跟前，两人腮帮子都是鼓鼓的，狼

吞虎咽地吃着煮香肠和面包就大蒜。无毒品吸食状态下，很难假设出比这更为难堪的场面。我毫不掩饰地怒视她们，完全想象不出她们竟然可以这样，也想象不出怎样才能摆脱她们。尽快从现实转移到可以胡思乱想的古怪梦幻中的渴望强迫我抓住勺子，把它伸进毒品袋。在这令人厌恶的时刻，多么想具备超人能力来保护自己免遭这些丧门星的干扰。

我把被单拉到头上，就范于能把控制我控制在痴醉状态的鸦片制剂，又吞服了三勺神奇的粉剂，然后继续寻找出路：需要赋予理智一种不同寻常的特性，才能从令人厌恶的气味和胖大婶身边解脱。任何一个善于幻想的俄罗斯人在遭遇苦恼时差不多都会产生这种无足轻重的愿望，起初我并未多么指望它。我在恼火中发愁地妄想着有机会把包厢里的现状转移到记忆中的遥远角落里，期望眼前的平淡庸俗不再折磨我。

其他计划是没有的。我期待着定量的鸦片发作，出现过短暂的垂头丧气，甚至埋怨自己缺乏耐性。随着毒品在肚子里融化，它的神奇能量在迷宫般的静脉和毛细血管里扩散，一个完全意外、有失大雅、甚至居心险恶的念头突然钻进脑袋，令我惊讶不已到极点。忐忑不安的内心活动反映在了脸上。我急切希望以狂妄的激情使自己彻底丧失人道，成为一个彻底的恶棍。

这时，又出现另外一个念头，如果不仅拥有消除对手和事物的能力，而且获取超自然的力量去彻底消灭我认为该消灭的一切，那才好呢。是啊，是啊！这两个本领一个不能缺少！这样的念头早该进入彼得·彼得洛维奇发昏的脑袋。一分钟以前还不相信类似的东西是可能的呢。

“倘若这一念头是鸦片陶醉下的产物，那么，它便拥有了卓越的前景，这就是前无古人的胆大妄为。”我脑海里这样闪念。我蓦地想要捣毁一切，彻底地，只要触手可及的，而且想做这类事情时，根本不用自己动手亲历亲为，只要对自己如此这般许愿，一切就会实现！

这个完全出乎意料的想法令我还没掀开被单就叫喊起来：

“哇，我想这样！哇，我渴望这样！哎！如果有什么重要事可以这样做，那么，最不可思议的、最胆大妄为的都不在话下了！”

令我感动的是，毒品终于开始强烈地拓宽意识的疆界。包厢和胖大婶们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发现自己身处一次规模宏大的展会——国际宇航展《火星2008》厅——看台中间。我没有游走浏览于大小公司的便宜货之间；没有在空中技巧演员——改进了发动机矢量力的米格-35 歼击机——身边停留；没有在挂架下携带导弹的强击-攻击机雅克-130 的驾驶盘前或者可以操纵导弹的苏-35 驾驶舱内小坐；而是端坐于崖柏树苗环绕的私人展段内庄严的席位上。我头顶上悬挂一块引人注目的标板，上有写有：“彼得·帕尔芬奇科夫，俄罗斯人，我能够摧毁地球上任何一处目标。无限量接收订单！”这桩习作使我陷入神魂颠倒。我准备好论证和赞赏自己的超常品质。我的意识被鸦片所丰富和充实，在其范围之外，已经不存在任何物质了：我的世界“我”，已经成为整个宇宙的

世界。公众感兴趣地阅读公告，满脸堆笑地看着我，不过暂时无一人走过来攀谈。登记册子圣洁般洁净。仿佛在莫斯科郊外的茹科夫富人居住区踱步，孤独的我已经被太阳晒黑，并且琢磨起来，是否要喝上一杯冰镇格瓦斯。终于，一位身材不高、体型消瘦、胡须稀疏的中年男子走到身边。

“我从不打探别人的秘密。但是，请允许我对您提几个问题。”来人礼貌地说。“可以认识一下彼得·帕尔芬奇科夫吗？”

“鄙人便是。我有幸与之交谈的是谁啊？”我不会放弃被人们介绍这种快乐的事情，从沙发椅子起身，同时伸出手去。

“彼斯玛尔奇科。弗拉基米尔·彼斯马尔奇科。”

“如何为您效劳？”我慢吞吞地问。

“怎么理解您的广告词？譬喻的、还是形象的？抑或是指电子游戏里的目标？”

“不，不，我在现实的时空里完成订单。着手现实的目标，物质性地摧毁任何目标，不会顾及刑事法律。难道我有什么可以被起诉的吗？只要乐意，我就可以摧毁一切。不过，绝非使用在展台亮相的飞机、导弹、炸弹。我不去盘算那些大威力炸药、黑索金、应用地雷。我向目标发射非同寻常的、摧毁力巨大的思维能量。因此，不会存在任何我的过失证据。人类善于想象。如今在俄罗斯，敢作敢为不被判罪！”

“我有所不服，尊敬的帕尔芬奇科夫先生，您具有如此之能力。您可否展示一下自己惊人的天赋？”

“好吧。只要您愿意，只要您说得出来，请尊便。一秒钟后，我就把您全身的衣服化为乌有。您将是裸体的。准备好了吗？”

“您能把我衣服化为乌有？弹弹手指头这么简单？东方神话总是那些顽皮话语？哈哈，您简直是不正常了！您还能自诩是什么其他人？……是啊，大家都这么想！”彼斯马尔奇科环视了一下聚集在展台前的观众，他们都在发笑。他自己也快笑弯了腰，可憎的目光流露出鄙视。

我感到莫大屈辱。刻不容缓地表现独创本领的诱惑强烈起来。我目不转睛地盯住围观的人群，心头砰砰砰地剧烈跳动，激动之下呼吸困难。愤恨感催促采取行动。

“毁掉彼斯马尔奇科先生的衣服！”我本可以只动用意念就销毁他的衣服，但是，我渴望强烈印象，渴望惊叹和惊呼声，所以提高嗓门宣布。

我很满足：彼斯马尔奇科先生双眼凸起，一丝不挂地站在我面前！他走投无路地抄起栽种着崖柏树苗的花盆遮挡住自己的生殖器，绝望地东张西望。这时，仿佛罌粟头也在和我一起欢笑。

“您搞什么名堂啊？”起初是轻声的，然后越来越大声重复道。“给我穿上衣服！我不想成为取笑对象！我说了，赶快给我穿衣服！”在极其困惑的状态下，彼斯马尔奇科夫不知如何是好。

我心满意足，狂喜充斥全身。我整个身心地感受着错乱的喜悦，它给予了做超人的机会。“是您要求我证明的，彼斯马尔奇科夫先生！这就是啊！您信服吧！快信服吧！证据是无可辩驳的。抱歉的是，我并未许诺能恢复被销毁的物质。我暂时还不具备这种程序。别了，缺乏信仰的多马⁶，我再不会为您动一下手指头了！”

人群尖叫着、呼喊着重向我的展台。有人歇斯底里、死乞白赖地询问一份订单的价格；还有几个人抓住我胳膊亲吻起来。个别人跪了下去。一个年轻人拽住我裤子苦苦哀求把国家道路交通安全检查机关⁷这个部门永远清除掉：“只要有人进入这个机构工作，立马就死掉。求求您了。再不能这样活下去了……”

“请您杀死所有的消防监察员，拯救俄罗斯。他们的苛捐杂税令人窒息。我求您……”一个肥胖的金发女子嚎啕道。

“请您炸毁移民局！”一个健壮的红脸汉哭诉道。“请您消灭这帮吸血鬼！他们借口核查证件每天从我工地上带走工人，登记时他们就是不把事情说明白，现在还不断把同一批工人带走，其实就是要掏干净我的钱包。这种敲诈行为妨碍了施工进度。我亏本了。请您炸平这些敲竹杠的部门！”

这时，传来女人的尖叫声：“帕尔芬奇科夫先生啊，您是我们的希望！请您把全俄消费监督机构的所有监察员一个不剩地打发到墓地去吧！他们不是人！他们是通过收取贿赂达到快感的一群无性别生命物。他们在窒息我们！他们无法无天！”请愿者的面孔在激昂中抽搐着。

一群健壮的男人嗓音低沉地附和道：“请给予建筑检查委员会致命打击，他们是有毒害的人种，犹如老鼠和蟑螂。他们可以躲藏在地下室黑暗角落里！您只要把我们拯救了就好啊！碾死他们，摁死他们，踩死他们，这帮坏蛋！”

“把所有的法官投进排水沟！他们以全面的出卖和投靠毁灭祖国！”另外一群公民手持巨幅标牌。有几个年轻人坚决要求关闭电视台，把全体记者关进卡先科⁸精神病院。

我内心充满怜悯与恐惧。但是，还不具备力量制定宏伟规划以助同胞们摆脱吸血鬼式的官僚和行会式的媒体的吞噬。我在瞬间恍然大悟，赶紧把罌粟粉拿到跟前，干吃两勺子，恭候新鲜力量的涌现。像数十亿当代人那样，特别是坐在电视机跟前的人，充分倾听和观察周围世界，于我而言已经不够了。我的愿望是极其宏大的：感受这个世界、思考这个世界，完善这个世界。在这一过程中，正是这个最重要的玩意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助我一臂之力。若要有节制地使用罌粟头，必须具备宽广的胸怀和富有嘲讽特质的智慧。我当下的生活是内敛型的，面对的是潜意识中荒诞的幻想舞台。那里呈现的是难以置信的多层次生活，许多角落里藏匿着别出心裁的人物，每一扇门后都有幻想情节的轮廓向

⁶ 《圣经》中耶稣的第十二个信徒，传说曾对耶稣受难后的复活表示怀疑。后逐渐转用于称呼持怀疑态度的听众。

⁷ 即交通警察机构。

⁸ 19世纪俄罗斯精神病学家，以其名字命名的精神病医院尤为著名。

外张望，都有手稿文本在祈求认定。因此，现在我已确信，鸦片剂会补充能量，激发我的智能，唤起我体内能够在瞬间消灭所有恶棍的极端能量。

贯穿了当下的全部社会学说而得出的最可怕的谬论是，一个人无论多么严重地违反了社会生活法规，都不能清除他。原来如此！那如何才能改善人种呢？期盼中的复兴药方从何而来呢？难道从天而降？宗教早已失灵，一千五百年的时间足以使得理智开始慢待经书圣典，事情只会如此。笃信奇迹到底达到什么程度呢？在这个问题上，非科学的表现不仅实质性地妨碍了外在奇迹发生，内在的也不会例外吧？比如，借助《神灵启示》的文本，人们有能力从本质上改变自己的精神信仰。有人说，圣经的要旨以自身巨大的宗教力量区别于其他所有经文。就事物逻辑而言，本该如此。如果圣书不是其他什么，而的确是上帝的言谈，那这些文本必定具备某种改变人类本质的创奇迹能量。基督教历史哪怕稍微证实了一点这些文献的宗教动力学吗？今天，还存在着那种善于坚守这些或者科学地论证始祖们表述过的幻想的无所畏惧者吗？当然，会找到一些的，比如说，整个群体的百分之一二，大量的群众是没有的！如果“他”创造的是全体，而非选择出来的小团体，那么事情恰恰存在于大众当中。在此，我想起自己的朋友塔伊洛夫，他请求我不要对他提及涉及宗教的伤脑筋问题。

“不要问我这些，我的信仰还很脆弱！知道嘛，我不愿听到任何可能使我的宗教信仰被质疑的话……”

“可你不分昼夜地在教堂度过了四十年啊？学习福音书，旧约书。我记得，这是你唯一的书籍，你连启示录都没翻开过。为何基督教在你身上如此浅陋？难道你没有以应有的勤奋去学习和聆听上帝的谈话吗？还是记性不好？精力不集中，弱智？或者它们不具备任何力量？”

对于我所有引发争执的怪问题，勉强听到你笼统的空洞的回答，或者是歇斯底里的嚎叫：“别纠缠我，我还脆弱……”

这就是他，塔伊洛夫，我对自己说。有一点很清楚：所有这些宗教圣书完全是文学的杜撰！它们不仅对信仰失去影响——其实，有过影响吗？它们也已不再作用于文化。仅有一些精神虚无的人向上帝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求助。事实上也绝少期待某种实际效果。这么说吧，也是一代一代人的惰性形成的做法。每个人祈祷时心里都明白，一切都是虚无的，但是，万一呢？如何才能以清醒的头脑，假使确实拥有头脑的话，祈求帮助，同时心里明白，有七十亿人在祈求它？虚无的，这些都是虚无的……为什么就不能消除人类的邪病呢？莠草可以连根拔的！不除草，人类就会寄生虫般生长，最终彻底退化。这一过程已经显现。本人就如此！不太久远的过去我是谁呢？一个坏蛋，一个可恶的家伙！现在，他渴望像个痊愈者，以自己气指颐使的派头把既往从绞肉机中放过而不予计较，从日历上撕下愚蠢度过的时光。因此，可以确切地认为，我是在第一次服用罂粟头以后诞生的。正是它成为我现实中的北斗星。如果生物上我的父

亲是彼得·帕尔芬奇科夫，那精神父亲便是马克·奥比亚托维奇·库克纳洛夫⁹。没有他，我是谁？乘以零的帕尔芬奇科夫！乘以零！赐予我真正生活的只有童话般的植物……

这时，我恍然醒悟，自己曾对公众许诺过要摧毁全部官僚队伍。于是，摆出一副经验丰富的农艺师的架势，好像在对那些缺乏专业技能的大学生经手的嫁接树苗挑残品、完全没有自找伤心的风险，我满怀激情地命令道：把交通警察、建筑监察员、消费监察机构的公务员、法官团体、总给人脸色看的移民局官员、卫生检查系统的医务人员、地段监察员、消防员、杜马成员和议员、再捎带新闻记者，一个不留地统统瘫痪掉，并打发进污水沟爬不出来。再放出蝎子把他们咬死、消灭干净，打发到墓地去！

“乌拉！乌拉！哇！终于有结果啦！官僚们完蛋啦！”人群沸腾了，唧唧喳喳说起话来。其实，最近以来我也瞧不起这帮人了，甚至在瞬间闪过这样的念头：要不，也把他们一同打发掉算了？

突然，透过鼎沸的感激呐喊，传来车轮的咣当声。这铿锵有力的声音吸引住我，我才完全清醒过来，自己还是躺在包厢里的床铺上，两条腿向上蜷起冲着下巴。刚才还在纠缠不休地折磨我的狂热发作消失得无影无踪。想象中的世界崩溃了。巨大的委屈在我体内蠕动。可以感知的现实和任性意识的幻想，我更喜欢后者，因为任何肉体的痛苦都不能触动被鸦片迷惑的心灵……

天已大亮，但邻铺人的还在睡，上铺的甚至仍鼾声响亮。我胆怯地看着窗外熟悉而凄凉景象：沿途稀疏单薄的树林爬满郁金香般的黄色百合花。这时，感觉牙齿上有植物连根拔下的味道，这加剧了我对罂粟头的回忆，其他思绪一下子就中断了。我看见了窗外的里程柱：1463公里。从而完全恢复到自我。“还有1367公里才到迦南城。”我脑袋里这样闪过。我不由地自我赞赏起速算能力。后来才反应过来，正是为避免用量不够或者过量使用导致昏厥而操心担心，经常不断地使用这盛罂粟粉的勺子加呀乘呀的，不断提高我的数学运算能力。需要不停顿地算计，我服用了多少、一个剂量后过去了多少时间、这奇妙的花骨朵能发挥多长时间的作用，还要定时详细记录余量。所有这些数字需牢记脑中。不知不觉中，我极其迅速地再次陷入对服用这种制剂的期待状态。想象力衰弱了，回忆不再带动记忆，神志模糊起来。必须打起精神、振作起来，使用荒诞无稽来刺激自己。离开它们，已经完全无法生存下去。丝毫不能耽搁。我匆匆吞下五勺罂粟头粉，吃了几口放在托盘里的饼干，灌了两口大概是列车员留下的凉茶，扑哧一下躺在松软的枕头上，蒙上被单，等候发作到来。

“毒品会很快开裂，粉末制剂促进消化。”我合眼想到。鸦片的第一波裂变极其迅速地点燃起意识，欣喜慢慢覆盖了理智。可是，一股莫名其妙的屈辱感却突然爬上心头。我骂了几次街，希望它能消失，然后攥起拳头敲打自己的

⁹ 这是由罂粟、鸦片和毒品三个名词组成的姓名全称之音译。

头，说服自己相信完全可以把这乱七八糟的东西从脑袋里排挤出去。但无济于事。于是，我开始掐自己、拧自己、咬自己，心想，疼痛能把心思转换到其他幻象。我甚至在瞬间大叫起来说我有力量，并且反复野蛮嚎叫了几次。可是，一无所获，没有效果。可怕的画面无休止地呈现于我眼前，犹如桑拿室里白桦枝条紧贴满是皂沫的身体，使劲地冲我贴靠过来。别人或许还乐于这样的诱惑，我却愤慨。无奈一筹莫展，越来越陷入这强烈的性欲感受中。我恍惚在亲吻某位刚刚结识的姑娘的丰软胸部。我从来不记忆女人的脸。也许，她根本就是陌生的，她是电脑上设计出来、后来又在广告牌里张贴出来的女子之一。与其说是我被激怒，不如说我缺乏能力遏制卑鄙的淫欲。我越来越被那女子的胸部吸引，或许，甚至是幻象、是魔影。我在其中越陷越深，甚至超过燃烧的鸦片世界。我在甜蜜的享受中爱抚她，我还没有想到过以这种感受把黄色的罂粟头紧贴胸前。我神魂颠倒，从乳头上享受极大满足，但她的冷漠甚于我在享受铜色毒品使用的茶勺。凸起处散发出神话般芬芳，使我全身充满快感，无可比拟，意味深长，超过了罂粟汁的奇妙气息。我沉入前所未有的感受和体验的漩涡底。这又令我吃惊，使我大怒：女人胸脯竟然不可思议比已经成为我生活基本意义的毒品更强烈地诱惑了我。她以无法言表的力量继续吸引着我，改变着我们相互的命中注定。不！不！我决不允许自己这样！彼得·帕尔芬奇科夫要背叛自己的伟大救星？永远也不！宁可自杀不再生存，也不受煎熬于自身机体造成的类似的背信弃义。显然，我在深度陶醉中失去了自我，但又出乎意料地从自己的痛苦中得到快感。情欲越折磨我，我越无力抵抗它。

在神智支配下，我好不容易又吞服了几勺罂粟粉，喝下几口凉茶，然后拿被单把自己蒙个严严实实，蜷缩在床铺上抽搐。几乎同时，我像骑在旋转木马上那样眩晕起来。旋转速度越来越快，我一会儿感觉自己是一块面团，一会儿感觉是在池槽里发泡的另一种生物量，我却莫名其妙地可以从联合设备的顶端观察到它，但一只眼睛像是一颗没有旋紧的螺钉。

“这是什么怪事啊？”我很惊讶。“荒诞。”这时，一切都意外地消失了，我变成了黝黑的、布满小汗珠的、不久前还那般忘情亲吻过的女人乳房。我的小阴茎成为了乳头，精液般的鸦片汁细细滴淌。心头紧张得砰砰跳起来，真想尽快舔净这些粘液。可惜，舌头完全消失了。我还想着用鼻子把这些诱人的粘液吸进，但鼻子也不见了。其实，彼得·彼得洛维奇自己的模样变了，看上去完全不那么荒唐了。如何对自己解释呢，为何我突然间成为女人的乳房，令人心神不定的物质正在往下流淌？

“多么可惜啊！”我苦恼地想。“应当向色情，那就会转化出同属性特征！看来，失误在于超剂量服用……是的，是的，喝下了多余的！罂粟劲大了点，颠覆了理智，妄想和怪想填充了意识。否则，无论如何也解释不了这样的变形……”我不安起来，不会像以往偶然发生的那样，苦不堪言的呕吐要发作吧。一团苦涩堵在嗓子眼里，预感更强烈了。由于抑制着痉挛的发作，两眼已

经瞠目，仿佛吊床下滚动的塑料球。为战胜恐惧，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感受、什么也不期待，我朝墙壁转过身，在惊慌中使劲眯起眼来。仿佛视力的错觉能够把我从愚蠢的预感中拯救出来。那样的念头从何而来呀？太丑陋、太愚蠢！显然，我忘乎所以了，快乐牢牢地蒙蔽了我所有的器官。梦、莫名奇妙的事、各种思索使我的大脑停止运转了。有一段时间，我还完全丧失了自我。“能量在耗尽！”我想。我的身影被揉成一团，自己陷入了一种空无……

歇斯底里的嗓门把我从梦中惊醒。包厢里空空的，通向过道的门敞开着。一个身份不明的男人背向我站着，对着手机叫喊：

“……把列车停下，听见没有？我怎么啦？八十公里之前就开始唠叨这事？……把一千美元撒出去，在瓦罗夫站给我停上一分钟……列车行车表，你看着办吧。什么，头一次？其他别的事还需要他的行政命令吗？……他在哪里？……那你建议站长把红色信号灯打开……告诉他，假使拒收这一千刀喽，把我拉过这一站，我让他脸上见血，把他闺女和老婆一起睡了，给他儿子穿上军装，打发到热点地区作战……房子统统烧掉……喂，喂，喂，听见吗？混蛋，掉线了……地方电话网的这帮骚胡子，连网络覆盖全国都做不到……喂，喂？列车员，你和驾驶员有联系吗？你听得见吗？……”

“喂喂，我在呐！您急什么呀？大叔，这事我八百美元给您搞定……愿意吗？”

“怎么说？”

“两百美元给第二车厢，任务是刚进站就得把紧急制动闸向里拉三分之一。我自己留两百美元，在同一时间把紧急制动闸拉到三分之二位置。还得把两百美元给倒数第二节车厢，就是第十四节车厢，那里把刹车把手推到底。这样，列车就会一动不动地停下……”

“不会翻车吧？”

“不会的。我们已摸索出不坏的实践经验。想这样做的并非您一人……哈哈！还有二百美元得塞给车站公安处的头儿了，这样他就不会立案侦查了。不会留下任何马脚，要价不高，愿望实现了。您该准备了，瓦罗夫站快到了。怎么，同意吗？那就点出八张一百的，椭圆框里的面孔我们认识的……”

显然，结账动作非常熟练，很准确。因为我马上听到：

“好，我赶过去了……您准备一下……”

“这是一个机会无限的国家啊，”我琢磨着。“我何不也搞点儿什么类似的事情？不用急吧，无毒品吸食状态还没来，就把自己奉献给荒诞无稽的幻想，未免太笨拙了吧？在俄罗斯我们学会了攫取一切，只要自己想得到……不过，假使钱袋空空，对钱的欲望也熄灭了，那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在自己不可思议的臆想中达到成功，包括想象财富的游戏。在全面消费的时代，还有什么其他形式能够满足一个人的自尊心呢？”

我起身把包厢门关紧，想吃几勺罌粟粉。其实，就是要使出力量振奋自己，崭新的现实不是出现在吸毒状态下的某处偏巷密室，而是彼得·彼得洛维奇清醒的头脑里。

然而，未及放任遐想，科什玛洛夫教授竟完全出人意料地出现在面前。这个大红鼻子上青筋暴露的戴眼镜的谢顶家伙几乎是跑进了包厢，在对面的空铺坐下，匆忙而略显失望地说道：

“帕尔芬奇科夫先生，我想告知您，为参与实施国家规划而进行的实验，上面决定提供两种公民身份供您选择。或者代表彼党成为监狱长，或者代表此党穿上条纹的囚犯制服、落户危险生活环境下特殊制度隔离室。请考虑一下，您的选择将落在哪一项？我需要迅速把您的决定向上面禀报，以便作出决议。您可以支配的时间不超过一分钟。事情迫在眉睫！人民在等待！”

“您真的为难我了……在噩梦中我都没有觊觎过什么政府职位，监狱更是想都没想过，”我忐忑不安。“我前往迦南城是从事植物栽培研究。随身携带的是某些种子……您有什么建议吗？难道不能婉拒吗？向上面呈文表示感激。我已经为迦南城的农田设计了无性栽培计划，收成计划好了，拟定购买全套农机具……”我在极度的茫然中补充道。

“不行！不行！瞧您说的！对这个问题我无权给您提供建议。选择吧！要快呀！”

“怎么办呀？”我出声地自问。

“应当这样，我告诉您。”科什玛洛夫把一只手贴上我耳朵，悄悄说。“您是个文化素质不高的人。而监狱长是个耐心细致的工作，某种程度上是公众性的。那你立马就会暴露自己是外行。同意囚犯的身份吧。在那儿您可以轻松度过服刑期，远比在监狱这样复杂部门里组织安保工作简单，还要保持示范性的秩序，那可就难多啦……我禀报上面说您同意当囚犯，并准备前往拉祖耶夫中央监狱……”

“请问，此党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于您而言还不是无所谓吗？众芸生，渴望权力……现如今，这种人在我们国家比比皆是。”

“他们根据最高指示把我安置进大牢，有没有设定什么目标？这奇怪的国家规划同特殊制度隔离室有何关联？”

“彼得·彼得洛维奇，亲爱的，您彻底暴露了自己的外行。您本该知道，俄罗斯的全部进化方案——科研的、技术的、社会的——无一不是在监禁地产生的。尽管您这个人没有接受过阶级教育，在科研领域也鲜有成就，但您具有极其丰富的幻想力……其实，我非常了解，它从何而来，您又是借助于哪一种物质得以竭尽全力地培育丰富的幻想。请别担心。在那里，这种物质您会充分享有，而且是绝对无暇的品质。是毒品？呸！这是无产阶级的罌粟草杆子！它

可以同自制伏特加相提并论。而在那里会无限量地向您提供货真价实的、钻石般品质的极纯鸦片，或者像最棒的‘巨大牌’伏特加酒那样，用最优质的小麦熬制，从乙醇油中过滤五次。啊！正是它唤醒我的智慧！俗话说，每个人都各有所得！将会给您穿上廉价的棉质工作服，但很暖和。还会配发短呢衣、橡胶衬里鞋，提供单人牢房……”

“什么，每个囚犯都住单间？”我很惊讶。

“不，只有您一个人……”

“那别的囚犯会嫉妒，认为我是大款，花钱给自己买下单独的过夜地盘，还会发生斗殴……我出来时定会体无完肤……算了，还是在集体大牢里更踏实……”

“别急呀！我给您一包特制的药片。它们使您肚子发涨，不断排出令人无法忍受的恶臭气。这帮囚犯自己就会要求您搬走……再说您也不能当众吸食鸦片呀？缺了鸦片，实验就丧失了任何意义，您也会拒绝参与其中。没有这个，您将不能……”

这时，一个突现脑海的念头令我惊慌起来。“我有点不明白，自己究竟要处于哪一种状态？欣快的感觉，还是无毒品吸食状态？梦幻中，还是现实中？似乎好久没服用罂粟了，但脑子里发生的所有事，越来越觉得不可解释。或许是我已经摆脱不了迷醉状态了？它已是我的常态了？永远任由鸦片摆布？抑或它不再对我产生作用，我成为现实的俘虏？难道伏特加在酒鬼身上不会引起醉酒，只能使他们人性化？莫非，这一过程在我身上开始发生作用——绝对禁酒禁毒的综合症加强了对现实的感知。我敢发誓，科什玛洛夫教授不是幽灵，也不是彼得·彼得洛维奇病态想象的结果，而是坐在我对面的一个人，此人最后通牒式地强迫我接受根本不知所以然的国家规划，不过，似乎就是这一类思想充斥了当前的俄罗斯。一切看似胆大妄为，实则具有深刻意义。让我接受教授的建议吧。诚然，以我对自身近乎苛刻的观念，从自己体内向外排泄臭气这事完全不适合我去做。然而，为了国家福祉，应当承受一些个人的屈辱，甚至像排泄臭气这种极端令人厌恶的事。然而，为了实验结果能取得质量上的提高，我最好是把两项建议合二为一。应当对科什玛洛夫声明，我准备接收一揽子的科研项目。一天做监狱长，另一天就做受到特殊管理的单人牢房里的囚犯。这样的话，自己不熟悉科研题目、完全凭直觉进入到事件的本质层面，我可以寄希望于伟大创举的成功。”

我对教授阐述了自己的最终决定后问道：“尊敬的科什玛洛夫先生，科研题目是怎么回事啊？组织实验的那些家伙们在哪些方面对这两种身份——官员和囚犯——之间的相互关系感兴趣啊？”

“我的朋友，您知道嘛，我具有展望未来的功力，有时甚至能创造未来。刚刚我和此党的最高代表之间还发生了争执呢。我坚持一个相当平庸守旧的观点，就是对任何一种生物——包括人——的行为举止和精神面貌产生影响的首

先是储存在其体内的基因程序。如果意识的形成是通过强加的宣传发生的，最终形成的物质就是低质的。持反对意见的一方态度强烈地做了反向论证，他们说，人根据世界观基础指导自己的言行，而世界观基础是通过宣传得到的，同时受到了周围环境的影响。在这一假设中含有布尔什维克关于理智的解释，以及相信宣传用语可能产生积极的作用。我是这样想象的，此党妄想对本国公民恢复意识形态上的攻势，但根本没有搞清楚，借用媒体活跃份子的力量改变意识的尝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此我们才协商好进行实验。我会保全您现在的实际模样，以及您充当这两个角色时可能变换的模样。显然，他们打算通过各种阴谋诡计对您施加影响。他们掌控的能产生效力的因素极其广泛：当局在岗的全套人马。顺便请问，您对先前的实验是否喜欢？就是我被迫给您注射的若干人种血液？情况还不错吧？我一直在观察您的行为，从中享受到极大满足。您如何呢？”

“不错，下次我会提示您另一种混合剂。我理解您是在制造新的俄罗斯基因类型。”

“确实如此！”

“想法不错。是完善我们自己的时候了。我们的民族停滞不前，只热衷于金钱、权力和性欲。应当进行干预。所以我准备好进行新一轮实验。”

“太棒了！这便是刚才谈到的，开始吧？”他没有丝毫疑惑地看着我。

“请允许……只有一个条件，我必须时刻拥有足够的罌粟头产品……”我开始慢慢陷入自我的深渊……

它们从天花板降落到我身上，迅速扯开我的囚服，在勉强看得出的胸廓凸起处坐下，无声无息地抽起我的血。我没有任何感觉，但心里明白它们在忙乎什么。应当指出，我早已习惯于牺牲品的地位，哪怕从旁观察这种有失尊严的场景，也不会引起我的任何反对。

“是啊，臭虫吸血，可眼前有些不同寻常和令人可憎的东西，周围全是吸血的，”我想到。“难道狱警不吸血吗，监察机构人员不吸血吗，法官，还有律师……新闻媒体界的不吸血吗？再比如，根施泰诺夫¹⁰，姆拉拉乌洛夫¹¹，难道不吸血吗？他们全在拉扯彼得·帕尔芬奇科夫的血管，血是蓝色的，有一滴一滴喝的，有一口一口喝的，全都喝醉了。瞧啊，我天生助人为乐，我的静脉很具诱惑。白色肉体上的蓝色条纹引起强烈的食欲。狱警例行检查时，偶尔会剥去衣服，扫视我消瘦身体的目光那么可怕，触摸我时浑身颤抖不止，使你不由得充分相信：对我血液感兴趣的不仅仅是一群臭虫。

事情的另一种转折不是没有可能：它们不愿承认自己已臣服于罌粟头，用希望来糊弄自己，认为没有感到自己对鸦片有依赖。而我的血，难道不是罌粟

¹⁰ 此处暗指一位丑闻缠身的记者辛施泰因，现为俄罗斯国家杜马成员。

¹¹ 此处暗指绰号为“电视杀手”的著名主持人喀拉乌洛夫。

之血吗？难道它就不能搅动意识吗？就连这臭虫，在十五到二十分钟里吸足血，卯足了劲头，跳到地板上，像死了一样，心满意足地躺上至少一昼夜。我了解它们的状态，尽量躲它们远点。如果它们多得无法下脚，我就用一张纸，把它们被毒品麻醉了的小身体移到床下，以免无意中踩死它们。它们是寄生虫，同时也是生命，而且在形成生命之前就是倔强的。它们要在我身上吸食多少血？5CC，还是10CC？舍不得吗？假使不是我招待它们，又有谁能它们分享食物呢？

监狱大墙内的人凶狠残暴，他们受不了感伤和柔情。对命运的玩忽和漠然抑制并践踏了他们依靠个人资源怜悯生命的情愫。而对于任何私人财产的图谋也会在瞬间被鞋后跟、拳头、石头、强硬的措辞所制止。

我的单人囚室被称为臭虫窝。那帮坏蛋很看得上我的单人囚室。我感觉也很好。孤独中也得和别人打交道，不然会彻底萎靡不振。眼下我服用的鸦片质量极佳，两勺可以撑住一天整，一直给着劲。如果想彻底疯狂一把，就服三勺，那简直就升天了。它温柔而热情地强求到依附于人的状态，并以享乐来控制你，使你服从于它。没有毒品吸食的间歇里，真想对着什么人，无恶意地发发牢骚，或者直接面对墙壁倾吐一些温存的话。回声把这些话语带走，我心头感到温暖。这是纯粹的人的状态。

简而言之，一切人的感受于我越来越陌生。可又怎能不如此呢？在监狱里度过的这段时光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不久前，任命了新的监狱长，他和我完全是同名，也叫彼得·彼得洛维奇·帕尔芬奇科夫！这在监狱里引发了多么奇怪的热闹场景啊，而且不是在囚犯中间，是在狱警中间。新来的监狱长竟成为扰乱安宁的人。他是此党的活跃分子，着手在禁闭室建立党支部。已经有传闻，说很快就会吸收我们兄弟参加党的生活。为执行特殊的民族使命，我们也被派上了用场。我是无所谓的，那个世界无论哪个人物，都别想蒙蔽我。我彻底地从现实中抽象化出来，除去罂粟头的衍生产品，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吸引我。然而，新狱长却唤醒了囚犯们对党的现状的前所未有的兴趣。他们身上出现的这些荒诞无稽的感受与其说是对某些政府部门的文件通报和秘密决定、或者联邦媒体上刊登的指示和社论的反应，不如说是被监狱长能言善辩的口才和罕见催眠能力说服。这可以看作是囚犯和监管人员之间相互关系的根本变化，也许，这一变化也发生在高墙外与我毫不相关的整个社会……”

门栓沉闷地响起来，钥匙咔嚓一声，大门敞开，门口出现了本楼的准尉聂耶洛夫。

“喂臭虫喂够了吧，”他开口说话的样子就是一个受尽屈辱的人在心境最佳时刻的神态。“起来吧！新生活来临啦。要学会适应它，否则你活不了多久！从今往后，我们党组织将给予物质支持。你有什么能耐吗？别再编造贫困潦倒的童话。我们知道你在首都乱撒钱。准备给多少？”

“长官，”我带着哭腔抱怨。“一个月十五美元，我如数上缴。关押状态

下我拿什么增加上贡数额？如果帕尔芬奇科夫已经在有顶棚的牢房蹲了七年，他哪儿来的钱啊？”

“禁止你使用这个姓。你的牢房是五十七号。就用它称呼自己：五十七号。你那不足称道的钱跟我有什么关系？美元一直在跌。现在还值四百卢布……可笑！如果在最近的一个周四，党的财务处没有见到你的钱，我就不得不把你发配到苦役中心。往后更惨，克里米亚要塞。很快就会死在那儿……快给钱吧，五十七号，别扯淡了！”用克里米亚要塞恐吓我，那里是强化管理监狱。我要尝试新的手段保护自己。

“长官，我们楼层有一百二十名囚犯，全监狱超过了一千人。仅仅一个楼层每人给你十五，一个月就是一千八百美元。据说，有人还会多给你点儿。所以说，你的日子还不是那么特别捉襟见肘。衣服、鞋子、伙食、医疗服务、洗衣、薪金，全是国家的。还把我们很多人的老婆勾引了。在首都，你睡了我的人，还白吃饭。长官，你是地地道道的地方寡头。还不知足吗？还想要哪家银行卡？还想把我们家妈妈奶奶的退休金搜刮？那她们怎么活啊？没有这些糟事，物价也一直在涨……”

“你对我做宣传？每个月你必须交给党的财务处两百美元。去哪里弄钱是你的事。没钱，你也就别在正常条件下活，五十七号，在潮湿和饥饿中去死吧……明白了吗？我问你呢，明白了吗？傻瓜，我也遭过这样的罪……”

“那你也对我们这样？”

“怎么着，这是应该的！也不是我想出来的……是命令！”

“打发我去苦役中心好了，长官，钱不会有。定期给你的十五美元也被克扣。”

“别吓唬我，你还敢恐吓我……你的幼稚笔迹我从别的犯人身上搞到了。两天以后，你的日子就在乡下无名墓地终结……固执的家伙！”聂耶洛夫恶狠狠地瞪着眼睛，使足劲甩上门。

“臭虫才不允许我去死呢，谁来喂养它们呀？”我笑着安慰自己。“它们用自己的肚皮遮挡我免遭潮气和寒气侵袭，而无与伦比的粉末把我从饥饿中拯救出来。只要把分量增加一点就行，四五勺代替两三勺。他们想出党的财务处干啥？长官也放弃思想啦？他传达给警卫的是无缘无故的恼怒。在日常秩序、礼貌待人上，他过去始终是有脑子的。嗯，想起来了，敲门都很小心。牢房门打开后，门槛上露出聂耶洛夫微笑的脸。‘犯人，自我感觉如何？’‘长官，眼下还活着。’‘坚持住啊，需要帮助你什么吗？’‘请给我一块儿火柴盒大小的煮甜菜。便秘三天了，药片不管用。’‘可怜的家伙，午饭后一定搞到。’

‘长官，你有什么问题吗？大家都知道，我的生活是牲畜般的。你的生活也不甜蜜。无论如何离不开互相帮助啊。能帮你什么？’‘我侄子在斯摩棱斯克服役，就要期满了。有可能把他安排进警察部门吗？就是国家道路安全检察机关？那里的岗位有很好的收入。每一辆从检查站过往的车辆都会塞钱，换来不经检

查的放行。一辆卡车最多可以拿到二百美元……你知道谁能帮这个忙吗？’ ‘这很危险吧？都是行贿受贿的……’ ‘现如今哪里没有危险？死亡随时可能冒出来……’ ‘我有一个小学同学，妈妈写信说过，他目前供职于警察总部。需要了解一下，他是否能帮上忙。把手机拿来，我直接问，他不会拒绝我。’ ‘哎，兄弟，事情没这么简单。现如今，削尖了脑袋都钻不进去。需要微妙的协商。你同学跟你够铁吗？’ ‘相当的……小学那些年里一直是朋友。’ ‘你看吧，不行我们可以塞钱，但侄子要一准安排到肥缺的岗位。不然复员时两手空空回哪儿去啊？回大马路上？受罪于无业？或者来我们这登记上班，从岗楼值班开始？这该死的东西，徒劳无益啊！设法掠取点小资本，开家商店，把生活调剂好。再摇身成为法制机构人员那可意义重大啊……’ ”

可以回想起服刑的七年中有不少次同准尉这样朋友般地交谈。可今天突然穷凶极恶、气势汹汹……聂耶洛夫简直是换了一个人，而且好像不止他一人，似乎所有的狱警都如此。新来的监狱长拿他们怎么了？长长的铃声响起，自由活动！现在就得往舌头上倒一小勺那玩意，然后侧身一躺。往后还有五年哩……再会，彼得·彼得洛维奇。

毫无疑问，在梦中我是迥然另外一个人。罌粟头是我生存在世的惟一乐趣，我们携手创造实实在在的奇迹……梦幻中，我刚把一只熟香蕉去皮，就有人把我肩膀拍得生疼，而且贴着耳根吼道：

“起床，五十七号！”

尽管在梦中我很想把香蕉吃下去，但是，强劲得犹如起重机的一只手把我从床上抓起来，丢到门旁。

“睡够了！去苦役中心吧！”

我想喊叫一声：“凭什么呀？”可是，被皮靴掌踹了一脚，但不完全是凶猛的一击，而好像是鞋底在碾死臭虫或者踩灭烟屁，肮脏的鞋底不停地搓，搓得我满脸是血。后来，我不止一次被殴打，因为恢复知觉以后，发现自己身处又黑又潮的单人禁闭室，全身布满伤痕和淤血，而且隐隐作痛。特别是脊椎疼痛不已。

我环视禁闭室，意外地发现墙壁的低处爬满臭虫。它们当中没有一只允许自己在我伤口就位，吸食鲜血，尽管流出的血很多。它们观察着我的病态，一动不动地焦急等待着。一群可爱的生物。真想同它们分享自己的痛苦，询问它们昨天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这时，门口出现了两位监管人员，看他们的脸完全是陌生的。

“你竟敢拒绝我们的同事，不参与特设基金捐钱？是这样吗？”

“是的，”我说。“我没有钱。”

“装蒜吧？”

“我一无所有，一个子儿也没有……”

“好吧，如果没钱，那你就应得……”

我又感到被揍了两三下，还听见咆哮：

“……每过两个小时，我们还会来揍你，就像厨房拍猪排拍软你……”

“把你做成手抓羊肉，混蛋……”

此后，我又失去了知觉。

我苏醒过来时，首先听到的是拍打单人禁闭室铁栅栏窗户上方柏油布啪啪的雨滴声。“活着，我还活着，哪怕这是可恶的生活……”我脑子里闪过。“雨水把我这地下禁闭室淹没、狂风把窗户铁栅栏吹断才好！雨啊，快往我禁闭室里灌吧！”我微微颤抖着嘴唇嘟囔道。向四周看了看，臭虫比刚才多了。它们聚集成一团，仿佛做出了判断，为我吟唱葬歌的时间到了。

“不，兄弟们，我还活着，当然，如果再折磨我几次，”我冲它们说。“那必死无疑。或许那样更好……舍不得跟你们分别。俗话说，宿敌就是朋友。回忆使我们亲近。”

为了轻松一点忍受痛苦，我勉强转动舌头，吞下两勺妙不可言的那玩艺。那个世界有罌粟头吗？有就太好了，一群群的其他人赶路似奔往该去的方向。

还没等来鸦片发挥能量，那两个打手又闯进禁闭室。我蜷缩起身体，紧贴床板。我能辨别出拳头的打击和脚的踢击，他们的耻笑和叫骂，昏厥之前，我没有呻吟，只是拖长声音嚎叫……

急促的“集合”铃声令我恢复知觉。布满青瘀的眼睛肿胀得睁也睁不开，满是外伤的脖子一动不能动，下肢扭伤，抬也抬不起来，只有手指能勉强动弹一下，意识在恢复自己的功能。

“他们为何如此凶残？”这是我首先想到的。他们那么狂怒地殴打人，好像世界末日到了。为什么要这样殴打我？非打成肉馅不成？我一直规矩地待着，没有违反制度，按时给楼长和副狱长送钱，也没往上级写信抱怨什么，对于行窃偷盗的念头持无所谓态度，就像瑞典人对待欧盟，不支持，也不埋怨。以旁观察彼得·彼得洛维奇·帕尔芬奇科夫，狱警要是想自己的岗位平安无事，我是理想的囚犯，甚至有利于他们的仕途和升迁。我知道，他们为什么叫我五十七号，不这么叫才怪呢，解释是改变不了的，可出手如此疯狂，实在想不明白……

这时，禁闭室的门开了。生活作息长官走进来，他外号叫克雷玛。

“你好，五十七号！我想让你知道，你是我的！明白？”

“不明白。”我声音微弱地说。

“需要解释吗？”

“是的！”

“如果杜马选举时我能得七十票，我就禁止别人在夜间骚扰你。安排你去小医院治疗……一个星期给黄油吃，两个星期给白面包吃。提供额外机会会见亲朋好友，甚至娘儿们。其实我知道，你没有女人。可以先找个读函授的女大学生。我先把私人档案的名单给你。里面有不错的姑娘……哈哈！她们好多年

没见过男人啦。驾驭得了吗？现在明白了吧？”

我琢磨了好一会儿，这话是啥意思。这人为的沉默一下子招来他公事公办的腔调：

“不说话，坏蛋？如果你拉不来选票，那某一天早上人们就会发现你死掉了，而且是用自己裤腿系的扣节勒死的，我们会认定死亡原因为自杀，立马送往停尸间，那里的老鼠饥肠辘辘，胃口赛过豺狼。在尸体送往犯人墓地下葬之前、医学鉴定小组忙于准备的工夫里，它们就会把你吃剩一副骨头架子。明白吗，混蛋？五十七号，这原来是我的号。我和你的话很短：或者七十选票，或者垃圾场一副被吃剩的骨头架。选择吧！要快，你的时间不多啦！”

“给家人写信行吗？……”

“给谁写你自己动脑子……”

“我的手活动很困难……给我拿笔和纸……”

“接着！”克雷玛打开自己的公文包。

我已无力做到地上，不得不带着古怪的呻吟倒向他怀里。“你们是什么党？投谁的票？写什么？”

看来，我糊涂起来，不清楚到底需要我做什么，最后干脆不说话了，惊恐地闭上了眼睛。

“五十七号！喂！写啊！是此党！睁开眼睛，杂种！快写！”

我用尽最后一点气力，字迹潦草地写到：我亲爱的！如果你们还想看到我活着，还想让我健康，你们内心尚存一点点对我的怜悯，请求你们，把选票投给此党。然后再去求助邻居、我的老师、同学、部队的朋友、同我在卢日尼基球场度过每一场比赛的斯巴达克球迷，以及所有亲戚，我需要七十票！此党会拯救我。你们的彼得·帕尔芬奇科夫。

始终在观察我写信的克雷玛从我手里一把夺走信，扫了一眼，威胁地吼道：

“你有斯巴达克球迷的资源？太棒啦！把七十勾掉，换成一百四十。再写上，需要有保障，需要登记投票人名单。我们会核实……我们会得知每一个人的全部情况……”

我按照吩咐做完一切，克雷玛抄走那一页纸，锁上禁闭室。我的目光又停留在了天花板上。生活对我还有意义吗？我为什么不打发它去见上帝？现在我有一只脚已踩进坟墓，丧失什么和获取什么还那么重要吗？

我的头被撞了一下，人跟着醒过来。车闸咯吱咯吱叫唤着。原来列车没有正常行进，而是在铁轨上滑行。金属摩擦的刺耳声音令我完全清醒过来。脑袋里曾有过什么荒唐东西吗？我马上回想起来，当醉酒综合症发作之际，罍粟不再是现实的时候，脑袋里出现了毛骨悚然的暴力场面。我没有为它寻求解释，只是耸了耸肩，开始关注自己的状态。后脑勺和后背布满鸡皮疙瘩。鼻涕淌下来，袜子潮湿了，一口痰堵在嗓子眼，上不来下不去，还引起疼痛感，好像扁

桃体发炎了。手掌浸出汗珠，脉搏加速，但微弱得勉强才能触摸到。

我在瞬间想，这种莫须有的暴力要是进一步加剧，会不会引起真正的痛苦。说实在的，为何不继续揶揄嘲弄自己，来个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呢？可是，我已经转而以罍粟的眼光理解世界，避免同现实发生冲突。“不，不！再次说不！”我自语道，

我一边驱散荒唐的念头，一边伸手拿到救命纸包，迅速嚼烂三勺研磨好的罍粟头，用几口凉茶送服。没有饼干了，要是能在鸦片之后添加某种可以催化它的物质该多好。我遗憾地做个鬼脸，意识到自己从来都记不住买点小吃，哪怕最不起眼的香蕉片和甜饼。我明白了对这玩意如醉如痴，就是健忘的原因，于是钻到了被单下面。

“来呀，来呀！把帕尔芬奇科夫精力之篝火吹旺吧！”别人的现实世界我才不感兴趣，因为只有罍粟头才能帮助我创造个人的现实世界。生命的幻觉，而非其真实性，感召着彼得·彼得洛维奇，使他癫狂……

我对这著名的植物讲了许多恭维话，可已经过去四十分钟，甚至更多，我还裹在被单里，期待这仅存的芳香喷发。是啊，它给予我温暖，但是微乎其微，只够稍稍缓解无毒品吸食状态，以及浑身酸痛初起的感觉。而我渴望目睹世界被汹涌激情所灼热。正是为此，我才需要那神奇的罍粟花。我又吞服下三勺，安静下来……

“集合完毕了吗？”我询问秘书。

“四百二十三人在大厅，三十九人在值班，二十六人去度假了，九人在医院。大家等着您呐。”

“要是还没到，那可不行，假使我这个长官要求十一点集合。”我哼唧道。“我是第一次在典礼厅会见大家。请转告大家，我进入室内，全体起立。应当实行这样的规矩，今后也如此。但愿大厅已经通过风了，是吧？我们的职员都使用最廉价的鞋油擦鞋。检验一下空气，迅速汇报。我绝对不能容忍臭味。明白吗？顺便告诉你，我的会客室，也就是你们的工作地点，经常有旁人的气味。穆斯林有非常好的传统，进屋门或者进清真寺之前，他们把鞋脱在门外。如果下一次接待室再有难闻的气味，我将被迫作出正式决定：必须脱掉鞋子才能进会客室。还有！我发现部分校官，还有尉官，没有按照规定把鞋后跟钉高。为什么要这样？用身高擦掉我鼻尖上的汗珠？我不希望每一位下属都暗示我身材上的缺陷。我个子不高，但头脑是清楚的，不论是直接意义还是转义。而我的下属们头脑如何？暂时我在怀疑他们是否能令人满意。顺便请你们检查一下，给我用的脚台子打好了没有。昨天我就吩咐过，我希望比大家站得高。你们明白吗？去吧！我等着你们汇报啊。”

“如果此党在大选中获胜，对此我深信不疑，并正在鼎力相助，那么，可以期待仕途上有极大的发展。”我无拘无束地坐在沙发里遐想。“我手里有一

千三百四十三名囚徒，四百九十七编制内工作人员，还有六十一编外人员。总计一千九百零一名臣民。如果我能征集到五千张选票，那我将被提拔到区管理局，如果是十万选票，那就会升迁至莫斯科当处长。假使我贡献三十万选票，要么就是四十万张，那就能指望非常高的职位。比如，米纽斯特市劳动管教机构系统一个副局长的交椅。这是我的三项小计划。达到第一个是三分，算是一次程度相当小的安慰；完成第二个计划可以唤起好学生的自信心；这时不得不耸耸肩膀，并幻想下一次选举活动的启动日，或者选举提前举行。如果克服困难达到第三个计划……太杰出啦！我将呼喊出自己最喜欢的颂扬话语：太杰出啦！太杰出啦！说着就拾掇起旅行箱来。三十岁上就做拉祖耶夫斯基中央监狱狱长，似乎相当不错！可我的野心更大哦。我觊觎的是联邦那个级别的位置。肩膀上多几颗星，别人早就被冲昏头脑了。而只有对绝对权力的渴望才会冲昏我的头脑。痛苦、烧心，胃口越来越高。当你被奉若神明、鞠躬鞠到脚，不放过你的一句话，在所以事情中、所有问题上、所有语言上、在社会最不相同的阶层中，制造最最的个人崇拜，你就是如此地被控制住了。如果不得以，目光不敢直视，那么，以我的矮身材，耍个滑头，目光自下向上看。太杰出啦！太杰出啦！又能如何呢？”

这时有人报告：会议大厅准备好接受我的检查。空气清新得如同在白桦树林里，鸦雀无声宛如乔治大厅正在进行最高级别的隆重仪式。我迈开步子。不，我要从容地踏出清晰的脚步声，这声音能穿透下属的心灵。我要讲什么呢？什么口气呢？免除谁的职务来应对普遍性失业的恶劣影响呢？把本地区的哪一位领导抬举到新的高度？其实那个位置上的每一个人都想脚底板抹油——悄悄溜掉呢。谁将变得一贫如洗呢？谁将会得到一块新鲜馅饼呢？谁会深陷融化的积雪中呢？谁又改乘小轿车在州中心的马路疾驰？这些事只有我能说出来，只有从彼得·彼得洛维奇·帕尔芬奇科夫嘴里才能听见迈向成功的庄严进行曲，或者标致着仕途失败的送葬曲。这种显示权力的时刻以最不同寻常的方式令我心潮澎湃。谁没有感受过个人的灵魂荣尚，他便是弱智和毫无用处的人，其归宿就是我那有顶棚的牢房里的板床，甚至还轮不上牢房，而是禁闭室。

我终于走进大厅，头也不抬地登上脚台。太阳穴两侧突突跳着在计算：三个台阶，每阶十五公分高，就是四十五公分高，加上我的身高一百六十二公分，就是说，我在所有人之上。只是完成了安慰式的计算以后，我才看了一眼出席者。他们不是简单地站立在那里，而像口令“立正！”之后那样站立。他们昂首挺胸，似乎还有另外一个口令发生着作用：“谁在军容仪表方面受到批评，谁就别想要脑袋！快呀！”我不慌不忙地环视大厅。在下属们的神色里，我捕捉到殷勤和无限忠诚。看起来，他们的目光凝聚在一个点上，原来，这种异乎寻常的一致反应表达了心甘情愿的绝对服从。如此无条件的下级服从上级令我欣喜若狂。

“请大家坐下吧！”

他们无声无息地坐下，犹如秋天里的苍蝇落在被夕阳晒透的窗台。只有个别人的下巴震颤了一下，耳朵耸拉了，头发蓬乱了。起初，我想从队列前走过，以便记住他们谄媚取宠的面孔，后来改变了主意，因为尽管他们坐着，还是可能有人比我高。

“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以的！”这个念头一闪而过。犹豫片刻后，我开始讲话：

“尊敬的同事们！国家的局势处于选举前夜的白热化状态。‘圣彼得堡快车’被炸事件和托里亚基市公交车爆炸事件，使情况变得更加严峻。只有此党能够令人信赖地管理这个国家。因此，我们应当倾己所有……”等等，等等。

说实话，我没有完整地记住自己热情洋溢的言辞，即便如此，讲话依然不时被掌声打断。结束讲话时，我建议全体排长留在大厅，告诉大家，我将在自己的办公室召见连长和指导员谈话，然后是部门领导和他们的副手。在我们必须完成选举计划的前提下，每个人要对服役前景说出自己的建设性意见。我要采取一切可思议和不可思议的手段和方式，劝说、威胁、讹诈，以便提前取得拥护此党的法定选票数。否则，有人就会被关进单身禁闭室，有人被发配克里米亚要塞，还有人会失去外出、吃饭、私人约会、收取亲人、情人、妻子来信的权利，被拒绝治疗，禁止接触小商贩。一句话，把他压迫得直至精神分裂，以便日后整个监狱真的大哭大闹时，亲朋好友真的从家中就能听到囚犯怨声载道，从而提出有效的对策。

一切回归到自己的领域，每个人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甚至提前释放的特惠，条件是全部囚犯的家眷、亲属、邻居、已获自由的犯人、被侦讯隔离和被地段警局关押的同案犯和哥们儿，包括在逃的，必须投此党一票。任何朝代，要达到难以置信的目的，讹诈都是最具成效的手段。给机关的每一位职员，包括临时雇佣人员也都下达了硬性任务指标：按名单每人要搜集到五十票。完不成任务的家伙就除名，而且剥夺退休金。而超额完成任务的人，等待他的是升官发财，新增加一颗星儿，前往高档的部属疗养院休假，用一块质地优良的软山羊皮制作皮鞋，还有一块华达呢料用来制作阅兵礼服。现金犒劳自然少不了。下达任务之际，我指示规章制度处的军官们要对服役者施加压力，采取最敏感的施压手段，最难于置信的计谋，力争达到主要目的：选票。我以不容争议的口气规定了期限：一周以后，俄罗斯各个角落要听到犯人的哭号和怨声载道，特别是他们的家眷。我的理想如果实现，同胞们全都会获胜。国家欣欣向荣，成百上千万的新住宅楼房拔地而起，退休金提高百分之三十，国民规划被卓有成效地完成……人口政策将得到改善，陆军和海军将得到巩固，战略力量将得到现代技术补充，索契冬奥会将凯旋般举办。我们甚至有力量修建公路。我们私下得承认，这些方面我们的情况其实是很糟糕的。西方这边心胸狭窄的家伙们因为不满动肝火而憋气，东方那边则以嫉妒之泪水洗面。必须动员全部资源使此党在杜马夺取优势，我将得到提拔，去莫斯科担任高官。那些囚犯见鬼去

吧，不过，在我的机遇中，这堆垃圾理应有所助益。只是需要一只有经验的手把它挤压出来……

包厢门突然敞开了。女列车员把车票递过来，甩下话来：

“准备吧，二十分钟以后到迦南城。没忘了要在这站下车吧？”

“是的，是的，”我点点头。“车票没用了。谢谢！”

“我也看出来你不是出公差的。别磨蹭了啊！……”

我比平时更迅速地睁大眼睛，环视一番，心头一阵不安。车轮有规律的碰击令人更加忐忑。“迦南城啊，迦南城，在此地，西伯利亚大地，等待我的会是什么呢？是某一奥秘的开端，还是终结？”

收拾行装很快，最重要的是那包东西要放好，我把它紧紧贴在胸前。我对其它没有兴趣，护照和钱，我只是下意识地摸了摸。我还准备了没派上什么用场的旅行兜，然后在厕所待了两分钟，又就着烙饼喝了一杯茶，交回就寝用具，结了账，对女列车员深深鞠了一躬，恰在此刻听见刹车尖锐的吱呀声……

瞧啊，这就是迦南城的土地。刚刚踏上一大步，我就眯起眼来——初升的太阳强烈地刺痛了彼得·彼得洛维奇。

“这么迎客完全不是友好的……”我这样意识到。我把罍粟包更紧地贴在了胸前，避免强烈的阳光照射，跟随流动着的乘客群走去。

列车员们正把清扫出来的一袋袋脏物倒进路边的垃圾桶。旁边是流浪街头和浑身布满癣块的狗群，以及半醉的乞丐们和浑身滚得肮脏的三头母牛，大家都在紧张兮兮的期待状态下守候着属于自己的时刻。我在瞬间停下来，直觉使我放慢脚步。最后一位列车员刚把脏物袋丢进垃圾箱，这群饥饿的家伙们便冲了上去。狗群首先找到了剩饭袋子，乞丐们加入了与它们的争夺。若干男女试图排挤掉狗群，但徒劳了。昔日的看门狗凶残地撕咬竞争者的腿部，而人们则绝望地痛殴狗脸和两肋。母牛迟缓地加入争斗的行列。它们用犄角顶开这一拨和那一拨，清除通往垃圾箱的障碍，抵抗者被牛蹄子踢踹，被牛头挤压，还被喷吐了大量糊状物。当垃圾箱完全被蹄类家伙们控制后，一头懒洋洋的公牛走过来。它走到跟前，用犄角切开一些垃圾袋，挑选到最好吃的，然后才允许母牛们接触这些残羹剩饭。人和狗群在极端的焦躁中退到一边，期待着轮到自己美餐一顿。前者用棍棒和石头武装起来了，但始终在迟疑是否下手，所以只是威吓地挥舞着它们；后者喷吐着唾液，狂暴地嚎叫着，恼怒地用后爪使劲蹭着已经破碎的车站站台柏油路面。

“为了食品我不会这样，为了毒品我必定会投入真正的搏斗。采取一切手段进攻对手……”我想着，继续迈出脚步。在车站广场，我遇到了某人。

“抱歉，”我冲他说。“请问，哪里有出租车？”

小伙子瞪了一下眼，什么也没回答就走过去了。

“要适应省城啊，”我叹了口气，朝四下张望。几幢石头房子凸显在小城里成片的木质房屋街区。

“小伙子，你去哪里？可以拉你！”有人走上来。

“去法婕耶娃家……”

“找法捷老太太，是吗？她死掉啦。”

“去她原来的房子。”

“河那边的？”

“是的。”

“上路啦。准备五十戈比……你是她什么人，侄儿，还是孙子？”

“孙子。”

“你奶奶是个很奇怪的人。”

“知道。我也是怪人……”

“如果你像奶奶，那往后就准备砸钱吧。我认识你家亲戚。记得她几个月才给我结一次服务费……”

我递过去五十卢布以后，驾驶员把车发动起来。

“抱歉啊，我们这里跟大都市一样，从老天那儿取不来钱。没黑夜没白天地弯着腰干，兜里还是碎银子。今几个汽油又涨价了……”

我一言不发，他也住嘴了。

我们最多行驶了十五分钟，末了来到一扇篱笆门前，他甩过来一句话：

“结账吧，我的活儿干完了。再见。往后用车，找李赫·斯科沃尔措夫就行。向来有优惠。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往返，一千三百卢布，含油费，我准备承包下来。这样的价格别处找不到。开价就二百美元，坐火车也不便宜。七百公里路啊……”

“我会打听的，再见。”我打断他的话，从韩国造‘轰达’走出来。

我沿着栅栏小心翼翼地走，看见的是古老而牢固的木房，搭建用的圆木已经黑糊糊的了。尽管阳光明媚，门廊上一只孤灯仍在闪烁着。灰暗的窗帘从里面紧紧蒙住窗户，似乎是在遮挡某些逝去的秘密。我伸手在兜里翻了几下，然后才想起来，房子没上锁。

我略感不安地走到门前，轻松地打开它。我进入光线昏暗的正房，然后又走进一间大房，这里光线充分，空气干燥。地上和窗台上摆着插满花束的陶罐，但花朵早已枯萎凋谢，墙头的照片蒙着厚厚一层灰。炉台前散落着劈柴。简陋贫穷，但很整洁。这个房间的门通向卧室。卷起来的花被子靠在铁床背上，两个蓬松的枕头堆放在另一端。看上去，好像法婕耶娃死后房子里的一切都有人收拾过。我又朝窗外看了看，心里真的很不安：光秃秃的辽阔田野平躺着，似乎就在手掌里。眼睛有些发花，熟悉的针刺感爬上了胸口。在此之后，我就被不可抑制的力量控制，一门心思想着那磨好的罌粟头。

眼前看到的是拳头大小帽状头的蓝白色相间的自家栏杆，它们一直伸展到

地平线。心头颤抖起来，心窝里隐隐作痛，器官迫切需求那玩意。我解开那宝贵的布袋子，舀起满满一勺，这才想起了水。身边没有啊。第一勺不得不干吃了。为缩短时间尽快感受到效果，还是得喝水啊。法捷奶奶家的茅房在院子里。而在厨房，除了几口空锅，我什么也没发现。忽然想起水井，这是此类城镇居民常用的，就迅速跑到户外。我绕过小房子，发现了一道厚厚的齐腰高的井墙。我发疯似地放下水桶、舀起水，忘记“只为提提神”的初衷，开始一勺接一勺地吞服。第七勺时才停下来。喘过气来，才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我为享有分地¹²而高兴，一直走到这片土地的尽头，扑倒在刚刚蒙上一层绿色的湿土上，希望听到大地的脉搏，却莫名其妙地嚎啕大哭起来。自己也无法解释究竟为了什么。我嚎哭了很久，犹如一个与母亲长久分离的孩子，突然间万幸地遇见了她。

“我不孤独，在这万恶的世界我不是孤独的。”我拥抱着大地重复道。

拥抱使我想起母亲的甜蜜温柔，她双手的触摸，她身体的气息，头发的芬芳……简而言之，鸦片发力了。甜蜜的潮涌越来越强烈地袭来。我进入昂扬的快感，先前发生的一切或者退入潜意识，或者彻底被忘却。假使在这种极佳的状态下翻耕土地，准备栽种最为心爱的作物，那它的质量必将完美无暇。想着想着，我就跳起来，在院子里转悠起来，寻找铁锹。

“翻耕深度不要大于二十公分。明白了吗，彼得·彼得洛维奇？这是非常重要的，否则种子就长不出来了。可别这样啊，上帝！那就完啦！”我反复对自己讲。一找到农具，我就抄起铁锹冲进屋里，拖出罌粟种子袋，返身跑回园子。动手挖土之前，我环顾四周，迅速估算，铁蒺藜圈起来的园子地大于一公顷。

“太棒啦，太棒啦！一次收成应该够用两年。现在是五月底，八月中旬就会成熟。花朵凋谢，茎头绽开，黄黄的，隐约可以看到巧克力色的纹脉……那时，将真正展开天堂里的收获，收获的是魔力，是幻觉，是幸福美妙的回忆，是令人眩晕的演出剧。”我在兴奋中喃喃自语。“凋落的花朵可以制作糖浆兑茶喝，而枝干是灶台引火的好东西。这样，鸦片芬芳就会在家里时刻飘香。彼得·彼得洛维奇不仅能尽情服用鸦片，而且不必再估算余量，用勺子算计自己的未来，享受鸦片奇妙的能量，并且不再受限无毒品吸食状态和痛苦折磨。呼吸它，陶醉于罌粟芬芳，强化它的童话般作用。多么令人沸腾的幸福在等待我啊！甚至不敢相信……这种亲手创造的幸福难道现实吗？毕竟，生活当中鲜有让成功自我表现的份儿。而在迪南城，神话完全可能发生。只要不失时机、细致认真翻耕土地，栽种下这宝贵的花，然后满怀希望地焦急等待八月，那个放荡不羁的彼得堡人就会向罌粟公主求婚，把它娶来，开始重新建设共同的生活。难道幻想不是世俗生活中最佳的女友吗？这是无可争议的，它是最无以伦比的，最富有魅力的，最美好的！”

¹² 十月革命前俄罗斯农民得到的土地。

我以双倍的气力动起手来……翻耕土地竟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也是我平生头一次从事体力劳动。没过两小时，手上已布满水泡，后背和右肩酸痛，铁锹也不怎么听话了，太阳光点在眼睛里不停跳跃，但我继续干着。热情没有减弱，但节奏缓慢下来。正午时我才明白过来，自己已精疲力竭了，嘴吐着脏话，一瘸一拐地勉强回到屋里，瘫倒在床。甚至没有气力呼吸了，很快地，我彻底失去了知觉……

疯狂的放纵

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叶菲姆金出现在迦南河畔，完全出于偶然。叶菲姆金曾供职于乌拉尔小城伊什姆的刑事侦查局，是特勤队成员，但被迫退役了。一怒之下，他抛弃了在被免职过程中似乎拒绝相助的妻子，但也可能是，恰好抓住了合适的借口。

他开始寻找新生活。他出生于西伯利亚的巴拉宾斯克，因而，他便在故乡的穷乡僻壤开始寻觅栖身之地。先后尝试过在列谢塔赫、图伦、伊兰斯卡亚等地就业，甚至去了一趟原始森林……就这样，无意中来到迦南城，并最终在水利资源系统揽到了渔业保护机构监管员的一个职位。心头稍事平静，这个孤苦伶仃的家伙便借宿于一位老寡妇家了，工作上的漂泊不定也就此结束。眼下，未来展现给他的就是致富和奢侈。他把自己当做迦南地区一个说话有分量的人物。他支付的房租并不多，每个月一千卢布，不过呢，家务事方面伸手相助：劈劈柴，栽种土豆，饲养家禽。他始终在留意观察，究竟通过谁，才能买下已去世的邻家女主人法婕耶娃的小房舍。

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坚决放弃了重新寻找生活女伴的念头。他彻底相信，自己没有能耐、也不善于和女人同床共枕。倘若从前他没有特别向往这事，那最近以来，他根本就没这种念头了。无论醉酒或者清醒状态，甚至在梦中，都没有出现过裸体女人。越来越频繁出现在脑海的是五颜六色的钱，还有为布置豪宅而匆忙购买的那些数不清的家什。可以判断，叶菲姆金先生身上的男人热情已经完全转移到如何拥有一份博得别人由衷尊敬的职业，继而大发横财。这档子事情是很微妙的，心中没有上帝，门槛时常是模糊不清的，初来乍到的人更是两眼一抹黑。如何额外挣钱，这一万恶的门道，不是一下子就被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掌握的，因而现如今，他感到这个门道才是自己生存的本质，并认为是自我挖掘出从事这一崇高事业的才华。倘若叶菲姆金生活在首都那样的大城市，那他早已成为工厂主或者轮船公司老板。每当回忆起想也没想过要赚钱的过去，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心里就特别不舒坦，极度地抱怨命运，甚至打算惩罚自己！因此，被解职以后，看透了生活现实的他，深有感触地发誓不再感情用事，不再心慈手软，要绝对地为自己的钱包干事。

“凭良心是活不下去的。受欺负被虐待！”他给自己鼓劲。

迦南河摆脱冰凌重新复苏已经三周了。虽然还不允许捕鱼，但从夜间起，渔夫们就把河面挤得满满的。打捞起来的鱼被一拨一拨地运走。对此，谁能比监管员叶菲姆金更清楚呢？从工作的头一天起，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就盘算起要罩着那些同意上贡的人。自我介绍时，他对每一个人宣称，希望得到他们收成的三成。起初，每当这时天生诚实和多疑的他，脸色就会惨白，眉头也皱起来，目光不敢直视对方。不过，这种窘迫状态很快便过去了，他越来越底气

十足地行使屈人从属的小官吏权力。今天，唤醒渔业资源保护机构监管员起大早的不只因为他要监督自己那份外快，在他眼前敞开的已经是完全崭新的生活，充满阴谋诡计的、人所不知的、危险的、但却是充满希冀的生活。昨天是周六，他在长途汽车站和火车站前的一处隐蔽观察点值班，发现了许多陌生面孔。他们运送过来大批捕鱼工具。

“应该为国家做一点事。在二十个新发现的违法捕鱼者中选择三四个最固执又爱夸夸奇谈的家伙，做审讯笔录，没收他们的用具和设备，并呈报上级主管部门。”叶菲姆金寻思着。在主管部门的哨位上，触犯自然资源使用法的人被拘留的平均概率为每个季节三四个人。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无意给联邦主管部门统计报告填写新的数字，因此，他决定仿效大家，无论如何也不能增加拘留违法者的数量。

于是，他穿上工作制服，离开家门，闷闷不乐地瞧了一眼法婕耶娃家空闲的小木屋，迈步朝河边走下来。心情非常的糟糕。工作倒是运转起来了，可银两还未膨胀起来。走向公务小艇的途中，监管员看了一眼自己的熏鱼作坊。这是他两天前盖起来的，家传的简易方式，搭伙的是民警大尉，而且是作为临时建筑登记在自己的搭档、片警波格列洛夫的丈母娘名下。

在熏鱼作坊里叶菲姆金遇上了波格列洛夫。他正在劈劈柴，用桶盛来锯末，把灶台收拾干净后，准备熏制第一条鱼。叶菲姆金观察起他，发现他的嘴很奇特：上下嘴唇看上去朝着不同方向。

“这么丑的家伙不骗我才怪。可他怎么骗？在什么事上骗？”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心里这么想，说出的却是另外一番话。“谢尔盖，来吧，准备点炉子。今天应该会有很多鱼。”

“你好，伊万。车站前的商贩们希望每天加工一百，实际我们加工超过几十公斤吧。往南的列车四月底已经开通了。人们带着钱，想花掉。你也过来干吧。我们的熏鱼作坊能承受很大的加工量。可以不额外增加开销地增加产量。”

“谢尔盖，说实话，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你在作坊里就没给自家做点什么吗？我怎么才能监督到你的土豆在哪儿烤，菜汤在哪儿煮？车间的消耗是共同的，在家则是个人的。购买劈柴什么的那些钱我是掏了自己的那份，但对使用公司物资所应有的监督权却没有。如果我连自己也不相信，还怎么和别人打交道？”

“得啦吧你，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我们家炉灶几乎整天在冒烟，这是看得见的，因为我们家是个大家庭，妻子离不开灶台。”

“我一直想考虑的是关于会计报表！”监管员扬起手，迅速离开了熏鱼作坊。一路上他继续自语着。“是的，这个护法机关的家伙在我手里偷盗。三根劈柴必有一根拿回家。在鱼的分量上他也不会守规矩。给他七十公斤，拿回来五十公斤。说是熏制过程的自然消耗。我应该去阅读一本专业书，弄清楚究竟消耗多少才合理。统计要从源头做起。哎，我是谁也不相信啊。要买一根鞭子，

用来抽打手……傻瓜蛋，为何要花钱，从罚没物品中较下一截带铅坠的钓鱼线鞭挞他手不是更好吗？疼啊！凶狠啊！钓鱼线还可以流通，想回购的人不少。何必花钱。使用女人的生铁熨斗，在行窃的手掌上熨那么一下不是更好吗？恐怖的记忆永远不会磨灭，哪里有不痛苦的教训？我好不容易在初春得到这个职位，调换‘沃尔沃’牌发动机已经花掉一千美元。使用这台机器能多挣。现在偷渔者都是高速快艇。我判断的对吗？不！应该把熨斗放在自己的手上加温，才能回心转意。为啥要自己掏腰包，我还没申请过财政拨款呢，何不写信向上级主管部门投诉？外露的情绪和偏好妨碍生意。是的，需要鞭挞的不仅是别人的手，还有自己的手。否则，你就积累不起资本！为什么不可以渔夫身上增加我的份额呢？原先提及的百分之三十已经三个星期没动了。额度是由我来确定的。去年，2008年，油类、肉类、奶类等商品的价格涨了百分之四十。我为何还不做声呢？难道比别人富有？必须立刻提高收入。不经我同意，他们一个子儿也挣不到。怎么说呢？比如，从五月二十五号至六月三十一号，我将把份额稍稍提高一点到百分之三十。同物价的整体上涨比较这算什么？微不足道！才是捕获量的百分之四十！从七月一日起，再提高百分之二十五。就是说，我将得到全部捕获量的百分之五十。一条鱼是你的，另一条就是我的！怎么着？生意就是要分享！我还要它们继续派发，当地是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新西比尔是联邦州的，最后是莫斯科的最高长官。就算四分之一拿去上贡吧，有时还会更多哩。还要给波格列洛夫一半用于熏鱼作坊车间的运营。当然，是在熏鱼产品完成以后。尽管他是合作伙伴，但百分之五十的比例还是多了。我自己可以搞到鱼。新的额度条件下，要让检察长也参与合作，给他百分之三十，自己留七十。这是个不坏的主意：暗示他，本州最好的熏制设备非法安装在哪家企业，就在诺尔维日斯克。让他手下的人去查抄没收，然后装进封闭的煤水车，我们花个块儿毛八地为自己公司买下。这样，我们的熏鱼作坊成本就没两个钱。简而言之，为啥成立公司？难道是为攒零钱？不！什么样的合法公司我们也不需要。生产已启动，就要使劲出产品。企业自身就是护法者，缴什么税金？让护法机关往别处瞧呗。在商海里这样的态度本身就能赚便宜。让石油生产商、天然气生产商、建筑生产商、军工联合企业缴纳税金去吧。他们的产业不断增长，利润大大的。小企业没什么可期待的。微不足道的资本挽救不了我们国家，而千百万的我们没有。一百卢布能扣除到什么，两百公斤鱼？哭去吧！州长的一个警卫进项都比这多好多。

所以我不久前才想出以体罚来对付愚蠢行为。熨斗熨手掌！奖金的事还没想哩。愚蠢啊！糊涂啊！

现在有了不坏的主意，知道了如何扩大个人资本。怎么还是没有考虑奖金？那怎么刺激最新的科学技术发展呢？女人的熨斗要随身携带，必要时用它狠狠地拍一下脑袋瓜子。或许会聪明一点。我怎么会是败家子呢？真正的敌人是自己。需要重新判断：在合伙经营中，我建议给检察长的份额是百分之二十五，

而不是原先的三十。扣除的百分之五将用于奖励我自己想出来的好主意。或者不是五，而是七？给他百分之二十三也够了。他自己另有生意，而且规模不小。他给蹲监狱定的价是一天值一百美元。只要给受审人少判一年刑，就有三万六千美元进账。一个季度他过手的刑事案就有一百多宗。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塞钱，另外，收这种钱会坐牢。但敢做这种事的人不在少数。

他何必要对鱼的生意感兴趣呢？假使明天就把这些打渔的驱赶掉……肯定要驱赶的，不是明天，就是后天。他们这些官吏在自己的位置上不会坐够两年。他们面临两条路：或者仕途上发达，或者被赶到街上，在小本生意上寻找寄托。他们清楚，鸡蛋不可能全装在一个篮子里。说实话，我对此也要切记。要把生意多样化，不能只从事渔业，而应该随时寻找新门道。比如，销售小快艇。可以利用手中权力把小艇强卖给每一个人。要求的不再是捕获量的百分之五十，而是要使用我的船捕鱼。官僚主义时代不会生存太久。所以为啥只盯着小汽艇？还有发动机哪。从沃姆斯克运输过来，让他们都买这种发动机，我的资本不就增长了嘛。还有吗？小汽艇是我的，发动机是我的，汽油或润滑油呢？组织销售燃料和润滑油恰逢其时。可以吸收警察局长入股。他打算一两年后就退休，指望捞点好处，是个超级候选人。给百分之二十三他就会感激不尽。为什么这么多呀？他呀，百分之十九就够了。不，百分之十七足够……给百分之十五也行吧，这个数字漂亮，体面……还有呢？还有呢？还有整套渔具，渔网、鱼嚼，鱼钩，铅垂、鱼食。过去我想到过，现在该动手了，开一家渔具商店。这事最好把市政教育厅长拉进来，不是他本人，是他老婆，一个办事麻利的娘儿们。应当暗示她，其实她才不是傻瓜：发放捕鱼许可证的条件是必须在我们店里买渔具。小于百分之四十，这娘儿们不会同意。还得动动脑筋，如何使她再让一点点。哪怕百分之二点五也好……这也是钱啊。还有，还有，还有？熏鱼作坊呢？行政管理手段毫无助益，不可能挨家挨户去搜查，这样的行动肯定招致丑闻。如果出租所有站台、站前广场、长途站周边的每一米地段呢？这个主意超级棒啊！商贩不再塞钱给地段管理人员和站前值班人员，而塞给我。这事最好邀请市法院头儿和火车站站长、长途运输站站长参与。提议给每位百分之十。重要的是法院认可，然后以法院名义把两位站长拉进来。谁会拒绝合作方有法院代表呢？谁要反对，不是疯了，就是自找死路！还有，还有？快呀，快呀！使劲想啊！今天放开了，主意一个接一个不间断。生活咧开嘴笑了！因为发作了！身边世界都够到了。还有什么呢？哪里还能捞更多的钱？何不租下一处场地，开办水产品交易所呢？同市政教育厅长的妻子继续在这条生活之路上合作。每售出一公斤鱼要有百分之二十，不，百分之二十五划入我们公司账号，最好是直接塞给我们。让领导去起草相关决议文件。他不学无术，未必胜任。要拜访当地报社社长，用微薄的报酬，当然是现金喽，让他搞出这份官样文件。上面说，所有捕获的……为啥只是捕获的，应该是一切捕获的和运输的，不论国产还是进口，全部都要无一例外地在水产品交易所销售。够啦！当局管理部门

领导一签字。真是不赖，太好啦。现在可以指望点收泉涌般的钞票啦。”

我感到令人激动的振奋。纸币就在眼前簌簌作响。我是幸运儿。身边没有女人，那又怎么样？或许，我对男人开始感兴趣了……人各有所好。还有，还有？哪里能借助权力扩大生意？发动机、小快艇、渔具维修，开办熏鱼作坊……还有啥？使劲想啊！制成品的真空包装呢？这样原味可以保持长久，迦南城的商品可以远销其他地区。只需购买这套设备，包租下一处场地……为啥要购买？为啥？又是自掏腰包？傻瓜蛋！同当地海关官员谈谈，请他们注意经过迦南河航运站的往来货船。只要有真空包装设备路过，立马从集装箱里把它拿下没收。不愁没有借口：缺少卫生防疫证书，外贸交易许可证上的印章模糊，缺少国家技术登记，质量证书没有译文，未注明商品原产地，负责人员的签名看不清。数不清的借口和挑剔使我们能无偿占有这套设备。以后呢，海关的家伙可以从我们的生意中得到自己的那一份。但是，同他的合作仅限于其在任期间。我不会向他提供合资企业的任何利润提成。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要继续做什么。

还有什么？快点想啊！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制成品需要好看的外包装，彩色印刷设备总会有用的。在哪里购买呢？当然，最好还是抄人家的。没收非法拥有者的。我知道两处有这种设备的地方。这样，还得请检察长或者警察局长出面。也许是两人同时。如果团队召集好，生意理想地转动起来，收入一路上升，那就是考虑个人未来的时候了。要不要去做议员呢？当然不是市议员或区议员，而是边疆区议员甚至联邦议员。什么？我比别人差在哪里？头脑有，钱有（也应该有），人脉关系有，履历没有造假。加入此党。不言而喻，需照章缴纳党费……

傻瓜蛋！现在就该给你使熨斗！难道找赞助商不更好吗？哈哈，仕途也要借助他们打造。我的合作伙伴将是他们。我们合伙生意得来的利润要用于推动我进入议会。但这事不能马上挑明，缓缓再说，到利润分成的时候吧。不然会吓着他们。毕竟他们也会有这样的考虑，会把我当做赞助商来观察。不，最好是等待。当分配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时，再做出暗示：为了捍卫我们的企业，必须进入议会。重要的是找个适当时机，并表示这是为了保护共同利益。最好能了解到未来合作伙伴的秉性，毫无疑问，这样可以判断出他们当中是否有人惦记去联邦杜马。充其量他们只会觊觎当地议员的交椅。对此，我将竭力帮助他们。准备以物换物：你们进行外围活动，并资助、推举我进入莫斯科，我支持你们登上地方舞台。如此排列配置下，哪个傻瓜胆敢对我们的生意心怀鬼胎？捻死他！把他打发得远远的。如果工作团队很强大，还可以蹩摸别的什么。为啥不把一家鱼类加工厂抓过来管理？然后是另一家，最终是俄罗斯所有的渔业企业？宏伟的计划，但是要从简单起步：增加在捕获量上的份额。今天，我的外表还是原来那个列昂尼德·叶菲姆金，可是在意念和内心上已经判若两人。

我的胃口愈加膨胀，人就越傲慢和自负。至于时间表，我想，这是荒唐的。五月、六月、七月……不需任何进度表。就从这天开始，所有人必须把捕获量

的一半拿来上贡。句号！涉及到新的费用上缴率，谈起来必须漫不经心，避免紧张、不自然，更不能神色贪婪。要做出一副忧郁寡欢和完全无所谓的样子。没有丝毫热情！没有！仿佛是法规本身要求按照如此系统图进行生产分配。

带着这样的念头，叶菲姆金先生跃上公务快艇，边责骂自己奢侈，边开动马达。天色放亮。在低速行驶中他通过望远镜观察捕鱼者和他们使用的工具。

A, 444, 小伙子是自己人。让他捕捞以后，我再去对他宣布新的税金。

这是谁？033号这船是谁？啊哦，是姆克廖茨，他马上就要得知我带过去的好消息。

91号，这又是谁啊？忘记了……难道是皮利亚金？他把胡子全剃掉了，所以一眼没认出来。这家伙不会有问题的。

066号是什么人？杜加诺夫？没错，是他。要想从他手里得到捕获量的五成，最好宣称要七成。他会胡搅蛮缠一阵，然后交出五成。不这样做，他只会给四成，混蛋！怎么才能在他做手脚时抓个现行呢？瞧我折腾他吧！先把船只没收。

那边是谁？是个新号码：ЩО-133。看得出，是下乌金斯克来的。那地方喜欢字母。我这就追上你。

A023是谁呀？也是陌生人。捕鱼网把整个船身都遮上了。现在就让你知道，非法捕捞有啥后果。我把你全部拿下。监管员今天是给国家干的。四部马达马上就发力。夏季中旬就抓过一两个。季节末，所有忽悠过我的人、所有没按数给叶菲姆金缴款的人，统统移交法办。

“你好啊，姆克廖茨。”到了跟前，监管员甩出一句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从今天起，往我的账上称上五成，一克也不能少。明白了吗？”

“怎么会这样，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你在毁灭我们家庭，上帝啊！”

“俗话说，这是机会，该是你的就是你的。”监管员反驳道。“所以别争吵，认真执行吧。明白了吧？赶快，这条河养活得起所有人。”

“就收我一个人的？多少英雄豪杰在这里挣外快呀，”姆克廖茨的嗓音都变了。

“别烦恼，所有人都这么收，所有人。”

皮利亚金的回答最干脆：“头儿，既然应该，那就这样！”

杜加诺夫几乎要哭：“头儿，两个钟头只钓上一条小狗鱼，怎么分呀？”

“喂，你也会拐弯抹角啊？”叶菲姆金没有让步。“别担心，那你就待到夜里吧。鱼还会来的。如果不加码，那么，就是一条小狗鱼也得有我百分之七十。别伤心啊，耍滑头斗心眼会倒霉的。还跟我争吗？”

“拉倒吧，算你抓着我话把儿了。”

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几乎心绪不佳了：一切都这么容易得手，令人难过啊。为什么早一点不敢这么说？从第一天就该如此，早上是一个税率，晚上就是另外一个了。外汇兑换点的汇率每小时都变化。我怎么会束手束脚的？他惊讶得几乎发出声音。

叶菲姆金先生驶近 ИЮ-133 号船，打心底惊讶起来。船上钓鱼的竟是一位陌生的女郎。

“您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目前法律还是有效的，眼下禁渔期！”他喊道。

“为什么别人可以？”女渔者反驳道。“周围有那么多渔夫。”

“他们每一位都会被罚款。我就是来登记、扣留设备和捕获物的。对待您也会这么做。一切照章办事，没有任何附加。”

“是熟人建议我在此捕鱼的，并且说不会有问题。知道不，我是在为团队前往墨西哥湾捕鱼积累经验。”

“对您讲那番话的人应当知道，俄罗斯联邦法律目前还是有效的……”

“等等，等等，我说出一个人的名字，或许会让您撤火。”

“我在执行法律职责，为国家工作……”叶菲姆金自豪地说。“不得不全部没收，包括这么棒的小艇，和所有用具……”

“您听说过皮列谢米辛·安纳托里·菲奥德洛维奇吗？”女渔者轻声问。

“他是什么人？”

“您怎么会不知道州联邦分管法律事务的第二把手呢？”

“您可以随便说谁是干什么的。您的借口对我来说还不充足。假使出具相关官员签批的有悖联邦法规、允许在产卵期捕捞的信函……”

“我不过在此练练手，”年轻女郎犯起愁来。“您搜查船吧，什么也没有。一但打到鱼，我马上就放回水里。”

“国家渔业资源监督机关没有任何经费用来给每一位捕捞者配备监管员，核查您的解释是否属实。如果您捕捞的鱼种恰好处于产卵时，那么，您就扼杀了千百条鱼，而不是一条。简而言之，我们会把事情搞清楚。”

“您为何不相信我受到某位政府人物的保护？他可以在瞬间免掉您的职务，或者提拔您。”

“我的职业就是这样，不相信别人的话。如果相信所有人空口无凭的说法，那我的职责规范还有什么意义呢？还是服从于我吧，必须填写记录……”

“等等，等等。我刚刚拨通了安纳托里·菲奥德洛维奇的手机。”

监管员默不作声，心里却在盘算着，不妨跟他们演一场戏。

“安纳托里，是我，”这时，他的牺牲品加快了语速。“有一个监管员打算没收我的船！嗯，可他不相信……他叫什么名字？您叫什么名字？……”

“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叶菲姆金……”监管员说。

“叶菲姆金，他叫叶菲姆金……喏，电话给你。”

“国家渔业资源监督机构二级监管员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叶菲姆金在恭听……”小官吏不失尊严地自我介绍。

“亲爱的朋友，我是皮列谢米辛，州联邦政府第二把手。你怎么在吓唬一个姑娘？”

“尊敬的皮列谢米辛先生，今天，我们这里有莫斯科的一个委员会在检查

工作。有日特沃尔、瓦尔尼先科、波尔奇诺克等人。他们微服匿名而来，就是要检查俄罗斯渔业资源保护法实施得如何。巡查组登记了您女友的船号。我受委托把她带上岸，填写记录，并没收船上所有物品。此事会移交法庭。您是州政府代表，在岸上等待我上缴被扣船只的是中央政府代表。您说我怎么办？”

“是否可以想出点别的法子，避免登记和没收？”话筒里的声音忧郁起来。

“我倒是可以冒一次风险，但必须对您验明正身。请说出您办公室的接待处电话，并指示把我的去电转接给您。今天是周日，但您的接待处是工作的。然后我将竭尽全力使我们的女搭档摆脱不愉快。顺便告诉你，第二频道正在根据检察结果为‘一周新闻’节目准备素材哩。”

“请记录我的电话拨打吧。应当尽一切可能避免发生丑闻。”州联邦政府官员的口气明显地柔和起来。

“你身上带现金了吗？”监管员故作冷漠地问道。

“您需要多少？”

“不是我需要，是您自己，亲爱的。我感觉，这位受人尊敬的先生是您的靠山。可我不能对委员会成员宣称他是您的庇护人。否则，丑闻就会被泄露出去，会招致非常糟糕的后果。起码，需要给电视台的人塞钱，监查队的头儿塞钱。这家伙喜好收受贿赂。如果我不把您带上岸去，就会有成群的护法机构人员追逐您。现在我要再次和安纳托里·菲奥德洛维奇通话，还有细节要协商……”监管员轻轻咳了一下，听起来口气有了些许的郑重其事。

“喂，我是叶菲姆金。今后您若再安排自己朋友来内河捕捞，务必提前打个电话……至于您的女友，唯一的出路是，我马上联系自己的秘书起草一份指令……您贵姓？”监管员转问女郎。

“鲁斯涅佐娃！”

“起草文件把鲁斯涅佐娃列入渔业资源监督机构编制外监管员……同时，需要入乡随俗地招待首都电视台摄影小组人员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监查队员。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已经发出了对恶劣违法者的传票。而实际上我并不知道有这条船。这种情况可能吗：她是我的监管员，可我不知道她有船？这令人起疑，难道不是吗？然后还要把她带到部门里，告诉她有权截留水面运输器做调查，有这样的逻辑吗？还有一个方案，您致电日特沃尔，或者瓦尔尼先科，甚至是‘一周新闻’节目主管。撇开我去独立解决问题。如俗话说，我来殿后……简而言之，或者是她绝对服从我，或者是您自己扰乱目前的局面。”

“嗯，我更喜欢您的第一个建议。把电话递给娜塔莉娅，我来给她解释……”

“这把猎刀太好看了！肯定是进口的。我还不曾见过这么奢侈的。”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斜眼打量着，心里这么想到。“得想法搞到手。”

这时，女郎挂掉电话转过身来：“我带了一千美元。”她的声音里充满歉疚。

“不需要这么多钱。您见多识广，请点拨一下，应当动用怎样的手段，才

能引人入胜地招待五十个人吃喝一顿？这事我从未经历过……”

“在哪里？”

“我们迦南城。”

“我不知道你们的价格。每人五十到六十美元？”

“这样吧，十五乘以六十……九百美元。把这个数点给我。我给秘书打电话，她就会准备好把您列入编制外监管员的文件。”

叶菲姆金走到一旁，以领导语气口授道：“舒拉奇卡，打印一份文件，当事人叫娜塔莉娅·鲁斯涅佐娃，把她列为我们的编外监管员，从五月一日算起。她的船号是 ИО-133。这件水面运输器有权在我们控制的内河流域昼夜随时地任意移动。记录号？真聪明！什么刀子？做什么用？做烤鱼串？……尊敬的女士，您有猎刀吗？”

“有啊，干嘛？”

“舒拉奇卡，刀子找到了，别担心……我借用一会儿……哪儿呢？”监管员接过猎刀，看也不看就掖进了兜里。“事情的第一部分完成了，尊敬的女士。已经轻松了。现在您就是渔业资源保护机构的一名编外监管员……灾难正在离去。但我们还要采取一些措施……”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瞟了一眼自己的牺牲品。“钱数好了吗？那就给我吧。很好。我这就发射黄色信号弹。对岸上的人来说，这意味着，根据我们的任务，您的小船要向南行驶。您就发动马达朝右去。十五分钟以后，您就彻底安全了。或者，我还有更可心的另一方个案：我们一起逐一去调教每一个违法者，填写拘留记录，没收非法的捕鱼工具，有时，甚至会发生肢体冲突。用不着害怕。水上察警会在我们发出信号后的第一时间出现。不过，这个行动会延续到晚间。”

“不不，我还是自己……我的汽车怎么办？我的车是带拖挂的雪铁龙”

“留下您的手机号码。当一切消停下来，政府检查组在餐桌前接受西伯利亚人的款待时，我就会告诉您。那时您再回来取车。现在呢，祝您垂钓成功。一年四季我们都从事各种新证件的制作。我这就打电话给安纳托里·菲奥德洛维奇，让他放心！”

叶菲姆金已经朝自己的公务快艇转过身去，准备开足马力，忽然听到：

“名片，请拿我的名片，电话在上面。”

“好吧，母狗，你搬出首都的靠山也没能难住我。对你和你的情夫，我不会罢手的。”监管员接过名片时幸灾乐祸地想，然后取出信号枪发射。鲁斯涅佐娃驾驶快艇疾驰而去。

“别了！”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说着，迅速拨通联邦州政府第二把手的电话。

“安纳托里·菲奥德洛维奇，您指示的事情我全办完了。娜塔莉娅亲自估算了‘一周新闻’记者价码，留下了给他们的钱。相信好了，一切都会有条不紊地完成。从今往后，她一年四季都可以在我们这里捕鱼。如您同意的那样，

我为她办理了编外监管员的手续。不得不发射了一排信号弹，这表示又有一位监管员上岗了。岸上应当明白。她拒绝了我提出的一起出航突击检查偷鱼者的建议。我明白，这么时髦讲究的太太，不需要这样欠舒适地消磨时间。我把她派送到离国家监控区更远一些的区域，以防万一。请允许为您的午餐派送一份新鲜的什锦鱼拼盘……一切顺利，一切幸运！”

“瞧啊，空手套白狼，白得九百美元。”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想。“要崇拜富人和名人。他们待我们比国家慷慨。政府管理层的这个新渠道可以开拓出更广阔的前景。要不是这些官吏吸食俄罗斯民众的鲜血，我们有更多的本领和才华可以施展。哎，权力和资本啊……你建设的就是这样的国家啊！如果决定为国家服务，为什么还要上大学呢？现在必须继续从事个人的副业。要像叶罗菲伊·帕甫洛维奇·哈巴罗夫¹³那样，横行霸道、强取豪夺、明火执仗地为自己划定疆界，别人休想觊觎。应该划分一下：财产资金归我，违法者归国家。要控制他们的数量，否则，如何把钱挣来？我已经发现了一个目标。是个外来女人……体面的着装，昂贵的快艇。是梅赛德斯发动机。眼镜太上档次了，超人级别的。器材外罩都那么超高级！我一定要骗到手。如此奢华的消费用品，俄罗斯法律竟然也规定只能官吏可以据为己有。那么，凭微薄的工资如何为国家服务呢？”

显然，快艇上的那家伙绝非来自工人新村。是的，还可以打打他的傲气。在所有电视频道上给他穿小鞋，剥夺所有他渴望得到的东西。我在这方面的天赋将大有用武之地。他这样的鸟儿在我们这个地区是罕见的。怎么办呢？我的时机来啦。谁晓得它能持续多久。因此它催促我赶紧挣钱。为了保持这个欲望，必须让它时刻热乎乎的。必须在内心为别人的金钱和奢侈对自己发火。今天的前奏好像搞得不错。要继续，以刚才的那股热乎劲继续下去，亲爱的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舍此如何挣到钱，如何感到自己是自由的？你最终能成为真正的人吗？对于俄罗斯男人叶菲姆金而言，这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或缺。钱袋虽然没有鼓鼓囊囊，但毕竟也不是当牛做马的。也许，我还没适应富有？各类有价证券尚未落户我的银行账户，但我已觉察出它们令人神魂颠倒的簌簌响动。”

叶菲姆金两眼闪烁着只有自我满足的人群才特有的那种光芒。重要的是，他证明了自己的能力，特别是在工作真正开始的第一天里意外展现出来的企业家才华。这一成功令他振作。只要锲而不舍，巨大财富并非不可及。要不惜一切手段进入俄罗斯最富有人群排行榜，他不允许自己在交易中有丝毫的疏忽。兴奋映照在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的脸上。“金钱才是真正的满足与享受的源泉，”他在快乐的浪潮中思索到。“我的能力在于会盘算和发展生意，能预见有利可图的局面，这就打开了通向权力无限之世界的大门。那里沸腾着真正的生活。那么，狂热地进取吧，没有任何宽容、友情义务和温情。没有，也不

¹³ 约 1610—1667，俄罗斯新土地发现者，也是侵略者。多次在阿穆尔河（我黑龙江）沿岸远征，绘制了《阿穆尔河图》。1858 年修建的俄军哨所使用其名命名，1893 年成为哈巴罗夫斯克城（我伯力）。

该有……”

渔业资源保护机构监管员的星期日过得非常成功和顺利，一天收敛的钱财超过近两年灰色收入的总和。有美元，也有卢布，还有本地的紧俏物品。额外增加的是捕获量的新份额。叶菲姆金明白，一些陌生的富人偶然进入他的管辖区，这是旺季之初便送上门来的幸运。如此的意外幸运即使重复，一年里也就是两三次。现实生活中，什么能够带来利润呢，这就是与当地偷渔者之间的生意关系。这种关系似乎正在开始形成。他回到熏鱼作坊，给波格列洛夫大尉带回将近二百公斤的鱼，有白鲑鱼、拟鲤、好看的哲罗鱼、茴鱼、江鳕鱼、白鲑、鲈鱼等。

“谢廖沙，我考虑好了一些事情。我们一件一件谈：熏鱼作坊我们共同拥有。一人一半。我们需要鱼。是这样吧？啊？我们从哪儿弄来鱼？是那个叫叶菲姆金的先生弄来的。为此他得到什么了吗？作坊制成品的一半，还要减去自然损耗。就是说，这个倒霉蛋只能从熏鱼作坊拿到百分之四十五。假使果真如此，那叶菲姆金先生何必还要给我们这个企业供应鱼呢？他可以把鱼交给其他人，百分之十抵销加工费，减去自然损耗，还能得到制成品近百分之八十。这下你明白了，现行的做法是想置我于死地啊？我建议另一种公平的分配比例。为熏鱼作坊供应活鱼的服务费平均为百分之十。就是说，我们作为熏炉的主人，应当从两百公斤鱼里减去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的干耗损失，剩下大约一百八十五公斤。这其中的赚头你我各半。就是说，加工熏制品给你的纯利润大约为九公斤多一点。无论如何不能多于这个数。因为鱼是我的，而非其他什么人的。完全可能的是，我到别人那里去抓货拿回来熏制，可以有百分之八，甚至百分之七的收益。而现在的份儿钱是少了。我应当从熏制产品利润增值中获取代理费！我们这个地区，经纪人收取的中介服务费为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十。毕竟这样一个规模的鱼量，我可以交给其他熏制作坊，在那里得到自己的服务费。假设我们制定百分之八点五这么一个税率，这样的话……”

“够啦，够啦。你这番盘算把我完全搞懵了。我才不会和你胡闹。你这是在劝说成立熏鱼作坊生产的股份公司。现在是打算先蒙过我。按照你的算术法，统统都归你，而我两手空空，连滴油都没有。能这样吗？我还是给丈母娘挂电话，这种事情她会琢磨……”

两分钟后走进一位手脚麻利、胖乎乎的老大妈。看样子，她在职工食堂经理的位置上干过很久。还没进门她就发音含糊地宣称道：“做生意的从起步就要把事情弄个究竟。我从来这么想！难道两个警察能协调一致？连卡，你说说吧。得揭揭你的丑事……”

叶菲姆金先生重复自己的论据，闭嘴前非常友善地说，伙伴关系仍有效，他很珍惜，但是在第一批产品出炉前，每个人都要被安排在恰当的位置上，避免产生内杠。

“连卡，你这滑头。你们这个没效率的烂摊子是用我名字注册的，那我们

家得到什么了吗？我们家谢尔盖呢？从大清早就在里面忙乎，都一个月没和我女儿在一起睡觉了。难道这就不值钱吗？还有电费，土地租赁费。谢廖沙的威信，他是大尉啊……小伙子，你替我们干点事吧。不然我就掀了这个烂摊子，我才不在乎什么生意呢。”

“那我们算算账：熏鱼作坊雇佣一个工人多少钱？每个月一百到一百五十美元，对吧？”

“如果他是大尉呢？”老太婆插话道。

“生产和大尉不搭界，何况还是警察局的。”

“出事他能罩着你啊。”老太婆尖呼起来。

“谁罩着谁恐怕还不清楚呢。”监管员顶撞道。“好吧，就算一个工人每月一百美元，外加二百美元保护费。行吧？”

“继续算。”岳母从外套兜里摸出铅笔和便条本，记录起来。

“电费我们各半。土地租金呢？熏鱼作坊占地三十五平方米。每平米每月一美元。公平吧？”

“是四十五平米！到处乱丢的劈柴，还有木屑？谁为它们付钱？”

“好，加上五平米……”

“不是五，是十。”

“每个月再加五十五美元。还有呢？”

“作坊污染空气，折寿了！我要求补偿服用维他命的钱，以及治疗和呼吸的费用。算算吧。”

“每月再加一百美元……”

“你这一百美元给我能买啥？恶人！带盖儿的棺材都买不来。还得加一百。”

“再次明确一下：我们谈论的只是旺季的几个月。从十月到四月，没有任何活儿干。就是说，没有费用支出。”叶菲姆金有些不耐烦了。

“不知道，我不知道。眼下是十月，天气还缓和着呢。河水没上冻，去年有很多鱼。”老太婆活跃起来。“我将会得到什么？营业执照上的业主可是我啊！”

“一个月五十美元……”

“不行，我不同意。一百！”

“预算拿不出一百。六十好了！”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涨红了脸。

“我们谈拢了，是八十！”她对监管员伸出胖乎乎的手，咧开无齿的嘴笑着。“最终结果是，除去利润分成，您要从全部现金中给我们家留六百三十五美元。外加根据电表读数缴纳的电费。我们互相握手吧。我还得回去看电视连续剧呢。”

“还没有形成决议呐。”叶菲姆金不安起来。“给我时间考虑考虑。六百三十五外加电费？这么说，我每个月支出的份额超过三百一十七……这种负担我情愿吗？”

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走到一旁琢磨起来：我们这桩简陋生产的成本是八百七十美元。我投入一半，四百三十五美元。这包括了三立方劈柴、两吨木屑和其他杂费……如果把货交给别人加工，不会有任何纠缠不清的事。只要支付加工费就行。没有任何治疗费和其他杂费。百分之九都可能谈成。或者，继续干下去，责成熏鱼作坊的人，把我配额中用于抵消成本的那部分成品鱼通过我的渠道销售。妙招！我可以收取百分之七至八的中介服务费，甚至更多。这里至关重要的是，谁来做熏鱼作坊的主人。应当寻找一个合适的家伙。最佳人选应是个捞外快的人，不合法的。那么做的话，付给大尉和他丈母娘的费用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但是，波格列洛夫善于写检举信，告我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敲诈偷渔者。如何才有出路呢？要不，直接付钱给大尉的顶头上司求得庇护不是更实际吗？这招不错！同片警要签署一个契约。就让他在我们共同监管的所有业务中从我的份额中掠取一点吧。让他无偿为我制作熏鱼一个月，而我把这个非法公司的一切权利都赋予他。这样的话，他从我份额中得到的就会少于我为此的支出，而且大大低于我对此的估价。我是这样估价的：一千五百美元，一个卢布不能少。为了使他想也不去想揭发检举，应当在某个时间段，把自己掌控的、没有熏鱼作坊的那些偷渔者中的部分客户悄悄打发给他。有些合同需要亲笔签名，看上去像是内部使用的统计表。对此他一无所知，会乖乖地在任何一份货运单上签字，甚至收取鱼类加工费的收条也会匆匆地大笔一挥。如果我手里有对付他的杀手锏，何必要他上司的庇护？是啊，庇护完全不需要……不过……取下他在所有发货单上的签名拷贝，在分道扬镳之前，就在一个月后吧，把这些拷贝递给他，同时提个醒：“喂，爷们儿，别胡思乱想。你将和我一起坐牢！”这样，我不仅能提高生意指数，还能甩掉任何庇护。而熏鱼作坊将会整个地属于他。为此他要支付的不再是一千五百美元，而是三百一十七的绿票……或许，还能从他身上诈出点什么。从三个月上下手……人家那边两个月就答应。两个月是六百三十五美元。熏鱼作坊的份额不会再多的。一千五百美元的收入是售货员的梦想啊。怎么样啊？我的考虑和算计都很英明。现在我要聚精会神地把这一切通报给波格列洛夫一家。

监管员回到屋里，阐述了最后决定，并没有指望不做实质性修改就被接受。

合作伙伴们举杯祝愿熏鱼生产季的启动一帆风顺。但话语不多，因为紧张气氛尚未完全消除。最终，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决定结束这沉默的小酌。他起身回家，满脑子都是一个心思：那里能寻觅到可靠而廉价的熏制工。寄给州联邦有关部门的样品邮包该在早上发出，商品应是优质的。他对口味特别好的风干哲罗鱼脊肉给予特别希望。叶菲姆金对新的行政手段非常感兴趣。经过已经去世的法婕耶娃家时，他驻足考虑了片刻，然后留下一句话：我要把你弄到手，一定的。然后怀着强烈起来的自尊心跑回家去了。

他做了个不吉利的梦。入睡似乎很快，但半夜醒来，再也没合上眼。回忆一个接一个地在脑子里浮现，断断续续的，不同时间段的，相互间也没有必然

的逻辑联系，不过，有时又好像是依照先前制定的计划排列的。就这样地，只是在梦中童话般暴富起来以后，叶菲姆金先生才清醒过来。其实，在持续若干年的失业状态下，类似的梦并不罕见。但这一次，梦中财富不仅没有给新上任的小公务员带来兴奋，反而以无所顾忌的方式令他精神压抑。“怎么会这样！”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在梦呓中发自内心地愤怒。“为什么突然间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心中失去了平静，夜里再也睡不踏实了。可实际上呢，另一个伤脑筋的事已经在折磨他：记忆。

第一桩案子委派他和一名经验丰富的监管员一起去处理。在出城处，一辆“三菱”吉普车致命地轧倒了两个行人，母亲和儿子。这种事故需要和国家道路交通安全检查机关的民警共同勘查现场。

途中，这位年长者借口有急茬的事情离车而去，嘱咐他“摸索经验，在实践中致富。”到了地方，叶菲姆金十分惊讶地发现交通警局来的代表军衔只是下士。

“根据条例必须是军官到现场。”他当时想。“吉普车司机呢？”他问道。

“我怎么会知道。不是逃逸，就是失踪……你拿上我们的原始测量结果和没填写完的记录，我得上岗去了……”

“军官呢？”

“我怎么会知道。走散了……我该走了。我被告知，由你独立完成所有必须项目的搜集。再见！”

“急救车叫了吗——尸体要运走吗？”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问。

“他们马上到。我走了……”

叶菲姆金很吃惊，勘查记录里竟然没有肇事车辆的车型和车号。“还是专业人员，普通环节都搞不明白。”

物证搜集完毕，他来到分局。当官的慢条斯理地接过案卷，再安排自己的侦查员去处理。

两天以后，事情搞清楚了：轧死行人的不是“三菱”吉普车，而是一辆牌照不明的货运卡车，肇事后悄悄驶离……

“所有证据都在我手里。我们传讯车主吧……”叶菲姆金固执己见。

一位热心人在走廊里悄悄对他说：“哥们，把这案子忘掉吧。死人不会复活，轧人的是一位高官的儿子……”

他被仓促安排出外勤去了。分局收到来自区中心奥布鲁勤斯科的信息，某些经营者以暴力手段非法扣押了若干聋哑人，把他们弄到圆珠笔生产车间，像对待奴隶那样对待他们。为了一口充饥的饭菜和有地方过夜，他们被迫每天工作十七个小时。残疾人在夜间进行的造反被私人保安机构平息，但还是有两三个人逃脱出来。残疾人所处位置并不清楚。不过，在某人协助下警察分局值班

员在电话里得到了报信。刑事侦讯监管员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接受命令时就知道，这类信息一半以上是不靠谱的，遂决定独自前往查看。二十年车龄的公用“伏尔加”慢吞吞地行驶了一个多小时才走完四十公里。西伯利亚穷乡僻壤的区中心都是按照一张设计图纸建造出来的。充其量只有一两栋楼层不多的砖房，其余全是木质结构的、可以说已经东歪西斜的破旧危房。

“此地哪有地方安置五十个工人啊？”驶入奥布鲁勤斯科小镇时，叶菲姆金疑惑地判断着局面。镇政府大门已经上锁了，邮局同样。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决定去商店看看。他这个刑事侦讯监管员虽然相对年轻，但明白，不必急于亮明身份。可以买点面包圈和一瓶水，聊聊天。

“你好啊，金发女郎，”他迈进屋里是说道。“有什么喝的吗？”

“你不是本地人，从哪里来呀？”

“路过，想歇会儿，吃个大面包圈，或者小白面包。”

“路经此地要去哪儿？公路在奥布鲁勤斯科就到头了。往前就是原始森林……莫非去采蘑菇？”

监管员感觉这个女人是微醉的。“来找未婚妻。听说你们镇子里美人很多嘛……”他掏出纸币继续说。“拿点什么喝的，不要含酒精的。”

“男人不要酒精算什么？”

“我在开车。”

“我们这里无论开车不开车，全都会推荐伏特加。直说吧，你到这来干嘛？”

“怎么，不信？”

“谁信啊？姑娘中间我一个人顶所有人。当然，也有未成年的……一个十一岁。另一个九岁，哈哈！”

“你要给我酒喝？”

“伏特加请便，不含酒精的是牲口喝的，不卖给男人。喂，门上挂着块大木牌……知道我要对你说什么吗？赶快走人，要快！难道我没看出你是条子？只有他们到了我们这里才不喝酒。不止，还有陌生人。来了个清醒的男人，要喝柠檬水……我该把他当成什么人？演员？演员来我们这儿干啥？做生意的？这里没生意可做！邮递员？他是本地人，徒步的。电车司机？哈哈！一个陌生男子，头脑清醒，而且开着破烂‘伏尔加’来，能是什么人呢？条子！是条子！要是不滚开，要是不承认来这里干什么？我一个暗号，你的内脏都会被打烂。你的骨头架子会被打碎，就像砸玻璃瓶……”

“有消息说，你们镇子里住着没有登记户口的公民……”

“沃夫卡，你听见没，外来的说什么来着？非法逗留者！”

从耳房走出来三个醉醺醺的、块头结实的小伙子。“承认吧，干什么来了？或者我们揍他一顿。干嘛来了？”其中一个男低音咧开难看的大嘴问。

“我说过的，检查镇子里有无非法移民……”

“你别跟我们来劲。说，干嘛来了？”生有一副兽牙的男人重复道。

民警不语。他只是惊讶于自己为什么不像这帮人。

“只得强迫你承认了……大家准备动手啊。”下命令的还是那个男人。三个人朝监管员围拢过来。

“小伙子们要留神啊，我有枪……”

“嗨，还有枪，为此我们就得叫你付出代价，讨厌的臭虱子……让你带着枪来找我们！接招吧……”

叶菲姆金苏醒过来时已是深夜。他躺在公务车“伏尔加”的后座。手枪和工作证摸不着了。嘴里感到一股伏特加味。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感觉自己真的有点像被打碎的玻璃酒瓶，仿佛被掰成了好几块，扔进车后座。他卯足了劲好不容易才踩住地面，艰难地从后座钻出来，准备坐到驾驶盘前。当把驾驶员一侧的门打开时，车内的灯光也亮了。笔录就在座位上！叶菲姆金把它扔到一边。“混蛋！先给我灌足了伏特加，然后做笔录……”他发动马达，前往分局。

他渴望调集行动小组全体人员，迅速前去抓捕罪犯。行驶七公里后，在国家道路交通安全检查机关的检查站被纠察队拦截。叶菲姆金无法出示任何证件，身上散发着浓重的酒精味，满脸是血，车子的左前灯瞎了，发动机罩被砸扁了。他被戴上手铐带回供职的分局。

第二天一早，领导没有认可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关于被抢劫的汇报。然而，警局里却来了一个曾在前线参战过的什么退休人员作证，说叶菲姆金买了一瓶伏特加，没交钱却留下工作证件作抵押。根据这位退休人员的证词，叶菲姆金还留下手枪，换走了第二瓶酒。女售货员的证词还表明，这位顾客破口大骂，纠缠并企图强奸她。同事们明白，这完全是编造，但他们爱莫能助。有人指示此事要大事化小，暗中了结，对年轻警员给予严重警告……

那个夜晚过后，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的身体还没恢复，手上的绷带甚至都没解开，又发生了另一事件。在巴拉宾斯克市，一家拥有二十六间客房的新宾馆开业了。根据当地的惯例，这是一桩盛事。土耳其工人还在做收尾工作，从中国运来了家具，员工在叶卡婕琳堡接受培训。很快，这家机构成为了该市流言蜚语的对象。

这天早晨，叶菲姆金受副局长指示调查宾馆丑闻：有人滋事捣乱，员工请求支援。你去一趟，可别惹麻烦事……警员徒步前往事发地，事情似乎不复杂。

“或者是客人拒绝付账，或者是对服务不满意，冲动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叶菲姆金想。

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头天晚上，一帮重要客人乘坐豪华轿车抵达这里，履行此党的某项检查工作，夜里在房间寻欢作乐。起初是一些年轻人搬来一箱箱食物和酒水，后来他们称自己也是房客。狂欢豪饮持续了整宿，嘈杂混乱。清晨，客人离去。宾馆服务员惊呼起来：啤酒瓶盖是使用桌角、床角和矮凳子角撬开的，新家具都已断腿断把，吊灯被打碎，席梦思床垫被剪开，台布被烟头

烧得洞迹斑斑，被单、床单不是被红酒就是被血染得一块块红。水从浴盆溢出，渗透到楼下，还有几处卫生间的座便器被砸坏。浴室镜上被口红胡乱涂抹上口号：“投票支持此党！”地毯被踩烂的猪肉和蔬菜弄脏。房间门锁全被卸掉了了……真是一片狼藉。店主和员工的眼泪以及歇斯底里是可以理解的。需要立刻重新装修和更换全部设备。业主是两位军官遗孀，她们的丈夫牺牲在热点地区的武装冲突中。她们请求援助。偿还贷款的严格期限根本不允许她们哪怕停业一周。而实际情况则要求企业关张数月，重新寻求贷款……

监管员邀请见证人一起做笔录，确定损失。他为此付出了三小时劳动。然后核查了被毁坏房间的入住登记人姓名。原来，他们是凭此党的一份住房预订单入住的，其内容如下：《请为“杜马-2008”研讨会的十四位与会代表安排房间》。为确认这些房客的身份，又往地方局挂了电话。监管员自报家门后，简述了事情的发生，询问起在巴拉宾斯克市宾馆过夜的那些房客姓名。

此后竟然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啊？！他万万没有想象到国家机器如此咄咄逼人的气势。一个小时后，全城街头巷尾都出现了州一级别的强力部门官员。检察院院长喊道：大选前夕，不能容忍“如此廉价的挑拨离间”。副州长取消了该宾馆的营业权，并声称，该宾馆是非法建筑项目，而引进家具的企业违反了海关法（可就是此人一周前在隆重的场合下为宾馆开业剪彩，并在发言中称这家宾馆为本市经商领域的第一只报春燕）。州内务局局长从“惩戒违法现象”的大局出发，事后解除了叶菲姆金的公职，而且以非法经营为由刑事起诉饭店主人。巴拉宾斯克市长亲手用榔头砸碎了宾馆招牌，而卫戍司令派遣新兵把损坏的家具搬到院子里付之一炬。

铁证如山的犯罪证据就这样地被执法机构肆无忌惮地销毁了。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失业了。深深的自我蔑视笼罩心头。然后他又重新思考生活，但不是根据书本知识和法律条款，而是根据现实。还有谁在为自己的祖国服务？这成为他深思的一个重要问题。经过一个月的思考以后，叶菲姆金想通了：在地方上根本没有活下去的机会！哪怕只凭己力，也必须摆脱现状。他彻底改变了世界观，拿准了主意，必须以超乎常规的手段在某个重要人物身上下功夫。

追寻自由

格里高利·波梅什金总是在愉快的感觉中醒来。只要一睁开眼，他坚信自己以个人躯体美化世界的念头就会更加强烈。其实，他在梦中不止一次看到自己是个罕见的造就物。假如一个普通人揉眼睛时希望做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比如，刷好牙齿，把宿便排进马桶，那么，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一觉醒来就会因为自身存在这一事实本身而欢欣鼓舞。他就是怀着这样的感觉幸福地活着，丝毫不去顾及周围世界，经常忽视了自己。

从外表看，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相貌平平，没有任何区别于同胞的特点。绝不会给人留下印象的中等身材，生就满洲里人的那种矮鼻子，褐色小眼睛，一对扇风耳，宽大的嘴巴。波梅什金先生肩膀上总是稀稀落落地洒满头皮屑，衬衣领常常磨得发亮，双手布满斑斑点点的湿疹。他自恋程度之强，以至于没有任何人可以引起他的性欲。因而，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孤芳自赏，经常手淫也就不足为奇。他三十岁了，从不考虑仕途，勉强读完九年级，便对学校的课程不再有丝毫的兴趣，尽管成绩还是不错的。年轻时他只渴望阅读某些作家

的作品，但塞给他的完全是另外一些书，甚至是道德教育和政治局势方面的口号类型的书籍。年轻的格里沙懂得了，只有那些衣食无忧、无所事事的糊涂虫才善于研读随便哪一本胡诌瞎扯的书。在一个雨天里，他放弃学业，从此整天闭门在家，阅读那些内容可疑的书籍。不再接触任何人，在任何人面前不说心里话，而且已经七年了，他把所有人，包括把他抚养成人并与他一起生活的奶奶，都看作是中了邪的人。

就这样，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今天醒来时依旧乐观地相信，没有他的干预，世界会多么平庸和荒谬。必需指出，在精神头好的时候，这个年轻人把对自己至关重要的话题设置于各种最迥异变化情景下来思考，并且揉合进仇恨和嘲讽。

今天早晨无异于往日。他走到台阶上，天空放亮。清晨，大自然的宁静总会在我们主人公心中引起惬意和平静。不过，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知道，这种状态转瞬即逝。他懊恼地瞥了一眼万里晴空，目光停留在近处的房屋上，出声地逗了逗邻家的狗，冲停在门外的汽车啐了口吐沫，骂了一句政府，举拳吓唬一下偶然路过的行人，口中吐出自己最中意的口头禅：该死的家伙们！我恨你们所有人！他就这样地为自己鼓足了一份咄咄逼人的劲头，然后返回室内，走进浴室，从镜子里发现自己发福了。他笑了，两眼炯炯发光，赞许地抚了抚头，使劲地吻了自己的手，接着弯腰屈身，伸出舌头，贴着膝盖，满怀激情轻轻滑过，又津津有味地舔净嘴唇，最后赐予自己一个深情的吻，在慵困的感觉中闭上双眼。这时，他已经完全恢复了自我。想起今天是周末，上次值班期间就酝酿过的念头再次造访他。

波梅什金先生供职于公路交通部门，在横跨迦南河的大桥上做看守员。每三个昼夜他前去接班守卫一处委托他负责的岗哨，有充足的时间思考世界和自己。为了给思考提供更丰富的精神原材料，年轻人使用了放大镜。从不离手的五十倍望远镜为他从最微小细节观察城市生活提供了再好不过的可能。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甚至学会了唇语技术，就是根据在他目不转睛的焦点里出现的人物如何蠕动嘴唇来判断讲话内容。因此，这个年轻人对同胞有非常充分的了解，对一些人的情况可谓无所不知。自家斗室里几个书架上塞满公文夹，里面保存着照片，甚至谈话录音带。并非每一个人都能看懂那复杂的研究法，波梅什金就是依靠它来判断事情。究竟是什么东西能在他内心引起极端苦闷、极度兴奋或者完全的兴趣索然，这已经成为秘密。

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心里非常清楚，捕鱼监督机构新任监管员叶菲姆金先生已经来到迦南城走马上任。所以决定，在第一个休息日要紧紧盯住他不放。

“哪阵风把这讨厌的家伙吹到迦南河岸上来了？”波梅什金唠叨着。他把望远镜挂在前胸，抬腿迈出自家小房子门槛，朝瞭望台方向走去，经过火车站时遇到一个面孔完全陌生的外来人。

“对不起，我在生活垃圾集装箱旁看两个人一对一的激烈殴斗看过了头，”

那个人说着，不知所措地四下瞧着。“此地哪里能拦到出租汽车？你们这里经营拉脚业务吗？我头一次来外省……”

波梅什金先生没有回答，对陌生人的首都口音嗤之以鼻，目光蔑视地扫了一眼，发现此人打扮阔气，穿戴不像本地人，便迅速走开。

“这家伙神秘兮兮的来我们这里做啥？”他猜测着。“手提包那么难看，还奇怪地把一个布袋子紧紧捂在胸前。双眼红肿，好像充满泪水，或是重病患者。应当盯住这个像个精神分裂症病人一样的目标。在我们这个疯狂世界，什么鸟儿没有啊。会不会又是一个恶棍？想必，也是来我们这个穷乡僻壤行窃的……来迦南城还能有其他目的吗？是的，于盗贼而言，我们这里是个腐败透顶、摇摇欲坠、但尚未坍塌的舞台。可以摇身一变地露一手，然后继续上路，西伯利亚铁路沿线有不少这种病入膏肓的小城镇，大部分已经奄奄一息，但小偷小摸点什么还是会有收获的。如果这家伙是从莫斯科跑出来的，那就是个失败者！这帮家伙是明火执仗地抢！偷起来有好几只手呢，胃口堪比饿狗！”

他很兴奋，继续穿行于灰尘飞扬、柏油路面破烂不堪的街道，走到一幢年久失修的破旧房屋前时，仔细打量一番，像朋友之间互相埋怨那样说道：

“哥们儿，除了我，谁还对你有兴趣？别人根本不稀罕看你，或者蔑视你。而我的所有业余时间都在你这里度过。老家伙，珍视我们的关系吧！今天就让我看看这个肮脏龌龊的世界吧！很遗憾，我无力彻底改变它，尽管我多么想这样去做……而现在，无论如何我再不会去改变你。你这种粗陋的样子使我感到亲切。如果按照欧洲标准把你重建，更换四壁和屋顶，就会出现许多人心甘情愿在你这哪怕买下几平米。而我将失去唯一的朋友。不，这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所以，你就保持破败和无人需求的状态吧。请原谅，朋友，我绝对地需要你……”

年轻人不慌不忙地登上这幢自己面对时会那么动感情的小阁楼，这是一幢摇摇欲坠的三层破旧建筑，里面的住户早已迁出。他把记事本和铅笔摆在面前，用心地在望远镜里细看起来。

“今天，我的任务不轻啊，非同寻常。必须立刻观察两个目标。如果猜测那个小官吏的行动还能靠点谱，那第二个人完全是困迷。那个陌生人令我怀疑。可我能看透他吗？深入归纳一下对他的印象，揭开其真面目？其实，每个人都会重复另一个典型的自我。喉咙怎么有点发痒。莫非我开始急躁了？”

这时，另一个经常在脑子里出现的问题逐渐明晰起来：“我为何要去观察每一个人呢？积累起资料给他们做档案？详细记录他们的言行？这是多么肆无忌惮的侵权啊！也许，就是要再次给自己一个证明，我身边全是狗屎，丝毫不值得尊重的狗屎，面对我的重要信仰，这些狗屎显得多么苍白无力：“人啊，我仇视你！我将成功起诉你！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配得上爱戴和尊重。”

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思索着，右手习惯地握住铅笔，左手熟练地操作起望远镜……

这天是星期日，迦南城正在缓慢地苏醒过来。阳光温和地照耀着空旷的街

道，上方的云层好似街道皱起的眉头。五月的最后几天里。大自然披上了翠绿。春天的暖风里，白桦树开始沙沙作响，云杉溢出尖尖的新芽，路边草丛中羽扁豆生长茂盛，仿佛一株株紫色蜡烛，这是西伯利亚的报春花。茂盛的灌木仿佛为重叠起伏的西伯利亚玄武岩戴上了桂冠，向下一直蔓延到芦苇丛生的岸边。宽阔的水面朝着弥漫着晨雾的迷茫远方流去。此景为波梅什金的特殊活计营造出些许永无止境的感觉。

凸镜正好把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引领到叶菲姆金先生居住的那幢房子。他没有看见主人，于是琢磨起渔业保护机构新任监管员应当行走的路线。他发现了监管员的公务艇，它漂泊在流入迦南河的切尔努什卡河口的一处小水湾里，那儿被弹性十足的苇丛遮挡。看来，只有使用钩杆才能把它拉到岸边。

“就是说，他还没去上班，”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恼火地想，重新把望远镜对准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的房子。这次，在不久前过世的法捷耶娃老太太家的宅基地里，他无意中发现了今天早晨在火车站站前广场遇到的那个年轻人的脸。陌生人浑身是汗，他不断揉着鼻子，一个劲地在法捷耶娃家园子地里翻刨着。

“他在做什么呢，还用铁锹？看样子完全不会使用，还显得很急躁……莫非在寻找什么藏匿的钱财？法捷耶娃老太太利用收购和出售各种货物赚了不少钱。等等，她有个孙子！住在西部地区，不是卡鲁加，就是布良斯克……不不，这家伙完全不像那个孙子……法捷耶娃的孙子身体棒着呢，简直就是那尊西伯利亚征服者雕像。眼前是个干瘪的家伙，还冒汗，仿佛得了什么重病。这个陌生人令我感兴趣……有意思啊，他在那里搞什么名堂呢？他来此地打的什么主意呢？”

进一步观察清楚以后，来人呼吸之急促和病态之苍白令波梅什金吃惊不小，他不情愿地承认：“外表很像我……但我没这么爱出汗，也没这么苍白。这无所谓了，反正我仇视你们所有人！”

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又想起了渔业保护机构监管员，他把目镜对准为叶菲姆金假设的行走路线。第二次尝试成功了。波梅什金看见了正走出自家宅院大门的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监管员看上去很得意，而且正匆忙赶去处理某件急茬的事情。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迅速把叶菲姆金套入瞄准镜，开始不间断地陪伴他沿着静悄悄的迦南城街道移动。只要直观的事例见证了人性的极端卑鄙性，他就能从中体会到愉悦的感受。

“我非常清楚，他们为什么愿意在这样的岗位就职，”他内心笑道。“他们想敲诈勒索，分享赃物。官吏仕途敞开了通往非法经营的宽阔道路。快致富吧！哪个人走上这条路并不重要，叶菲姆金也好，姆尔金也好，普尔金也好，古尔金也好。所有人的梦想都一样：如何才能一下子把钱赚足。不会有其他念头！否则又如何呢？整个国家都合理地浸入这种癫狂的嗜好。只有我波梅什金一个人例外，对物质财富不屑一顾，唾弃商品世界和物质世界的诱惑，唾弃自

身的资本主义化，唾弃卢布、美元、英镑、人民币，让它们永生永世都是肮脏的吧！它们是丑化文明的主要危害因素。最好还是在工作日里的工作岗位上思考这些问题，我拥有足够时间。眼前最棘手的是这位新鲜出炉的迦南城人。我给每个人建立私人档案。过滤出他们中间谁是大恶棍，这种事是非常有趣的。我想象着，这位新上任的监管员会是怎样一个令人厌恶的家伙，但必需掌握充分的证据来支持我的推测。第二个家伙呢？这只候鸟到底在搞什么名堂？他正在默默酝酿着怎样的犯罪计划？理应存在一个什么阴谋，才促使这个奇怪的家伙离别首都。必须弄个水落石出。因为我希望在某个美好的日子里，对他们俩提出证据确凿的控告！这也是再次给自己一个证明：地球上不存在比人类自身更荒谬邪恶的类人生物。我是个当之无愧的理性人，非常遗憾的是，在我身边出现的全是那种邪恶代表的畸形类似物……”

波梅什金做出个扭曲的鬼脸，他把眼睛更紧地贴在望远镜上，抓起铅笔，完全沉入洞察状态。

当福音书作者写道“愿你们像上帝那样完美”时，他指的是什么呢？我脸上挂着讥讽的笑容这样思索。难道两千年来，就没有一个神职人员或者一个有头脑的基督教徒真正理解这些简单词语的含义，与其说从精神角度号召我们、不如说是从生物角度，甚至首先是肉体上，要求我们完善自身！？

此时此刻，在我眼前出现了神秘的客人——科什玛洛夫教授。这个眼镜郎的大红鼻子好像红得更厉害了。可我对此毫不在意。我感兴趣的是另外的事：为什么他突然出现了？光顾这里目的何在？又要强加什么论题给我呢？他脑子里总装着什么奇怪的主意。

“彼得·彼得洛维奇，你从不让我寂寞。”教授开口道。“我极其关注优化迦南城居民种群这一重要的国家规划。这是我们的主要研究方向，稍后再细谈。为了提出有质量的方案，我必须给你介绍一些细节，它们随时地植入我的理念基础。你还打算合作吗？上一次我们合作的不错，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今天会让我做什么呢？”

“只是自由讨论。你如何理解上帝？我是在听到你的问题‘福音书里—愿你们像上帝那样完美—这句话表示了什么意思？’以后才显身的。围绕这个问题探讨，你准备好了吗？”

“请便！”

“我开始了啊？”

“我不反对。”

“我想从这个问题来开始吧：在他的道德需求、道德呼唤和道德教诲之外，他自身究竟是什么？没有任何机会同他攀谈，从来不可能见到他；聆听他的声音、握到他的手、瞅见他的笔迹、看到他的脚印、感受他的气息，这些全是虚无的愿望。任何人都无能做到这些。毕竟不可能触摸空气，所以也就不能接触

神圣的上帝之精神，是吗？”

“不是精神！耶稣就上帝显身，他称自己为人类的儿子，”我反驳道。“他是被赋予人身肉体的有生命之物……基督教全部是以上帝化身的宗教信条为基础的。这一构建宏伟的基本思想已经享誉两千多年。基督复活——上帝在人间的诞生，以圣婴的形象诞生，这绝非偶然，这是教会最伟大的节日！”

“那么，如何才能成为他那样呢？这个问题提得很准确喽。”教授神色狡黠地看了我一眼。“如何才能揪住头发、抓住耳朵把自己提升到与他上帝同等的水平呢？成为理想的人、完美的人？如果人人都成长为他上帝那个样子，你自己也同他没有任何区别，那么，该信奉谁呢，崇拜谁呢？星球需要那么大量的他的相似物吗？可他要求我们每个人成长为他那样！甚至以永衡的地狱相威胁……或者从逆向的、否定的、一贯反对的立场出发：不，那个他不是他，这个他也不是他，那个不是，这个更不是。而且肯定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没有必要寻找他，我们处于那么欠发展的意识水平，所以永远也听不到他讲话，也无法与他谋面。那怎么还能成为他那样的完美呢？如果我们的意识还不能把他辨认出来呢？想象一下他的外观，他生存的地方，他的性格，交际的语言。如何做才能什么都不像，可同时又绝对的什么都像！这是否表明，上帝已经提前给我们略微显现出了一点呢？他不是为我们的理智存在，而是在暗示很快就会有另外一种善于理解他并成为他那样的生命物完全替代我们。如果他就是他，那么，他就是客体。而如果他是客体，那么，他必定存在于某处，一个具体的地方。不可以判断他就是所有的一切！否则，我们就是被微观分割的他的一部分，而如果我们是他的成分，那又怎么可能不经他参与地完善自己呢？完善自己的同时还要成为他那样，难道我们可以在这种情形下保护健全他本身吗？我们能彻底毁灭他吗？如果要毁灭他，他能有如此愿望吗，进而要求实施条件残酷的惩罚，由数十亿人取而代之他吗？难道可以要求自己的胎痣、耳垂、细胞成为我本人吗？这是彻头彻尾的荒谬！”

“荒谬只是最初的印象。”我的脑子里闪现。“局部可以同整体比较。如此阐述的不仅有神秘论，还有现代科学。我们想想全息摄影术。教会告诫，正是仰仗圣餐祈祷的圣礼仪式，圣餐的每一微粒才都是基督的血与肉，因而基督的整体都不可计量地参与其中，并充满他绝妙的神赐。现在需要展开争论吗？不，这不是我的题目！”

“如果这也不是他，那也不是他，哪个都不是他，那我们全体，或者我一个人，还怎么能够努力地成为他呢？”眼镜郎激情奔放地继续道。“这种样子不是，那种样子不是，什么样子都不是？只有当骨头化为尘埃、自己彻底变为灰烬之后，我才能成为那种样子。那么，我的思考就落入一个惊悚的结论：他，就是化为灰烬的我们。或许，我们因此而无法战胜死亡？只有穿越死亡我们才能成为他？我们死亡的越多，他自身就越强大。只有在死亡中，我们才能成为他那样的完美？当圣经号召我们成为他那样的时候，我们被告诫要在自身保存

死亡。不然，他就不能成为完美的，因为他的完美是由人体的生料造就的。那么，结果就是他非生命，他是死亡！他一点点、一粒粒地造就我们，他特别能搜集灰质来丰富和完善自己。那么，又出来一个结论，上帝存在的标志是负号……这样一来，是我们微不足道的智慧在整合中完善着他。可以有理由认为，我们是形成地球之外力量的材料。他是把我们当做栽培智力的工厂创造的。俄罗斯人当中，他以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柴可夫斯基、托尔斯泰、卡廷斯基的形象完善自己。德国人中间，他以康德、贝多芬、叔本华、尼采的形象完善自己，法国人中间是笛卡尔、圣西门、雨果、普鲁斯特；意大利人中间是米开朗基罗、列昂纳多·达·芬奇，威尔第、维瓦尔第，艾尼奥·莫里康尼等等，等等。不是从自家采花人手里，而是从亿万人群中筛选数以百计最灿烂最鲜艳的鳞茎，继续自我完善。当然，可以听到非常愚蠢的责备：死人身上可以获取什么呢？哈哈！他从某具体的鳞茎中提取精液混合物，从中繁殖天才，移植入自身！那鳞茎就是基因突变产生物，其化学成分之秘密他能轻而易举地发现。否则，他制造人干什么？目的何在？造就和自己一样的？为什么呢？如果他就是所有！荒唐，荒唐！动机应当有啊！是的，是这样的！我可以推测，动机就是他对自我完善的向往。如果一切具备质的增长趋势，那他的发展也会呈上升趋势。因为整个地球在增长，使自己的本质复杂化，自己的形状复杂化，假使我们确实存在于他之中，那他必定也会存在于我们大家之中。如果他存在于我们大家之中，这是无可争议的，那他也一定会在罍粟头里。就在你的那缺少了活不下去的鸦片汁里。如果情况确实如此，这也是不用怀疑的，那么，你的智慧就会被毒品激发点燃，丰富的想象力也会致力于他的发展。当然，这种发展难以发现、勉强才能确定，几乎捕捉不到，但是，却以某种微观的、隐秘的执着影响着，或者吸引着他。我相信，一切正是如此！”

教授以这样的话结束自己深奥玄妙的长篇大论：

“其实，我感觉得到，你对此问题丝毫没兴趣。大可不必。这其中蕴含着人生秘密。我暂时告辞，但不会太久。我想培养你去执行极其重要的使命。其结果将会不可思议地增强壮大我们的民族共同体。”

他不再作声，仿佛在沉思，然后迅速消失。

“信徒们说，承蒙上帝恩准，通过生活也多亏了生活，人在完善自己。”我不安地想。“可以把死亡看做是继续生存的一种新形式。似乎正是缘于此，复活节赞美歌这样说：‘死亡驾驭死亡’。信徒们相信，逝者们的普遍复活正在临近。只有我根本没有被这一推测触动。教授为何要选择这么一个题目？为什么呢？我的嗜毒耐久性？这种状态不仅吸引我，他也不例外。抑或我只是自问自答，捕捉任何更能增强信心的理由，这个信心就是我对罍粟头的迷恋并非是一个孤独傻瓜蛋、一个叛教者的病态堕落，而是星球全面发展的微观部分？”

科什玛洛夫刚刚消失得无踪影，我思绪混乱的脑袋里就出现了一个完全异常的、迄今从未造访过我的念头。它出现得清晰而迅捷，令我意外地惊呼一声，

并在瞬间领悟到，是教授把它抛进了我的意识。如果我拿定主意在自己身后给他留下两处痕迹，是过错吗？第一，自身突变的结构图。如果愿意，他将亲自得到它。第二，突变的萌蘖汁。不过没有我的参与什么也不会发生。不论我多么冷淡地对待性，都要为采取一项极其重要的措施鼓动起自己。快感时刻，我必须处于鸦片兴奋的最高级状态，思维飘荡于天穹，鼻子瘙痒不止，剧烈的亢奋感受转变为性嗜好。这时，可以寄希望于一连串的突变呈现为典型的帕尔芬奇科夫模式。但是，有必要承认，我已经不记得最后一次感受勃起是在何时了。它还会在我身上重现吗？可能，我已经完全丧失了男人的本能？遗憾啊……

我一边摆脱这虚妄的思索，一边想，毕竟他也是远离性，甚至就是无性别体。倘若我们都成为他那样，会如何呢？方方面面都相似于他？那时才可以认为，我迈出了第一步。我开始对性丧失兴趣。有些人说，这全是鸦片汁的过错。可那魔力十足的神奇花朵也是他的创造啊……

瞬间后，刚才的一切便被新的思索排挤掉了：“上帝保佑，彼得·彼得洛维奇，倘若完全丧失了‘性趣’，应当高兴才是……做了阉割术的修道士也摆脱了性，全部意念和全部生命都奉献给他。我渴望把自己的全部激情和智力奉献给神话般令人惊奇的植物鸦片。”

为何我突然抓住性这个话题，想不明白。或许，在潜意识中间这些疑惑早已蠢蠢欲动，只不过我是第一次坦率地承认，仿佛终于摆脱了什么令我深深不安的因素。为避免在极度兴奋下放弃了为下一代人进行的试验，我迅速打开布袋，吞服了三勺罌粟头粉末。

“试验以后，我一定要在这个题目上花费应有的时间。而现在要考虑的是去哪里寻觅一位合适的女子用于我的非同寻常的精液植入。自然，人工培育活细胞麻烦事少。不需要殷勤和任何情感，冷静地把账算好就行。可是，怎么和她，未来的母亲打交道？女人容易被什么诱惑呢？陌生人的思想和观念？我的无可恭维的体型，还是神情呆板的外表？抑或羞涩的钱袋，研磨成粉的鸦片？许诺什么，她才能同意受孕呢？我只是个破产者，一个无聊的东西，孑然一身的家伙。除去这个最重要的东西，世上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引起我的兴趣。给一个女人提出什么建议，她才会同意为你孕育萌蘖？可我自己是绝对不需要孩子的，这又使得情况更加严峻。我只是把孩子当做一次勇敢的实验和他本人的赠予来思考这件事，仅此而已。我做出决定的理由其实是圣经里那颇具激励性的话：‘你们将会完美得如同你们的上帝那样完美！’我觉得，借助专门为此伟大目标而创造的非同寻常的产品——鸦片浆，这完全就是可能的了。这一神奇的建筑材料是他创造出来的，以便在遐想中得到快乐。仰仗这一创造，人类完善自身，并越来越接近他本人。难道这一宗教产品还能其他什么目标服务吗？神奇的鸦片汁，它不是人造的产品，不是那些炼金术者、巫师、形形色色的撒旦的奴仆们耕种出来的，自古它就是天然生长的，它从上帝的炉灶——太阳——汲取了足够的神奇力量，得益于上帝覆盖下——与地球不可分割的

星空——的神秘魔力和星球中最伟大创举。牢记这点很重要。”

这时，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驱使我找到布袋，仿佛在消除难挨的饥饿感，迅速用食指麻利地往嘴里干塞了三勺粉，费了些周折才吞咽下去，转眼就重新思考起关于女人和自己后代的那些事。

“假使过去数千年，人类始终把婴孩奉献给上帝做祭奠，那我就是第一个为现实生活奉献小孩，而不是为阴间祭奠……”我开始了思考的一个新阶段，但没有进展。

日常生活的纷繁画面开始充斥脑海。昨天，我干得真不错。翻耕了四分之一的土地，播撒了杜鹃罂粟。劳动强度很大，双手至今隐隐作痛。土地硬得如石头，似乎多年没人碰过它。不过，白桦树根边沿处那块地却少见的松软，如果整块园子地都这么松软，一天时间里我就可以把它们全都翻耕一遍。

我的宝贝破土发芽之际，我将举行仪式，点篝火、摆贡品、跳舞。把十汤勺罂粟粉像抹黄油那样薄薄一层涂在平底煎锅上。太阳落山时，红色光线洒在毒品上，在珍珠般的小颗粒果实上闪烁火光般色彩，我点燃鸦片杆秸，为生殖上帝奉献香气令人陶醉的贡品。据说，为这种恣意狂妄的花朵走火入魔的人来主持仪式，会促成高产。现在要起床了，五月的清晨，西伯利亚旷野已是阳光明媚，该拿起铁锹，继续生活中的事业了：种植鸦片。

我起身时感到肌肉酸痛，但还是顽强拖着步子朝园子走去。路上我想起来，两天里只吃了一点点饼干，喝了凉茶和井水。“可没有一点食欲，”我想。“还剩下几百卢布，去买点便宜茶、面包和沙糖。服用毒品后喝茶，是一种享受啊！”

我抄起铁锹干起来。挖土挖累时，我就从兜里掏出鸦片种子，把它们仔细压进松软的土里。每七公分一粒。这种活计需要耐心细致，但枯燥无聊、使人疲倦，但仍使我兴奋。太阳高悬头顶时，我接近了那处白桦树根的地方，这里的土质昨天就比其它翻耕过的地段松软。不费吹灰之力铁锹就插了进去，犹如进了泥炭，甚至触及到了硬土层，尽管我看见铁锹上沾着土块，而不是泥炭，我掰下土块，把它捻碎。

“我是城市居民，不是农户。可是我感到，土地就握在我手中。肥沃、松软。黑土地！莫非，不久前有人在这里翻过土？当然不是昨天，可能是去年秋天或春天。万一下面埋藏了什么呢？那我是否要不分白天黑夜地挖找呢？”这是一个意外的念头。“鸦片半成品、毒品布袋子、压实成块的鸦片制剂、令你理智燃烧的罂粟头粉、写满介绍栽培这种魔力作物秘方的书籍、储存于保温瓶里的鸦片汁、塞满脉纹清晰的风干的黑色神奇罂粟头的地窖……除此以外我什么也不需要，什么也不奢望！”我手握铁锹，努力劳作，仿佛一台小型掘土机，土坑越来越深、越来越深。

突然，铁锹头触及到了什么坚硬的层面，发出硬器相碰的嘎吱声。我的心跳嘎然止住，呼吸沉重起来。难道说，对未来的全部幻想就要史无前例地被揭示了吗？我扔掉铁锹，触摸到那个被我发现的东西，就像寻觅到了某种具有麻

醉效力的奇物。我揣进怀里的这个东西原来是个金属盒子。我一动不动地紧盯住它。在瞬间真的不知所措了。最终，我在强烈的兴奋中去除掉表面的污垢，很快摸到一把挂锁。怎么打开呀？我想着，顺手抄起铁锹，发疯似地狂砸这只金属盒。是鸦片气味令我失常的，奇妙的产品似乎就在身边什么地方。几分钟后，挂锁屈服了。我抓住盒盖，一下就把它打开了。令人既惊讶，也失望。盒子里塞满了各种俄罗斯银行纸币，盒里的全部空间都被以银行规格捆扎的一沓沓面值千元的卢布占据。我曾几乎相信找到的一定会是藏匿的鸦片！稍微喘了口气，我端详起意外发现的这些资金。我知道，由于莫名其妙，自己的脸色蜡黄加惨白。危情时刻，脸上向来呈现这种病态面容。

“钱也会派上用场的。”我琢磨道。“可以花费它购买用于经营的土地，扩大罌粟播种。丰收越大，我就会越快地从毒品转向纯鸦片，仅仅使用玻璃器皿收集雪白-深蓝颜色的罌粟汁。它干燥以后，刮下来，一点点滚成鸭蛋大小的神妙的圆球。一个球是一周的使用量。一年需要耗费五十二个球。还必须制作八个球用于招待别人。谁知道，命运在迦南城会打发我去同什么人打交道。假如谁也碰不上，款待自己也是个乐子。十公顷土地可以夯实五年的储备。往后呢，我没有打算再活下去。这段时间里，关于生存的所有话题都已被反复而深刻地思考过。第二个周期为啥还要折磨理智呢？不过呢，往后这几年一定会在不寻常的满足和令人狂喜的兴奋中度过！服用这样的货，很轻易就能达到前所未有的激昂状态。而我在生活中不再会有任何需求。罌粟杆将被我用来给小屋子取暖。禾杆芬芳柔和的热量将使我的小屋舒适温馨。这样悠哉游哉地消磨时光，我还会想得起来身边虚伪的世界吗？不！永远不会！上帝保佑，它已被意识远远抛到脑后了！”

我贪婪地像想着未来的快感。如何获取分地的思绪已经在脑子里翻腾起来。我还在考虑是否要购买拖拉机，亲自耕种，而不是雇佣工人。人力耕种一公顷地我勉强能胜任。可这里有十公顷！没有别人参与劳动，或者没有机械设备，工作将是极其繁重的。就是说，一个人不可能翻耕十万平方米土地。干嘛要折磨自己？现在钱有了。有多少啊？应该把金属盒子带回家去，仔细清点。

其实，纸币不必一张一张清点，只要数清楚一共多少摞多少包就行。每包是十万卢布。我把金属盒子带回家，清点之后才确认这笔不义之财有多少。于我这种人无可羡慕的社会地位而言，钞票的数额简直就是疯狂。每摞有五包，一排有五摞，把它们乘一下，盒子里一共有十五排。那么，总计就是三百七十五包，每包为十万卢布。就是说，我拥有三千七百五十万卢布，或者说，将近五十万美元。

“法婕耶娃在世时是富婆，”我暗笑道。“可这么多钱往哪儿存放啊？总而言之，我需要吗？迦南城每公顷地的价格不超过二百美元。十公顷地也就是两万绿票子。加上拖拉机，五千。不用说，拥有孩子的可能性增加了。根据新法规，国家还将支付一万一千美元给年轻母亲。我再给她追加两万，或者三万，

甚至五万！这样，寻觅一个为酬金而同意为我生育孩子的女子不会麻烦的。重要的是，她不能指望我有爱情和缠绵相吻。余下的钱如何处理呢？我发誓，无论什么条件，也不要返回现实生活，只要留在奇妙的幻想世界就行。”

关好盒子盖，我决定进城去购买一些食品，探望一下房地产经纪人，物色一下当地姑娘。白天很长，来得及在黄昏前翻耕一遍园子地，把罌粟籽播种完。我多么渴望看到它茂盛地生长起来！观察罌粟头成长是极大的享受。起初只有豌豆大小，慢慢长到樱桃那么大，不久发展到核桃大小。最后就有了整个一个拳头那么大。兴奋冲昏了我。毒品也是能量构成的重要成分之一。鸦片流通被容纳进生活的三统一：能量、物质和信息。

迦南城是我落脚的第一个省城。从内河码头飘来的燃油臭气充斥了闷热的空气，破坏了人的情绪。锈迹斑斑的吊车死一般呆立着，活像干枯的高大白杨树。行人很少，生活的运转似乎突然停顿下来，到处呈现出萧条和萎靡。我走在便道上，没有柏油层，但地面很结实，富有弹性，就像走在过世的法婕耶娃家的园子地。

“那魅力十足的作物也可以在此地播种啊。要是出现一个敢作敢为的人多好，他有能力把城市所有的场地栽种上罌粟！为什么只是城市，而不是整个的西西伯利亚呢？”

奇怪的念头在我脑子里徘徊，我猜侧自己可以成为这种人。这样的念头令我愉悦。我勉强才分辨出大胆的幻想和暗淡的现实之间的界限，继续朝前走去。下边，时不时会吸引我目光的玄武岩石峭壁下的拐角处，缓缓流淌着迦南河。流水平稳的河面泛出绿松石光泽，映照出穿花裙穿行于桥上的姑娘们和她们青春的洁白长腿，倒影如此明亮清晰，令人的目光不得不回避。

“不然会有人以为我对女人感兴趣。”我懊丧地环视一下四周。右侧，田野从岸边绵延而去。庄稼幼苗犹如一片绿色地毯，去年的灰色干草垛看上去好似绿毯上肮脏的斑迹。

我很快就找到了食品店。我从货架上取下甜饼、面包干、茶、沙糖、新鲜面包、苹果酱和一包有助通便的黑李子干。这时，一位年轻女郎也匆匆走向收款台，惹眼的是她拖着左腿走。我的意识中好似划过一道闪电：“她不会拒绝。应当向她提出来。她正好需要钱，她未必有追求者。是她，就是她！刻不容缓！想想看，只是身体上有一点缺陷。我不是来寻找爱情，不是来搞选美，更不是为满足性欲，是想孕育一个孩子。为了他！我丝毫不担心孩子本身和母亲未来如何。毕竟，谁还愿意同我这么个丑家伙建立联系，拥有共同的孩子？动手吧，彼得·彼得洛维奇……她会当众嘲笑我吗，她不会抽我嘴巴抽得啪啪响，并高喊：‘笨蛋！快走开！’吧？或者更糟糕：她解恨地朝我表情呆板的脸上啐吐沫！那么，我会长久地不再考虑这件事情了。不！焦急莽撞是无论如何也要不得的。先仔细看看再说，时间是充裕的……”

跛腿女子麻利地在付款台前就坐，向我投来转瞬即逝的一瞥之后，和我打了招呼。

“就这些？可以结账吗？”

“请便。”

“我看您不是本地人。因此可以提醒您，每天有面包运送过来。所以随时可以买到新鲜的。当然，您可能不是为自己买的……”她薄薄的上嘴唇——按照首都的标准已不时髦了——颤动着。这对我很具杀伤力。我突然又想到：“是啊，我怎么一下就买了三个大黑面呢？”

“同意您说的。我是随意拿的。两个黑面包我放回去行吗？”

“就放在付款台吧，我自己拿回去……”

“我是两天前来你们这里的。现在记不起来，究竟是……”我莫名其妙地解释。此时此刻我真的记不起抵达日期了。“家里是空的，什么也没有。所以跑到这儿来了……”

“那这几天您吃了什么呀？，吃空气？”她笑了，迅速用手捂住嘴。

“我需要很多空气吗？”我回答着，发现这是外省人举止，在首都看不见这样的动作。

“您一个人住？”她继续说，并开始打印收据。

“生理上讲是一个人，可脑袋里满是胡思乱想，所以丝毫没有感觉孤独。”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突然坦率起来。

“那电视机、收音机有吗？”女收款员突然脸红了，睁大了蓝色的眼睛。

“好像没有。我也不和它们打交道。”

“难道连音乐也不听吗？”

“是的。同意您的意见。这是有点奇怪的。自我意识的声音，于我而言已经足够。”

“我觉得你是非常不寻常的……请您交五百四十三卢布……”

我把随身带的六百卢布放在台子上。她找回零钱以后，我突然抓住她手，忘乎所以地，简直就是在梦呓中，一阵狂吻，然后拼命逃离了商店。

“这是什么失常行为，帕尔芬奇科夫，你怎么搞的？疯了？”当我喘过气，冷静下来，这样斥责自己。“如何解释这荒谬举动？我完全看不出这是自己，彼得·彼得洛维奇，或者没有彻底了解自己。我是什么人啊？活了快三十年了，却无法解释清楚自己？不能判断个人情感的全部奥秘，没有探察过帕尔芬奇科夫内心的黑暗角落，解不开引起与身份不相符行为的动机之谜。强吻人家手，这卑鄙的愿望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这突发的情感从何而来？丑陋！如果遗传学证实一个人身上的突变要持续一生呢！今天我是一个人，明天又是另外一个人，三天后我成为完全不同于前两天的人。我如此频繁变化，就会不由自主地想，我的脑袋还健全吗？对于那些生活在持续不断的实验状态下、并且受控于某种超常思维或者深邃的无法摆脱的不可解现象的人们而言，行为举止中的常态变

化是典型特征。他们独自地顺从于感情和愿望的自然影响力，不与别人分享。他们可以在某个瞬间重新开始一切，或者前往另外一个世界。是的，奇怪得很，非常令人质疑的举动。他使我彻底糊涂了，今后我不愿意再称自己为彼得·彼得洛维奇·帕尔芬奇科夫了。更希望有其他称呼，比如：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维克鲁塔索夫。傻瓜式的亲吻别人已经使我完全不像自己了，而且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为了尽快往嘴里填两勺毒品，用苹果酱兑茶，再就上一小块面包，把这美妙的东西送进肚里，我径直往家跑去，竟忘记了还要找房地产商人看房子。“这样服用，它会在瞬间融化，帮助我驱除情欲火山般的能量！”我鼓动着自已。

自我坦白之后，唯一固执的念头就是要刺激自己的理智：“维克鲁塔索夫，要快呀！现在如何称呼你，或者，喂，陌生人，抓紧！你将面对理智被放任的狂妄状态！希望借机在脑子的所有缝隙寻觅翻找，最终彻底了解自己。我还善于什么乖僻行为呢？”

快节奏的脚步令我气喘吁吁，几乎是跑着回到家里。不言而喻，神奇罂粟粉就是我第一个扑将过去的目标。难以忍受的无毒品吸食状态使我脱离中毒境况，而我向来急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返回这一状态。服用几勺罂粟粉后十分钟，我贪婪地大吃起来。先是吃掉了五枚黑李子干，然后胃口很好地吃下面包沾果酱，使用半公升容量的啤酒杯喝了茶——厨房里没有其它器皿。丰盛的饭菜使我吃撑了，便躺下来期待毒品发作。在这短暂的时刻里，紧张的情绪充斥了意识，出现了对于优质的结亲甚至复活的迫不及待的预测。毕竟我已成为自己，就是自结识毒品这一伟大事件后便始终不渝地想成为的那种人。罂粟头终于溶解了，这奇妙作物的能量以神秘的力量掌控起我的理智。奇怪，女收银员的形象时不时在脑子里出现，幸好没有彻底在里面扎根。这有点令我失望，她只是擦肩而过，为什么还不断冒出来？这显得过分了。我越来越深地陷入疯狂的、甚至完全失常的念头所带来的愉悦之中。其中从未出现过关于女人的题目。它能在狂热的理智中引起什么呢？绝对是什么也没有！这类问题就像居民日常生活中的服务行业，我从来就没兴趣。于我而言，金钱、仕途、爱情、成就、舒适、和交际花结识后上床，这些东西已不复存在。一旦想起它们，常常在我内心引发起强烈的愤恨，有时竟导致呕吐。所以说，我只想获得理性的快乐，而非性欲的遐想和肉体满足，那是不明智的。我会毫不犹豫地舍弃日常生活中所有热闹的和平淡的琐事，换取装罂粟用的各种哪怕沾满灰土的军用包。是的，是这样的！毒品是奢侈的肥料，有了它，发烧的理智就会结出成熟的果实。这种状态对于发狂的个体来是至关重要，它善于把非理智伪装起来，在那里瞬间变成了永恒。它是进入想象世界的门票和迅速逃离现实的手段。啊，经常丧失掉自己的本质有多么美妙。没有大脑扑簌迷离的变幻，文明还能发展吗？当然不能！因为，扑簌迷离是蓬勃发展的保障。这就是所有伟人始终处于亢奋状态、处于各种各样的常态的强烈兴奋中的缘由。因为服用了它之后，面对世界你总

是感到自己威望崇高。

这时，我突然又陷入族群共同体特征问题的思考。自己也不明白，这个问题怎么会进入我脑子。先前我从未思考过它，甚至答应参与科什玛洛夫教授的种族试验时也没有过。从那时起已过去一些时日了，但再没有向往过试用四个民族的基因合剂，日耳曼、中国、犹太、格鲁吉亚。当时，我想也没想，教授究竟缘何做这样的选择，而不是其他，比如，印度人、日本人、匈牙利人、阿尔巴尼亚人，或者，蒙古人、阿拉伯人、西班牙人、摩尔多瓦人？意识似乎沉睡过头，丝毫没有去注意这一混合组成。

现在突然苏醒了，兴奋了。存在着四个人种——我的思路走上路径不明的旅程——他们中间最古老的是尼格罗人。最初的人出现在今日坦桑尼亚领土内。后来走出来的是波利尼亚人，或者说红种人。然后是天山人，这是黄种人，还有高加索人，这是白种人。现代文明是高加索人的智慧创造。白种人中间最强悍的是日耳曼人。超过百分之七十的诺贝尔奖得主是日耳曼血统的代表。英国人是怎么回事？百分之二十凯尔特人血统，百分之五的罗马人血统，其余为撒克逊人血统。法兰西人由何人演变而来？是由凯尔特人、罗马人、高卢人和日耳曼演变而来。没有同部族的日耳曼人，查理大帝就不可能在公元九世纪建立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这导致后来形成独立的法兰西。顺便提及一句，法兰西源自“法兰克”这个词，而法兰克是正宗的日耳曼部族。无论过去和今天，他们的首都是纽伦堡。荷兰人、挪威人、瑞典人、奥地利人、瑞士人、比利时人、丹麦人、冰岛人、北意大利人、接近百分之六十的美国人、超过百分之七十的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具有日耳曼血源。他们的总和接近三亿人，或者约占地球人口的百分之五，可是对文明发展的贡献多么巨大！科学技术的最新发明中每十项就有九项是他们创造的。哲学、音乐、绘画、建筑和工程技术创意领域的伟大成就属于他们。现在算是明白了，科什玛洛夫教授为何要以非凡的日耳曼基因来改善俄罗斯遗传基因。不过，在人类的进步中留下了中国人的足迹。黄皮肤人种比之白皮肤人种早出现两万年。他们在智力上明显地逊色于高加索人，但仍然具备一些优势。其特点表现为不可思议的劳动能力。白种人在创造和舒适中寻觅到平静，而天山人则是在为事业献身的劳作和服务中。这一品质是俄罗斯极其需要的。我赞成教授的选择。因为不论我，还是我的许多同胞，厌恶工作，逃避工作。所以，为了我们这个种族的质变，添加中国人元素是完全适当的。欧洲血在混合剂中占百分之十。这个民族的特点是钻研科学和幻想能力强。他们是国际贸易和任何领域生意场的世界冠军，音乐方面走在所有人前面。他们特别善于掌握管理手段，善于同任何有益于生意的人打交道。犹如蜜蜂于花蜜，欧洲人在几公里之外就能闻到钱的气味。我们的人民中间，这种直觉的发展是很弱的。我理解科什玛洛夫，必须使用这些非凡元素强化俄罗斯人。犹太人令人感动地对待同胞，犹太人彼此间是真正的兄弟。而这方面我们没有任何相同。我们的相互关系常常是敌意的，而非友善

的。百分之五的格鲁吉亚血统于我何关？啊哦，教授说起过格鲁吉亚人热爱生活，热情奔放，外表有魅力。他们的艺术鉴赏力有鲜明的表现。他们的性格特点也不失可贵——乐观主义。格鲁吉亚人的自杀率是最低的。在全社会都忧郁沮丧、悲观失望、精神萎靡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几滴格鲁吉亚人基因突变混合剂将派上用场。

为什么我突然如此关心起自己的遗传基因，好像是恍然大悟。先前，这对我什么也不是。而且不止我，我的任何一位同胞看别人时都不会带有特殊兴趣。而且经常像豺狼盯着家兔看。我不知在其他地域如何，反正在莫斯科人们就是这样的心理状态。当下，使俄罗斯人亲近的只有合作经营的兴趣，没有任何其他因素。甚至爱情都跌落到第四的位置，排在资本、仕途和性之后。因此，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什么措施：使用其他民族的血液基因组合来强健自己。否则，我们肯定承受不住同其他种族的竞争。因为全球化，这不是个人行为的竞争和角逐，它首先是个人智力高低的博弈。

这时，科什玛洛夫又出现在我面前。教授得意地微笑着，关切地打量着我。

“怎么，被自己的规划难倒了？”他说。“你的问题不是空穴来风。一个半世纪来，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所有形形色色的左派，试图把荒谬的观念强加给世界，仿佛所有民族和所有种族都是平等的。谰语！荒唐！他们不仅在权力上不平等，职责也是不平等的。如果在最近的未来，特别强盛的群体不能以智慧使权力在宪法基础上合法化，那么，获得用于生命制造资料的智力高度发达的一些人——已经培育出人造染色体——就会灭绝掉智商指标低下的人群。社会斗争和政治对抗就会从恐怖分子的秘密行动、设置街垒和举行抗议大游行转入遗传学专家的试验室。今天，在人们的心理状态形成中，有媒体中心的积极参与。明天，他们的位置将被智商高度发达的人永久占据，这些人善于随心所欲地彻底改变大众的政治、民族和社会概念。我为什么要把高加索和天山种族列入领先行列？我下意识地相信，一百年以后红种人会完全消失。这一状况不该引起我们的某种悲观。波利尼西亚人从未宣称自己有什么卓然超群之处。库铂和梅因·里德对他们的风情习俗和成就的描写，只能引起初小学生的兴趣。在此应当指出，规模可以保障智力的有效性。为什么文明的发展是从容不迫的？为什么数千年时间才出现马车，而十万年时间才发明出电？回答是简单的：智力规模的增长过于缓慢。当人口超过三十五亿时，伴随种群扩张开始了累进缓慢的破解科学秘密和建立技术奇迹的进程。在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领域，白种人始终处于领先，红种人仍满足于著称的生活方式，不图认识了解世界，常常落伍……”

“怎么，当代道德标准允许公开评论这些吗？”我惊讶道。“这种无情的判断难道不是侮辱了波利尼西亚人吗？我个人特别不在乎他们的反应。我只是不想疏忽了人们身上发生的心理变化。其实，我对此并不在乎……”

“人必须变得更加严厉、更加苛求，才可能在未来保护住自己。感伤主义时代一去不复返。再过十年，世界还会变得让你认不出。每桶石油的价格将达到一千美元，而一千立方米的天然气卖到三千美元。再过二十五年，甲烷也会消耗尽。那怎么办？返回到过去？八十亿人口返回过去？不可能！瓦里克夫院士说过关于原子能的寓言，为此我要扇他一千个耳光。这个科技界的写作狂使那些文化程度下的群体相信有希望，其实他的思想从开始就完全是虚张声势。在地球条件下，如何才能为引导温度达一亿五千万——两亿度的等离子物找到屏蔽？太阳上的等离子物是在万有引力作用下保持稳定的。在地球上如何保存它呢？任何解决方案也不会有。这种虚张声势的另一组成部分更荒谬！如果装置电源哪怕中断一秒钟，那如何保护等离子物呢？它是几百万分之一秒都停顿不得的。你想如何办，彼得·彼得洛维奇？如何继续生活下去？铀 235 的消失早于甲烷。可许多人寄希望于它。不会存在二选一的情况。倒霉的是，我们已经了解到，地球由六种夸克、六种轻子和四种相互作用的成分组成：重力的、电磁的、强力的（神经元）、弱力的（中微子）。这里没什么多说的。诺贝尔委员会在 20 世纪末时举办过一次题为《世界科学终结了吗？》的听证会。但无论如何，我们的首要职责还是拯救智能。我每个小时都在忙乎这事。与你共同进行的实验是系列复杂实验的环节之一。我时常这样做结论，二十年过后，为了保护和发展智能，我们只剩下唯一的途径：把自己搬迁到宇宙去。我个人看到了这个出路，所以我才着手科学的筹备工作，观念已经很清晰：必须刻不容缓地着手强化式的基因自我变异。”

“您认为，基因混合剂可以拯救我们？”

“任何复杂的事情向来由若干阶段组成。首先是改变自己的基因储备。必须网罗最优质的人，然后才能着手对其进行逐渐的变异。当我们的的大脑最终明白了，有理性的人不过是一种材料，是用来建造和他相似的人……我们越早地把生物本体当作造就现代物质的局部结构对待，我们就会越迅速地履行上帝的建言：‘愿你们像你们的上帝那样完美。’”

“这次您将给我指定什么角色？”帕尔芬奇科夫询问。

“希望你参与一组科研实验，独自把个人奉献给造就新人的事业。”

“其实，在无可消解的幻想中我经常置身于一些最为不可思议的、引人入胜的场景。可惜的是，由于鸦片量不充足，我总是被遣返回现实，有时甚至是粗鲁的方式。仿佛清醒的意识包含某种缺陷，它不允许我在自己幻想的艳丽世界里长久逗留。经常是还没来得及适应，来不及深入另一种现实，毒品神奇的能量已消耗殆尽，我重新回到令人憎恨的现实世界。”

“既然如此，你必须抛弃这事。你受毒品束缚已经够了，难道不可以抛弃这荒唐的东西吗？该清醒清醒了，头脑冷静地投身国家范围的事业。”

“别拐弯抹角的！永远也不会！假使您再提及这个令人讨厌的要求，我将永远断绝同您的关系。只要随时能食用到鸦片汁，我将接受任何建议，其他方案

您不要指望。”

“要求，你完全是用词不当。应该是呼唤，或者愿望，只能这样表达。我给你准备了令人震撼的东西。眼下，似乎为了改善俄罗斯人的生存状况，当局正在实施一系列举措，其实都是徒劳无益的。我就不再赘述了，它们早已家喻户晓。在我的规划里，效果几乎是瞬间出现！你将成为它的主要执行人，我是总设计师。我们将把自己的同胞制作成地球人的领袖人物。不同寻常的增殖力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促进俄罗斯种族繁荣昌盛。要大规模修建公路，辽阔土地上驰骋往来时速超过三百公里的列车。热爱祖国，却无法见识她，这怎么行！从莫斯科到贝加尔湖五千公里，单向行车需要一百一十个小时。几星期旅途的颠沛流离生活和耗费时间有意义吗？西伯利亚交通干线1904年投入运行，一百年前行车的平均时速是四十三公里。今天，快速列车的平均时速才五十六公里，而乘坐卡车，一天只能走二百四十公里！如此速度，能认识祖国、热爱祖国吗？铁路部门领导下达了令人震惊的指令：机车驾驶员节约电能可获得奖金。车厢外表层温度零下三十就可以了，可以更低。为了得到奖金，机车组就节省电能，导致车厢内温度不高于摄氏三度。导致乘客有裹皮袄的，裹棉衣的，还有裹被子的。是否有人要说服我相信，我的规划不是当务之急、是凭空虚构的吗？我什么也不想听……缺少了这个规划国家会灭亡，俄罗斯种族会退化！会消失！必须以只争朝夕的速度动手改进被镇压和惩罚式的行政制度严重损坏的俄罗斯遗传学研究。国家和世界都面临着全球化问题。这涉及到地球人的命运。两代人以后，电能资源将会枯竭，所以，学者和高智商人应该走到前沿。可是，我们的影视和广播充斥那些无聊的演员和性感的交际女郎。话题总是围绕着保护政权、官场、性、利润、亿万富翁、低级庸俗的连续剧、在傻气十足的脸上化妆……呜呼哀哉！公民啊！同胞们，你们的脑子哪里去了？亲爱的，你们的意志呢？这自然引出一个问题：你们有过意志吗？我希望，俄罗斯迈进二十三世纪的时候，哪怕只前进一步，是智慧和意志力的行为使我们腾飞！因此我非常寄希望于你，彼得·彼得洛维奇，成为这项宏伟规划的排他主义的实施者。要强迫俄罗斯人无偿为俄罗斯人行善。一定要教会我们这个种族如何区别个人和社会、善良和丑恶，要培养劳动习惯，恢复遵纪守法和道德良心。在我们的帮助下，人们将揭开宇宙之谜，从遗传学角度改变自己，思索未来，把握天下；而不再因吃喝消费而气喘吁吁，不再因性畸形而糟蹋肉体，不再追逐酒精，不再互相抽嘴巴，不再服从于毫无意义的攒钱嗜好。自觉而坚定地完善个人智慧的征途上迈开大步的时代已经来临。是从遗传学角度改变自身本质的时候了。襟怀坦白的时钟已敲响：人类没有其他出路，除非听从他的劝导，成为他那样。必须例外地把自己当做建筑材料、仿佛是未来几代人的生物胚那样地审视自己。否则，我们将消失在宇宙的深渊里。宇宙无边无际的空间里将传来我们告别的哭嚎：‘哎呀，原来我竟这么呆傻啊！……’”

“我不知道自己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您的计划。毕竟您讲的一切，我都绝对

没兴趣。甚至恐怖。”无法抑制的不安笼罩着彼得·彼得洛维奇。“甭管怎么说吧，您要命令做什么呢？如果我至爱的浸透神奇汁液的花儿保证能有个好收成的话，我准备从事任何一项工作。”

“我要提醒你，这次，一切都要严肃认真，你不可再从一件事情窜到另一件事情，使用丢人显眼的一桩丑事打断另一件丢人现眼的丑事。如果你成为一个服从命令的助手，我保证喷赤河谷地的罌粟给你一个高产。罌粟头会有拳头那么沉，奇异花朵的鸦片含量会很浓，绝不逊色于浓缩奶罐头。”

“哇！为了喷赤河谷地的罌粟，我愿意做任何事情！下命令吧，教授！迅速付诸行动的刺激因素已经在我身上生成，而且是强烈的。我完全不反对，一下子就成为他！我只要能成为被砍被剃的毒品就行！如果能永远地充分享受毒品，我不愿意在这片土地上停留一天。只有一个问题：我想拥有一个孩子，不为自己，是为他。但愿他介绍一下，一个人依赖服用他制造的花儿生存，其基因突变会是怎样的。您对此有何指教？”

“你的私生活我不感兴趣。我只关注你的思维和行动是否协调，是否严整。为了深入研究人的遗传起源这个题目，你在毒品发作时必须始终以既定程序思索。如何改变人的种族？这就是你梦魂萦绕的妄想题目。鉴于我们两个都是俄罗斯族，我们这个民族群体应得到特别照顾。第一阶段，我们不去笼统地改变其他所有人，也不要改变部分人，科学在此也是无能为力的。忘记他们，他们将会在时光和空间消失。我们只动手去完善俄罗斯人，也不是全体俄罗斯人，我们只关注迦南城的居民。这里的居民超过了十三万。你就在此地打造第一个遗传基因培育所。如果实验成功，我们就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推广，然后是西伯利亚联邦大区，最后在全俄罗斯推广。接下去要动手调配混合剂，利用完全迥异的哺乳类遗传因子制造鸡尾酒式的混合液。你是否记得第一台计算机的体积？三层楼房那么高。而现如今计算器可以安装在普通纽扣上。我们的智能也会如此发展。我们还将利用超级结实的不磨损材料改变人体生物性。这一基因工程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愤怒。明白吗？”

瞬间过后，被震撼住的帕尔芬奇科夫勉强说出：

“我准备好了。要我做什么呢？”

“吞服几勺毒品，这样能更好地理解我的话。”

“是啊，是啊。恰逢其时。我正想它呢。上颚和舌头已经湿润了。”彼得·彼得洛维奇解开布袋，抓出两把罌粟粉，开始吞咽。毒品引发的兴奋高潮来临，这也是他时刻渴望的。

“喝点水，”眼镜教授皱着眉头说。“看着都难受。吃这玩意……是干粉呀！”

“我想保持体型。习惯于舒适，今后还不知怎样，万一身边没水呢，不能为这细节让自己陷入毒瘾发作时的痛苦……”

“不必解释。我们还是回到要点上。不是很久以前，我给你注射过卓越的民族群体之遗传基因混合剂。以我个人之见，它会有效地改变俄罗斯人的思维方

式、处世之道、心理状态、精神气质……后来你曾身处圣彼得堡，足够生动地展示了俄罗斯人注射这一制剂前后的区别。我们还是从那种混合剂入手吧，尽管它标志的是我们改良自己的第一阶段。除了针剂，我还有片剂。你的任务是，寻找任何可能性，把混合基因片剂塞给那些公民，还要千方百计搞到实验对象的名字，作登记。比如：米哈伊尔·波捷利亚耶夫，三十七岁；住址：梅特纳街九号，2009年5月29日接收药片。”

“一点儿也不明白，我怎么去塞药，人家才会吃下去，而不扔掉……”

“方法多得是。如果困难，那你就问吧。比如，梅特纳大街有一幢五层的楼房。你走进去，摁响第一家门铃。‘您要干什么？’门里问道。‘我是文化局的。在筹备市图书馆开业。需要在市民中进行调查，以便确定未来读者需求的书目。无偿提供服务。您希望读哪些书呢？我做记录。’你翻开笔记本，取出钢笔……”

你继续说：‘我自己带着方糖块呢，您可否招待我一杯红茶？我累了。您这是第十一家……请您把茶壶放到桌子上，我喝非常淡的茶，假使您不反对，我自己兑水……’然后把不易看出的小药片丢进茶壶，或者女主人、男主人的茶杯……如果他们当面喝了，真妙，如果你不在场，也不坏。你把那幢楼里所有住户登记遍，甭管一家多少人口，两片药足够。这就是全部招术，你手里有上千片药，全部市民都够了。药片成分和原来一样：百分之十五日耳曼人遗传基因，百分之十中国人的，百分之十犹太人的，百分之五格鲁吉亚人的。行动吧！给你的奖励就是罌粟头的超级丰收，外观和含量同喷赤河谷地的一摸一样……别担心，我不会让自己的助手落入无毒品吸食的痛苦。顺便说说啊，我知道你找到了法捷耶娃的资产……这完全也是一种有效补偿嘛。考虑考虑吧，如何在我们的事业中利用它的威力。在毒品作用下，你的脑袋瓜子运转得极其富有想象力。你面临的是伟大事业——大幅度提高俄罗斯人的效益。俄罗斯人要成为出类拔萃的人，要做智者中间的精灵，要像我们的上帝君主，结实、长寿，无所不在，某个瞬间如上帝那样现身。要记住最为重要的：我们每一个人不过是神创造人所需要的建筑材料。由于极端个人主义，人类群体无论如何也不愿去理解这一最为重要的使命！我们终将对俄罗斯人进行彻底的改变！时不待我！”

“有一个问题，”彼得·彼得洛维奇冷笑着问道。“请问，如何保证格鲁吉亚人遗传基因的微量成分注入混合液？周边的民族构成多么复杂啊……”

“啊哦，是这个为难你啊……”眼睛教授理解地点点头。“自己判断吧：苏联帝国和俄罗斯的知识分子精英中有百分之九十出生于地理概念上的三个弧形地带，自南向北为：第比利斯弧形地带、莫斯科弧形地带，圣彼得堡弧形地带。其余的百分之十分布在国家1988年时疆界内的广袤领土。两千两百万平方公里面积中，近五千平方公里形成特殊人口效应的三个地理带。就是说，帝国疆土出现高智商携带者的绝对量少于四千分之一。这一奇怪而耸人听闻的状况具有某种不可思议的秘密，而且充满神秘力量，使我很感兴趣。因而在制造遗传基

因混合剂时，没有丝毫外界压力，完全顺从灵感，我注入了格鲁吉亚遗传基因，并且相信自己的做法正确。”

“那俄罗斯知识精英中就有很多格鲁吉亚人了？”彼得·彼得洛维奇很惊讶。

“当中有各个民族的代表。不过，毫无疑问，这一人种的遗传基因光环，以及具有人口效力的第比利斯弧形地带的魔幻力量是无法解释清楚的，对于出生于那片土地的天才群体这一令人惊讶的罕见现象颇具影响。”

“您可否列举几位出生于那片弧形地带的名人？我好像一无所知。”帕尔芬奇科夫央求道。

“为什么是几个？我脑子里就有数百个：多尔格鲁基-阿尔古金斯基、布拉瓦茨卡娅、皮罗斯玛尼、留别特金、若尔达尼亚、波罗金、马雅可夫斯基、奥托·维捷、巴格拉基奥、斯大林、瓦赫坦格夫、涅米洛维奇-丹琴科、梅斯西什维里、贝利亚、帕拉扎诺夫、塔比泽、奥尔贝里、哈恰图良、列别杰夫、古吉亚什维里、科干、弗拉先科、达涅里亚、伯克里亚、索特金拉娃、列葛兰、贝布托夫、卡拉托佐夫、玛玛尔达什维里、策特林、亚甘别甘、妥托夫斯托诺格夫、塔里维尔基耶夫、马尔扎诺夫、布拉科夫斯基、普利马科夫、茨达涅维奇、坎切里、罗伊和热列茨·梅德韦杰夫一家、斯图尔鲁阿、普罗汉诺夫、维尔萨拉泽、帕里亚什维里、亚夫林斯基、梅斯西耶夫、亚什维里、涅乌伊氏、金泽堡、塔米洛夫、亚那尼什阿维里、尼基金、胡茨耶夫、恰布吉亚尼、彼得鲁夏、谢尔金、维库阿、库里扎诺夫、果洛瓦尼、波特……”

“好啦，够啦！谢谢！足足有一半我不知道……我收回自己的问题。请问教授，到底有没有对这一罕见现象的解释？”

“如此范围的人名还没能使你相信？我希望在使用混合基因成分的制剂实验结束后动手研究它。我的基本任务是引导俄罗斯人种进入世界知识精英的领军行列。所以，我将再次长期投身于科学探索。”

他的话音刚落，人就消失了，而且是突然的，没有任何迹象。说实话，我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想法，眼前现身的不是那个戴眼镜的科什玛洛夫教授和好空谈的人，而是我自己的变异。“毕竟在犯毒瘾的痛苦状态下他从未现身。我们相逢无一不是在精神亢奋的高潮，无一不是在我升入云端净化自己的意念之际。必须细心观察自己，搞个水落石出：那位奇怪的教授究竟何许人也？是我从三十年后的未来回头对自己的年轻岁月故弄玄虚？还是确实存在那个神秘的教授，他热衷于对人的染色体做实验？于我而言这是为什么？莫非要以寻觅真谛和自我揭露来安慰自己？还是要去追究使用什么方式才可能使我的‘我’在时间和空间朝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运动？或许，还能更深一步确信，我同时处于不同的年龄点上？如果没有鸦片汁，正常人的存在只是当前的，那么，处于被控制状态的我，就同时生活在多维状态，时空对我已经消失。这又是一个可以欢呼的噱头！自我欣赏的噱头！自我欣赏影响到我的决策，就是栖身于鸦片的梦幻中，锁定超乎常人的价值观。既然如此，那就要接受科什玛洛夫教授的建

议（甚至可能是自己的建议），积极参与实验。但愿这可以成为我个人对人类发展史的一次协议行式的介入。万一我深陷阴谋诡计呢？而且，只要不需我牺牲吗啡的兴奋状态，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为何要抵制这个诱惑呢？另一种转变也是完全可能的：我陷入激昂和狂热，拼命给迦南城人塞基因合成制剂，最终我自己也感受到了兴奋到来的更强劲头，感受到奇妙的能量在喷涌。发生的一切就如同服用了喷赤河谷地出产的鸦片粉。哇，这是理想啊！”

彼得·彼得洛维奇激动得双手击掌。科什玛洛夫许诺帮助培育晚霞色石榴纹络的蓝白色大罌粟花。哇！后脑勺发凉了，鼻孔发痒了，头发竖立起来了，双眼如同在兴奋的昏厥中那样闭合了！不，不，其余的我什么也不想要，除去它，我没有任何幻想。只有浸满炽热汁液的它，触及彼得·彼得洛维奇·帕尔芬奇科夫生命的起点和终结，呼唤自我献身，使我的理智焕然一新，成为独一无二的、生气勃勃的、能够激发起热情逃避一切的能量源泉。我已献身魔幻的汁液，沉浸于个人享受，目的就是揭示那些习以为常的事情之本质，达到统治地位。来呀，我要亲自尝试这壮丽的诱惑物，让喷赤河谷地奇妙的鸦片力量把我彻底淹没吧！是它，赋予我的幻想以灵性，我得以接触世界的秘密，去思考它们，寻找玄妙答案应对那些看似普通实则是数学猜想的问题。这对一些人来说就是二乘以二等于四，对我来说就是纯粹的形而上学！现在，必须全身心地接受科什玛洛夫的建议，动手实施城市人群的基因变异。要像对待建筑材料那样对待同胞，对待自己。是的，我就是一块胚子而已。我已经及时有效地把自己的消费欲望和权力欲望扑灭了。坦率地讲，这一行动带给我无尚的满足。顽固的消费习惯已经被排除在了我的意识之外。现在呢，需要消除掉我内心所有人道主义的传统东西。对待周围的人只需要像对待伟大实验的参与者那样。现代航空器械博览会上莫斯科女郎的尖叫还在隐约惊动着我的记忆。她们要求铲除各个阶层官僚的诉求我现在不觉得是缺乏理智的。有一点很明确：人身上主要的东西处于无序状态……

在强烈的激动中，帕尔芬奇科夫站起来，走到台阶上。内心的一种声音还在不停地提醒着：“应当迅速启动实验。不断强烈起来的畸形消费渴望同道德公理之间的矛盾在增长。严重危机的第二个周期将于最近的日子里闯入日常生活。科什玛洛夫教授准备给迦南城居民使用的遗传基因混合制剂能创造出什么不可思议的结果吗？”这个念头简直使彼得·彼得洛维奇把脑袋琢磨出洞来了。

思想造就行为

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已经在城里立足，而且是一天胜过一天。他进入当地政府办公楼就像进自家门，已不需提前预约登记。他的步态也有别于以往，开始坚定和自信，心慌意乱的目光变得淡定甚至刻薄，着装具有了品牌的优雅，外裤屁兜里掖着塞满大面值钞票的鼓鼓的钱包。非法捕鱼行业已经被他相当迅速地严格掌控起来。眼下，他正兴致勃勃地在其他领域寻找增加个人收入的门道。市政土地和一些地皮使他感兴趣：可以开办中小企业，用于诸如餐厅、咖啡馆、洗衣店、商店、美发店、台球室等项目。叶菲姆金先生细读了一厚沓联邦经商须知手册，很快就悟出如何对付人们创办企业的热情，如何给他们设置一系列的行政障碍，并马上发现，官僚主义渠道是真正的金不换脉络。于是他怀着一个长期目标去接近它——趟出一条只许可他一个人行走的单项运作通道。毕竟，不在立法规则的制定上做些特殊处理，官商本身无法获得预期成效。

这会儿，叶菲姆金紧夹皮包，急匆匆去找市长。他一边往三楼爬，一边默默重复一些有力论据，证明自己要拥有特殊权利：给谁发放经营执照、谁需要排队等待，对谁断然拒绝。缺少了行政管理窍门，指望行贿是徒劳的。

他朝女秘书轻轻一歪头，神情那么富有感染力，令人家不敢说出一个不字。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不敲门就走进了市长办公室。

“您好啊，叶甫根尼·亚历山德洛维奇！我来为市民协调重要事情。”他的话音流露出极力的奉承，恭敬得脸上的褶子也放光。“您不想听听音乐节目吗？长波台今天全天播放马里克涅的乐曲。春天的时候他在首都举办了个人音乐会。”

叶菲姆金走到收音机前，扭动开关，找到一段音乐，放大音量，然后环视房间，压低嗓门说：“我就不相信没有人妄图把我们的谈话录音。所以，我们要如俗话所言，防小人之心不可无啊。好的，现在可以谈话了。叶甫根尼·亚历山德洛维奇，热尼亚奇卡，为什么事关第三产业发展的攸关问题都是些非专业人士操纵？总统不止一次地明确表示：如果不清除官僚主义障碍和苛捐杂税，我们无法吸引成千上万的公民从事经营。而对于俄罗斯，这是至关重要的，简直就是生命攸关！”

“你这是哪门子啊？我不明白？有事说事！如果你的事情很微妙，把嗓门提高点。”

市长冷笑着说。这是一个开始发福的高个子男人，双腮绯红，寥寥无几的棕色头发已经数得清楚还有几根。一看到这个人，就会产生一种感觉，好像他

刚刚从好客主人的盛宴上离席：舌头不断发出响声，似乎牙缝里还塞着残余的食物。

“我建议设立市委直属的社会经济委员会。授权它为本地经济发展方案提供绿色通道。没有委员会的同意，没有其代表的决议，没有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叶菲姆金本人的签名，任何一个方案也不是合法的。根据市长的吩咐，将不允许本市的任何一位官员干涉营业执照的审批过程。一切问题要绝对由我一个人拿主意！我们以此来努力使本地投资人的商业活动简单化，落实国家领导人的指示：减轻企业家向经营转变的负担。”

“那我算什么？”外表憨厚的市长惊讶地摊开双手，走到一旁，棕色浓眉皱起来。

“担任委员会主席职务，我付给您五万美元。每个月我还要给你再开一万美元。我要提高市参议会和其领导的公共形象。中央政府当下的要求是，所有营业执照只能从一个窗口领取……亲爱的朋友，您去执行这些指示吧！建立这个委员会吧，我会把本地商业之窗口对所有的企业家敞开。我们迦南城将会繁荣富强！”

“给我一万算什么？把钱给我送上门，这已经是边疆区机构和州联邦机关这里的规矩。不行，不行，一万无论如何也不行。”市长做出愁苦的样子断然拒绝。“知道当地如何招待联邦监管员吗？他们的胃口都是首都级别的，开胃酒是君度力娇，第二道菜要配拉斐庄园，甜点时上轩尼罕·帕拉迪斯。别忘了还有此党的资助规划，支付奖金给市杜马领导。这些款项可不是从国库列支的！还得记住，城里所有告状人和反对党对我纠缠不休，不给他们塞钱，投诉书立马送进克里姆林宫：这位市长什么也不灵，该把他撤掉啦。那时，边疆区小官吏家里全都要狂欢啦！有的是闺女结婚，有的是孙子的洗礼宴，有的是儿子论文答辩通过，还有的是被任命了新的高职位……明白了吧，你这一万对我算个速啊！”

“那两万够了吧？”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声音冷漠。

“还是少……我说过的，需要的不是娱乐经费！”

“超过三万我给不了。去哪儿筹集啊？城市不大，人口才将近十万……”叶菲姆金开始对自己的热情和急躁发火了。

“每个月三万是底线……但这笔款项的年增长率应在百分之十五。只有这样的条件，我才能恭喜你被任命。五万启动金带来了吗？现钞才能为好事锦上添花呀。”

“钱在皮包里。赶快把任命书撰写出来！”叶菲姆金仓促说道，生怕再涨价，那讨价还价还会无休止继续下去。考虑生意大局，再多他也准备同意，只要能得到本城经商项目的独有审批权力。昔日渔业保护机构监管员的兴趣早已不局限于金钱了，还有权力，权力同样搅得自尊心忐忑不安。

“不，付钱在先……”

“怎么，不相信？怀疑？怎么，是头一次！”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提高嗓门，话音里掩盖不住的喜悦胜过了失望。

“相信，相信。我就是要看。企业家，把酬金亮出来！我不需要话填吧！钱，要看到现钱！”市长甚至欠起身，他整个身体就是一种不可改变的要求。眼睛在冒火，表情凶狠，伸出的双手好像在痉挛。

“瞧啊，瞧啊！崭新的票子！刚从印钞机生产线下来！”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熟练地把一包包纸币倒出来，同时继续劝说着。“我们交换后你就得到它们：一纸命令归我，美元归你。生意场有不成文的规则……”

“连卡，你这傻瓜蛋！一纸命令对我算什么？十一点钟我把它签署出来，十一点五分我把它撕成碎片，丢进马桶。凭文件副本你是得不到交椅的。动手吧，快呀！否则，我就让它见鬼去！你这家伙还跟我讲条件！昏头了吧？我转眼就让你到门外待着！被永远地赶走！”市长气势汹汹地冲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喷着吐沫星子。

“拿走！全都给你带来！今后我随时备着！开玩笑都不懂！朋友们谁不懂玩笑……嗯，惭愧啊！我就此一回！”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阿谀地笑起来。

“有什么喝的吗？你把我吓着了……”他把一包包美元摆到桌面上，面对市长站起来，满脸堆笑盯住他：“满上一杯？”

“把低柜打开，挑你想喝的拿。给我就倒一杯‘伟大’伏特加。”

“我也在惦记它呢。”

他们一言不发地喝完杯中酒，然后是第二杯。

“你明天上任吧。我签署相应的命令保留你的级职。但每个月的五号，三万美金要落在我手心。缺乏能力赢利、没有进项、病假、婚假、参加竞选，任何理由的致歉我都不会接受。那样的话，你就支付自己的钱给我！牢牢记住自己的这个职责！明白了吗？”

叶菲姆金聚精会神地聆听市长的话，脑子里却在想着别的事。两人就这样分手了。

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提前动手准备适应新的工作。买到官位以后，他开始更清醒地思考问题，如何着手才能既按职责付钱，又能实在地增加个人资产。

“官吏经商要从运作规程开始。”他想。“第一阶段，必须为领取各种经营执照搞出一份文件大纲汇编。为了在经营执照上赚钱，应该把这么一条写进规程：企业家提交的文件必须经过公证机关验证。就是说，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刻注册三家公证处。此前，必须废除这一经营领域既往发放的所有经营执照。然后雇佣三位大婶大嫂级别的公证员，与她们签订合同，每一处的收入同我三七分成，不，二五、七五分成，她们百分之二十五。不，别急嘛。还是我要百分之八十，给她们百分之二十吧。可以先给这几位大婶大嫂签发经营执照。其余的人要以种种借口拖着。现在呢，要编纂一份申请执照时必须出具的文件的

详细目录。文件的数量越多，公证处的收入就越多，发生贿赂的可能性就越大。比如，水资源使用许可文件就是很实际的。要完善这个程序。对于企业家，要求出具那些被隐瞒起来的工程在土地使用、基础建设、基本配置、防火隔热层铺设、固定件的安装方面的记录和凭据。还有设备、耗材、管道和配件的商品质量书、技术合格书。并提出购买列举的器材和工具需前往与我有分成协议的商店。如果是商品水泥，还可以要求出具不同规格水泥块强度试验报告。此处的猫腻是密不可分的公证业务进项和鉴定专家酬劳的回扣。我还要把注明焊工姓名和上岗证件号码的焊条记录书列入文件编目，以及两年以内的耐用性和密封性水文测试证书。还有施工单位对具体项目的担保证书，防腐耐蚀措施的实施证书，耗材的商品证书，最近两年的管道可视检查报告，甚至要一年以内的！资产收支划分原始记录，局部管道操作维修责任书……一定要提供标有供水节点系统的地下层平面图，可以寻查到公安局所在地的地址目录手册，水表安装部门代表签字盖章担保的、符合国家建筑建设科学检查局 22A-01 号文件规格的证明书。”

哎，兄弟啊，在水上就能敲来不少钱啊。还有呢？开餐厅？也可以捞好处。要求就供电、供水、供热、污水排泄、垃圾清除、电话安装等事项同市政机构签约。出具确定经营类别和等级的证明书，经公证机构认可的餐厅商标注册副本。灭鼠、杀虫、消毒和安装报警系统合同。与国家消防监督机构签署的协议书，可视监控系统合同，同具有业务营业执照的保安公司签署的本企业厂房楼宇保安合同。市广告机构的认可书和开设广告账户的许可信。领取商品零售业务执照和酒精制品交易执照时，必需提供申请书、企业创办文件、纳税人识别号证、无债务证明书、允许经营小食品店的卫生和预防流行病检验合同书、遵守防火安全条例的备忘录、收银检验机的产品证书和使用细则……还得补充上对厂房现有设备安装权的证明书、技术器材清点造册书、每一楼层的平面图、一号格式图例说明、小企业业主缴纳汇总册证书的副本、安全报警系统投入使用交接书、法定资本的支付证明书、在职人员名册副本、卫生检疫证、工作场地通风和空调系统服务保障合同书。具有同实际业务相符的证明书，要同洗衣店签署合同、要有录音片的播放权和收听权。以及利用废旧水银灯泡的合同书、获取用于食品加工的牲畜产品品质书合同，以及该项业务的兽医执照副本。我们还将查验是否具备各项记录簿：按质记录分等记录、卫生记录、检查记录、健康记录、原料进货记录、体格检查记录、样品淘汰记录、操作间温度湿度记录。工作场所内劳保用具、洗涤设备和啤酒间消毒的登记检查，劳动手册记录、个人事务记录、全体人员登记表、休假安排、出差安排、来信登记、样品报废登记。技术设备和地下仓库温度检查备忘录，便携式蓄电池照明灯要完好无损……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可以用来揩油呢？想一想，绞尽脑汁想一想！

利特维年科在伦敦中毒以后，对仓库、办公地点和商品交易场所必须进行钴 210 检测，而不久前美国间谍卫星坠毁以后，增加了钋 238 检测。如果前者

分解得相当快，后者则需要八十六年时间，其痕迹才能彻底消失。美国人的东西在二百三十公里高度被击落，它在轨道上携带的钚 238 有三十到五十公斤。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五百克的钚 238 就足以使地球村所有人患上肿瘤病！两三年后这些钚 238 将散落到对面。利特维年科咽气前说，我够本了，拉上你们大家一道去。应当迅速建立核子和化学安全个人试验室。哇，这可是个聚宝盆啊！市场的这一领域散发着千百万钞票的气味！每一份备忘录、合同、手册、证书和执照的价格都会在一百到一千美元之间。我手上还有美发店、汽修店、艺术家工作坊、时装店、建筑公司、教学机构、加油站、百货商场、服装沙龙、精品服饰店、面包房……我估算，这些行当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数十亿！亿万富翁叶菲姆金！为什么一定是叶菲姆金？可以改变一下姓氏，叫起来更响亮！普留索夫！博加杰耶夫！嘉皮塔洛夫！佐罗托夫！米利亚尔捷尔·博加杰耶夫！好听吗？当然好听！看怎么好听啦，一个人相信了自己的强大实力，突然地骄傲起来。还有什么呢？凭借怎样的绝顶聪明可以扩大个人财富呢？在发放营业执照的公告里必须注明：办理营业执照的时间需要一个月，这样，人们就会忙乱起来，队排得更长，贿赂的数额也会节节上升……一个月算什么，最好两个月，确实是两个月好！有道理！塞钱塞物的还会往上窜！我着急啦，为什么是两个月，而不是三个月呢？是啊，三个月的时间用来开具商业经营许可证，无论如何不能再少了！我拒绝的越坚决，“不行！”喊出来的声音越大，落进我口袋的纸币就会越多。业主们开始登记排队，等待他们的是在我办公室门外的彻夜不眠和叫号点名。这种骚动、这种风潮太合我心愿了！每签署一份营业执照，划拉过来的钱不是千元，而是三千、五千，一万美元！

我在城里拥有大约三千个“经营项目”。每一处哪怕只有一千美元流进我腰包，每年就是三百万啊！假如是一万呢？那我的进项就有三千万。再加上渔业生意、公证业务、商业、回扣……当下，对这种时髦的违法行为，别人都会羡慕地瞪眼看。俄罗斯的生活好起来啦！满足得要发疯啦！邻家法捷耶娃的老房对我一文不值了。我要给自己建造富丽堂皇的豪宅……还有什么吗？哪里可以找来额外的小钱？哦，额外的钱我更珍惜啊！应当更换城里过去发放的营业执照和经商许可证。为此必须准备：建立咨询公司来操办制作更新注册登记表。为了使这个主意看上去不那么小里小气，必须以古怪的要求把一切复杂化。那时，金钱就会滚动过来。两年以后，迦南城模式就会在整个边疆区推广。那时，我将有能力在边疆区行政机构内买到最重要的官位，勇敢地操控另一种市场规模和价格标准。我们这一地区将是美好幸福的，资本增长的可能性也是巨大无比的！如果走运的话——运气首先是充满灵感的努力——生活之路必将逐渐地把我提升至联邦水准的位置上，最终进入首都。我将以资产移民的气魄在莫斯科安家落户。我将结交全国各种姓氏的朋友。成为首都的俄罗斯人，而在我们西伯利亚，没有半升酒的较量就搞不清楚谁是俄罗斯人，谁是高加索楚克奇人，谁是亚洲楚克奇人，谁是远东楚克奇人。

叶菲姆金加快脚步，经过街道两侧那些因年久失修而向一侧歪斜的房舍，心里计算着一家紧挨一家的店面和公司，在令人兴奋的念头激励下朝家里走去。他忍不住把自己的生意规划陈述于纸面，并着手实施。谨慎周密，同时大刀阔斧，恣意果断，但不超越约定俗成的许可范围。

他以奔放的笔调长久书写幻想的篇章，叙述一位心灵手巧的官僚如何从一无所有的境地陡然发迹。我们人的身上具备无可置疑的天赋：小饭铺里穿粗布衣裳的厨子可以完全出人意料地变身为杰出的金融家，因受贿被革职的狡猾的检察长变身为知名时装设计师或者有声望的电影导演，在屡次牢役期从事繁重粗活的掏兜小扒手变身为众人瞩目的社会活动家，在首都中心街区兜售伪劣白兰地的小摊贩变身为地位显赫的国家杜马成员，甚至是令人生畏的联邦部长。凭借这一民族特性，昔日不成功的百万富翁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相当迅速地成为了决定同胞命运的行政管理部的掌控人，而且日益发达。

接近深夜两点钟时，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才收笔。这份官样文章将帮助叶菲姆金把任何一位企业家兜里的钱划拉到他的私人账户。然后他瘫倒在床，闭上眼睛，面前呈现出即将到来的权力无限下的离奇画面。在初期的工作重负下，履新的官僚们发生了不由自主的遗精。在一桩生意成功交易后，处于高度亢奋状态的叶菲姆金没有使劲搓双手，也没有九位数的美元在眼前来回跳，更没有崭新纸币令他渴望已久地在耳边簌簌作响，而是忘却已久的性高潮压迫他狂喜地喊出：哦-哦-哦-哦！再来，再来，再来啊！啊，啊，啊……亲爱的……心肝啊……美元……

很难说清楚，在这令人纳闷的古怪举动中，新鲜出炉的地区生意场掌控人心中究竟呈现了什么东西？不过，显而易见，这是名符其实的神魂颠倒。

第二天一清早，叶菲姆金先生把自己那份自高自大的计划递交给市领导，然后劲头十足地落实起其中的主意。组建了公证处，建立了咨询公司，同银行签署了协议，以便在各网点存储和取现，注册登记了化学与核放射保护实验室，市政府批准他独自创办个人基金会，以主管身份检查企业编纂的经营情况报表，等等。他还挤出一个小时去考察迦南河河滩地，希望能发现违法者。在岸边，当地商人拉茨日温走到跟前，这个四十岁的男人身材魁梧。他挡住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的去路，直截了当地说：

“拿上这一千美元，明天早上给我恢复供电。我的生意中午要开张。万事俱备。但市长办公室说，没有你同意，我就得不到电。”

“是那么说过，但不是全部。”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笑道。“从今天起，你手里的所有许可证和营业执照都作废了。需要更换新的！”

“怎么回事？我已经疲于给你们送着送那的。什么都卖掉了，已经厌烦不堪了。给我执照吧，然后我们会处理好这事的。”

“你明白我说什么了吗？我们明天再谈。”

“听着，你这怪家伙，我左手还有最后一千美元。右手已攥成了重拳。小

酒馆基建和安装花了一百万。所以请不要再打哈哈。收下这一千美元，给我供电，或者像当年俄军在波尔塔瓦对待瑞典人那样，让我狠揍你一通……你们的胃口我难以容忍。我不能再如此了。给我电……”

“别吓唬人，我不是胆小鬼。要是想做买卖，去咨询公司‘斯拉维卡’，那里会协助你的，当然，可不是一千美元……对你说过数目的！哈哈！”

“就是说，不打算给电了？”

“我说过，不行。让开道……”

“这是你自找的……”话音未落，拉茨日温先生痛揍起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的脸部和胸口。不过六七拳，后者就倒下了。怒火中烧的餐馆老板继续用脚踢他，然后抓起受害者淌满鲜血的脑袋，咆哮道：

“明天早上八点钟，我在‘安卡拉’餐厅等着你把执照拿来。拿不来，我要你命。”然后，叫骂着走掉了。

渔业保护机构监管员慢慢恢复了知觉。由于疼痛和个人尊严受到屈辱，他急促地呼吸着。脑袋里已经形成报复计划。他爬到小河湾，费劲地洗去脸上干涸的血迹，痛苦地哼哼着直起身体。

“从前，这种耻辱是要导致决斗的。可今天，我的人格或者他的性命还算什么呢？”他委屈地想。“什么也不算。但我可以假设，我要是出手，就是自上而下的具体信号。当下生活中最为重要的是什么？个人财产！可以变现的资产！任何形式的当代决斗之最佳结局，就是剥夺财产。如果迦南城还从未出现过江洋大盗，”他咬牙切齿地激动起来。“今天就要出现了……第一个就是我！从来没想过我的资产里有餐厅，现在我已相信，价值百万美元的‘安卡拉’餐厅是我的啦。这是我应得的！总价百分之二十给警察局长，检察长百分之十五，餐厅我据为己有。我为何突然这么慷慨？他把我揍得血流满面！致我肋骨内伤，面部外伤，我在岸边呻吟时还没苏醒过来，这些足够相抵百分之十。百分之五可以给法官，以便法庭审理时，有人为保护我的资产出现在相应的位置上。如果和餐厅的这段纠纷顺利结束，那江洋大盗的手段就会继续使用。不仅在迦南城，还要在整个地区，乃至整个边疆区……或许，我可以走得更远。别人手中的财富很多。是该瞧个究竟、琢磨出所以然了。谁、是以什么手段获取到的？谁有劣迹，哪怕微不足道。我的工作就是小题大做，自己身边需要一支由身强力壮的男人组建的特殊任务行动队。邀请那些不满微薄工资希望增加收入的人加入。最好招募那些退伍军人。四十岁起，会使用武器，保持了军人气概。他们的收入如何？一般每个月二百美元，可能是三百吧。我给五百。有的人甚至可以一千，江洋大盗式的项目每次奖金另付，每人一千。如果把一家大型工厂掠夺到手，那就给两千，甚至三千！除去我的窍门，他们去哪里、用什么办法攫取这样的钱财呢？要知道，当代的首都精英阶层就是这么造就起来的！当年古米廖夫说过，随便哪个俄罗斯人，如果稍微刮一刮皮，就会爬出一个野蛮人

来。今天可以不折不扣地套用它宣布：随便哪一位俄罗斯富豪，如果稍微刮一刮皮，那你面前还原的就是江洋大盗……简而言之，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完全诞生在江洋大盗式的巧取豪夺上。如果在庞大的国有资产私有化前夕，每一位公民只剩下布满窟窿的衣袋和饥肠辘辘的肚皮，那俄罗斯资本主义还能建立在其他什么基础之上吗？组建我的队伍，应当从召集切尔诺胡特这样的特警分队老战士着手。他拳头有一普特秤砣那么大，脑仁有布谷鸟蛋那么大。这种人你给一卢布，他能给你弄来一百。这样，就可以带动其他人……”在这些念头伴随下，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迈进市警察部门领导人办公室。

“列尼亚，你这是怎么搞的？谁这么残忍地把你弄成这个样子？受欺负的人啊……”尼古拉·科里亚金故作悲伤地问道。其实，这位警官心里根本没有把生意合作伙伴面部被殴伤当做一回事。

“正在实施新的方案。你的份额将近十万美元。我现在需要一间空牢房、以及当班警员组成的秘密行动队，可以不受约束地把我指认的人投入牢房，几个小时就行，最多一昼夜。这个程序一旦结束，你先拿到八万五。总数也许是十万，或者等值的资产。”

“资产能变现吗？”科里亚金挠着后脑勺。“不然你把城郊那处几乎要倒塌的房子给我，而且要公开声明属于我的那份价值十万美元。和你打交道就得明人明算账……”

“我让你选择吧：现金还是资产？是合作伙伴就给个话！”

“八万五还是十万？你知道，这是有区别的……”

“如果把‘安卡拉’店主戴上手铐关进牢房，那就十万。”

“我凭什么逮捕他？请教你行吗？”

“就凭迦南河岸边的事件……”

“什么，是他把你打得鼻青脸肿？”

“你可以把他扯进任何案子。就这么定了？我要策划得滴水不漏。不用担心，万一有个风吹草动的，向来可以把我供出去。允许你们收拾我！这是你们最喜欢的作业。”

“一言为定！何时弄过来？”

“傍晚九点多吧……如果你的弟兄们能狠狠踹他几脚，那更好。我走了，该准备了。”

叶菲姆金朝体育馆方向走去。平时，切尔诺胡特常来这儿。叶菲姆金急着和他见面。此地经常有人来往。倾斜的房屋似乎诉说着，在不远的过去墙内还沸腾过体育生活。入口的长凳上坐着几个男人。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认出其中之一就是昔日的特警队员。他捕捉住投过来的目光，点点头：来，有话说哦。

切尔诺胡特这家伙个头儿足有两米，面相善良，开朗。他身上的运动服都穿破了，脚上的运动鞋面也修补过。矫健的步态和紧握的拳头表明切尔诺胡特是个意志坚强的人。

“你好啊，伊万诺维奇。什么事让当官的来找我们这些被大家遗忘的退休人员？”他还没走到叶菲姆金跟前就说。“谁冒犯你了，需要保护？要把谁的骨头拧断，谁的耳朵揪下来？在阿富汗，干掉一个人要割下耳朵为凭证，军官才不会拖着尸体在山里走。”

“朋友，告诉我，你的退休金有多少？”

“没人羡慕。有活干了？怎么，我能给自己买新衣穿？给孩子买新鞋新帽子让他们高兴？还是给妻子零花钱？最终还能吃撑肚皮？有什么事需要做？”

“完成我的任何一次委派。就像在战场，就像在阿富汗……”

“关键问题在于给多少酬劳？”

“月薪七百美元，如果每次顺利完成任务，另加一千美元奖金。”

“我不明白，到底要做什么？”

“不折不扣地履行我的委托。”

“包括杀人？”

“不排除。但仅仅是在极端情况下。完成这样的活儿酬金是五万美元，还享有警察局-检察院的保护。”

“不赖。假如我被人家干掉了，家里能得到什么补偿？”

“这种事不会发生。你自己怎么估量？要多少？”

“至少十万美元。”

“OK啦！”

“要预付。”

“我只能预付三千。”

“余下的呢？”

“第一次顺利完成工作后。”

“我怎么知道工作完成得顺利与否？”

“我布置任务，你去执行。目标达到了就是完成。拿奖金呗。”

“第一次任务何时？”

“今天晚上。赶紧组织人。暂时有六个人就够用。你部下的酬劳是五百美元，奖金也是五百美元。总的任务我只下达给你，杂碎事我吩咐给其余人。明白了吗？晚上九点在文化宫见。你的人要带上弓形夹钳、电熨斗、镊子和电疗器。还要用柔和的方法收买候审关押室的某个家伙。有面具也不坏。城市不大，真面孔不能露……还得带上绷带。你得第一个进牢房。那家伙戴着手铐呢，所以你可以不费力地用绷带把他头缠绕起来。只把鼻孔和嘴巴露出来。他还得喘气呢……根据计划先痛揍他二十分钟。但别碰伤他脸。用烧红的熨斗熨他，用拱形钳打破他头，用电疗器把他击昏。然后你们退出来，十五分钟后我进去。我们就这样重复下去，直至达到目的。最终，公证员和证人被领进牢房。”

“那护法机构的人呢？”

“算你走运！警察站在我们一边。只不过他们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

见。谁会相信在值班岗哨的眼皮底下，外边的人堂而皇之地进了牢房，痛打被关押的人？荒谬！这种事绝无可能！检察长说出这话，口气是不容争辩的，他也站在我们这边。”

“为啥要用绷带缠绕脑袋？”

“这个城市不大，没准儿他认识你们弟兄中的某一位，或者他竟然是谁家亲戚。离罪孽要远一些。”

“这正经是个活儿啊。兄弟姐妹、叔叔舅舅、姑姑婶婶不能计算在内。一个人看到动手打自己的人竟是亲兄弟，这时心理因素有多么重要。懂了吗？所以别想它了。我会把麻袋套在他头上，防止头颅外伤。何时拿到各自的钱？”

“晚上就能拿到。”

“就是说，提前一个月给我七百，料理后事预付三千。这就是三千七。总共是七千九百美元。对吧？”

“准确无误！”

“然后还有奖金？”

“没错儿！”

“那家伙得留下字据吧？”

“没错儿！”

“全得写出来。我得让他用阿富汗太监的嗓音唱歌。你要是愿意，我们卖主意。”

“什么价？”

“一千美元。不，两千。”

“贵了。我出五百。”

“上帝保佑你，就五百吧。在阿富汗我学会了阉割的精悍手艺。人被骗了后心中的仇恨和复仇感就会消除。要不，还是给一千吧？多好的主意啊……”

“不错，不错……出主意我不付钱，我给干这活的人每人两百美元。这个数目最终要比卖主意的五百和一千多高出很多。你要是还会算算术，就同意吧。”

“阉割这活多吗？”

“不会少的。每次支付你二百美元！”

“同意啦。那我拿上今天要用的家伙什。有二十年没用过了。”

“练练手，恢复吧。手艺总会有用的。不过，你得用脑袋担保手下的每一个战士。工作是秘密的。完事后立刻散伙，事前事后一个字也不能谈及。回顾一下在特警部队执行雇佣任务的情景……明白了吗？”

“做这事我们是有严格纪律的，毕竟接受过世界上最优秀的训练。我们训练过拳术，一拳就能击碎多嘴多舌人的脑袋。”

“瞧呀瞧呀，很好。这个实际经验会派上用场的。你们用镊子翻拧过骨头吗？用熨斗熨过人吗？用弓形夹钳把脑袋打开过瓢儿吗？”

“没有，这些没有过。不过也没什么复杂的。任何活儿我们都能搞定，伊

万。”切尔诺胡特脸上露出儿童般天真的笑容。

叶菲姆金感觉昔日的特警队员不是在装样子。“善良朴实的小伙子，有用之才！想到他看来很及时！”他边想边继续梳理细节。“朋友，还有，执行秘密行动，我们之间不能使用真名实姓。我在你和全体人员面前就是数学家，你是列车长，其他人员这么称呼他们：组长使用野兽的名称。比如，狐狸、狗熊、豺狼、野猪、猞猁，等等。组员使用它们喜欢的食物名称。我来给你们解释清楚：狐狸喜欢捕食母鸡、鸭子、鹅、鸽子、野鸡，等等。就是说在组内，战士们使用这些禽类的名称。狗熊喜欢蓝莓果、红梅果、黑橘果、鲑鱼、鳟鱼、马哈鱼。野猪更喜欢榲实果、栗子、地菇、甜菜、玉米，如此等等。所以在他的小组里就是蓝莓果、栗子、地菇……懂了吧？”

“好，我喜欢。请问数学家，我们小组有多少人？你不是在召集一个大队吧？任何活我都能干。除去夺取政权。政治不是我的事。”

“不不，没有丝毫的政治。夏伯阳、拉佐、伏龙芝不是我们的英雄。我们要乔装打扮，吃香的喝辣的，把货栈大把花钱，采购高级轿车，把后背箱塞满俄罗斯天然气公司、俄罗斯金融与工业公司、俄罗斯有色金属公司的股票。目前价格很低，金融危机造成的，让金色卢布在你前方开路。那么，愉悦的钞票声就会不绝于耳，旁人都会羡慕地盯着看你的奢华生活……你还需要啥？”

“是啊……你把姑娘忘了。缺少她们怎么能行？我得找个妾。五个，甚至十个轻佻的漂亮妞来点缀我们的消闲娱乐。”

“你说的有道理。我得走了。九点见！”

“稍等，行动组里该有多少人？”

“小组从六人开始吧。如果我们发达了，人数就可以充实。生意的发展依赖于公司的收入和每个人的贡献精神。这个奥妙显而易见。列车长，今儿晚你就露一手能耐……”

话音一落，叶菲姆金一溜小跑走开了。他还得去和检察长、法官商量呢。

在指定的时间，第一组人员集合完毕。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没有料到会见到如此高大魁梧和神色坦诚的斯拉夫面孔男子汉。只有一个人个子不高，脸上有麻点，谢顶，很像克里米亚鞑靼人。朴实憨厚的笑容令战士们显得很和善。原来，他们在谈论着自己生活中的一些温馨小事情。每个人的着装都是破旧运动服。省城里那些还不那么年迈的老运动员习惯这么打扮。难于想象就是他们同意参与具有严重刑事犯罪性质的纠纷。他们更像是劳动日结束后赶来聚会的一群年纪相当的朋友在做竞赛游戏。列车长离开他们，走近数学家：

“钱带来了吗？”

“没必要这么张扬。钱卷成卷留在你家信箱里。给家里打个电话，让妻子取出来数数。这是手机。”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把自己的摩托罗拉递给切尔胡特。

“她不会数数。我可以叫她把信报抱回家。但愿里面不是洋娃娃。”

叶菲姆金没有做声，一副冷酷无情的样子。

“我开个玩笑。电话不用打了。谁会掏我们家信箱？从来就没有邮件，全都锈住了。退休金我自己去领。信件没有收到过，可能有过，但不记得了。干完活儿再去取那卷钱。请再解释一遍我们的任务。”

“半小时前，目标已经被戴上手铐关进了牢房。你戴上面具第一个进去，用绷带缠绕住他脑袋。头是不能碰伤的。然后大家都进去，动手揍他，但不能出声！持续十五分钟。然后就退出来。十分钟后我进去跟他谈话……”

“我觉得至少需要三十分钟，或者一个小时，他才能苏醒过来。我都计划好了。第一回合是一顿组合拳，然后是细致一点的拷打。第三招就是要彻底摧毁他的意志，性凌辱。第四回合是切除他的根。这时，任何英雄也会就范，让他写啥就会写啥。估计第二回合会把他搞垮，那时需要把公证员叫来。能指望他夜里出来吗？我想在午夜时拿到酬金。公证员完事后，我再动手阉割，对吗？”

“是的！好，行动！警察、检察长、法官、公证员，都在待命。记着出手不要过重，公证员进去前他不能死掉。否则一切都落空了……”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内心拿定主意。“就是最终死掉了，也得让公证员履行财产赠予书的手续。”然后，他匆匆出发了。

宽敞的牢房里，四十瓦的灯泡下，光线昏暗。生意人拉茨日温坐在把室内分隔成两部分的床板上。他躺不下去，警用手铐把双手紧紧地反扣在背后。这间牢房可容纳十二至十四名囚犯。拉茨日温一人坐在用木板打出来的高六十公分的床板上。生意人不明白自己何故落到如此境地。其实，他想到过自己被捕的后面是渔业保护机构监管员。

“如果真的是他制造的，那得赶紧把自己保释出去。”被囚禁者盘算着。

“要快，要赶在侦讯展开前！要给多少钱才能把事情抹掉呢？叶菲姆金三千元，警察两千……够吗？怎么说出口呢？班房里有两位准尉警员。递上一千美元让他们打电话……要迅速动员起朋友们……”

拉茨日温起身用脚踹起厚重的牢门。

十分钟过后，小窗口打开一条缝。

“你要干什么？”警卫用钥匙串敲打着铁窗框。

“朋友，我出一千美元，求你打个电话！我想给母亲挂通话，家里没有我，大家都着急哩。就说三句话，活着呢，健在呢。好吧，三千！打三次电话，每次一千。是美元啊！”

“得了吧……你兜里一分钱没有。欠债我们不干。我们认识你兄弟。再敲门，就揍你了。”警卫嘟囔着关闭了小窗户。

“为什么给我戴上手铐关押？我已经疲于和官僚们斗了。我相信，被勒索钱财的不仅是我，整个中产阶级都在受压迫，那些大亨寡头也不例外，像奴隶

那样跪在克里姆林宫前。我渴望热爱俄罗斯，但凭什么？给我热爱的理由啊！哪怕一点点，甚至是碎片来安抚一下我、使我平静也好！有种感受，编造杜撰出来的幸福安康之肥皂泡沫中了邪似地笼罩着全国。实际上呢，生活已不是生活，而是鼠疫。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全面虚张声势！今天我忍无可忍，教训了那恶棍。可他们吸食了我多少血啊？自己的餐厅我建了三年。六百平方米。已经有两年半的时间它可以为我和国库上缴利润。但我一直为官吏们服务。仅仅为了贿赂我就撒出去三十万美元。方案要通过、方案有效期限要延长、建筑许可证、为供电、为送暖、消防人员上岗证、卫生和流行病防治机构要求签署的无数备忘录、笔录、议定书……八十多个部门关卡需要送钱送礼，才能使餐厅开张。要多少我就给多少。有时急着上贡，就是不知往哪里送。他们钱不少收，但办事不多，为的是重复收，第三次，第五次。他们是喂不饱的！谁也没有拒绝过！国家内部不存在政权！事情却运转！钱不起作用，国家机器生锈了，精神痛苦，心头浸满鲜血。新的利益集团圈子已经明确……难道我们内心还有足够的精神抑制力不去迎面痛击政府？不是女人的小拳法，而是一击重拳。今天，我把所有的愤懑都发泄在叶菲姆金一人身上。我知道自己错了！在这个行贿受贿泛滥成灾的世界，一个人很快就会丧失自我。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把握住了自己。俄罗斯人不埋怨不责备政府，这是民族特性。无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还是英国人、西班牙人和瑞典人，都不会容忍这种屈辱。他们会携手起来斗争，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我们盼望迟早有一个新人走进克里姆林宫，改变一切，我们要终结官僚们挥霍现金的那种嚣张和放纵。于是我忍不住，狠狠教训了那个扼杀俄罗斯生意的家伙。所以眼下戴着手铐被关押在牢房里。我不知道期待我的是什么。刑法规定流氓行为判处五年监禁。或许把蓄谋杀人名强加于我？这是十年！但所有结局里，永久的屈辱才是最大的灾难。这一感受最能穿透身心，自幼它伴随我们直至终生。过去是否存在过真正卓越的俄罗斯精神，它公道过、令人信服过吗？智力方面呢，是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足够事例做证。可良心呢，尊严呢？我怀疑……难道私有化和资本主义萌芽能够在不长的时间里彻底毁掉一个民族？”

这时，拉茨日温听见牢门打开了。

“莫非来给我解手铐？”他脑袋里这样闪念。“或许是侦查员……”

然而，走进牢房的是几个头戴面具的强壮男人。其中一人迅速抓住拉茨日温喉咙，另一人用枕套蒙住了他的头，随即不做任何解释地开始殴打被捕者。残忍的殴打持续了很长时间，手脚并用。九十公斤重的身体简直被折腾成了煎烤出来的肉排。拉茨日温瞬间地丧失过知觉。稍微苏醒过来时，被难以忍受的剧痛折磨得直发呆的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试图直起身来，但听到有人说：

“我希望立刻把一切搞明白。你要为河边的事件接受罚款。惩罚的尺度相当于‘安卡拉’餐厅的价格。如果你准备好当着公证员和见证人的面签署房地产出售契约和款项全部收齐的备忘录，我们不会再动你一个手指头。否则，黑

夜里无边无际的恐怖在等待你。我们不会让步的，或者餐厅，或者你的性命。不把‘安卡拉’交给我，别想从这里走出去。你的尸体会人不知鬼不觉地运走，扔进垃圾场。一昼夜之内，硕鼠会把你吃得只剩下骨头架。选择吧。既然我们能把你安排进班房，那么，把你交给啮齿目动物去吞噬就不会成为问题。我等着。多余话别说。除了‘好吧、同意’，说其他任何话，我就会离开。然后有另一伙人进来，他们会更多地……”

“永远也不……”拉茨日温艰难地说着，泪水令他苦恼，剧痛扭曲了他的脸。“毒打你是我的过错。这首先是贬低了我自己。但当时还有脑子呢！记着，‘安卡拉’是我的理想，我不能没有它。失去它怎么活下去？我是厨师，我卖了父亲的房子，卖了岳父的房子，开始建……建筑很快就完成了。求你……拿走别的什么吧……其实，我……除了‘安卡拉’，别的什么也没有了……我去死，也比交出它轻松。”

叶菲姆金没有继续听下去。他走出牢房，留下一句话“继续吧！”这时他发现，暂时摘下面具的打手们竟没有丝毫的凶像。他们谈论着自己的事情，开着玩笑，爽朗地笑着，还把班房的准尉叫来一起逗乐。他们好像在谈论一种新型号的安全套在城里上市了。

“我还怀疑过这种江洋大盗式的生意是否能得手。和他们这样的人合作能行！应该寻找新的牺牲品了。”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心里不经意地冒出个小玩笑。“我甚至知道下一个是谁。肉类加工厂的老板。他的收入不错。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建立生意的技术链。不是那种零乱的、缺乏系统的、互相不关联的企业，要直线联系。生肉要进入餐厅，鱼已经被我掌控了，可以随意在价格上做文章，就是说，可以迅速提高收入额！肉类加工厂之后，要把养畜场拿下，占据猪牛饲养业后，再去进军农场，使用自产饲料喂养牲畜。接着可以兼并其他餐厅酒楼。然后就考虑新的领域了。到了那一步再瞧……不然怎么积累资本。弟兄们都是阅历丰富的，说实话，可别在哪一天内把我的财产给剥夺了。俄罗斯人内心是阴暗的，思维同这种心理是匹配的……”

这时，牢房里开始了第二轮拷问。烧红的熨斗放到了拉茨日温的臀部。牛仔褲的这个部位在瞬间化为乌有。开始闻到肉被烧焦的怪味。打手们一点不手软。他们使用弓形钳越来越紧地夹住倒霉者的颅骨。脑袋像西瓜那样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然后又用镊子翻拧脚趾头。一个脚趾断了，把它部分地拔了出来。电击器靠在耳朵上，每分钟接通一次电源。难以置信的痛苦使他免于死。他失去知觉，不省人事，一小时后才恢复知觉。经受拷打后，他的双手不住抖动。完全清醒过来后，他又听见了那个人的声音：

“同意在契约上签字，一切就结束。把遗嘱讲出来，然后公证员就会来，你也就自由了。怎么样？其实，你该明白，无论你签还是不签，反正公证员都会见证餐厅的出售和现金的支付。”

拉茨日温沉默着。他吃力地抬起一只手，做了否定的手势。

“难道公证员会背叛我？他是我表兄弟啊！我不相信……要扛住这个地狱，”他内心激昂地想。“按说，痛苦是暂时的。生命还可以有三十年。如果全部资产就是‘安卡拉’，怎么活呢？没有它，我就是破产者。要是我死了，好歹资产也可以让家里人得到。宁可一次了断，也不能天天因为贫穷而残喘漫长的三十年。但愿这帮恶棍不会动我孩子。”

叶菲姆金走出来，恼怒地吩咐道：“继续！”

第三轮开始了。绰号‘公鸡’的家伙脱下裤子……其他三个旁观者惊讶地咳嗽叹气：

“瞧，这家伙搞得真不错啊！他天生是同性恋。屁股随便摆弄，哈哈！舌头舔得真带劲！真想不到啊！哈哈！比任何一个下贱姑娘都强。我们把他留下。没有姑娘的时候，他能代替……”

“哎哟，没料到啊，男人能引起如此快感！”紧靠近旁的‘野鸡’说。

拉茨日温无法反抗，无法迅速死去，也不具备作用神奇的力量制止强暴。被囚禁者耸拉着脑袋，丧失了意志，轻轻呻吟着。

“再来，再来！好啊！”另一个被这种交媾吸引的家伙喊道。

“好样的，拉茨日温。现在全城都知道他根本不是男人，是同性恋。应该和他老婆乐呵乐呵。她是个虚胖的女子，一定乐意站在男人围成的圈中，女儿也长大了，已经十三岁。应该教会她干事了。儿子呢？十岁。很快也能试用他了。如果像父亲，赶牲口的能耐一定会复苏。应当发展这个能力。”‘公鸭’捧场道。

“我想起来了，传说西伯利亚地区的同性恋老K就住在我们迦南城。终于搞清楚了他是谁！是拉茨日温啊，隐藏得够深的啊。”黑琴鸡不怀好意地笑道。

“行啦，轮到我了。我是铁打的！勃起时裤子会崩开线。放开他吧，终于轮到我了。”列车长命令道。

“没我事儿吗？难道个子矮就被剥夺权利？把屁股转过来，就是别把熨斗燎过的那块对着我。”婊子兵挑剔道。

叶菲姆金又出现在牢房里。

“把我们两人留下。”他命令道。

“也喜欢这个？”有一个人忍不住脱口而出。不过，大家都离开了。

“怎么样，受够了吧？你固执得过头了吧？在字据上签字，一切就被遗忘。我的人专业得很。城里谁也不会知道今天的事。你的家庭是安全的。如果你是厨师，那就操持你的厨艺吧。我任命你为厨师长。给你做广告‘为你们掌勺的是西伯利亚最优秀的厨师拉茨日温！’否则，你将生活在简易房里，当做姑娘被特警队员受用。每天都会猛干你。瞧着吧，那边你家人也逃不脱的。同意吧。弟兄们准备干你好几个回合呢。早晚也得同意，再坚强的人也承受不住全部程序。最好立刻同意。公证员马上到。资料准备齐全。先签场地买卖合同。毕竟你还没具备‘安卡拉’的所有权。所以要签署把所有权转让到我名下的文件。

第二个文件是备忘录，说明我当着证人面把合同的全部款项支付给了你。就这些。你自由了。在家里好好活着，谁也不会打扰你，在我的保护下做我的厨师长。怎么样，我叫公证员了啊？”

“叫吧，叫吧，混蛋！他是我表弟尼古拉！”拉茨日温含糊地说。

“你搞错了。我的公证员是新招的。和她认识一下吧。”

“我要确立自己的生活目标，就是除掉所有这些人渣。”拉茨日温想到。

“我需要两三天时间恢复，再用猎枪把他们全部干掉。这种恶棍会侵害我们家，会强暴孩子们。现在我全都签了，事后再杀掉他们。一个一个地来，也是这般变态，也是这番手段。”

.....

叶菲姆金转眼间从牢房里蹿了出来。江洋大盗头一遭得手了。赚了一百万美元，其中二十多万应该分配给执行这次交易的同伴们。

“这么简单，三个小时，赚七十六万美元！”他兴奋地想。“漂亮！是的，我的脸被打伤了，但我情愿让每个人打它，只要他为自己出手支付七十万！我有另外一个问题：资本难道是获取道德凯旋的手段吗？人道主义不可避免地丧失殆尽又如何呢？我觉得，自己对此是无能的……算了吧！指给我一个理想人看看。他存在吗？我举双手投降。平等是幼稚的乌托邦。为证明它的可实现而进行的数千年尝试没有得出任何结果。”

其实，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并没有思考很久，他以胜利的呼唤结束了内心斗争：

“公正员！”

“好啊！有佣金啦！”打手们欢呼着，犹如当之无愧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脸上绽放出幸福的笑容。看着大伙儿的兴奋劲，数学家寻思道，今天本小组全体队员，没有一个人感到什么神圣崇高。其实，它究竟存在过吧？

“列车长到我这儿来。”叶菲姆金吩咐道。他把切尔诺胡特叫到一旁，把拉茨日温的护照递过去。“公证员和证人马上就会出现。把我们这位老兄的头套摘下，带他去行动办公室，让他坐在沙发椅上，护照给他塞进兜里。照规矩桌上摆一瓶矿泉水和一个杯子。把他衣服收拾干净。一切看上去要自然，尽管是我们自己人。形式主义的事儿完成以后，把他带回牢房，做你自己的事。我不等了。很疲劳。明天的事情多得很。就是如此嘛，我说过：活儿不是轻而易举的。但收入是可观的。在我们这个地区，哪个行当能赚这么多钱？两天以后，我们进入下一阶段。佣金条件依旧。不要泄露出去啊！”

公证员和证人到达后，事情得以很快完结。叶菲姆金没有食言，马上走掉了。受尽折磨的拉茨日温被带回牢房，仿佛还要对他进行最后的敲诈。但牢门刚刚关上，切尔诺胡特一拳把他彻底击昏。然后，列车长把受害人摊放到床板上，抄起简陋的工具，使用早已被人遗忘的方式，残忍野蛮地处置起来……

感觉的本领是某种另类的能耐

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继续观察出于命运使然而落脚的这座城市里的生活。两个新近出现在城里的人物引起他特别的关注。根据他们的举止做派来判断，这两个人不完全是典型的迦南城人。最令他感兴趣的是在已故法婕耶娃家落脚的那位先生。那个年轻人手持铁锹在园子地尽心竭力地挖来挖去，目的何在呢？这个现象引起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的强烈好奇。本地年轻人对啤酒情有独钟，热衷于玩吉他，男女性事。这家伙的行为太诡异了！这个来自首都的居民不是简单地刨地翻土，而似乎是在地里播种了什么，还温情脉脉地、有时居然抚摸一番，亲吻一番，甚至对种子说几句话。

“这家伙想在我们西伯利亚大地上培育什么呢？适合西伯利亚土质吗？每年我们这里温暖的气候只有三个月。其他月份，即使有太阳光照射，也没热气。”

观察者拿定主意要悄悄溜进园子地，确认新邻居到底在播种什么。还有另外一个与来人相关联的情景引起疑团。为什么他总是不停地揪鼻子，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情？每当在这样的时刻波梅什金就把望远镜停留在莫斯科人身上，他甚至羡慕起“目标”的自我满足，当然，他惧怕自己承认这一点。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不止一次地尝试着揪自己的鼻子，可除去鼻炎加重和下意识的勃起，没有任何其他结果。

“他究竟有什么秘密？”波梅什金徒劳地寻找着答案。“莫非他懂得，如何从身体不同部位得到情欲的满足？还有什么可以揪的，可以摁的，可以抚摸的，可以挠的，可以轻轻拍打，就像抽打自己，从而在自身引起深度兴奋，就像他那样挠鼻子时容光焕发？”

迦南城人心情不安起来，他迫不及待地想直接从邻居那里了解这一切，尽管大家都知道，此人绝对回避同旁人非正式的接触。总之，较之渔业保护机构监管员，莫斯科人令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更为感兴趣。

今天，波梅什金盯住了行动诡秘的邻居。这个奇怪的家伙又是拎着铁锹走出屋门。腰里挂着两只袋子。显然，左边的盛着种子，右边的装着食物，松子或瓜子。他时而掏出点松子或者一小把什么硬果，有滋有味地咀嚼。总之，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对左边的袋子完全没兴趣。因为对于农业方面的事他向来漠不关心，田间的活计他想也没想过。

这次，莫斯科人没有四处翻刨土地，而只在一处挖起来，渐渐形成一个坑，而且深到他消失在里面。过了一会儿，他爬了出来，但手里的铁锹不见了，却捧出一个小箱子。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紧张地盯着这个外来人费劲地把那件看上去有重量的东西拿回破屋里。

“法婕耶娃老太太能私藏什么宝贝玩意呢？没准儿，这是她的财富？是沙皇时代的商贾遗产？过去多少年了啊？三四代人啊，差一点就百年。这个时间

段有什么说法？没啥关系！我感兴趣的不是价值，而是其中错综复杂的情节，财宝的主人是谁？莫斯科来客如何得知它的下落？假使我是迦南城地方志编者，就会熟悉它的来龙去脉，而不是这位好打扮的莫斯科人。要解开谜团，必须到他身边去。所以需要对他出门的时间做算计……”

无论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多么期待继续观察个究竟，但陌生人消失在屋门里以后，就没有新的进展了。来客的身影偶然闪现在窗口，除此以外，什么也观察不到。波梅什金在失望中放下望远镜。

“我为啥这事如此感兴趣呢？按说，周围世界只能引起我对它的冷言冷语，而这家伙怎么就能把我诱惑住了呢？怎么就吸引了我这个那帮坏家伙一致切齿痛恨的人呢！是他病态的孤独行为举止？在他这个年纪，有谁会从首都跑到迦南城，成天脸上淌着汗水扒土埂？莫非，吸引我的正是他略微有点像我的异常怪癖？为了万无一失，我要对自己重复一遍，我是谁，我认为自己是什么人。我，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波梅什金，某种面目焕然一新的另类生物。所有人道的东西、文化和宗教，于我不仅不可爱、不亲近、不珍贵，而恰恰相反，反感、对立、厌恶，除了蔑视，没有任何感觉。我在幻觉中常常渴望拥有超凡力量，惩罚恶贯满盈的人类。而且深信，在最近的将来，这一奇妙能力必然出现在我身上，我最终能够脱离卑鄙龌龊的周围环境，得以洁身自好。我无数次地梦见，自己拥有了非地球人的特性，逐一地严惩罚所有人：惩罚性感的姑娘、美容师、整形外科大夫、化妆品经销商、时装设计师，原因是他们表现出了动物本能式的蓄意挑逗！惩罚政治家是因为他们不可遏制的权力欲和敛财欲，以及刚愎自用；惩罚官僚是因为他们蔑视法律、口是心非、敲诈勒索；惩罚警察、检察长、法官、军人、国库和强力部门监管员，是因为他们选择采用惩处惩治的手段；惩罚新闻记者、演员、形象设计师、作家和诗人，是因为他们故意歪曲现实和不折不扣的卖身投靠；我痛恨其余的人不亚于痛恨他们。我打算极度侮辱他们，甚至处决，因为他们对下流丑恶行为的宽容令尊严丧尽。难道我无权自称为一个对周边世界怀有不可思议的潜在仇恨、与众不同的创造者和新型的第三性人代表吗？尽管一些孤芳自赏者常迷恋于自我性欲癖好。但可以断定，像我那样在自身感受强烈性欲——触摸身体任何部位都能导致勃起、浴镜中的自身映照也能引起快乐的性高潮——实属极为罕见的个别现象。为什么我这么一个罕见的生物被来自莫斯科的陌生人深深吸引住？要说渔业保护机构监管员，可以理解，大的社会背景需要他。而这个莫斯科人呢？像个过分敏感的小耗子，目光呆滞，不言不语，行动反常。是什么力量使我把注意力投向了他？”

就在此刻，法捷耶娃家的大门敞开了。年轻人从台阶上跑下来，看也不看左右，就一溜小跑地沿街朝市中心去了。看来，他是要办理什么刻不容缓的事情。起初，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想迅速追赶上去，但瞬间又改变了主意。

“不必，不必。他的住所比他本人更奥妙。门锁没有扣上……要抓紧时间，我有三十分钟。这已足够了。”

波梅什金一下跳起来，收好望远镜，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到法婕耶娃家门口。他推开高篱笆墙小门，迈步走向房子，黑土地翻耕后的新鲜气味迎面扑来。

“下面藏匿着肉眼看不到的永恒。这块土地的奥妙，但愿我能揭开一二。”他抱怨道。“眼下地价疯涨，用不了多久，有钱买墓地的人就会所剩无几。我死后大概也会火化？”

他把房门拉开一条缝，小心翼翼地钻了进去。里面空荡荡的，很闷。其实，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就喜欢在自家住宅里保持这样一种氛围。他看见餐桌上有一只小钵子，里面盛有一丁点他没见过的粉末蒸馏物。

“莫非，房客津津有味咀嚼的就是这玩意？”波梅什金把小钵子挪近鼻子。“没有什么特别的气味。普通的麦秸粉，颜色也是收获季节的。”

他捏起一小撮，撒到舌头上，嚼了嚼就咽下去了。一股不适应的草药味引起了咳嗽。他抄起碗，从水桶舀起水，喝下去。“这粉末能用来做什么呢？要不再尝尝？用牙齿嚼一嚼，然后喝口水？看它如何？”

除去嗓子眼里的不适感，第二次尝试没有什么特别结果。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用水漱了漱口，不再理会它。

“一年里有三分之二的的时间，牛反复咀嚼青草，奉献的却是奶水……”他笑道。这一刻，他的目光正好落在高床底下的一只箱子上。箱子边沿的土结块还是湿润的，顶部留有清晰的手指痕迹。“这不就是邻居刚才从土坑里取出来的宝物嘛。”他这样想着。“锁头是开启的。要不我也看看，里面保存的是什么东西。反正它已经被打开过……”

波梅什金蹲下来，把箱子移到陋室中间，然后掀開箱盖，不无失望地看见里面全是钱，一摞摞紧紧码放在一起的蓝色纸币。简直太多了。“还有……”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喃喃自语。他返回厨房，扫了一眼空空的厨柜，耸耸肩膀：“我就知道在这儿落脚的是个奇怪的家伙。家里没什么食物，正常男人吃一顿午饭的储备都不够。他找到满满一箱子钱，却一张也没有拿出来使用。箱子没上锁，房门也没上锁。你进来就能拿到数额巨大的资金。显然，钱不是让这家伙动心的。换了别人肯定要把钱塞满口袋再去商店。可是这家伙……钱同样不会让我动心。我碰也不会碰一下。我怎么能在痛恨他们所有人的同时又青睐他们罪恶生活的主要标志呢？可这家伙太蹊跷了……但必定有什么东西在吸引他！应该看看他播种了什么。这里能给予我怎样的意外惊喜呢？”

这时，波梅什金体内突然出现了一股不同寻常的感觉。他轻松起来，如释重负。在陌生人床底下缺乏雅兴的寻觅所引起的失望和懊丧也随之消失。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好像飞上云天变得心善起来，他一向痛恨的那个世界似乎不再显得那么龌龊和可恶。他被摇曳得很舒心，仿佛刚刚骑过旋转木马，或者喝下一杯优质红酒。

“这是怎么搞的？我竟丧失了自我认识！这是一种幻觉的、神奇的、不曾相识的感受。好像这家伙的住宅就是个有魔力的地方！这是神异的转现还是妖术？”

我需要它吗？我会失去自我吗？无论如何我也不愿意！怎么才能防止这样呢？”波梅什金喃喃自问道。

其实，只过去了几分钟，他就开始意识模糊，不清楚自己身处何方，并且不再自问出身和血统，而是不由自主地完全陷入一种宇宙观思考。他脑子思考的是同一张面孔的理想人的意愿与行为之间为什么不一致。

他回想起阅读过的一则短讯，说是在中国，偶然地出现了一些于国家宗教文化而言不尽寻常的建筑。比如，科隆天主教大教堂、莫斯科安德罗尼科夫修道院和第比利斯犹太教堂的精确复制品，等等。这里面有什么暗示，有什么征兆吗？莫非是部分中国人迷恋上基督教或者犹太教？

不，不，丝毫没有！那他们为何要仿建这些举世闻名的宗教祭礼和宗教仪式的中心呢？中国人自己说，他们仅仅是喜欢建筑本身的美丽外观。难道这还不够吗？那十字架呢？或者大卫六角星呢？这是信仰的象征。那又怎么样？它们本身没有任何宗教！

那这些仿造建筑内部容纳了些什么呢？一处是当地议会的会议场所；另一处是餐厅和古董货商铺；第三处用于婚礼仪式、节庆聚会，盛满香槟酒的高脚杯发出嗡嗡的清脆碰击声、阴阳顿挫地宣读祝酒词。他们说，我们不伤害任何人的感情，充分尊重建筑学构想。

对此，罗马大主教怎么说，莫斯科大牧首会怎么说，第比利斯大教堂的拉比会怎么说？难道他们不感觉自己被伤害了吗？或者，所有天主教徒、东正教徒和犹太教徒也不会火冒三丈、义愤填膺吗？对此，中国人回答说，有什么可发怒的嘛，是俄罗斯有人宣称过，美丽拯救世界！我们不过是在身边创建美丽！作为世界中心，吸收最优秀的……

怎么能以另一种态度对待中国、这个居住着地球上最古老最众多民族的国家呢？广州和上海的居民人数超过整个法国，在并不很大的哈尔滨，人口超过了比利时。省城武汉，长江两岸的居民人口和瑞典一样。在上下班高峰区间，他们说，我们的交通工具运载着两亿乘客。这比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人口之和还要多。同一时刻我们的航空飞行器在空中运载的乘客数量同瑞士人口持平。中国高层建筑的全部直升梯客舱每分钟承载的人数相当于以色列全国人口。根据人口规模，北京的一个区可以同美利坚合众国比较……

所以说，谁有权力确定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把你们重建社会的民主模式拿来表决吧。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你们的大主教、大牧首或者拉比的言谈，不过是旷野的呼声……

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全神贯注于思索这些争论，竟然彻底忘记了自己身处何方，以及潜入邻家的目的。毫无疑问，那股魔力将继续令他不得安宁，因为他处于毒品的强劲作用下。然而，就在波梅什金站在厨房的窗户前思考人间存在的各种矛盾之际，彼得·彼得洛维奇·帕尔芬奇科夫的声音使他返回正常知觉。

“欢迎您，尊敬的先生！”房主重复道。

“什么？”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吃惊地应道，不由自主地环顾四周。

“见到您很高兴！”彼得·彼得洛维奇马上发现盛毒品的钵子里有一把勺子。他猜测不速之客服用了一份毒品，就是说，来客同他有共同的嗜好，是战友。这一状况被认为是积极的。于是，莫斯科人和颜悦色地补充道：

“要不，煮点茶喝？喝茶解闷是乐事。特别是服用这玩意后……冲一点毒粉喝？增强世界观的鲜明性？振奋情绪？上帝总是这么建议我们。我想起您来了。我来的那天，我们在车站广场擦肩而过。您是迦南城第一个和我交谈的人。我询问了什么……啊哦，你们这里哪儿有出租车？”

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不明白‘毒品’和‘振奋情绪’的涵义。他拿定主意要小心行事。“我来这里就是要回答您的问题。迟了吗？我知道。我常常把自己称为脑筋迟钝的人。城里出租车很多。只要您伸出手，就能拦住任何一辆车。每个人都想挣钱！就业机会不是很多！”唉呀，我哪儿来的这么多话，他自己也很诧异。不，明显的是某种魔力参与其中。“去它的吧，我现在很好，不知自己是谁了，这些变化完全没有令我不快。”

“很高兴与您结识。我叫彼得·帕尔芬奇科夫。”

“我是本地人格里高利·波梅什金。”

“您认识死者？”

“当然！此地没有不知道她的人。她是您亲戚？”波梅什金急忙提出问题，免得听见按照逻辑可能会发生的下文：您怎么进到屋里来的？

“不是。我从她后人手中购得这幢房。”

“嗯。想起来了。她有个儿子在其他什么地方。在普斯科夫，或者斯摩棱斯克生活过。您大概从那儿来吧？”

“我是莫斯科人。在首都认识了卖主。其中是否有她儿子，我不感兴趣。说实话，这种无关紧要的东西，瞬间就会忘掉。我现在去烧水，厨房里还能找到几块甜饼，砂糖也有，还有黑李子。正巧都有。水很快就开。您也一起来吧？”

“当然。可以问点什么吗？我想知道，从首都迁移到我们闭塞的迦南城意义何在？我本人倒不会离开此地去其他地方。但对于土生土长的莫斯科人……令人费解！我知道，这样的问题欠妥。您可以有千条理由，但不愿意同初识的人谈。倘若如此，敬请原谅。”

“不不不，一切随意！莫斯科变得虚伪起来，令人难以容忍。所有人都为一件事操心：钱！甚至不是钱本身，而是如何挣大钱。这还并非完全准确：琢磨巨大的财产和资本。几千万或者上亿的美元已经鲜有人关心。渴望拥有数十亿、数百亿。这就是我生活圈子所崇拜的。而这一毒瘤的传染扩散彻底改变了民众心理。单一的目的性主宰了国家和民族。好像超通货膨胀状态，一切同物质财富没有直接关联的东西都贬值了，更为堪忧的是好像陷入了全面破产。无需成为大学者就理解，精神产品的贬值正在引起相关种族的退化。两句话就能

解释清楚，是什么促使我放弃首都，来到你们这个，对不起，穷乡僻壤，离群索居。在这里可以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自我。若是手边有毒品，而且是优质的，那你就感到自己上升到九霄云天。水已经开了。我这里没茶杯，只有瓶子。不反对吧？”不等回答，帕尔芬奇科夫先生就开始分发毒粉。“这是您的！”他把盛沙拉酱的瓶子递过去。

毒粉经过水煮，呈浓茶颜色的液体。如果茶叶不是优质的，那气味上它就无法区别于在俄罗斯纵深地域到处兜售的这种鸦片粉。显而易见，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不知毒粉这个词，却可以把它理解为茶叶的一个品种。而帕尔芬奇科夫先生绝对相信，他的客人已经品尝过了那玩意，并且明白谈话指的是什么。不必特别作解释就可以向客人提供他急切期盼的款待。

两位新相识开始小口小口地品尝。彼得·彼得洛维奇等候称赞的反应。煮过的鸦片水非常浓，这对经验丰富的爱好者至关重要。几口咽下去，帕尔芬奇科夫忍不住问道：

“您喜欢这饮料吗？”

“太苦了……”

“那还用说。这是十五勺粉儿浸泡出来的。”彼得·彼得洛维奇略显自豪地说。“您可以就着糖块喝，我们莫斯科就是这样。你们这里呢？”

“果酱上桌，喜欢糖……”

“天底下哪里都一样。吃甜饼吧。很快就要感受到神奇力量的作用。”

可以装一百三十毫升液体的旧规格包装的沙拉酱瓶子里冲调了两勺半毒粉。初次服用这个剂量大了些。这是因为彼得·彼得洛维奇并未对共事者产生疑心，决定冲饮一点奔萨州出产的精磨罂粟粉为两人相识助兴，它有助于进入最佳快感状态。刚才，年轻人从珍藏宝物的袋子里往小碟里倒了两份剂量，他返回时在厨房门口发现客人有点不对劲了。波梅什金双眼紧闭，几乎停止了呼吸。

“您没事吧？”主人小心问道。

“嗯……嗯……啊……啊……”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

彼得·彼得洛维奇惊慌起来，抓住他手腕号脉。每分钟一百四十五下！帕尔芬奇科夫知道，客人陷入深度中毒的第一阶段。当罂粟的魔力完全显现时，脉搏还要加速，可能会引起心脏破裂。他不知所措，甚至恐惧起来。作为这玩意的忠实信徒，这个莫斯科人随身携带诺华降压药，这是降低心率的一种药剂，还有瓦洛克丁去痛片，其成分含有缓解兴奋的巴比妥酸盐。

帕尔芬奇科夫再次抓起自己的布袋子，取到药片，一分为二，避免脉搏迅速减缓导致血压急剧降低，那样会发生无法挽回的局面。他抓起一杯水，可波梅什金处于无知觉状态，无法吞服药片。于是，帕尔芬奇科夫采取另外的措施。开始，他几乎是强行把半片药塞进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嘴里，然后用勺子往

嘴里兑水，不过担心后者会呛着。最终，水还是把药片送进了肚子。

“谢天谢地，”年轻人情绪好了一些。“现在，要让他趴下，脑袋朝下。否则，舌头会卡在嘴里。”彼得·彼得洛维奇把靠墙的床移开，吃力地把格里高利拖到跟前，放了上去，并在肩膀下垫了两把小凳子，防止他滑落下去，然后返回厨房把毒粉汁喝完。

“或者他不知道喝的是什么，还是他根本就是新手，我的剂量对他有致命危险。不过，他怎么会来到我这里？想与我结识，还是想趁主人不在看房子？必须检查一下箱子是否还在。我挪动床时怎么没看见？难道已经被偷走了？遗憾……不然还能购买十公顷土地。可以拥有充分储备，能非常奢侈地招待任何一位客人……一切正常，箱子还在，不过好像被打开过。箱子盖儿盖得不严实……看来什么也没动过……他的脉搏已经缓和下来。十分钟后会正常起来……我知道，它会保持在每分钟跳动八十次。客人的状态会稳定下来。第一次接触这梦寐以求的罂粟花时，在我身上也常发生这种状况。”

我为倒霉蛋擦去嘴角的泡沫，洗净手，然后合上箱子盖，用脚把它移到角落里，重新回到厨房。正是钵子里剩余的毒品强烈吸引着我。或许，可以利用它来试试教授提供的药片会发生什么样的效力，我想着，直接从钵子一口接一口地喝。

其中有什么隐情吗？我和这家伙算是认识了，他好像是个不错的爷们儿。我吃过超量的苦头，不是由于贪婪和暴食，而是缺乏了解。我感兴趣的是，他的精神气质、心里状态、性格特征、行为举止将如何变化。为此，需要我进一步了解他，深入窥测他的个性。如果不把变化记录下来，那给他塞药片还有意义吗？要不，去问问科什玛洛夫教授本人，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会怎样变化。

是的，是的，只有以波梅什金为例，看到在他身上个体性质变化的进展，我才会同意参与使用教授的混合制剂开展普及性实验。对于我来说，什么标志了质的变化？我将考虑哪些标准？总之，针对人而言，质量是什么东西？产品质量是最易理解的东西，可人的质量呢？我暂时没有答案。我不能以模糊的标准去改变人。所以，缺少科什玛洛夫还行不通。喂，教授啊，您在何方？需要您的帮助啊！

我还未及再吞咽一口毒粉，就听见：“你知道，我从来就在你身旁。我觉察到你的困惑，打算提醒你。好，我们按顺序来。我们想达到的目标吗？从本质上改变人！达到这个目标需要经历三个阶段。我们要先改变俄罗斯人，这不只因为他们比别人更需要改变。他们的混杂不纯是触目惊心的。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俄罗斯人，应该优先考虑自己人。从科学角度看，这完全是无关紧要的，而作为个人动机因素，这是完全重要的。我们在迦南城人身上做实验。只有取得确定无疑的成果之后，才能推广到其他地区。你跟前的这位本地居民格里高利·波梅什金正在恢复知觉，马上就要清醒过来。你要立个规矩，在使用这玩意招待人家之前，必须询问清楚，他是否知道这是什么，他的剂量是多少。懂

吗？我希望他也参加我们的学术讨论。议题为——我们希望看到的迦南城人。叫醒他吧。尽管他还处于罂粟粉强烈作用下。”

彼得·彼得洛维奇走到床前。格里高利的呼吸均匀起来，脉搏也正常了。

“感觉如何？”帕尔芬奇科夫小心地问。

“不知道。好像还活着……”

“起来吧，那样会好些。行吗？”

“我试试。我怎么啦？”

“看样子是疲劳过度。一切正常。”

“疲劳过度，太奇怪的诊断。好像我就没有从事过体力劳动。”格里高利勉强站立起来，声音嘶哑地说。“还失声了。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我记着，喝了点茶水，或者别的什么汤汁。然后就浑然不觉了。是的，梦幻中非常甜蜜……不过，现在想不起看见了什么。”

“走，我们去厨房聊吧。还有第三个人。”

“谁？”

“科什玛洛夫教授。”

“哪里来的？”

“莫斯科。”

“什么时候来的？”

“和我一起。他时刻陪伴着我。”

“奇怪，我没见过他。其实……也好，瞧瞧首都来的学者。哪儿呢？我没看见……”

这时，彼得·彼得洛维奇听见了科什玛洛夫的声音：

“我认为，自己现身为时尚早。还是通过你和他打交道吧。必须搞清楚，他是什么类型的人。你和他谈话要坦率。”

“教授不会直接露面，只是虚拟地参与我们的交流。由我传达他的思想和主意。你同意吧？”

“今日是非同寻常的一天。太多的新鲜事和意外。我不想拒绝任何人……假使我是女人，会同意在今天同全世界的任何男人发生关系。怎么样？我的状态绝佳！时刻渴望着思考，就是嗓子不争气。我们要讨论什么？”

“我们想象中的理想的迦南城公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每个人叙述自己的见解，教授作总结。”

“什么目的？科研工作，还是研究定向投选票的政治委托？”

“教授会归纳总结我们的建议，研制混合制剂。这种制剂有助于在染色体分子水平上统计研究我们的愿望，塑造出样板型的迦南城人。我已经陈述过自己的担心。由于智能的不同类型，理想人也将是不同类型的。对拖拉机手来说，理想人就是机械师，对驾驶员来讲，理想人就是列车长，对女人而言，理想人就是有钱的、被她掌控的男人。把有用的目标现代化是极其复杂的事。怎么，

我们开始？”

“您先说。”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微笑道。

“教授，您听见了吗？我们开始了……”

“我全神贯注哩！”响起回答声。只有帕尔芬奇科夫先生一个人听得见。

“首先，必须把人缩小。人的身高不应超过一米六十公分，体重六十公斤。每下一代人要平均缩短身高五公分，体重也相应减少五公斤。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和微生物学问题，更是一个天体学问题。身高的统一有助于保护自然资源。另外，人类需求的生产品少、空间小，就意味着需求的能源少。如果我们把消费减少一百倍，直至减少到一千倍，那么，理想人就不必考虑去宇宙为自己寻找栖身地。身高和体重直接取决于我们这个物种最重要的第三身份——智力。如果我们维持它的现有状态，那就不得不在容量方面被极大地缩小。因为我们简陋的大脑并不适合于生物质量。不遏制消费增长，作为物种，我们很快就要消失。不根据可以享用的资源来审慎地设计构建自身，我们将失去未来。乍一看，智力就极大地优越于没有它的干预也正常运转的生物学。而在部分杰出人士身上，智力的表现是不可限的。在自己的群体中，或者说，在自己愚昧无知的群体中，人们的不开化和粗俗达到令人愤慨的地步。在转入下一问题之际，我想立刻开诚布公：必须摒弃历史和文化为基础创建国家的陈规，忠实地拥护以智力划分人群、而不是以种族划分人群的原则。比如，遗传基因变形人国；农业生产共和国；迁往宇宙的群体帝国；运动员和猎人共和国；激昂理智和思维艺术家联盟；食客自治州；酒鬼和戏子居住区；馋鬼和性忧虑者边疆区；匠人和手艺人省；犯罪和空谈者州；各色祭祀祭礼服务人员局……等等，不一而足。在世界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尝试过根据社会地位和状态划分人群，遗憾的是，每次均被战争所中断。为什么？答案简单：智力的排列组合不够。现如今有了，拿去吧！使用它！我想指出，在毒品作用下，我这里经常是一堆思维同另一堆思维发生矛盾。但我在其中发现了魅力和美妙之处。不久前，一个令我忐忑不安的念头是，能否成为他那样的？就题目而言，这样的思索是相似的，实际上完全不同。”

“我和您的身高正好都是一米六。但我们不要把问题停留在个人身上。在身高和体重上，您想达到怎样的界限？”

“我明白了，我对先前有关同他相仿性的一系列思考的叙述，格里高利不是没有弄懂，就是没有听清楚。这是眼前想到的。对此，我们下一次再讨论。因此我要继续：就个人而言，在保持自己大脑智力的前提下，我有一公分身高一公斤体重就足够了。我远不是聪明绝顶的人，但我已经满足。在不久的未来理想人应该具备相似的参数。总之，这一特质是机动变换的。一定会找到科学的解决方案，根据它，在一些场合可以成为巨人，在另外一些场合则可以转变为肉眼看不见的动力束。那时，大自然将不再如此无情地恣意，智力最终将名符其实地漫游宇宙。最初一段时间，我想使用人工制造材料替换人体的部分

组织，以减少机体对食物分解能量的依赖。此后，可以过度到一个更为彻底的变形。对于自己和迦南城人的理想结构，你们有什么构想吗？”教授有所期待地看着波梅什金。“我们谈论的是最近的未来，比方说，一百年以后。”

“身长和体重对我不是问题，不会干扰我。随机应变可以解决很多事。我不反对根据个人意愿转变成甲壳虫或者蜘蛛，特别是黄蜂，甚至蛇。打个比方说，某个坏家伙得到一笔奖金，或者国家奖励，从最高领导人手里得到勋章，克里姆林宫经常用这种荣耀娇惯这种人。在这种节庆的关键时刻，他最怕疼痛的部位被咬伤！然后你怀着履行职责的感受、幸灾乐祸地观察他被折磨，以及参加仪式的其他坏蛋的惊讶面孔。前景是美好的。更鼓舞人的是，教授将赋予你权力严惩各路卑鄙之徒。否则，如何达到公平正义？强力部门都在他们控制下，而强力部门不会动自己人，他们得以为所欲为！如何在饭局上通过趋炎附势的头面人物抓住那些人？如何狠抽这些人嘴巴？打烂他们的屁股？科什玛洛夫教授的神秘药片可以在这方面助你们一臂之力。目前指望不了任何人。忍耐吧！如果我得到机会可以根据个人见解管理司法，那我们城里不受惩处的官僚大概不会超过一百人。擒贼先擒王……比如，市长。我想象这样一种场景：新闻发布会正在进行中。记者们争相提问。我混入其中，也举起手来。

“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您有什么问题？”主持人说。

“为什么围在市长身边转的都是贪赃枉法和为非作歹的人？这些人只考虑自己的财富，其余什么也不感兴趣。他们是否能告诉您，新闻发布会结束时，您将站不起来了。因为左腿动弹不了了。右手会在明早八点半瘫痪。下午两点十分，左眼失明。最可怕的情况出现在晚上十二点。您开始连续呕吐，剧烈得直至您把自己的胃吐出来。由于痉挛和抽搐，您的双耳脱落，牙齿脱落，仅存的几根头发也掉了。这就是您重用唯利是图者和损人利己者，而不使用专业人士的后果……此后，您的第一副手也会遭遇某些类似的情形……对此，我晚些时候再对您叙述。”

我想如此改变的并非迦南城每一个人，而首先是自己。如果您许诺我这些本领，那就把混合制剂给我吧！我甚至更需要它！无论如何不能再容忍国家的愚民政策继续猖獗下去。咳，那我将狂怒地处置他们！围绕我的仇恨将编写出轶事传说。死者的数量不会吓到我。把科什玛洛夫的药片给我吧，您自己见证吧，格里高利·波梅什金有什么本领。我要以自己的功劳获取千万、甚至亿万的奖赏！”

“问他一下，”教授对我耳语。“没有我的药片，他会如何行事？今天，他对毒品的感觉怎样？我想塑造崭新的理想型迦南城人，而不是强化业已存在的激情。我要发展人的果断性和行动能力。”

“格里高利，我们的任务是勾勒未来人的轮廓，而不是同其他什么人清算旧账。”帕尔芬奇科夫解释道。“我能理解你痛恨那些公务员。可为什么没有行动？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激情付之实践？坦白吧，究竟是什么东西在遏止你今

天不能迈出彻底的一步？”

“我痛恨所有人。但我的仇恨不是源自愤懑，而是失常的自恋所致。我无暇去爱别人。爱，如同时间和数量，是有限的资源。如果枯竭了，就会开始新的寻觅。仇恨就可以成为它的新形式。这种情况就发生在我身上。我的确不同于其余人。这就是我对您的回答。我不想让自己纯洁的双手沾染那些可恨的人的鲜血。为什么我寄希望于教授的药剂？为此，我曾反复询问自己。或者能医治好我过分的自恋症，或者猝然改变自己，向万恶的世界宣战。”

“眼下您体内的感觉有什么不舒适的吗？您在交往中是个可爱的人，快乐的人。起码，和您在一起我感受到的是舒适和可心。”彼得·彼得洛维奇指出。“因此，我不愿相信您的极端主义。”

“真的吗？非常愉快。头一次听见这么说。谢谢。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越来越频繁地感到不满足。或许，这将成为引爆点……坦率地对您说，这令我担心。如果发生不测，我还能保留下什么呢？我的激进主义思想在增长。显然，我因此忙于寻找备用的思想体系。我需要非此即彼的迥异的感受，或者那种不自在的、但能合乎情理地强烈起来的感觉。”

“现在，我们谈谈别的。您在厨房喝了什么？”我觉得他并不明白我的话。

“起初我以为喝了茶水。后来我在床上苏醒过来，才意识到喝下的是某种不明汤汁。我现在感觉很好，并热衷于聊天。所以说，是我忘记问您：您用什么饮料款待的我？如果不是秘密，请告诉我。”

“我判断，我给您的正是您知道的、并在之前服用过的。”

“是什么？我不明白……”

“我相信，我不在时，你已经服用了这个盛蜂蜜的钵子里的黄色粉末。我料定你熟悉此事。所以为了表示好客，我建议咱们再次服用它。”

“嗨，竟然如此……我出于好奇，两次舔食了一点这种药水。这是什么呀？”

“磨成粉的罂粟……普什图语叫库克纳尔。”

“哎呀，上帝呦！你们从哪里弄来的这玩意？在我们边疆区我从来没见过类似的东西。简直不可思议！”

“是我随身带来的。它有助于生存。使用它可以轻松承受住生活中的委屈和苦楚。在我们俄罗斯世界，没有它我就活不长。”

波梅什金忍受不住，急忙又问道：

“对现实的仇恨就那么强烈吗？或者一切取决于这种迷魂汤？”

“仇恨是精神上的，而非生理上。喝了两勺就会去寻找遁世的角落。我是自己的老爷，也是自己的奴仆。它引起智慧的游戏。它们成为我最巨大的满足。不可能存在比它们更好的东西。服用它以后，忧郁和苦恼一扫而光。”

他又吃下两勺。这显然是反常的。经过五年的磨合，有时候愿望会比行为更深刻地给他指点迷津。“这不是玩笑，”彼得·彼得洛维奇继续说。“鸦片粉绝对是好东西。它可以携带智慧一起造就出你随心所欲的东西。它让你返回

既往，或者使你身处未来且流连忘返。”他吃了一口甜饼，目光停留在波梅什金身上。后者希望听到帕尔芬奇科夫对自己叙述的情况做个相关解释。格里高利在聚精会神中一言不发。仿佛邻居的话深深触动了。彼得·彼得洛维奇吃完甜饼时，格里高利突然问道：

“原来如此啊，为啥我连自己也认不出了！很快就陷入了一种不属于自己的状态。好像自言自语地谈论过中国。抑或在梦中？无法控制思维。似乎不是变糊涂了，而是丧失了自我。一个缠绕不休的念头始终在折磨人，我现在已不是原来那个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而是个陌生的家伙。尽管溺爱自己，却很少了解自己。而且彻底迷失了，对自己的感情也冷淡了。但这些并未使我伤心，恰恰相反的是，我甚至窃喜于突然间可以畅所欲言。或许，还将更加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平常状态下，自己从来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请坦率地告诉我，这个库克纳尔就是你们的混合制剂吗？它使我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相当迅猛和标新立异。简直不敢相信。现在我时刻思考的是，哪一个波梅什金更好？没有库克纳尔的他好，还是服用库克纳尔的他好？是结识你之前的他好，还是结识你之后的他好？继续使用罂粟诱惑自己，还是到此为止？永远地对此事说不？复杂的两难推理。两小时前我对此想也没想过，还相信生活的思想体系已经确立。可眼前竟是这样的十字路口啊！哪里能找到库克纳尔？你说过鸦片罂粟。西伯利亚不生长这个。”

“它需要四十天的阳光和温暖，就会充满鸦片汁。”彼得·彼得洛维奇解释时目光炯炯。“你们这里短暂但酷热的夏天，足以保障八月底有好收成。当然，罂粟头不会有男人拳头那么大，只有女人拳头那么大。不过在绞肉机里粉碎以后，外形就没有了。收获量小的时候会略带苦味。关键不在罂粟头大小，而在罂粟汁含量。在自家园子地栽种罂粟时，我指望收成能保障两到三年的消费量，包括招待客人。”他微笑着看了一眼格里高利。“不速之客也在内。一旦播下种子，你就能坐享其成，享受快感吧，在智慧的游戏里追求兴奋吧。它自己就会生长起来，浸满绝妙的能量。”

“我一直在惊奇，冥思苦想，首都来的陌生人究竟在法捷耶娃的园子地里栽种什么。”波梅什金心中一颤。“他在种植罂粟。罂粟啊！太好了！对这东西好适应吗？”他问道。

“大约七到十天。每个人不一样。一般取决于剂量。量越大，适应得越快。如果在一份剂量时就适应，它就不会再让你失去知觉，不会引起极乐高潮到来，而只有在此后，世界才对你敞开，宇宙才对你敞开。所以要加大用量。每两三个星期这样一个轮回。”

“如果你适应了，但它没有了，而且无法找到，那会怎样？情况会很严重吗？”

“我想起有一次自己处于半昏迷状态。痛苦，或者是综合征，难以承受的症状。如果食用它久了，有时可能会遭遇致命状况。”

“如何避免这种痛苦呢？”

“如果不能适应，那压根就别沾它。”

“这习惯你是改不掉的……”

帕尔芬奇科夫想说：小伙子，不要和这事结缘太深，它是危险的。用不了多久，你自己就会去寻找罂粟杆。去走自己的生活道路吧，我有自己头疼的事情，还要克制，你何必需要我呢？但他看了一眼被赞赏得说不出话的邻居，又改变了主意。他想，反正波梅什金今后还会为这玩意来的，初期他会遇到多少风险呢？这个诚实的小伙子不可惜吗？毕竟他没有动过床底下的钱呀。他完全能够从容地拿了钱溜掉。放手他一个人不加掩饰地走这条路，我于心不忍。

他考虑再三，还是坦诚地说出了自己充满热情的短暂感受：

“我不惧怕综合征，尽管人的心脏承受这种痛苦过分沉重。特别沉重的是那些离不开它的人。缓解这一病态的技术流程正在试验中。比如，没有达到新的剂量前，永远也不要食用最后三勺。把时间延长。就让它在你失去知觉前折磨你吧。服用半勺，然后忍耐，在忍耐过程中把剂量减少至四分之一勺。当然，这时的感觉是非常难受的，但活着，而且有能力找到关键点……三勺的量延续上三四天。此后，可以坚持禁服一天，一丁点儿也不要。第二天，腰兜里要掖上哪怕一安瓿制剂，发生磷中毒时可用于皮下注射。要坚持到自己疲惫不堪，只有在和死亡的最后博弈中再进行肌肉注射，三分之一克，或者四分之一安瓿，余下的四分之三安瓿至少够你用两天。如果你的肌体承受得住，还得备受煎熬将近一个月。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你仍像病人一样，不过开始有所改变。只有到了第四个月上，你才算恢复过来，尽管浑身乏力。你不断腹泻，流鼻涕，流眼泪，全身汗淋淋，体重下降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牙齿发黑，牙缝加宽，牙齿脱落。没有食欲，或者无力做饭，缺乏性交的状态，没有，而且长期不会勃起。嘴角会有丙酮流出，视力减退。另一种可能是，如果肌体承受不住综合症的重负，这种结局可能性更大，因为凡是嗜好鸦片制剂的人，都不会健康。那么，最后一次抗磷注射后几个小时，当手头没有一点儿这玩意时，就会死去。这就是嗜好鸦片的真实故事。鸦片中汲取不到乐观主义。我经历过这些痛苦和折磨。几分钟意念中的飞翔，代价昂贵。其实分文不值。所以我抛弃了库克纳尔。我也不需寻找其他什么。永远如此。我不建议使用这玩意消闲解闷。不是任何情况不沾惹它，就是走向死亡！我留给自己的生命还有两年，最多三年。可现在是多么美好的年纪啊！再珍贵再清晰的思路也无法同它相提并论！最令人陶醉的是，在出神入化般深思熟虑的思潮中间，始终萦绕心头的是深深的孤独感。这就是它的诱惑！服用它以后，你完全成为了另外一个人。如果你曾是个玩世不恭、仇视一切的人，或者否定道德的怀疑主义者，那么，你就会转变成一个腼腆的利他主义者。当下生活中，人类所有的优秀品质都在迅速消亡，物质腐蚀着我们的精神和肌体，生活方式凶狠地毒害着人们的意识。毫无疑问，每个人诞生时命运固有的美好善源正在丧失原本的机能。但是，磨碎的

罌粟头正在设置无法逾越的障碍来抵御‘新生活方式’通过狡诈方式闯入人们意识。服用库克纳尔乃是向发昏的理智发起进攻的仪式，进而使你在思维时神魂颠倒、鬼迷心窍，自我欣赏前所未有的状态。你开始不能理解和无法接受周围的事物，并毫不掩饰自己无缘无故的狂热。我抓住罌粟的幻觉，把‘自己’塑造成变幻莫测、胆大妄为和无处不在的幻象。这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当下的岁月将以那些不足挂齿的没有才华没有学识的小人们丧失理智的狂妄自尊为特征载入民族史册。我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我有钱，纵酒作乐，沉湎于肉欲快乐，自诩首都富豪阶层交际名人之一。但这些不值一提。磨碎的罌粟头颜色撩人，它才真正能神奇般脱离现实！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呈现为一个空间，它莫名其妙地把我们划分为大小不等。你把自己想象为一个无所需求的人吧，他对任何人也没有任何诉求；他不需要房子，随便睡在哪里都行；不需要户口，通常，他居住在罌粟田间；不需要形式主义的教育，尽管他阅读的书比名牌院校的大学生读的还多；也不苛求社会一员必须履行的职责和应该享有的自由；不需要什么衣服和食物。为了毒品，他宁可背叛母亲的爱，背叛配偶的爱，宁可出卖亲生子女，也出卖上帝和魔鬼。他基本上不需要任何社会的和人类的东西。谁当政、谁受当局庇护，他都无所谓……他既不快乐、也不咬牙切齿地蔑视一切。也许这么解释才好，他忘乎所以，不愿回想那些太人道主义的东西。他只有一个问题：获取这个最为重要的东西。其余一无所求！我找到了一箱子钱，就放在我卧室里。我知道你看见了它。我不需要钱。我只消费一种完全自生的东西。我不仅不觊觎别的什么东西，那些最显赫、最令人向往的东西，我甚至想也不想知道。我能以任何的树根或者灌木根、白桦树皮、野蘑菇、野果子、软体虫子、蟑螂、苍蝇、蜘蛛，任何的生物实体充饥。然而，最为主要的是充分储备风干的、有巧克力色纹路的鸦片骨朵。这就是全部！绝对就此而已！永远也不需要任何其他的。如果在痛苦时刻需要用阴茎换取它，我会毫不犹豫地割下阴茎。如果要用肾脏、用身体其他部位和器官换取，请便，实施手术，摘下来用去吧。我可以只凭身体的一截生存，没有胳膊没有腿，我不需要听力，不需要视力，不需要急救车，不需要护理员。只需手头有罌粟粉储备。你明白了应当怎样热爱它吗？对它怀有怎样的忠心？只有这样做到了，它才会给予应有的报答，服从你的智慧！作为对离群索居和躲避生活洪流的回报，你飘飘然于空前的自我感觉。我们骄傲，而不顾及全社会对我们的鄙视。库克纳尔赋予统治一切的感受！颜色撩人的罌粟头不是给奴隶准备的！同鸦片共度美好时光的技巧就是附合于一种状态——相信它的独一无二性！迷信认为：身处顶峰的人向往深渊，而我们这里相反：爬得越高，越想继续爬。”

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脸色苍白，凝神聆听帕尔芬奇科夫的长篇大论，神色极度紧张和激动，然后也开口说起来，但更像是说给自己：

“要不，尝试一下？我显然是缺乏什么。除了自己，我没有偶像。不过，好像是时候了。瞧啊，罌粟赋予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怎样的精神愉悦。我有

点不相信它的特别，尽管自我感觉极佳……朋友，请问，我适合注射库克纳尔吗？你能帮助我摆脱它控制吗？你一定握有数十种配方用于无痛苦地摆脱它。”

“如果你还在怀疑什么，那最好不要动手。你的问题我回答不了。毋庸置疑，如果有谁因为此事情况不妙，我肯定会出手相助。所以不必有任何疑虑。只是不要因为犹豫不决而自我烦恼，被自己的举棋不定所折磨。”

“你的粉儿是什么价？我的资金并不充裕。”

“距离新一轮收成还有七十天。我有三个月的储备量。有钱就能买。给您的价格我还不清楚。只有我们共同购买土地和一起种植罂粟，我才同意无偿援助。我们只当城里找不到鸦片，再过一个半月就是新一轮收成，能收割罂粟头了，那时汁液含的很少，毒瘾反应和痛苦不会发生。毒瘾反应是痛苦前的症状。钵子里有磨碎的罂粟。锅里有煮过的浓液。还有两小瓶。我不主张你现在喝。你清醒过来也就一个多小时，等到明天吧。”

“我想今天就喝点儿……半瓶子可以吧？”

“不要问了。我已经说过了自己的意见。”

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走到餐桌前，把两个瓶子轮流凑近鼻子闻啊闻，想啊想，最终决意给自己倒出半瓶库克纳尔，开始小口地喝。

“你的教授怎么会根本不露面？或者只是谈话的诱饵？”波梅什金嘿嘿笑道。“混合制剂，混合制剂，结果全成了罂粟……其实，我完全不反对，他的思想合乎我心意。我承受住鸦片的第一次冲击，活过来了。这产生了希望。问题是，我何时开始适应它？了解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服用第一个剂量后，我被带入一个思维异常的境地。四肢仿佛消失不见了，大脑在一种极限状态下运作。意识脱离了身体而自由翱翔。出现过以前从未令我焦躁的话题。至今我也不明白，它是如何进入我头脑的。是人为给我植入的吗？重要的是，难道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清醒的时候我从未把这些事情塞进自己头脑。而这并非思索一些琐事，完全是异国他乡的。生活中我从来没思考过中国，可这里却那么刺伤了我的自尊……有多少信息从那里一下子涌入我大脑呀！我们一起第二次服用库克纳尔之后，我彻底失去自制力，陷入走头无路的境地！”

“你说得对，要逐步适应它。这种感觉来得非常快。但每个人情况各异。我是在第五、第七次服用时开始理解它。它慢慢地对我揭开自己的秘密。逐渐地，一点一点地。如果有谁一天时间就够，那他很快就会抛弃，因为那个阶段脑袋里除去乱七八糟的糊涂念头，他什么也没体会到。它阴险狡诈、谨小慎微，不急于展现自己的非凡本领，挑剔地考察每一个人，为自己筛选忠实信徒。因而，要提防粗心、提防怠慢，提防假惺惺的友谊，永远不要把它状态混同于酒精中毒或者蘑菇中毒。蛤蟆菌和伏特加不配做它的竞争对手。它是世界的统治者，智慧的主宰，它达观超脱。蛤蟆菌和伏特加卑怯地觊觎它的宝座。我认识许多人，他们假惺假意，有时甚至与它共同生活时亦如此，背地里同伏特加和蛤蟆菌藕断丝连。这些愚蠢的家伙早已去了那个世界。它巧妙地回避了他们，

他们患上综合症。他们决意背叛，开始煮蛤蟆菌汤喝，喝波尔图红酒和伏特加，希望摆脱毒瘾痛苦。但奇迹没有发生，因为它是无法替换的！他们很清楚这一点，但精神的软弱使他们不能恪守忠实于它的誓言。对于被虚假诱惑而仓促背叛自己永恒价值观的那些人，它特别地不留情。鸦片是一切开端之始，而他们沉湎于各种类似大麻的糟粕。结果是：肝硬化、心肌梗、肠梗阻、严重呕吐引起窒息、致命的机体粪便中毒。立马下葬或者火化。没有其他的结局。你明白了在和什么力量打交道吗？你到底想接触什么？共济会分会、圣殿骑士团、捷尔任斯基时代的共产党，或者，与这永恒的力量源泉相比较什么也不是的元首指挥下的盖世太保？这一强大力量说服每个人把人类回归宇宙的现实容纳进自身。毕竟人的精神天生是嗜好迷幻的。两小时以前，你对它一无所知，可仅仅服用了半茶勺，你的灵魂就被不可思议的渴望勾引到它那里去了。这就是它所拥有的威力！奉劝你小心行事，要三思再行。周围全是强迫人家臣服，而你的反应是自愿地、急不可待地向往丧失理智！今天最好到此为止，免得承受不住痛苦折磨，你明天就会化为火葬场烟囱里的一缕青烟。”

“我接受挑战，把自己奉献给库克纳尔阁下，成为它顺从的奴仆。库克纳尔东家，我是您——的！我是您的雇农波梅什金，您听见了吗，我是您的，东家！”狂热下的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在心里一字一顿地说，目光炯炯，舌头干涩，额头冒汗，鼻子发痒，但没有引发一点快感。他又开始陷入梦幻和莫名其妙的世界。

“好啦，格里高利已经上路了，他被诱惑住了。”帕尔芬奇科夫默默得出结论。“他要被带到何方？他将升华到怎样的精神高度？跌入怎样的欲望深渊？然后重新惊讶不已。其实，我就是这样起步的！现在我却替他揪心。我错在哪里了吗？助他一臂之力没有？据说，每个形成中的鸦片之友都在很巧妙地诱入新的同路人，以便在自己资源耗尽时，利用人家的渠道。这已经成为闲谈的笑柄。看来，果真如此啊！我叙述与它共命运的同时，时时夸大它的威力。而这种威力对普通人总是具有吸引力！所以说，借助鸦片魔力，我间接地诱使波梅什金成为我的同道人。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这份友谊！但在我的思考里没有这样的愿望。但事到如今也就顺其自然了。如果他的确是这件重要事件的忠实仆人，那两个人栽种这奇妙的花朵就会轻松许多。丰收的果实可以享用很久！那我们就可以像过节那样寻欢作乐！毒瘾痛苦减弱了我的进取心，但唤起我详细了解其他新事物的欲望。我就是以这种基本方式在消费问题上区别于所有其他人。我耗费的只是意识冲动的游戏，而外部世界于我一文不值。

窗外昏暗下来。帕尔芬奇科夫在亢奋中逐渐对新结交的朋友失去了兴趣，不再关注他，自己深深沉湎于自我之中，失去了与时空的联系。

蓦然间，他发现自己身处街头，正急匆匆前往那家商铺，不久前在此邂逅过一位腿脚略跛的年轻女子。起初，这一情况令他颇感难为情。自从结识了那玩意，他对性已经冷漠无趣，连购物的事也是想也不想了，食品则令他最少操

心。究竟什么缘由驱使他前往此地？彼得·彼得洛维奇恼怒地冥思苦想，在记忆中努力挖掘究竟是什么动机促使他踏上如此奇怪的路途。终于回想起那短暂的思考，他重温起为这个世界奉献自己后裔的念头。这将不是一个普通孩子，其妊娠期处于奔萨出产的库克纳尔的强烈陶醉之中。

“为改变国民种族质量，我们在实施属于遗传基因工程的变异实验。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对此项试验给予的力所能及的贡献。”彼得·彼得洛维奇想。“会不会是眼镜教授有意操纵了我的思想？他热衷完善俄罗斯人已经成癖。我只是教授他奥妙实验的参与者。如果我的确前去寻找那个跛脚女子，荒唐地建议同我建立隐秘的私人关系，那我凭什么就认为她会同意？她愿意同我上床媾和，生育孩子？难道我是美男子？不是！我是每个姑娘都渴望的歌星？也不是！我是钞票机？更不是！等等，青睐床底下塞满钞票的箱子？难道金钱没有把我制造成俄罗斯拜金潮中的寡头吗？说实话，这样承认是恶心的，但事实如此。百万富翁！在一些场合，我可以不加修饰地以富人自居。”

“应该回一趟家，取出几摞千元面值的卢布，借助这肮脏的力量说服跛脚女为我生育孩子。不敢确定我们的基因变异能否创造出非同寻常的人类产品，但这种希望是存在的。对罍粟头奇妙使命的信仰使这一希望更加牢靠。我相信，这个希望被最不可思议的变化所支配。或许，我的后裔就是某种关于人类使命的不可思议的主意。抑或，他将获得异常的自制力，而鸦片成为落后于时代的事物？话又说回来，我没什么冒险的。彼得·彼得洛维奇仅仅是制造新生物的原材料，而变异是唯一完全受智慧支配的东西。我无力预测什么，特别是实验结果。”

帕尔芬奇科夫被紊乱的思绪缠绕着。他跑进家门，亢奋地从大箱子里取出几摞钞票，想到钱会赋予某种陌生的神秘力量，就决定加码。于是吞下了三勺罍粟头粉。脚步已经迈出门槛时，他又返回，再服用了两勺。信心十足的彼得·彼得洛维奇疾步走上刚才的路线。剂量引发新的兴奋潮和对新的情节线索的酝酿。

“对于这个女子，我还记得些什么呢？”他匆忙想着。“跛脚，薄嘴唇，可爱的笑容。还有什么？我到底想了解她的什么情况？这也是个令人好奇的问题！其实，什么也不想知道！既然如此，我为啥还要问自己呢？这里的诡计仅仅是她是否同意参加实验。其余都不在我或者她的掌握之下。”他神秘地一笑，仿佛他脑子潜入了某种对事物的明辨。事实上，彼得·彼得洛维奇对此不止一次地思考过，而且常常得到同样的结论。他甚至对自己发火，因为同一推理重又进入脑海。可为什么偏偏现在又特别兴奋于毫无新意的思索？所有这些因素使得即将发生的会面显得更加诡秘。帕尔芬奇科夫恍惚间相信，不会有任何反驳，那位女子愿意提供器官使用，他们之间一切都会按照臆想的计划发生。

彼得·彼得洛维奇加快脚步，他惊讶于自己为何如此焦虑，且竟然是种愉快的不安。

“莫非教授在故弄玄虚？”他脑子这样闪现。“毕竟我已辨认不出自己是

谁了……”

事实上，在这一刻令他最为操心的是更现实的问题：如何对那位年轻女子解释清楚，用什么说辞来概括自己相信的、并且为之急于求见她的主意。

“这是件微妙的事情，”帕尔芬奇科夫想。“不能生硬，不能唐突：喂，我们上床吧！可是，我没有时间献殷勤啊。酒吧、影剧院、月夜下公园的长椅，这些都鼓不起我的热情。我不想搂她腰，不想爱抚她的胸脯，亲吻她的薄嘴唇，拨弄她的栗色头发。她是栗色头发吗？这不是亲抚耳朵就能吸引爱人喜欢上罍栗头的那种激情。在我的词汇里已经不存在温存和示爱之类的语句。只有必须贯彻到底的具有原则的事情。这就是全部！但为此我可以腾出不超过一晚上的时间。如果今天谈不拢，我永远不会重温这个主意。于我而言，它将彻底不复存在。完全可能的是，明天我就要羞愧、嘲笑自己这个白痴似的实验，会由于把自己浸透鸦片的精液奉献给人类基因变异混合液的妄诞愿望而无地自容，把自己称为可怕的家伙，甚至是傻头傻脑的人。尽管顾虑重重，我终究还是曾经原因不明地奉心灵之密令吻了她的手。当然，事后把此界定为最愚蠢的行为……”

思绪的涌动令帕尔芬奇科夫先生左右为难。他放慢脚步，使自己冷静下来。但这样子地没走几步，就已经来到那家商铺门前，他走进空荡的销售大厅。金融危机和贬值到耻辱境地的卢布剥夺了许多迦南城居民享受商品市场服务的权力。目前，本地人一日三餐基本以储存的食品罐头为主，附以自家园子地的收成。坐在收款台前的姑娘笑着放下正在阅读的书，目光别样地看着彼得·彼彼得洛维奇。帕尔芬奇科夫不记得有谁向他展现过这样的表情。很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莫斯科人有些不知所措。

“她为啥饶有兴趣地盯着我？”他想。“莫非她手里也有什么预定的计划？她的笑脸扰乱了我的既定方针。窘迫令我无所措手足。”

收款员的话声使他恢复了感觉：“老板警告过，如果一天内来商店的顾客少于十人，明天我就被解雇，店铺关张。您是我们的第十一位顾客！这太让我高兴了。就是说，明天还是我的工作日。您不选购什么东西吗？过期商品我们不上架……需要帮助吗？说实话，还差四百七十卢布才达到日销售额度。不不，我不是要您购货，我是不留神说漏了嘴……对不起。”

她忸怩不安地看着帕尔芬奇科夫。他觉着收款员似乎掉眼泪了。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彼得·彼得洛维奇喉头哽咽了。他迅速打量一番货架，在一股神志不清的状态下，从兜里掏出四摞印封的纸币，放到收银台上。

“这是给您的！我们走吧！”

“您怎么回事啊？您怎么回事啊？我不能要……再说我也不值这么多……为啥这样吗？从来没有人给这么多……说实话，有一次五百卢布，有两次是三百的价。可四十万……上帝啊，这是一笔巨大财富……快拿走。不然我会大哭一场……我是残疾人……这笔钱会让我送命的……喉咙会被割断……拿走，求

您啦！”

“这是给您的！”帕尔芬奇科夫坚持着。“我们走吧！”他找不到其他言辞。

“您最好购买四百七十卢布的商品，”跛脚女不连贯地说。“那样我就会得到日工资……我每天的工钱是一百二十卢布。把自己的钱拿走……建议您把它们保存好。您初来乍到，要是有人知道您带着这么多现金，肯定要发生不愉快……贫穷使本地人穷凶极恶……可怕得很……为了一戈比、一口酒、两块土豆，可以丢掉性命。而如此之财富……想起来都可怕……”

胆怯感终于消失了。彼得·彼得洛维奇恢复正常以后说道：

“就是说，如果我什么也不买，您将被解雇。那您如何生活呢？失业者格外艰难啊。拿上钱，跟我走吧。怀上孕以后，我双倍、三倍、五倍地更多给您付钱。但必须现在就走。我没有其他时间做这件事情。”

她腼腆地，但没有一点愠怒地看着我：

“怎么，你真的想要孩子？为什么看中了我？我是跛子，胸也不大，是个丝毫不性感的女子，而且没有这方面的经历。至于孩子，我自己就很想要……在我们这个小城，别想找到男人。我们这里苗条的、丰胸的、脸蛋漂亮的女子都找不到丈夫，我这德行的还能指望什么呢？一次就能有孩子……这可能吗？我如何养育他呢？你负担抚养费吗？”

“你就把这些钱当做将来的抚养费收下吧。”他立刻找到对策。“这几摞钱既是你的，也是孩子的。没有钱怎么过下去。现如今干什么都得付钱。”

“你要孩子做什么？还这么急不可待的？好像有人在追赶你。你是否就要离开？这事可以踏踏实实慢慢来嘛。搬到我家住，我有自己的房间，电视机……”

“不了，不了。我匆忙是事出有因。不过我们不谈它。怎么，我们走吧？”

“你叫什么名字？”

“彼得·彼得洛维奇。请你麻利一点好嘛。”

“你连我名字都不知道，就想让我给你生孩子！问一声我叫什么也好嘛！”

“我会问的，一定会问的。其实，你也可以自己说出来嘛。我们走！”

“这么随便，我可不走。店铺交给谁来管，白天的进项交给谁？你把钱藏好，在街上等我吧。十五分钟以后我再出去。我叫卡佳·罗斯库特金娜。你也该知道自己未来孩子的母亲叫什么……是的，假如上帝青睐我们。”

“太好啦！”

帕尔芬奇科夫把钱塞进夹克衫内兜，走出商店。他根本没料到，对话会如此简单没有周折。

“是啊，难为情了，胆怯了，不知如何是好，而且难以言对。但是，没有低三下四，没有哀求人家，甚至是要求她这么做。”他自我安慰着。

已经是晚上九点钟多了，但天还亮着。仿佛，太阳忘记了五月里的习惯，没有把红色光芒洒满山岗，也没有隐藏到地平线后。街上空无一人，寂静中彼

得·彼得洛维奇听到门锁的咔嚓声响，他转过身去。罗斯库特金娜挽起他手，看看近旁，压低嗓音说：

“去我那里吧。”

高跟鞋敲击地面的节奏声略显陌生，这使帕尔芬奇科夫联想到过量服用库克纳尔以后心脏不均匀的跳动。

罗斯库特金娜的房内间不会大于十五平方米。一张床，一个床头柜和上面的一台旧电视机。一个角落里摆着旅行箱，另一个角落里放着鞋子，上面盖着报纸。外衣挂在墙面的钉子上，门后退了色的冰箱在使劲叫唤。

“我就这么生活。确实很贫穷，但还沦落到乞讨，也没有沉沦于酗酒，尽管城里我的许多同班女同学已成了酒鬼。她们的样子谁也不会说只有二十五岁。酗酒成性的面孔，扭曲的生活，一贫如洗的状况。彼得，你就往床上坐吧。我这里暂时还没有椅子。”

她自己在床沿坐下，伸手把帕尔芬奇科夫拉过来，说不要拘束嘛，请坐，然后就沉默起来，仿佛在等待他采取行动。彼得·彼得洛维奇把钱掏出来，身子往枕头上一靠，合上双眼，好像忘记了造访的目的。

很难说过去了多少时间。在某一瞬间，他感觉到她靠拢过来。

“别佳，如果累了，想睡觉，就把衣服脱了吧……躺下吧。其实，我能帮你脱衣服。”

他不情愿地睁开眼：“是您呀！抱歉，我就想自己的事，走神了。”他环顾四周，反应到自己身处何方。一切是熟悉的，床前的垫子上放着那四摞钱。

“这是我拿过来的。”脑子里闪现。他这时已彻底醒悟过来身处此地的目的，可眼前的无聊情形令人索然无趣，甚至愚昧。

“那我就给你脱衣啦？”她重复道。

“不，不，过一会儿吧……”

“怎么，嫌天亮着？”

“嗯。”他糊里糊涂地又同意了。

“那我呢？脱掉连衣裙？躺在一起……你不是想要孩子嘛……”

听到这番话，帕尔芬奇科夫先生突然恐慌起来：“万一我要是不灵了呢？我只想后代，只想鸦片精液变异，只想参与实验改变俄罗斯人的质量，最重要的一点却没有过问自己：这件男人例行的事情我还做得来吗？似乎记不清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裤腰以下有过什么动静了。它倒是还在，像抹布一眼挂着，内裤和它之间也没有接触的感觉了。它似乎存在，但处于麻痹瘫痪状态，失去了应有的功能，对自己的用途也没有丝毫兴趣。”

卡婕琳娜好像倾听到他内心的难处，因而问道：“你有多长时间没女人了？”

彼得·彼得洛维奇不想回答，但还是勉强从牙缝挤出来：“记不准了，但

早没有了。”尽管这时模糊回想起两年前在埃及的经历。当时好像一切正常。他付给那姑娘一天五百美元，他使她浑身大汗淋漓，一天内自己数次地得到异常快感。不过，那是2006年，当时他还没有意识到个人生活的主要意义是无限热爱那被磨成粉的奇妙花朵。

“要不，我帮你一把？愿意嘛，我亲昵你，抚摸你，吻遍你全身？”罗斯库特金娜轻轻问。“我这方面不是很能干，但我希望能唤起你男人的渴望。我们试试吗？”

她没有再问什么，就脱下他的夹克衫，扒下皮鞋，然后褪下裤子，解开衬衣扣子。他盯住自己的身体：四肢消瘦得只剩下成皮包骨，前胸干瘪，排骨突现，略带黄斑的苍白皮肤令他想起多褶的风干罌粟头颜色。

“接触那样的鸦片就不难陷入销魂的快感。”他窃笑道。“八成她也会因此狂热。不，不，我永远不会给她介绍库克纳尔。决不允许自己背信弃义。她可是要成为我孩子的妈妈呀。或者，还是诱惑她一下吧？为阁下他塑造一个女奴？住手吧，彼得·彼得洛维奇。这个可爱的女子为保护自己拒绝酗酒，为什么要把鸦片的死扣往她脖子上套？我内心一定要保留人道主义，哪怕只有一点点……奇怪呀，我使劲去思考各种各样的小事情，就是不去想自己造访这位太太的目的。显然，我几乎已确信，这事在我身上不会有任何结果。就让她试试看吧，没准女人的温存能使之复活。如果还是不行，我会无地自容吗？会因为性无能而羞愧死吗？不！倘若对于她的亲吻给予同样的回应，并且深入到情欲的感受中，那才会使自己蒙受耻辱。对陌生世界的感受不能迷惑我。”

这时，帕尔芬奇科夫在自己干瘪萎靡的身体上感到了她的嘴唇，富有弹性的胸部，头发，手指。

“我如此瘦弱的身体怎么会引起别人的性欲？”他无法理解。“这不是发自内心的，不是真诚的，是花钱买来的，高报酬下的人为技巧。傻瓜，蠢货。她说过希望帮助我唤醒男人沉睡的根。她的尽心竭力使我明白，如果我的生殖能力或者性能的沉睡是永远的，那么，指望复苏是没有任何机会的。眼前最好什么也别想，顺其自然，顺从自己，特别是顺从胯下。它怎么样了？苏醒过来了吗？能够微微运动一点了吗？稍许出现了情绪吗？性欲的火焰完全有可能在此后燃烧起来……没有，什么也没有。无论是舌头接触我的胸脯，还是亲吻被库克纳尔浸黄的嘴唇，我体内都没有丝毫反应。而我还在妄想参与为一个优质新人受胎而采取的变异和精液注入实验。其实，我同时轻松地证实了不久前还令我恐慌的东西。也许，这只是勉强的安慰，不过我想，帕尔芬奇科夫先生根本不能背叛罌粟头了，至死都要忠实于它，而且也不存在什么客体能使他哪怕摆脱毒品一秒钟。”

彼得·彼得洛维奇做出这样的结论，于是起身下床，匆忙穿衣。

“显然是我的缺陷妨碍了你，你总也放不下，所以你没有结果。全是我的过错……我……你把钱拿走，我们俩什么也没发生……你有什么理由留下这么

多钱？别佳！”

这时，她的蓝色大眼睛流露出窘迫之情。“别生气，”她未及说完……

帕尔芬奇科夫连道别都没有说一声就默默离开房间来到街上。他不时碰到过往的行人身上，被人家推开，被人家斥责，但他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转眼就把刚刚发生过的尴尬之事忘得一干二净，甚至深信自己的尊严丝毫没有贬低，只不过是另外的事情占据了意识。帕尔芬奇科夫感到惘然若失，不知如何是好，毕竟他始终感到自己就是鸦片王国的奴隶，每时每刻都在向往它，而且不可能是另外的情景。是至高无上的神为了彻底独处，为了想象力的强烈变幻、为了心血来潮、极致发挥才华和天赋而造就了罌粟头。生活怎么可以没有罌粟头呢？那将重新沦为被陈规陋习束缚手脚的、那些目光短浅的群体的代表。

未来的生活方案在脑海里轮流呈现，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突然恍悟，必须为自己在地球所剩无几的时间留下一份详细书面计划。促使他下意识这么想的就是自己赤身裸体的样子：那么卑微、那么病态、那么孱弱，他明白无误地知道，自己的生命不过还有两三年了，或许更短。这一符合人道标准的恍然大悟，虽然有些苦涩，但丝毫没有令彼得·彼得洛维奇沮丧，也没有引起他惊慌或者恐惧，反而督促他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对那些事情认真制定日程，无论能否完成，哪怕开始动手也好。

“未完结的项目必须停下，”他脑海里闪现。“这是俄罗斯人的习惯，也合乎常情。但缺少罌粟头，如何动身前往那个世界？因为有可能被拒之门外……”

他微微一笑，注意到自己的这个想法，其中隐藏着一种民族特性：动手一桩事情，然后把它搁置到一边，完全忘却，又开始去做另外一桩事情。最近几年同鸦片共度的岁月就是由若干半途而废的事业编织起来的。他就像风中的刨花，从这个主意飘到那个主意，被抛来抛去。什么事情没经历过呀？最近这个阶段，就是希望以嗜毒的突变手段改善俄罗斯人种。这主意本身是爱国的，也是讲究科学的，可他却躲避了它。好像最为胆小的懦夫，过早地举手投降，放弃了床第——大胆的示范性实验平台。而跛脚女的勇气却大得多，她坚持不懈挽留他，央求他试了一次又一次。不具备这样的精神，就达不到目的。或许，他根本就不需要达到什么目的。他围着库克纳尔转悠，就像被拴住的家犬围着自己的狗窝转悠。超前迈一步，马上又退回来，只为不落入没有鸦片汁的痛苦境地。人的做派无异于狗，充分强调愿望，也就是凶狠地叫唤几声，在自己的意识中喧闹一阵。他清楚记着初次接触罌粟杆以后的感受。那是一种无法言表的快乐呀。

“啊，彼得·彼得洛维奇，我熟谙自己的缺陷。”他又胡思乱想起来。“有些人，看来是大多数，追求凭本事生活的方式。而我所依附的那一群微不足道的家伙却在内心整日的懒散懈怠中得到快乐。假使身后有一个特别有本事的人监督我，难道我还能嗜好自给自足的罌粟花成癖吗？眼前我被驱使为帕尔芬奇

科夫的行动书写计划。我甚至觉得，没有这个计划我就是活不长的人。这个甩也甩不掉的念头如此深入和牢靠地扎根于我内心。而这个计划很可能就是在某一个晚上意识的冲动。到了早上，我就全忘掉，醉心于崭新的令人神往的事。是哪些事呢？不清楚。鸦片能量引起的突变可以导致最不寻常的激情和冲动，从变成蚯蚓的希望到切断自己血管的迫切渴望，以及感受前往那个长眠世界的心境。莫非，人类生存的意义就蕴藏其中，具体点说，就是彼得·彼得洛维奇生存的意义蕴藏其中？最近这段时间，我意识中最为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最贴近我精神气质的是什麼，最令我神往的规划是什麼？它必定是排在罌粟头之后的主要事业，而非从一团思绪跳跃到另一团思绪。参与科什玛洛夫教授的计划可以成就这种理想：把混合的遗传基因元素，日耳曼的、中国的、犹太的、格鲁吉亚的基因组合，注入同胞的血液，从质量上改变他们。还有什么其它更有效的方式我能借以报效自己人民的呢？眼镜教授许诺给我基因混合制剂。那我就此开始吧。就从明天起。我会分发给所有人，但自己尝也不会尝。从罗斯库特金娜动手。观察她的变化将会很吸引人。她将转变成怎样的俄罗斯新人？她将从从事什么事业？她将拥有怎样优越的思维？万一实验出现消极征兆呢？积极向上和安分守己的女公民卡嘉变成同班同学的同类可怕家伙可怎么办？必须要求眼镜教授做出保证，要给程序配置反向通道预案。都说德国人或法国人好，俄罗斯人就得受罪。”

“我已明确了自已的方向。而且是一劳永逸。除了鸦片粉，我开始从事完善同胞精神道德和体质的独特研究。因而没有必要再写出自己所剩之年的规划。它已经设计好了。明白，准确！我和波梅什金在法婕耶娃家的园子地种植罌粟，用鸦片滋养自已的意识，同时在迦南城居民中间推广基因混合制剂。反正我也找不到比这更有益的东西用于国家的优化基因储备了。”

“当前我最最重要的任务是，借助基因工程唤醒俄罗斯人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与尊重。否则，没有国家，没有和蔼可亲的同胞，就无从去爱。只有如此才能克服民族的精神危机。当今俄罗斯科研成果和政治措施的储备已经山穷水尽。只剩基因混合制剂了，它将能取代各政党空洞的政治口号。自由、公开和诚信创作的精神将主导广播电台和电视传播，公开的造谣惑众将受到应有的惩罚，做官的将是那些有良心的人。国内的精神道德氛围发生变化，人们开始爱戴俄罗斯人，而不是惧怕他们。我需要这些吗？完全依赖奇妙花粉的彼得·彼得洛维奇面对令社会头疼的事如何是好呢？难道我在营造仕途，追逐权力，希望在生意中得到特惠吗？渴望为私利动用行政手段吗？一切都很简单！寄希望于这些的是我被鸦片点燃的理智！头脑清醒的人们不需要这些，他们蔑视民族的精神世界；酒鬼们才不会为此操心，伏特加下肚以后他们舒适地瘫倒在便道上，在梦境中会见酒神巴克科斯；各级官吏们只幻想着减少人口。只有精神上的奴仆才惧怕抵御背信弃义，他们就知道行贿。于是有了结论，国内只有一个希望还没有泯灭：大家都看好科什玛洛夫教授的科研发明和因鸦片而魅力十足

的帕尔芬奇科夫的积极进取。只有他们在努力，希望拯救民族，其余人对此都是置若罔闻。喂，彼得·彼得洛维奇，你会在明天一早就把这些高谈阔论忘得一干二净吧？为社会做贡献的积极性也都见鬼去了吧？如果现在就给你一些有纵向纹路的费尔干纳州出产的巧克力色罂粟头，或者在东方那种晒出无核小葡萄的阳光下成熟的奔萨州出产的鸦片汁，难道你到时就能回想起一点今晚在迦南城进行的复杂对话吗？不会就鸦片带来的幸福是否会永生和无止境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吗？不会因为感情崇高而精神失常吗？你连睡个婆娘都没搞成，却做起遗传基因革命这种大事。就凭你自己的智力和体力的潜力？呸！你完全搞错啦。你是疲惫了。该服用几勺罂粟粉，去自己意识中的偏僻小巷游荡吧。你的命运只是这些简单东西构成的，你存在其中才有所价值。自己臆想出来、而且越过个人范围界限的东西都是虚无的。多亏当局克制才容忍了你，毕竟你没有远离自己的库克纳尔去惹是生非。你很严厉地把握着自己，在反对派的行动和示威集会中从未发现过你。否则，你很快就要遭遇痛苦，不是用松木板把你置入墓穴并伴随安魂曲祈祷，而是扔进污水坑，再洒上一层氯，防止臭气破坏了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但我还是要指出，无怨无悔地服从于罂粟头正在给你增添优势。以自己的良心、理智和发自内心的狂热，我就能断言，把库克纳尔奉若神明，并忠实于它，就是最神秘最个性的人之情感。其实可以坦白地说，这一情感如此神秘莫测不可知、如此深入心灵而又转瞬即逝，所以它有权自命永恒。也更可能因此，我对任何人没有任何限制，对任何人从没有任何觊觎，甚至若有人蓄意谋害我性命，我都会既不伤心也不惊讶地自我奉献之，当然，要饱食毒粉在先。若要去死，宁可在神智激昂的亢奋下，也不要因为社会的病态溃乱所致。于己而言，我早已拿定主意，不会携带自身任何健康的器官走进坟墓。我相信，我患有肝炎，胃溃疡，局部贫血，胰腺炎，肺结核。我不无快感地通过以缺乏营养的清汤寡菜粗茶淡饭充饥和不断加大库克纳尔剂量的方式来加重病情。只有如此，而且非如此不可。我想起，结识罂粟杆之前，我的世界局限在莫斯科环城公路以内。现在，我的思维源源涌向周边地区，而且愈发遥远和深入。”

“内心坦白之后，我缩起脖子卷曲身子，仔细朝四下看了看，就急匆匆往家赶去。一种感觉始终缠绕着我，仿佛一只无形的手眼看着抓住我的裤腿，随之响起检察长严厉的声音：站住，帕尔芬奇科夫，站住！你被逮捕了！食用罂粟杆属于刑事犯罪！你该坐牢啦！”

他飞跑进家里，关严实房门，扑向装罂粟的袋子。上帝保佑，全都在呐！帕尔芬奇科夫先生兴奋地叫喊着，开始惊慌地往嘴里填塞渴望已久的食物。三勺过后，他才消停下来。他没有默默地笑，而是咧嘴笑出了声。说实话，当时并不明白这狂喜的由头是什么，是兴奋于服用库克纳尔，还是耍小聪明蒙骗了谁。弄不明白，究竟是谁，在哪一件事上。或者是某个主意的一部分闪电般在脑袋里划过，他来不及记住，但下意识的反应流露在了笑声里。浮现出熟悉的

甜蜜感受，而且越来越明显。彼得·彼得洛维奇彻底缓过来了，振奋起来了。罂粟带来的极度陶醉和意识到获得同等状态的更有效手段还有待人类进一步去开发，不断地使他相信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是正确的。

他走过厨房，到了卧室朝里一瞥，看见波梅什金躺在床上，他处于深度的罂粟梦乡。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面色苍白得可怕，他断断续续地打着鼾，夹杂着微弱的呻吟。做个诊断并不困难：客人已经度过了剂量过度，沉浸在鸦片作用下的梦境。

彼得·彼得洛维奇也打算安顿下来过夜了。由于唯一的床被占用，他就在厨房地板上铺了一些报纸，再用最近一次在罗斯库特金娜商店购物时得到的塑料袋把自己的旧皮鞋裹住垫在头下，然后把夹克衫盖在身上，合上了眼睛。那个刚才没记住的转瞬即逝的主意马上就在脑海浮现，不过，已经非常之可笑。这时他想到的是：无论我讲过什么话，做过什么计划，对自己发过什么誓，我做的完全是另外一套，甚至在行动完结前的几个瞬间表现出缺乏能力去预见未来、采取措施、确定目标、朝前迈出一步，或者应该说什么。思维活跃的突变不允许彼得·彼得洛维奇清晰地铺就生存之路。可是在别人的履历中生活却拥有清晰的情节主线：开端——发展——结局。我的全都相反。经常是，帕尔芬奇科夫今日的脚步撵过了后天的行动，需要我在一个月之前完成的事情，我今天在做，或者把它延后至久远的未来，或者忘得一干二净。假使有人着手研究我的生活史，除去那些难于归拢到一起的杂乱无章的思索，他什么也梳理不出来，费尽心思也搞不懂我的性格，我的世界观，我的生活计划。这些真的存在吗？传记作家将明确声明：彼得·彼得洛维奇是属于罂粟族的杂乱无序的家伙，仅仅那些拥有类似的鸦片意识的人才能理解他。研究者在这方面也会绝对的正确。我不仅搞不懂自己，而且极其不愿意预测自己的行为。假设我根据某个方案打造生活，我还需要自己吗？而且还得附有详细说明：每天，每周，每月，细节上井井有条：购物，支出，债务；按每一分钟给出的劝告和建议，性生活日记，权威人士生日的记录表，它将整个地决定你的仕途和命运！这对我是枯燥的、荒谬的、讨厌的。我牢记主要的和最必不可少的：我昼夜不分地离不开的生命花朵，数量巨大的，品种繁多的。衣兜里，菜碟里，塞到鼻子跟前，递到嘴边，肚子里，血液里，大肠小肠里！其余的我一概没兴趣，如果引起我的兴趣，那也是为了给理智加温，为了欢欣地迎接鸦片光临，为了罂粟能量的不同高潮，为了头脑发热的变幻和表现。为了它一切的一切！有一点就行！好比音乐家对于缺乏基本乐理常识的总谱不会产生兴趣、酒鬼走过空酒瓶时不会停步、同性恋男从不把好奇目光留在艳丽的女子身上，而我根本不理睬日程表上排列的有序生活，它不仅规矩严，而且还得在意见簿上潦草地写留言，这事也有臭规矩。

这时，彼得·彼得洛维奇发现自己在经历了如此彻底的坦白后，已经惘然若失。解决掉了的问题竟然又出现了：他是否真的乐意参与教授主持的使用遗

传基因混合制剂的实验？不久前他还被强烈吸引，而且引发了爱国主义激情。说过，服务祖国是每一个人的迫切需要。一段时间过后，他怎么又返回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了呢？怎么办？同意，还是像离开罗斯库特金娜的床那样溜之大吉？他真的愿意俄罗斯人过得好，活得自由、舒坦、富裕吗？是，还是不？

答案对他自己来说多少有些出乎意料：这事同帕尔芬奇科夫先生毫不相关。他们没有为他着想，他也不愿意别人替他操心、为他烦恼。他蔑视那些人的社会地位。有的人精神贫乏，有的人收入微薄，有的人拥有大量行政资源，有的人拥有资金雄厚的银行账户，掌控着企业和大批流浪汉、以及妓女，他对谁也没兴趣。如果他们不表示抗议，不互相揭短，不给当局一点颜色看，不制造点麻烦，就表明，他们同我一个样，一切都很滋润，都很甜蜜。毕竟我是一切称心如意的。如果一切都井然有序，紫色花朵就能赋予我们民族智力以自己的特点，那何必还要给俄罗斯种族改变基因成分、给我们添加那些并不十分友好的日耳曼人、犹太人、中国人和格鲁吉亚人的基因混合剂呢？甚至不久前我们还和最后一家发生过战争呢。然而，眼镜教授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他每一家都采集一点点，那么，无论从哪一人种身上抽取血样为同胞配制基因混合剂就都没有区别了。

彼得·彼得洛维奇蓦然坚定了自己的一个观点，就是基因混合剂中应该含有鸦片元素。假使如此，那就其结果而言，这个规划可能成为最令人惊奇的。说服科什玛洛夫教授相信四个人种中必须有一个痴迷罂粟头的想法充斥了彼得·彼得洛维奇的头脑，他竟高兴得颤抖着双手跳跃起来。这个人种不仅要切实地、不顾一切地，而且要真心崇拜罂粟头。要做到缺少它就无法生存，好比彼得·彼得洛维奇自己。这样的话，才会出笼一个冒险性十足的规划。他将为之献身。不过，出现一个问题，推荐谁去扮演罂粟头奴仆的角色呢？

“我既不认识中国人，也不认识德国人。那他们就被排除了。”他开始寻思到。“犹太人和格鲁吉亚人我比较熟知。俄罗斯人可以从前者严谨而冷静的智慧中获益良多。格鲁吉亚人呢？长处何在？他们身上也有符合我们需求的东西。他们善于无忧无虑地生活，过得悠哉游哉……哦，对，他们的自杀率最低。这一点俄罗斯人毫不逊色。不过我们的同胞恰恰以此为荣哪。人们居住在贫民窟般的地方，养老金微薄，或者工资不能糊口，但自我感觉像伯爵。有必要再加强这一民族特性吗？那么，只剩下外表和艺术能力。这类问题我基本没兴趣。这么来看，百分之五的格鲁吉亚遗传基因需要浸润库克纳尔浓液。这样会如何呢？我会同意积极参与使用基因混合制剂的实验吗？好，我保证！谈妥啦！”

帕尔芬奇科夫自言自语的习惯是在结识罂粟粉以后形成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因为他经常独自颠沛流离？其实，这个问题未得到答案，因为就在这个当口，新主意把他推进了死胡同。怎么样才能带着科什玛洛夫从圣经摘出来的思想、努力成为“……像上帝您那样完美！”？他又记不清了。可那当中包含着同明天即将局部启动的遗传基因革命，确切地讲，就是遗传基因反革命行动

有着根本关联的隐情。这一行动是上帝对他的赐予。

“我将插手上帝的活计，”帕尔芬奇科夫想到。“那就要对上帝表示不满，因为他创造俄罗斯人时马马虎虎，迷迷糊糊，或者当时饿着肚皮。因此，我们人民的大多数人几乎天天吃不饱。顺便说一句，世上存在着缺陷更多的人种，因而能这样推测，委婉地说，就是上帝在创造他们时，自己完全在忙乎自己的其他事情。凡事同上帝他争执，并非完全无趣。我盼望，更加强烈的狂热在我身上引导出借助眼镜教授的遗传基因混合制剂生成的、趋于完善的崭新俄罗斯人制成品。如果我们在他之中，他在我们之中，那我的作业就不会招致他怨恨和谴责。更何况，在实施为人民造福的行动时，我将处于他至爱的作品——罌粟头——的狂热诱惑下。”

我就这样地大致勾画出行动计划。现在必须吃点东西提提神，才能呼唤出教授来，否则，他不会露面。服用三四勺即可，以免跑题。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剂量不足或者超出，常常把我的神智引至另一种境地。有价值的思考被遗忘，而且经常是永远想不起来。于是出现的就是完全别样的新计划、内容和方案，把我的思路彻底打乱。所以，必须随时计算罌粟粉的用量和余量，包括杆结的量，就像在财务处。近来，那么几勺的量越来越显得不够了。不得不加量。但是，我的统计可别混淆了借方和贷方啊。

彼得·彼得洛维奇一下跳起来，避免忘记已经开始思考的题目。他就着又干又硬的面包皮吃下罌粟，感到牙根和上颌在发痒，不满地做了个鬼脸。他懒得收集撒得满厨房的报纸来垫身，索性直接躺在了地板上。现在需要稍等片刻，待那智慧的花朵在肚子里绽放。大脑对于遗传基因的反革命行动给予的进攻应当在继续中。但愿别走过了头而张冠李戴。罌粟使他的生活无忧无虑，并充满神奇，简而言之，就是罌粟把生活改变成他所期待的那个样子。钟情于鸦片上帝就是一种机遇。

“要不是在“暴风雪”餐厅的那个晚上命运安排我与库克纳尔相逢，我的生活还不知如何发展呢，想到这些就令人恐惧。”彼得·彼得洛维奇轻轻一笑。“那样我就会是世上最不幸的人。罌粟头使我倍受关心，它把崭新的世界观赋予我这个被首都浮华空虚生活毒害掉的人，使我相信了自己的智慧。只有罌粟头能够使我在缺乏平等的陌生世界里沉浸于对生活的尽情享受。这享受或许是短暂的，但灿烂无比。我把自己的生活打造在极端的边缘，但这是奇迹的边缘。正常的人认为像我这种靠玩弄智慧生存的人都是病态的，甚至是怪癖的。我才没工夫搭理他们的评价。但相比于那些需要整个俄罗斯社会同心协力去克服的丑恶：沉湎于贪污、行贿、形形色色的强盗、卖淫和溜须拍马的同胞们，我特别出粹拔类于他人的是什么呢？在美好的一天，我结拜了奇妙的花朵，于是决定离开那个社会。去往何处？在哪一处岸边抛锚？渴望在一种社会环境里扎根，另一种也好，第三、第四种都行，但无处不是深重的道德沦丧。讨厌透顶！最终寻觅到一种不伤害别人的、被罌粟头弥补了缺陷的孤寂生活。自古就有这样

的说法，多一个心眼不会有坏处。我的生活方式有什么地方不如酒鬼、官僚、大贪污犯、受贿人、或者睁眼说瞎话的那些人的生活方式呢？我活得自在，对外部世界绝对无兴趣。是的，缺乏了那最可爱不过的田里的花朵，我确实无法再活下去！毕竟它就是一切！再无其他！因而表示谴责、那些家伙用脏水泼了我这样的人，他们是完全不了解真相。但我缄口不语，强烈的复仇心丝毫不能令我冲动。彼得·彼得洛维奇只在自身寻求和谐！上天的力量怂恿我的选择，我俯首这个机遇，并要把此事进行到底。”

心头的火已烧旺，帕尔芬奇科夫感到血管发热，紧接着头脑发胀，一切运转起来了，在加速，冒出烟了；兴奋代替了令人神往的期待。

“啊，多么美妙！”他几乎要喊出来，但仅仅在意念中如此。或许，这是因为他只允许在内心面对自己时才这样坦率。

就在此刻，彼得·彼得洛维奇面前出现了科什玛洛夫教授。

“你好啊，朋友，”教授冷漠地招呼道。“又在难受不是？该动手啦。我等着你行动。如果这次你不再采取点什么措施，那我不会再和你打交道了。母亲为何生下你？看着倒像俄罗斯人，却不愿帮助自己同胞。拿着吧，瞧，我把基因混合制剂给你带来！”

他伸手递过来一只小布袋，很像盛放过用咖啡机碾碎的罌粟头的那只布袋。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必须迅速拯救同胞。这次试验将使我们闻名天下。没有基因混合制剂，我们的民族特性，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成熟。俄罗斯人本应成为主宰者，我的手段独一无二，完全能这样地塑造他。如果我们是只占地球人口百分之一点五的俄罗斯人，那我们自己就要义不容辞地成为其最优秀的部分。你对行动的冷淡态度还不是无可救药的。我开始思考，如何使你返回现实。属于我的提案的时间还会再来……”

“哎哟，教授，请你闭嘴！我很快会因怜悯自己而死掉……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奇怪，你的药片颜色特别像罌粟粉。只是规格不同，你的药片大一点。”彼得·彼得洛维奇指出。“我保证明天起投入实验。你的担心是多余的，我愿意帮助自己的人民，令我不安的是另外的考虑：他们，人民，情愿做这事吗？毕竟关于我们俄罗斯人的缺陷问题，社会上从来没有任何的讨论。新闻媒体都在为我们的历史、文化和精神道德大唱赞歌。我们不会在一个简单问题上栽跟头吧：我们提供的不会是假药吧？一亿四千万人民对此事理也不会理睬。他们不会认为自己有缺陷！更何况，他们当中的一小部分人突然莫名其妙地宣称自己是‘国际精英’，并要求享受应有的全球尊荣：鬼才知道他们能搞出什么名堂，甚至准备好把自制的基因混合剂悄悄在境外分发，让国外了解和尊重我们。那就无法收拾啦！你的药片造成的恶劣后果不仅会殃及好中选优的佼佼者，特别是在两个首都，而且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草民百姓也无法幸免。这就是现在充满我心头的不安。”

帕尔芬奇科夫先生嘲笑着说道，尽管此前他根本就没想到过这些事情。“你

的保障是不牢靠的，教授。你把赌注押在了你苦心经营的产品上。万一什么环节上出了差错，那可怎么办？”

“在你身上不是已经有结果了吗？同圣彼得堡销售游艇的那个家伙比较，你变成了另一个人。”

“可我不记得这事了。”彼得·彼得洛维奇回忆着。“好吧，好吧，我同意，明天开始动手。”接下来他已出声地说了。“不过，你事先提醒一下也好，人将在哪方面发生变化？他身上具体要发生什么？他是否会以另外的思路考虑问题，或者完全改变待人接物的态度？而经济危机是否会加重他在此前就已经很窘迫的处境？”

“好，我来解释。就拿德国人说吧。危机初起之际，如果他把自己的不动产出租，必定要对承租人宣布，从下月起，租金下调百分之十，甚至是十五。请问，这是为什么？”

“这种事我没想过。”帕尔芬奇科夫不满地嘟囔道。

“这是典型的俄罗斯式回答。这样的问题应当随时装在脑袋里。他的做法是为了稳住承租人。因为危机期间人们会减少开支，寻找更便宜的住房。在经济全面衰退时期出租不动产是相当复杂的事情。懂了吗？我们的人同你一样，不想这事。再拿犹太人做例子。经济危机刚刚有点苗头，阿布拉姆就会找到雇主要求降低报酬。是啊，是啊！他说：尊敬的莫伊莎，我的心已经感觉到，危机很快就会找上门来。很遗憾，我早就领教过这个混蛋。今天就把我的工钱降下来吧，这样，我们共同度过危机的机率会更高。第一个想勒紧裤腰带的人是我，这样今后我的腰就不会撑破你的裤子，我们也就不会一同出现在失业者职业介绍所。”

“那中国人呢？”

“他们的做法同样聪明。什么都要节约。不再使用电和天然气。拾捡枯树枝，在院子里生火，煎鸡蛋不再使用煎锅，而是铲子……水也要节约，因为它也有价钱。做完煎蛋要清洗煎锅，干完活以后要清洗铲子。这两件事为何都要浪费水？如果铲子能当煎锅使用？我不再细说他们没有坐等经济危机时期不能按时发放工资或者津贴，无钱购买食品，委婉地讲，于是开始扑捉甲虫、蜘蛛、软体虫和任何的生物材料来填饱肚皮。我倒是愿意给你点出当下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原因。首先，这是畸形消费所致。每个人都渴望拥有一切！控制一切，而且要求立竿见影！人类在自己发展历史的某个短暂时刻曾因此而灭亡过。为什么我们的人民需要科什玛洛夫的基因混合制剂，现在你明白了吧？同胞们的精神寄托是上帝，是长官，是制度，是其他什么人，但从来忽视了自己。这就降低了生存下去的机会。动手吧，选择第一个对象，仔细观察他。如果发现个性的改善和积极的发展，那就继续寻找其他人。行动要勇敢果断。必须刻不容缓地拯救俄罗斯种族。沿着数千公里的国界线，邻居像盯着一块奶油馅饼那样盯着我们的领土。所有人都放肆地指望趁我们落后时把诱人的俄罗斯分割成若

干块。今天，轰炸和导弹已不能带来任何优势。我的基因混合制剂将结束我们民族的虚弱症，俄罗斯人将以命运主的姿态走进未来世纪。”

“这个眼镜教授倒是狂热得很啊。”帕尔芬奇科夫在心里抱怨道。“我生活在鸦片造成的迷离状态，生存于虚幻世界。他要我观察个性中的积极变化。谁不会说啊！科什玛洛夫先生，您是科学院阶层的代表，我的个性变化的积极标准与您的完全不同。我的感觉再好，人民也不需知道。犯毒瘾的痛苦或者戒毒综合症，早已不是他人操心的事。如果生活是集体的事情，我无话可说。但它完全是个人行为。我活着，但不是俄罗斯人或者中国人的集体。我死了，也不是犹太人或者德国人。他是聪明人，但无论如何不会理解我这类人，我们的人数不多，精神寄托仅仅是玄妙费解的感受，而俄罗斯的世界在发生什么，整个世界在发生什么，这是我们最不感兴趣的，也最不能触动我们的。我唯一操心的是要和库克纳尔亲密。别无所求！绝对是这样！可是他把我搞糊涂了。呸！不过，在生存和死亡的集体化倾向这个话题里存在某种异乎寻常的东西。是的，是的。如果选择搭配这么一个团队（同一性的标识可以是任意的），并且签署一份这样的合同会怎样：团队中如有一人去世，其余人员也要一同前往那个世界。这么一来，大家互相关心的程度就是不得了的。而不像今天：只有侮辱邻居这么一种满足：一见面就揭人家短。这是当下的风气。因此说，在集体生存和集体死亡的观念里看得见许多有趣和奥妙的东西。无论如何，这个题目要好好过过脑子，要吸收教授参加。”

在某一瞬间，彼得·彼得洛维奇担心自己要失常，但他只耸耸肩，以公事公办的口气对眼镜教授说：“我有一个条件，不满足它，我连手指也不会动一动。基因混合制剂中格鲁吉亚份额必须在鸦片液里浸制。这样得到的百分之五格鲁吉亚基因就是您计划补充进俄罗斯的遗传基因。整体上这也就是接近百分之一。虽然少了点，但缺少它的俄罗斯人在未来将不善富有灵感的思考。而富有灵感的思考对于创造性个体是极其不可缺或的，否则没有一个全球性的理想能够实现。我想提醒您，一切指标表明，鸦片的能量隐含着上帝的起源。教授，您就同意吧。您说服我相信了您对于自己行动计划的解释。而我想请您给我一次机会，因为我相信：对于善于创造的个性发展，剂量不大的库克纳尔之能量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您赞同我的主意，对遗传基因混合制剂进行修正，我发誓，从明天起开始行动，而且会很麻利。”

“我反对！我是持有其他观点的人，可您强迫我同意。遗传基因混合制剂的新产品出来后，我自己会跟您联系。别以为生产新产品需要很长时间，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话音刚落，教授便消失了。帕尔芬奇科夫没有追问眼镜教授对圣经呼唤的最新解释：“……但愿你们像上帝那样完美”。他、以及刚才讨论这一问题时自己所持观点，彼得·彼得洛维奇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不要在意别人凡事闲谈乱扯。其实，于他而言，圣经的隐喻好比是诗歌表达的空洞形象。

“人不可能成为上帝那个样子。”帕尔芬奇科夫先生琢磨着。“而他也不能成为我们大家这种样子。他身上没有任何元素取之于我们，而我们自身没有一丁点取自于他。”

这一点彼得·彼得洛维奇是相信的。对于外来的莫斯科人而言，他已确认罂粟花是上帝创造的。像鸦片汁这样的高度敏感性物质和细腻智力悬浮液，除去上帝，谁也无从造出来。它的力量中存在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自然能量的全部储备可以在一个罂粟头里遇见。当围绕上帝和他的创造发生争论时，他是不大愿意参与的。每个人需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否则，就得沉默和倾听。如果产生了解原文文本的愿望，那就请阅读圣经。

帕尔芬奇科夫打了个哈欠，鼻子发痒，罂粟引发的舒服的酸痛感从脚掌传过，眼睛闭上了，舌头贴到上颚。每逢这一状态，他就渴望着彻底的独处，并且沉湎其中。

“谢天谢地，除了要百依百顺地服从于罂粟头，生命还没有放弃我。”脑袋里最后地闪过这样的念头。

未完成的创作

波梅什金先生心里在揣测，什么状态下自己感觉最惬意：在望远镜里观察迦南城发生的所有事件，并且以自己习惯的方式生活，还是埋头去享受鸦片幻觉带来的新乐趣。

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这个西伯利亚人遇事瞻前顾后，更是一个极其胆小家伙。在隔壁人家偶然的新鲜经历中有什么东西令他这个迦南城人好奇而且那么向往呢？首先，这是一股无法言表的个人的精神力量，几口不明汤汁下肚以后，它就轻而易举地凌驾人的理智。如此强劲的能量恰恰还不能足以使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活得更自信。一个至今没有答案的问题困扰着他。他清楚记得彼得·彼得洛维奇的话，这是绝顶重要的东西，它应当真正高于生活中的一切。否则，就不要动手参与，因为以其他方式同这魔力十足的作物打交道——业余爱好式地、友善地、讲交情地对待它——都具有致命危险。如果同罂粟头履行了结拜仪式，那就不能反悔，妥协被绝对排除。那波梅什金先生如何对待控制自己的自恋癖呢？如果以尊卑来排序感情和相互吸引，他现在青睐后者，尽管他清醒过来以后自身开始感受到对那黄色粉末越来越强烈的依恋。

他环视室内，前厅的灯还亮着，昏暗的光线使年轻人回忆起房间里的布局。他想起盛库克纳尔的钵子在厨房，于是起身朝那儿走去。在餐柜旁发现了睡在地板上的帕尔芬奇科夫。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抬脚迈过他，小心地拿起钵子，服用了一汤勺，想起彼得·彼得洛维奇提醒过他这玩意不要使用过度，然后喝了水，还掰下一块面包，返回床边，躺得舒服一点，等待效果。其实，波梅什金也没能觉察到它的降临。不知不觉中他已陷入五花八门的思考，这是类似心

态下所特有的情形。

突然，他恍惚觉得自己正在从西伯利亚小城这幢被废弃的小屋里久坐的位置上观察起一个生疏的大城市里某位高官的生活。放大镜的焦距把目标牢牢地锁定在视野里。这位公务员的面孔是熟悉的，但人们的名字，特别是非土生土长的迦南城人，波梅什金一般是记不住的。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没有什么私生活，所以只笼统地对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感兴趣。瞧，这位年届五十、经常在电视屏幕和地区媒体面前抛头露面的大官 N 正面对浴镜出声地自言自语。如果更确切地说，波梅什金早就掌握了判断监控目标谈话的唇语技术，那就很容易理解，他现在轻松关注的不仅是 N 先生的一举一动，更是他的话语。为什么偏偏这个名人隐约出现在波梅什金激昂狂热的意识中？奇妙花朵的无形力量更可能是造成眼前这种迷惑状态的祸首。N 先生抚摸着面颊，准备刮胡子了。堆积在脑门上的皱纹、颧骨上不匀称的褶皱和皮肤松弛的喉头，都在主人心头引起了对官场命运的烦恼和懊丧。

“为他人的名声从早上忙乎到晚上，可始终得不到提拔。我的能力早已超过本部门工作需要，有能力胜任更重要的岗位，从事更重要的业务，操作国际水平的计划。可仕途上总也没进步，年龄不饶人哪，没准已经来不及展示才华了……最近这段时间，我的目光越来越关注克里姆林宫了。”

波梅什金幸灾乐祸地笑道。“那当然啦，要有理想！”

“我脑袋还是灵活的，同事面前要谦卑，特别对那些没文化的人，多余的人，对上级领导要恭维。这一切我都做到了，为什么还不受提拔？这个折磨人的问题简直要把我吞掉了。要知道，渴望权力好比在撒哈拉沙漠渴望水。假如别人一口水就够，就是说，市府机构不重要的席位或者州政府办公室秘书职位就足亦，那我的需求就更多更高！如何处理这狂暴的欲望呢？能把它驯服吗？如何摒弃无所不包的权力野心？要知道，智慧和心灵的需求胜过生理的呼唤。抑制对权力的渴望，是否不可必免地会遭受经常不断的痛苦？最终会不会把子弹射进自己脑门？如何去爱戴长官，从而使自己被他们注意、被他们看中？才能得到升迁？还需要做什么呢？颂扬他，吻得他不耐烦，像大旱天里盼雨水那样等他的电话和指示，等他邀请会面？对大家展示，我多么崇拜他，我家里和办公室的四壁挂满他的肖像。他屹立在巡洋舰上，他在驾驶歼击机，他在扬鞭策马，他在挥臂皮划艇，他在莫斯科的广场上，在柏林、巴黎、圣彼得堡街头……他演讲，他倾听，他在教堂祈祷，他在布置工作，他在接待显赫的客人，他在爱抚孩子，他在垂钓，他在斥责冤家。我没有、也不想有这么多的照片，无论是孩子的、妻子的、父母的，还是一起的。因为我时刻在欣赏他，无比忠诚于他和他的权力。今后还得观察……哎呀，上帝保佑，有人在偷听！我心无旁骛地监督自己，时刻保持警惕，任何情况也不能在他面前丝毫地流露自己的失望，哪怕是微小的细节。任何时候也不允许自己去批评他，绝对不允许，甚至不是批评，而是最轻微的不满意也不允许。他是最最最的！在这个世界，还没有一

个人配得上和他比肩！在智慧的、精神道德的、与人为善的一切指标上，他都胜过所有人。我特别经常地感觉，我爱他超过爱自己，尽管如此，我还在不遗余力地努力爱他胜过爱其他任何人！我不羞于公开对他表达这份感情，并把这份感情视为对亲人的感情。别人爱怎么想，哪怕是最亲近的人，我都无所谓。以对他的钦佩来引起他对我的注意、把他的事情和指示奉若神明、赞美他的才智和胸怀——这就是我最首要的任务。我要特别诚心诚意地、充满崇高情感地去实践。”

“瞧啊，这家伙也走火入魔了！”波梅什金惊讶道。

“要做到没有任何人怀疑或者发现我虚伪，”联邦官员继续倾吐着。“没人说我想做高官，没人在背后打报告、说我溜须拍马、说我的崇拜是纯粹的口是心非。其实，别人说什么、污蔑什么、写信如何评价我的业务能力、给我栽什么赃、工作遭遇什么不测、是否导致信任危机或者业绩萎缩、嫉妒或者觊觎我的位置，这些我全不在乎。今天的学术会议《俄罗斯的道路和世界文明的发展》，我必须创造性地赞扬他的才华，让他打心里就感到舒坦。”只见这位官员刮完胡子，抚摸了面颊，挤掉了鼻子头上的小粉刺，往脸上喷了香水，穿好衣服，攥了攥拳头，做出威严的样子。

“全国有一半儿人都这德行，”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把眼睛从望远镜前移开，叹了口气。“无聊得很。得发现点什么独特的玩意。”他重新把目镜贴到眼睛上，视线落入两个年轻人的卧室。他们正在从事着两性亲昵的那件事，波梅什金不愿观察，就把望远镜从这个窗口转移到高层建筑的另一个窗口。只见一位四十来岁的女人正抡着大勺子抽打一个相当结实的男人。

“庸俗透底。”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哼唧着，视线转移到一群年轻人身上。他们围坐的桌子上摆着一把茶壶或者咖啡壶，碟子里有面包干。显然，朋友们在热烈讨论一些家长里短的话题。这种情形他是非常感兴趣的。这一画面完全具有历史意义。当下的年轻人，聚会就是为了酗酒和做爱。波梅什金把放大镜片更紧地贴住眼睛，从嘴唇读出他们的谈话。

“在我们国家不能安稳地过日子，只能不断争斗。”一个蓝眼睛、过早谢顶的年轻人说。“我感觉有一股超自然的力量赋予俄罗斯民族与众不同的革命性。毫无疑问，我们统领着全社会的理想，但不是广场上，也不是在群众集会上，而是在狂热的意识里。我完全反对离开祖国的观念。无论如何不接受你们的观点，什么国家已经不可救药、住房总面积不会再增加、最好去异乡寻求自我，比如中国。这是谁想出来的，去全世界移民？我不明白，俄罗斯人怎么能够生活在别人的领土上，别人的文化中，更何况是其他民族群体，甚至其他人种？深深的孤独感和愁乡情绪将使人痛苦不堪。十月革命以后有数以百万计的俄罗斯人迁移到法国、美国、德国、塞尔维亚，不是吗？现今他们在哪里？何处能寻找他们的踪迹？常常遇到的仅仅是俄罗斯名字，而名字的使用者既不会我们的语言、也不了解我们的文化，而且常常是不想学会、不想了解。集聚

起年轻人的力量、尝试改变局势、振兴祖国、改良国家不是更好吗？”

“慢着，慢着，安德列，”打断话的是一位佩戴鲜艳头巾、着牛仔服的姑娘。清秀的面容、凝聚的目光和高高的额头显示她具有超群的精神境界。姑娘起身，在桌子旁走了走，仿佛有所思考，然后开口说道，声音充满俄语的美感，甚至激情四溢：

“你落后时代二十年，甚至更多。世界受煎熬于完全迥异的各种学派关于社会的和民族的不同理念。全球化时代来临，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进程，它不仅是经济的，它比经济深入得多，它触及到种族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关系。对民族性的理解就其本身而言，已经让位于全人类的价值。较之中国、安哥拉或者智利遵纪守法的公民，那些诡计多端的俄罗斯人不会合乎我的兴趣。当今世界在改变观念，人们不再为自己的出身自豪，而骄傲于自己的能力和本事，专业知识，为人诚实，业务素质。如果缺乏这些，那起码还要敬畏法律。不存在其他的个性标准，也不可能再有。民族属性在此是无足轻重的。上帝保佑，这一参数在认识理解一个人的时候已经不起作用，几代人以后，它将会彻底消失。那些利用民族观念去留恋历史、落后于时代的人，只能招致本民族的灾害。我不想给你灌输放弃自己信念的思想。但我要说，‘我是世界人’这句话，不是激情，不是成语，不是和平主义。这是今日的规则，是明日的规则！今天的中国是什么？可以把它比作二十五岁的小伙子，处于智能体能最旺盛时期，它的勤劳、经济前景和文化财富令人赞叹。今天的俄罗斯是什么？需要做出评价吗，还是你们自己就知道？”

“说吧，说吧，”另一位姑娘央求道，她苍白得犹如石膏塑像。

“今天的俄罗斯使我联想到一个昏聩的老财主，一个窃贼，一个官僚，一个好权者，一个在国家建设问题上完全丧失创造力的独裁者。你们希望我们这一代人在这里寻觅到自己的未来吗？安德列，我赞赏你的民族感，不过，很抱歉，我不能为了同胞们空想的财富而牺牲唯一一次的生命，如果他们自己不需要这一财富，或者不知道如何获得这一财富。俄罗斯历史中，只有独自奋斗的人拯救过人民，这样的时代结束了。如果人民需要，就让他们自己拯救自己吧。我不想扮演积极进取的革命家角色，我更适合于消极抗议。我很快就要去北京了。在那里，不会因为职位器重一个人，而是凭才华，凭本领，凭他有条不紊的劳动纪律。”

“俄罗斯重新开始建造航空母舰了，可是在西伯利亚地区的许多城市，人们住在五层、七层、九层高的楼房却没有电梯可以使用。供电、供水和供暖不时中断。”一位患有斜视症的年轻人加入讨论。波梅什金无论如何也捕捉不住他的目光投向何处。“在中国，三层的房子也装备电梯。供电、供热、供水，昼夜有保障，无论多大的消耗量，不用塞钱，不用贿赂。可瞧瞧你的现代生活！当数以千计的俄罗斯同胞还不能使自己享受起码的舒适生活，我们造价数十亿美元的航空母舰却漫无目标地在大洋游弋。或者举另外一个例子，在中国的商

店里羽绒大衣标价八十人民币，差不多是十二美元，或者三百五十卢布。如果批发购买，每件也就是五六美元。在西伯利亚、外贝加尔、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哈巴罗夫斯克和滨海边疆区居住着至少两千五百万人，其中数十万人还在穿戴共产主义时期的服装。他们穿着寒碜的破衣，一副被冻僵的呆滞样子令我哽咽，甚至落泪。每个人只需五美元，就能穿着整洁，不至于在寒流中发抖。然而，不论怎样也无法从赤贫过度到穷苦的普通俄罗斯人去哪里才能搞到五美元这微不足道的小钱呢？没有就业机会，挣不到钱。是的，可以用板儿砖去拍富人的脑袋，把这碎钱掠来。的确有人这么做了。于是，他们被十五年至二十年地穿上了囚犯的短棉衣。而国家握有储备基金、国家福利基金，还有黄金外汇储备。这些财政资源在2009年1月达到了四千五百亿美元。卫生与社会保障部在运转。这个部门的官员无需具备革命热情，或者对人民的特别热爱。只要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国家、想象一下百姓在经历怎样的困难就足矣。安德列，你看，为了给我们的同胞穿上新棉衣，每个人只需要五个美元。再给冬装配上棉手套，每个人还需要三十美分。一双毡靴还要花两美元。这样，国库要支付一亿八千万美元。只要这样做，生活在广阔的西伯利亚地区的俄罗斯人民就能穿上五颜六色的冬装，摆脱毫无希望的赤贫所造成的抑郁。最终，他们就可以在冬季里来到户外、离开供暖糟糕的住宅。的确，我们的半数居民整个冬天都待在家里，或者一件大衣穿了两三代人。这样一次行动，全部只需要政府花销国家积蓄的百分之五。百分之五！真是不足挂齿！绝对是小事一桩。而带来的兴奋、幸福有多少啊！生活在赤贫、饥饿和寒冷中的普通俄罗斯人都挺胸抬头了。怎么？但凡政府部门有人思考这些简单、但对于国家和公民来说又是必须的问题吗？而部领导自己却在公众面前摆阔气、讲排场，显摆昂贵的盛装……你好久没去过我们边疆区了，走一趟吧，去看看百姓贫穷到什么样子了。没有人再讨要钱，他们明白，没有人会给，不是因为吝啬，而是因为钱没了。现在是讨要肥皂，就着雪水洗漱，把脸上的污垢清洗掉，再讨要一大块面包充饥，肚子里空得已经生蜘蛛了。对于社会上那些时常出现的军事对抗和战争威胁的话题，我认为言过其实的，是某些人蓄意的编造，纯粹是内政需要的杜撰。我们需要懂得关键的一点：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能力征服俄罗斯，甚至若干强国的联盟也战胜不了俄罗斯。当今世界不存在不受约束的闲置的人口资源。我指的是经济发达世界。美国能提供什么？充其量是一百五十万中等专业技术人才；日本——超不过二十万人；中国——五百万以内的低端劳动者；印度——超不过十万人；至于欧盟，就算它能提供一百万人吧。总计不到八百万。对于俄罗斯的广阔幅员，这相当于一滴水。可怜哪！我根本排除对我们国家的军事入侵可能。在伊拉克的十五万军人每天要消耗美国的十亿美元预算。十五万人的军队对我们国家来说算什么？在斯摩棱斯克、普斯科夫和莫斯科之间，这些军人相互间谁也找不到谁。为了支撑占领我们这样的国家，需要人数三千五百万到四千万的军队，还得有不少于一百万个单位的不同用途的装甲设备，包括

坦克车。在格鲁吉亚的军事行动中——格鲁吉亚领土大约七万平方公里，其中百分之四十五是难于行动的山地——动用了一千五百辆坦克。而俄罗斯领土大于一千七百万平方公里，简单计算也需要五十万以上的坦克。如果我们去查阅军事文献资料就会得知，一辆坦克能承受一次半的作战。没什么可说的啦！如此的资源，无论是工业的、人口的，还是财政的，北约国家也好，强大的七国集团也好、追随它的中国和印度也好，任何国家都不具备。谁需要以自身灾难性衰退为代价换取得不偿失的胜利？很明显，谁也不需要！所以说，同俄罗斯发生战争的可能，是我们的政治家又一次的无稽之谈。安德列，俄罗斯需要的不是革命家，而是善于提出有效改革的经济分析师。难道政治当局允许吗？所以我才果断决定去中国。顺便告诉你，我想越快越好。今天，必须重新理解爱国主义。我希望，从十七岁到四十岁的所有我的同时代人，离开俄罗斯到国外去。这才是真正的革命措施。智慧无从选择时，只能听从官僚的咆哮了。

“那样的话，国内就剩下不到七千万人了。”面色苍白的姑娘插嘴道。

“这样的国家，人口有这个数字就不算少了。现在我们有接近一千万的官员。让他们留下来好了。他们不给别人好日子过，那就让他们为自己的存在去高兴吧。”身着牛仔服的姑娘赞同道。

“我们的父母，还有离退休老人怎么办？不得不把他们留下……他们怎么活下去？”一个脸上有雀斑的、年纪更小的孩子问道。

“每个人选择自己的道路，”穿牛仔服的姑娘再次接过话。“我把表示抗议的信息贴在了我们的网页上，它表达的意思是：与同胞们作斗争，更何况是武装的军人，这是肮脏和卑鄙的事情。我绝对不接受任何的暴力。现在有一个绝好的舍此无他的方案来应对武装抵制：冷静坦然地购买飞机票前往中国长期生活。中世纪时有过莫斯科维亚¹⁴的国家构成，莫斯科公国，让它重新复辟就是了。我们的官员就做其臣民。我们就从国外称呼他们为‘莫斯卡利亚人’。我很想见到这么一个国家。简而言之，谁不愿意和我们一起，那就随他自己便。其实可以相信，留下的人群中一定会出现具备现代思维头脑的人，善于改变什么……我身边都是些缺乏理智的恶人，他们打算坚持到底地要求政府对俄罗斯进行变革，不会的。这方面会起到作用吗？政权首先学会的是不倾听别人的话，不为任何人着想。为啥要和这样的政府待在一起？因此，前进吧，朋友们，去中国！”

“索尼娅，别急！”安德列举起两手、表示惊讶地拍了拍。“不要亵渎上帝。怎么能抛离故土和先辈的墓地不顾？我同意，国内存在许多问题，哪里没有问题啊？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困难。中国能成为俄罗斯人的家乡吗？我们还是仔细斟酌，制定行动计划，开始改革的长征。我相信，我们的许多诉求一定能实现。我们将改造我们的家乡俄罗斯，在此生活将是美好的。我建议从注册成

¹⁴ 莫斯科维亚——16-17世纪国外文献对俄罗斯国家的称谓。

立新的政党着手。把它称为‘迈向未来党’。再说了，难道遗传的纯洁性这类因素就要放弃吗？他们是黄种人……”

“你逗我们笑！你还有比这更糊涂的说给我们吗？都发出霉味儿啦！中国人不是黄种人。他们是金色皮肤！真的！是金色的！”面孔白皙的姑娘笑道。她的羞怯只是给人的第一印象。

“注册政党的过程中，我们的神经将精疲力竭，血汗将被榨尽，微不足道的经费也将被蒙骗掉。还不知这到底能否成功？为了使党能合法存在，恐怕我们一辈子都得搭上！”

索尼娅无可奈何地双手一击，然后摇摇头。“不行，我不干。我看见你们的党在走向坟墓，而我该建立家庭了，该养育孩子了，要有人保护我，要工作，要收入。不要再对我宣传你们的空想。我不愿在祖国成为被抛弃的人，但这样的地位在他国异乡是可以容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迄今过去差不多两百年了。你算算，有十代人曾渴望本质性地改变俄罗斯。国家没有变化，无论如何也没发生变化。国门才稍稍打开一条缝，略微透过一丝光亮，太阳刚刚露面，希望和理想就要出现，一切再次化为乌有。重新陷入令人苦恼的黑暗。我们的先驱走上断头台，下大狱，做苦工，被流放，牺牲自己的性命，最终还是一事无成，尽管付出的精力、感情、智慧不可计量。我们国家向来是前进一步以后退两步！我们还是表决吧，谁同意前往中国、以身作则地动员其他人，请举手！好的，我们是四个人，一个人反对。现在关于俄罗斯的一切话题结束了。请回顾历史吧。多少伟大的人民在历史长河中消失得毫无踪迹啊。成千上万！安德列，你再说两句告别话吧！假使你朝我们中的某人借钱，那得知道，我们给你的只是前往中国的第20次列车的车票，不是现金，是把车票寄给你。明白了吗？要是进了监狱，就别指望我给你送面包干了。埋怨自己的过失吧。如果祖国的历史对你毫无助益，那你就亲历苦难历程吧。”

“难道我们就如此草率地分手了吗？难道只图眼前利益的陈词滥调高于民族理想？不错，我们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时代！你们如此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状态，还是离开的好。有些同胞尽管是朋友，但他们如此厌世，对现状如此冷漠，我宁可不要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安德列激动得涨红了脸。

“索尼娅，对不起。”面孔白皙的女孩给自己倒上茶水。“我还有两句话要说。安德列，请问你，人意味了什么，他为何活在世上？这或许是演说家的问题，但对此的回答都要给出符合逻辑的结论。”

“忽视精神价值、缺乏灵感的人不会有充分的自我表现，换句话说，就是无法展现自己的才华。精神和民族自我意识好比姑娘的辫子，头发越浓密、越黑亮，辫子编得越不寻常，看上去越漂亮……”

“话倒是说出来了，但什么也没解释清楚。”脸色白皙的姑娘说。“朋友，你的话苍白无力。算了。你说吧，同胞中间谁是你的榜样？不必说出几十人的名字，一两个人就行，他们是俄罗斯人民的代表，可以成为当代人仿效的人物。”

“稍等片刻……”

“找一位出来难啊，我相信，你在自己的脑袋瓜里谁也找不到。你说出的任何一位肯定都是已经丧失掉荣誉的。说呀，说呀……”姑娘已不掩饰自己的嘲讽的口气了。

“其实他能说出谁的名字啊？凡是为国家服务过的人，国库都给他们发放一份俸禄。”索尼娅接着说。“特权、仕途、奖励、地产、农奴。什么是国库？它是由我们这样的人群缴纳税金建立起来的。俄瑞战争的英雄、在卡利什战役、巴图林战役、奥波申战役获胜并迫使瑞典军队投降的亚历山大·缅什科夫从彼得大帝手中得到九十万个农奴，还统治六座城市，在英国和荷兰银行存有五百万金卢布和九百万存款。他怎么发家的？不就是一个服役的普通汉子？库拉金，亚历山大·鲍里索维奇，曾任副总理和外交委员会主席，蒂尔西特合约¹⁵条款的积极设计人，得到保罗一世赏赐的五千农奴，两万五千公顷耕地，在伏尔加流域的渔业生产，后来他又出任俄罗斯驻法国大使，为亚历山大一世获取了拿破仑入侵计划的至关重要的情报。一次，巴黎为欢迎拿破仑妻子玛丽娅-路易莎举办盛大舞会，期间发生严重火灾，死了数十人。用黄金和钻石缝制的制服挽救了库拉金的性命。他不是无缘无故享有钻石公爵绰号的。彼得·克莱因米赫尔，恢复建设在1837年烧毁的冬宫的工程总指挥，伯爵，俄国交通道路和公共建筑总管。他当权期间建成了涅瓦河上的尼古拉耶夫斯基大桥（现在叫做施密特中尉桥），艾尔米塔日的新建筑群，铺设了彼得堡-莫斯科铁路。以收受贿赂出名……布尔什维克斯维尔德洛夫死后，在他的私人保险箱内发现了以珠宝保存的巨额财富。他从哪儿弄来的这些钻石和黄金？朱可夫元帅曾获准从德国运回了几车皮的贵重战利品……如果把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获得的勋章奖章上的宝石和贵重金属累计计算，那就有数十公斤黄金和数十克拉钻石。胜利勋章上的钻石就有十六克拉。斯大林也经常给别人授勋。这些费用谁来负担？是人民，安德留沙。我的祖父辈和你的祖父辈！萨哈洛夫被授予列宁奖金和斯大林奖金。他们当中有谁忘我地为祖国服务？谁把得到的奖金奉献给了人民？谁又搬进近乎坍塌的、我们这个族群相当一部分栖身其中的寒舍陋室居住？你说得出来的人，我们全都知道。他们是有才华的经营人，工作业绩使他们过去和现在都享有很好的报酬。他们得到了金钱、荣誉和爱戴。这就是平淡无奇的历史。理解了这一切以后，民族感在你心中神圣而壮丽的积淀就会消失，伟大的民族英雄中的任何一位原来就是在人民中间忠于职守、并且牢记自己受惠于神的有才华的俄罗斯人。因而慷慨激昂在此不合时宜。如果我们的祖辈出工不出力，国库何以填满，我们的政权又拿什么来犒劳以上谈及的俄罗斯救星？我讨厌‘英雄’这个词。其中的虚假太多，气得你会喘不上气。使人热情激昂的缘由再简单不过：在需要的时间里出现在需要的地点。你就是英雄！显然，今

¹⁵ 该合约于1807年由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一世在蒂尔西特城签署。

天和昨天一样，人们很少了解英雄，他们完全不是公众化的人物。在国家萧条的时期，他们凭什么功绩获取如此崇高的称号？难道他们促进了导致严重危机的繁荣？导致我们全面贫穷的繁荣？相当奇怪的答案……如果一个男人的上衣翻领别有英雄星，我永远也不会与他同床共枕。呸！好，我们走吧。我都不知道该给你留下什么祝愿。你相当的死脑筋。想想吧，安德列！只有善于排除成见地分析和消化信息的脑袋瓜才是聪明的。”

“我也想补充两句。或许是在抑制安德列的革命热情？”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说。“就俄罗斯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稀少的国家而言，现在处于国家破产状态。这不是我的假设，而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结论。以如此不充分的人口，今天我们勉强超过一亿三千二百万，永远也无法把国内的生活调整到，比方说，国际标准的正常水平上。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的人口至少应达到五亿，或者更多。如此巨大的人口资源从何而来？请别人来我们国家移民呗。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美国接收了差不多一亿人，直至今日它每年吸纳的移民还超过二十万人。而我们呢？费尽周折几个月，才能邀请一位你认识的姑娘来做客，比如说瑞典的，或者韩国的。究竟要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使当权的人最终搞明白，无论甲烷的价格如何，无论俄罗斯发生怎样的民主转变，历史的惟一结局终将是：破产，重新划分，领土转由其它国家管理。尊敬的安德列，我们并非需要革命，我们仅仅需要一部法规：每一位移居我们国家的人可以无偿得到三公顷土地和二十五立方木材修建自家房舍。大幅度削减官僚体制特权，彻底压缩过于臃肿的官僚机构。做到这些就行！绝对的！革命口号和革命目的随之消失，开始富足和幸福。这样我才会留在俄罗斯，因为那时她是可以信任的。而当前的国家是不可以信任的。我去中国！”

索尼娅站起来，其他人跟在她身后。

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放下望远镜，揉了揉眼睛。他是头一次目睹了如此出乎意料的争论。在省城迦南，他还没遇见过思维如此有条理的人。波梅什金耸耸肩：很叫人好奇，但谈及的一切触动不了我。不过，还是有什么东西铭记在了鸦片脑袋瓜里。

他重新把目镜贴住眼睛。透镜捕捉住一个男人，他正在吃力地安装假肢，他的小腿连同膝盖都被截掉了。波梅什金又把目光转向一个坐在家里做功课的小男孩。抬高放大镜后，他看见了一位女人在厨房忙活。然后下移至三楼，他兴趣十足地眯起眼来，另一只手也下意识地抓住了望远镜。兴趣被某种不寻常的东西所吸引。一套小面积住宅的一个房间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面对两个穿着一致的小伙子解释着什么。这两人身材像模特一样，可一人扮成四十岁的女人，另一人扮成年纪相当的男人。还有五个青年男女恭敬地听着老人讲话。

“难道这是师父授课？”波梅什金被吸引住了。“他是何许人也？本地著名的时装设计师？正在讲授剪裁技巧？还是调酒师在教自己的徒弟如何优雅地端盘子送红酒？难道说，我撞上了双人舞和三人舞的初级班舞会舞课堂？”

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把透镜对准大师，开始通过嘴唇阅读他讲的话。

“每次去上岗，必须转变成另外一个新面孔，”长者郑重地说。“今天你身着铁路职工工作服、头戴有帽沿的制服帽，明天就要装扮成运动员，网球手或者冰球运动员。很重要的一点，运动员使用皮套携带自己的器材。它是你们的助手，用我们的行话就是障眼物。皮包、琴套、棒球棍、水瓶、小鸟笼、画架、缠着石膏的手臂、有时一本普通的书都可能成为障眼物。还有一些极端场合，报纸和杂志也可以。你们当中谁可以解释并展示一下，什么是障眼物？”

“我！”一个苗条的姑娘应声道，她年约二十，有着天使般的表情。

“我也行！”出现一个塌鼻子的矮个小伙儿。

“丽莎，来，给同伴们解释一下。然后是你，科里亚。”老者说。

“障眼物能帮我转移目标的注意力。我把它置于人家鼻子跟前，这样我的手就可以对他的口袋随心所欲。瞧！”她脱下短上衣，搭在胳膊上，走近一个模特，先是把一只手伸进了外套里兜，然后是裤子屁兜。

“很好。把这过程重做一遍。我接通低压电。如果动作蠢了，目标耳朵上的灯就会亮，你就得挨一下弹脑门。好。我把承重五十克的持锹人¹⁶放进颧骨¹⁷。动手吧！”

具有天使般表情的姑娘灵巧地完成了练习。

“好啊，优秀。这回我把持锹人放到牌点¹⁸上……很好。真聪明。我们把持锹人加重至一百五十克，然后是二百。还是从颧骨开始。”

这一次天使扒手大叫一声，模特耳朵上灯泡亮了。

“对你们讲过多少遍了，高手就高在身体经历过出色训练，特别是手指、指甲。拿一些石子来，放在手指的正面和反面，一块石子一只手指，另一只手不要帮。谁能夹住石子十五次，谁就通过考验。其余人继续练。要勇敢，要快。戈恩卡，怎么搞的，你的石子太沉了。不要大于三十克。为什么这么慢呢？加速。掉了也无妨，重新开始呗。苏沃洛夫当年说过，训练时沉重，而……”

“苏沃洛夫是谁，合法的盗贼？”留辫子的姑娘问。

“来来来，动起来，动起来。他是权威人士，不过是别的领域……现在转入今天最重要的训练。每个人都想象着，你的目标上了公共汽车。钞票卷成卷塞在雷管¹⁹里，俗话说，离身体很近。如果他时刻可以感受到它们，怎么才能取出来呢？他把自己暴露了，那里钱不少。可以使用希腊人的招数。触碰一下，估量一下熊蜂²⁰的数目。给同伴一个灯塔²¹，后者已经用普通纸卷成卷准备替换。这时，要确定目标检查银子是否完好无损的间隔。比如说，他每隔一分钟

¹⁶ 黑话（下同），指钱包。

¹⁷ 指夹克衫的内兜。

¹⁸ 指裤子屁兜。

¹⁹ 指皮带下面的裤兜。

²⁰ 指卷成卷的钱。

²¹ 指动手的暗号。

要摸一下。就是说，要在这一间隔取出熊蜂，塞进替换物。这活可不轻松，但经过千锤百炼的训练，是可以完成的。首先准备好替换物，占据有利位置。背要贴近雷管，用中指动手。要从下面托住熊蜂，轻轻向上走，使雷管稍微露出。当雷管被提起来的瞬间，你同时转过身去，同目标面对面。一切都发生在这一时刻。转身的瞬息间，你们已迅速将替换物从左手倒到右手，右手小指掏出雷管，食指和中指把替换物塞进了目标的雷管。刚才的剧烈动作令对方警觉起来，他马上就想摸一摸自己的钱。他迅速放下手触摸到雷管，安下心来，因为相信钱还安在。你们则慢慢走向出口，或者悄悄传递出了推进器²²。具体情形会提示你们下一步该如何。最初是雅典的裁缝们想起缝制雷管的。而第一个使用这种方式从目标身上取走钱财的人是来自萨洛尼卡的金手扒家谢特拉克。现在很多人熟悉了这一方式，而且运用得非常出色。有人告诉我，这个夏天，罗斯托夫的一个扒手从雷管一共夹出来两万零五百欧元。学习吧，训练吧，完善自己的技巧。你们的前途也是灿烂的。房子，家庭，名牌轿车，忠实的朋友，在同行中间享有当之无愧的声望。这才是扒手世界的精英。顺便说说声望。威信要很久才能赢得，但丧失它快得很。我们这个行当，技术上最不正当的手段是抽份²³。如果你与同伴合作，你抽出了持锹人，必须和同伴平分，要精确到戈比。千万可别得手了两千卢布，使用抽份，对同伴说只拿到五百，或者说一千五百。要毫不犹豫地同这种阴险的家伙分手，把他赶出小团队之前要痛揍一顿，甚至剖开他肚皮。然后要使整个扒手世界都知道，比方说，你瓦西里使用过抽份。这样的话，他或者做一个只在自家门口活动的孤独窃贼，或者改行干别的。若是有人在工作中粗制滥造，那这兄弟就得去监狱做清洁工了。我们这个圈子里，做这种事是混不下去的。更可怕的罪孽是你出卖同伴。那样的话，惩罚将是极端的：男人被鸡奸，把你弄成雄鸡²⁴。或者把你放到立起的刀子上。下一次课我们再谈这个话题。现在继续我们的训练。”

波梅什金把望远镜从眼前移开。“完全陌生的世界。我和我的同胞生活在一个国家，只是一种感觉。实际上，尽管我们生存于同一个国家的领土内，但处于千万个完全迥异的世界。我刚才仅仅观察了一幢楼房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么多陌生的东西啊，完全不属于我的世界！在哪里寻觅自我呢？应当去追随什么人？还是独自留下来，但要和崭新的奇迹——罌粟头作伴？我的隐居生活正在幸福起来。我想再服用一勺库克纳尔延长幻觉，转眼进入纯粹想象的不寻常世界。激情控制下的强大灵魂悄悄栖身我怜爱的丑陋的病态胴体内的时刻有多么壮丽啊！我不知道未来会如何，但眼前对邻居心存感激，感谢他带我结识了如此美好的东西。中国的人口快二十亿了，他们是否也知道世上还有这种非

²² 指赃物赃款。

²³ 指在赃款或赃物数量上欺骗同伴。

²⁴ 指同性恋。

凡和惊人的花朵吗？”

他发现，中国的话题莫名其妙地在自己意识里固定下来。

“莫非是索尼娅影响到我了？”一丝焦虑闪过。“不！我不愿相信他们谈论的话，他们的争论没有引起我多少兴趣。我更愿意在过世的法婕耶娃家落户，或者罌粟繁茂生长的农场。”

波梅什金起身再次朝厨房走去，要使用那植物来提提神。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的整个肌体在不可抗拒地渴望那玩意了。他走进厨房，碰上邻居正在那里操办着他打算做的事情。

“朋友，感觉如何？”帕尔芬奇科夫微笑着问道。

“我正想再来一勺，行吗？”

“怎么不行，早上需要提神嘛。假如我允许自己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拒绝别人，那我就是恶贯满盈的坏蛋。但你要适可而止。昨天晚上你还是服用过量了。有胃口也别急于吃得过饱，要控制。还是用一勺吧，不要多了。倒霉有可能发生的。别急啊……”

“身不由己地，特别想吃这玩意。这个晚上使我懂得了重要的一点：罌粟粉善于击退来自现实的居心叵测的侵袭。这是我最为欣赏的。我会严格执行你的建议。”

“好的，好的。今天我要实施新的规划，这是科什玛洛夫教授擅自交我落实的。也许你会感兴趣的。事情的重要点在于，教授的夙愿是改变俄罗斯人的基因编码，从而极大程度地改善其质量。他研制出基因混合制剂，这种制剂能够保障再生产出当今最卓越的人种的基因特性。德国人、中国人的、犹太人的，不知何缘还有格鲁吉亚人的。可能因为格鲁吉亚人是最古老的欧洲民族。公元前五世纪，科尔希达王国就闻名于世了。在当前我们承受深重的经济危机和道德危机的历史阶段，这种基因混合制剂似乎能有效地帮助我们同胞。你对这事如何考虑？”

“我反对优生学。中学时我就研究过它，有一段时间甚至很入迷。不过后来得出结论，这一学科中存在许多神秘论，同我们的民族文化是不相容的。因此我选择了走向自我这一抽象于社会的个人方式。而且结果不错。我从自己虚幻的巢穴观察现实，感到很幸福。自从你促成我结识了新的能源实体，我就希冀着内心世界能发生实质性的改善。只有作为旁观者，我才可能对基因混合制剂产生兴趣。俄罗斯人改变，或者不改变，这样的问题我绝对无动于衷。我仅仅担心自己被改变，自尊心被削弱，独处被破坏。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不会触动我，或者借用新的行话说，这样于我才可心。我不接收任何外来的东西。如果某种事物于我而言不存在，那它在我心中是如何的怎样的，对我来说就毫无意义。”波梅什金想起刚才他观察年轻人对话时听到过类似的东西，但他没有对彼得·彼得洛维奇说出来。

“我感兴趣的是，俄罗斯人的基因中注入百分之四十的其他人种的遗传基

因以后，他会如何变化。我承认，我坚持把罂粟元素掺入格鲁吉亚人的混合液，使它在混合液的总量中达到接近百分之一。如果重新估算俄罗斯人在新的基因组中的比重，数字会少于原先的百分之二十五。我相信，没有如此的添加掺杂，就不会形成卓越的具有创造力的个性。而规划的发明者恰恰希望得到这种类型的人。”

“那你的兴趣何在呢？”波梅什金问。

“我自己理解的并不准确，但是有一个疑惑，具体某一个人的变化过程可能要引起我大脑最奥妙和荒诞的变幻运作。我会浮想连篇：还需要改变什么，要去除性格中的哪一特点，需要补充或者强化什么？想象基因变型后的俄罗斯人，参与塑造新型同胞，这些一定会相当引人入胜。今天，我想把制剂给予一位年轻女子，马上观察她的蜕变。教授保障自己的产品质量。你不想试用一片吗？”彼得·彼得洛维奇笑着提议道。

“谢谢！我更可心的是已经清楚这勺粉是何物，而且没有一点杂质。”波梅什金不满地提高了嗓门。

“好的，我也把自己的那份服用了。”帕尔芬奇科夫点点头，吞服下去。

“我不相信你们的古怪想法能成功。什么混合制剂对人也无助益。”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在两分钟后这样说。“这里需要有构造性的变化，要几百万年哪！让我也参与观察吧。她是谁？”

“本地食品店售货员。可能今天起就失业了。残疾人，行走很困难。昨晚我想和她睡觉。诱使我纠缠她的不是情欲，而是做实验的愿望：罂粟化的精子同普通卵子的结合。只是没搞成。”？

“她拒绝了？”波梅什金随便问道。

彼得·彼得洛维奇坦率地回答：

“不是她拒绝，是我没有勃起。等了一两个小时，反正没在意，最后走了。”

“她怎么样，发火了吧？”

“好像没有。让我再去。”

“怎么，你还要试试？”

“不，这事我暂时甩手了。性事非我的可心事。它无论如何也不会搅得我六神无主，不论梦境，还是现实。”

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本想讲述一下对自身的性欲激情，目睹自己手淫时身体的反应，但决定不急于把这些细节表白，推后一段时间再说。

“首先我要诚心诚意地接近邻居，”他想。“然后再敞开心扉。建议他要对着镜子盯住自己？观察脸上、嘴唇上和耳垂上有没有情绪被刺激起来的特征。情绪若是突然间来了，勃起不需要等待。下巴窝经常把我调动起来，它蕴藏了可以令我失常的无法解释的性欲。只要看它一眼，立马就想占有自己。”

“怎么样，你带我去找那位实验对象？基因混合制剂白天的用量我自己已经试过了。但不记得有什么。而从旁观察一个人身上发生怎样的变化，一定很

有趣。没准儿你认识她呢，她叫卡嘉·罗斯库特金娜。前一段时间她住在迦南城。认识吗？”

“不认识。我很少去商店。东西贵。从地头的私营者手里买便宜，土豆，红菜头，胡萝卜。肉，其实就是骨头，直接去屠宰场买。但也是偶尔地。守桥员的工资有多少？四千五百卢布。缴纳合用住房的租金后，还能剩多少？一个月两千卢布，合一天六十七卢布。肉始终是每公斤一百五十卢布。怎么能放开吃呢？我已经习惯了。葱头就粥，红菜头加土豆，腌黄瓜就面包。这就是我一天的伙食。似乎别的也不需要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配发的比这还少呢。你吃些什么？你的样子不像饱食终日……”

“我估计自己在迦南城能活五年。再多了也不想。糊口之粮不必操心。干硬的面包，土豆，甜饼，有就吃；没有，也不想。重要的是，手头随时有罌粟。我有一箱子钱……你是知道的，所以你可以随便拿去用。买点好吃的自己吃，想买多少就买多少。我们这个环境下，饿汉很了解饱汉。我不需要钱，它促生了畸形消费。我只坚守一道菜，惟一的，也是最重要的，这就是罌粟头。”

“谢谢。你说的那些我也无所谓。我学会了没有它们如何过日子。”波梅什金解释道。“你觉得我特别自恋是吧？因为任何伙伴我也不需要，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没钱，甚至看不到未来能有钱，那你还去爱谁呀？没有钱的爱情没有根基，这好比是灯泡没有电源，汽车加不到汽油。我服从心灵的嘱咐，向来温柔对待自己。征服自己难道不比那些赫赫功绩更伟大吗？宁可因为自己神魂颠倒，也不要使别人这样。实用主义？是啊！容易且不花钱！为自己我可以随心所欲。”

“我不完全明白你的性满足原则。我加我！这其中有些什么费解的东西。自从那个气势非凡的平台为激昂的意识之变幻毫无保留地敞开了胸怀，性事就不再吸引我了。奇妙的罌粟是无可比拟的。它不可思议的潜力把你迷惑得彻底忘却一切甚至个人的性别。如何去评价性欲呢？这种嗜好一文不值，因为它的滋生发展是由于本能，而不是因为智力。我要以智慧为生。智商越高，越能深入进想象世界。而本能是节欲不共戴天的死敌。怎么样，去参加教授的实验？如果只想做一名观察者，请便！我去找罗斯库特金娜。”

“外边下雨了，有伞吗？”波梅什金迟疑地问。

“可爱的人啊，看来，还要经历很长时间，服用几十公斤罌粟粉，你才能摆脱时间、天气和周边环境的约束。我早已不去注意这一切了。我不理会彼得·彼得洛维奇身边的环境和事物。风和雨，光明和黑暗，兴奋的欢呼和讨助的哀求，轿车和游艇……这一切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存在于我的意识中，就是库克纳尔在瞬间离开了我的记忆。不过在所有假设的可能中，我还看不到这种情况，我不用当心它们，也不欣赏它们，更不惭愧于它们。它们全都在我身外！从旁观察，我是一个外表冷峻的平凡人，是一个需要小心对待的家伙。我当然不欺负苍蝇。罗斯库特金娜的实验方案只存在于我的意识里。学会像帕尔芬奇科夫

教授那样生活，那你面前就会敞开一个在鸦片作用下想象出来的、具有不可思议的舞台和人物的奇妙世界。任何其他色彩丰富、场景绚丽的生活空间，即使只存在于你个人头脑里，在这个国家你也命中注定不会拥有。它早已划分完毕。某些人得到许可的东西，对大众是绝对禁止的。还有，请不要再用诸如雨伞和人世间鸡毛蒜皮之事让我失望了。物质世界只是为那些统治者和富人存在的。而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只有通过奇妙的花朵它才展现。你服用了一勺库克纳尔，难道经过童话般的精神迸发你依旧害怕下雨，而且仍然去思考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快走吧！”

帕尔芬奇科夫先生贪婪地享受着鸦片迷魂液的所作所为。兴奋是极其强烈的，以至于他完全忘记了在身边磨磨蹭蹭的波梅什金。对于即将发生在卡婕琳娜·罗斯库特金娜身上的实验和蜕变的期待，促使他又吞服了两勺粉，甚至还带着结节。

吃多了总会遇到渣子。我对自己发火，责备帕尔芬奇科夫没有随身携带库克纳尔布袋子……

狂喜

迦南城落起夏季的毛毛细雨。小城隐没于昏昏欲睡的黄昏。蜿蜒的河面黑漆漆，一条照明光线微弱的平底船缓慢地朝北漂去，消失在树林覆盖的朦胧的山脚下。无声飘落的树叶使人联想到西伯利亚女人送别自家男人出远门时总也

说不完的话。

公寓里，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叶菲姆金裹着棉布单躺在长沙发椅上。经过明火执仗的掠夺，他占有了餐厅以后，又相继控制了肉类联合加工厂，家具厂，木材加工厂，糖果车间，露天煤矿，运输公司，沿岸航运码头，还持有了西伯利亚中心地区供电企业的百分之三十五股份，以及迦南城所有门类的经商监督权。小城里有些容不下他了。几乎没有哪一家公司企业、哪一户自由捕鱼者和猎人不交税的。西伯利亚的生活已丧失了任何的吸引力。

叶菲姆金任命特种部队退役人员切尔诺胡特看管这些庞大的产业。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为列车长创立的那个机构已发展成为一家气派的私营保安企业，还拿到了武器使用许可证，编制内有三十人。一句话，他面临今后如何发展的决策关头。是否该涉足联邦州府的基础建设行业？或者进军莫斯科？以每月进项七十万美金的身价，他可以觊觎联邦苏维埃的一把交椅或者此党在国家杜马的一纸委任。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人，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早就调整好了横向关系，也拥有良好的纵向关系。这也是一种资源，它使你拥有机会去津津有味地设想，最好再去敛取些什么。副州长这一职位的市场价格是五百万美金，联邦州副长官的交椅是一千万。而在莫斯科，重要部委的一个部门领导职位不会超过五百万。

“为啥还要留在西伯利亚？”叶菲姆金判断着。“毕竟首都的官员具有更多机会捞钱。在地方，众目睽睽下，大家都恭维你，你享受表面的尊重，上贡的、送礼品的把你宠坏。但这里钱少，每个人都想着告密、给别人抹黑。而在首都，一个部门的领导位置不显眼，处于上级权力的屏风后。在范围广泛的商业社会，这样的位置不会引起特别的注意。盯着它的是受部委管理的一些企业家。联邦金字塔自上至下：从莫斯科到大西洋、太平洋。他们急着进首都，他们极力用钞票关心你，用款项和各类证券讨好献殷勤，以教父身份邀请你参加一些大宗交易，把部分个人财产送给你以求得到庇护。不言而喻，应该选择莫斯科！莫斯科，选择莫斯科！选择首都！联邦政府部委的一个局长，还不是一个非常权威的岗位，但钞票相当多，两年后还可以升迁为副部长。再往下，还能更高！挑选哪一个部门呢？在哪个舞台展现才华呢？能源领域？棒极了！还有呢？商务？好啊！还有，还有？自然资源利用？非常好！还有什么不张扬的，几乎是无声无息的，但进项多的……行业垄断部门！谁晓得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有多少预算？他们座落在哪里？那是一处静悄悄的为国家高效服务的港埠。我是完全正确的，现金和回扣在行业垄断部门是没数的！那挑选哪一个部门呢？能源部门？不！不合要求！建筑材料？不，不。还有什么呢？医药系统？强一些了！还有，还有呢？食品业？乌拉！当然，食品行业当然好啦！采购产生的回扣四面八方地涌来：采购糖采购盐的，采购辣椒采购烟叶的，采购蔬菜采购干果的，采购小麦采购荞麦的，采购食用油采购油脂的，采购鱼采购肉的。是啊，需要把这个职位买下来。诱惑别人的能力可以丧失，同行政部门的联系可以中

断，财政资源可以短缺，但局长的交椅无论如何要搞到手。根据我得到的信息，需要五百万美元。万一要是又涨价了呢？我能掏多少呢？六百万，还是七百万？不，我不确定，国家在遭受经济危机。为何起价不是四百万甚至三百万？还不如二百五十万起家做贸易……要不然一百五十万也行……”

“这个价格简直太好了！付钱在先的人，等于把未来生意的所有风险都承担起来了。两三个月以后万一换了领导，而新来的头儿把我付过钱的位置又给卖了怎么办？所以嘛，应该得到一年内任命的保障，这样不兑现时才能要回支付的钱。换了我，会尽量在一个月以后退还人家。赚钱不是罪过，这种必要的做法被民族传统视为准则。没钱就甭想在首都做官。手段一定不少。这样吧，前往莫斯科，寄希望于德米特里·扎布辛和伊万·普利舍普金，他们是能干的人，会帮助我站稳脚跟。对自己拥有的财政资源要时刻做到心中有数，但不必急于亮出来，尽管谁都明白，只要亮出绿色钞票，成功的道路就会畅通。但冒进会适得其反！哪怕做积德行善的事，给钱的时候也要噙着泪水，心要显得心疼。这样，人家才会缠着你不离开。这些会筹划、会组织安排的先生们都是高级行会的骗子，他们的服务我要尽可能低成本地酬谢。经营家的技巧就在于此。挥霍钱财不用太动脑子吧？打开钱包之前，要把它们好好闷一闷。至于纯洁的关系……今天还有双手干净的傻瓜吗？其实，‘双手干净’这一封存已久的表达方式算什么呢？秉承这种陈旧的处世之道的人在官僚和商人经营者群体中是不可接受的。一个子儿挣不来，怎么生存？钱是人格的基础，人格的核心。没钱会导致荒诞怪异的事情。”

“不必多虑了。立足首都的主意已拿定。本人不高雅的志趣、恶劣的习惯、粗俗的嗜好将以前所未有的能量在这座美好的城市里怒放。真正的俄罗斯公民就为此生活在这个国家！对崇高美德的信守给那些人带去摆脱不掉的苦恼，就让他们移民远方的国度，在那里寻觅道德完善之路吧。这真是永恒的极端啊！从一种身份转变为另一种，然后再返回，这种转变是无休止的幸福啊！我觉得，假以时日，当平静的自我满足被屈尊的失望所代替时，这些真实现象就会对我完全敞开。”

“前往莫斯科！前往当代的巴比伦！前往精神和肉体彻底腐化败坏的王国！置身无法遏制的需求过度和消费扭曲的中心，我的意志就是做出这样毫不妥协的选择。”

……叶菲姆金在莫斯科富人居住地区的鲁博廖弗卡和拉茨多拉两个区域租用了高档住房。这种维多利亚风格的两层小楼被莫斯科上流社会普遍青睐，俄罗斯早期资本主义时代惯用的高高石墙把它们严严实实地圈住。住宅内有十二个房间，还有游泳池，蒸汽浴室，健身房，三个车位的车库。五千平方米的领地被追求时代潮流的植物学家设计布置得无可挑剔。金融危机之前，这种档次的独门宅院月租金不会低于四万美金。但从 2008 年 12 月起，价格开始滑落。

半年过后，一个新发迹的莫斯科人每月花两万美金就可以租下这样的宅院，还包括了水、电、暖等费用。

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委托经纪人服务公司给他物色了三个司机，两个保镖，陪同他乘车外出属于他们的职责范围，还有三个配有武器的小伙子负责轮流值班保护他租用的住房。他打算为自己的需求购买三辆车。出席这个社交圈的精英联谊会，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计划乘坐“宾利”，同生意界的同行会面乘坐“梅赛德斯-600”，周末外出乘坐“奥迪Q7”。两辆五年车龄的二手车“标志-407”分别交给司机使用，用于从睡觉的地段和拉茨多拉之间上下班往返接送。除此，物色佣人、厨师和管家的事情也在进行中。

在首都这个地方，命运使然地安排他结识的第一个人是当地一位企业家米哈伊尔·卡尔图佐夫。他们偶然地相逢于“度假村”车行，当时他们都在选购“宾利”。

“请问，选哪一种颜色好？”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首先搭话。“我刚来几天，从西伯利亚跋涉到莫斯科，还没了解这座美丽城市里贵宾的审美眼光和传统。我才不冒险询问售货员，他们从不讲实话。总是推荐卖不动的颜色。允许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列昂尼德·叶菲姆金，来自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

“很高兴。我是米哈伊尔·卡尔图佐夫。在此地居住了三十年的莫斯科人。”这位新交笑得很豪爽，很友善，但目光凝重地看着这位西伯利亚人，似乎早已相识。看面孔卡尔图佐夫接近五十岁，高高个子，有些发胖，穿戴讲究，外表像是来自俄罗斯南部地区。

“我要知道您做什么生意，才能回答您的问题。如果从事原材料、贸易或者工业生产，那最好选购黑色车。如果是制片人、经纪人，秀场生意人，广告或者媒体领域，那就选橙色，或者黄色。如果是建筑行业，房地产经纪，律师事务所的，或者旅游业，那您最好选樱桃色。如果您经营宝石、黄金和珠宝首饰，那要买银灰色车。”

“颜色有什么说法吗？”

“这我倒不知道。但就是这样地形成了群体式的市场。”卡尔图佐夫又笑了。

“墨绿色的一般适于做什么生意的人使用？我很喜欢这个颜色。”

“适于傲慢、怪癖、内向的人，而且极端自负，人脉关系少，不愿承担责任。还常常适合于乐意接受任何类型的新兴经营活动，抱歉，但具有刑事犯罪倾向的人。可别让您失望啊？”卡尔图佐夫抖动起强壮的身体，笑容不是阴险的，而是友善的。

“瞧您说的，恰恰相反，非常感谢您的坦率和详细解释。”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说。“事实上，我的人脉关系就很少，自负的计划一大堆。我也确定自己乐于接受将要面临的新兴生意。”

“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您还打算投资？”

“请您自己判断，购买‘宾利’我要付三十六万美金，除了这个漂亮家伙，我还准备买两辆豪华型车。当然，我对生意有兴趣。只要规划被人喜欢上，就能找到投资。”

“在车行你享受购车优惠吗？”

“没有，我是第一次。”

“您打算买几辆车？”

“一辆。”

“我在这里享受百分之十的优惠。如果我申请，人家信了，我是这儿的客户，我把你带到这个车行，那我们买两辆车就享受百分之十五的优惠。我建议我们平分这一优惠。确定新的价格以后，这百分之七点五的优惠您付给我现金。一言为定？”

“而我要建议，在金融危机的日子里，车行本身就该降价。米哈伊尔，既然我们已经谈到如何分成，那我们就该相互称‘你’了。不反对吗？”

“好吧！”

“要是我自己对优惠感兴趣呢？”

“你已经说出自己是外省人了。国际知名的高档品牌和时髦产品的折扣只针对注册登记持有商行优惠卡的老客户。你可以试试，但会被拒绝。那么我就无法申请两辆车由一个人付款。”

“百分之四，一言为定……”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匆忙说。

“百分之五，谈好了。”卡尔图佐夫哼哼道。

“四加五等于九。九一分为二，四点五。综合两个建议得出的折中方案。承认这个数字是最终的才符合逻辑。我的手在这儿……”

卡尔图佐夫笑着和叶菲姆金握了手，还拍拍他肩膀。

“我尊敬生意人，”他笑着说。“生意是一门艺术。没有针锋相对的过程就不吸引人。担心为价格喊破嗓子的人是不会被记住的。在这种人身上挣到大钱也是乏味的。这种人没有个性，缺乏特点，优柔寡断。在我们俩的第一交易中你表现很抢眼。这样的人在西伯利亚很多吗？”

“我们那边什么都是足够的多。”

“别这么说……其实。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缺乏有趣味的人。还想买些什么？”

“您的生意是……经纪人服务？”

“能挣钱的买卖我都尽力去做，但我的方式是让合作伙伴都能得到实惠、能挣到钱。比如，我们的相识给你带去一万六千两百美元进项。而我们打交道只有十五分钟。就是说，我们每一分钟的闲扯给了你一千多美元的利润。这是不坏的结果……”

“你也是获益的一方……”

“还会是其他结果吗？你挣了钱，我也没赔。没有刺激因素，经济向来要

停滞。我们自己就见证了文明史上最大规模的毁灭，它也表明了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就是物质的动因。苏联的意识形态彻底否定了它，因此一个强大的国家消失了。言归正传吧，你这新来的莫斯科人还打算买什么？”

“我还需要‘梅赛德斯-600’和‘奥迪 Q7’，以及两辆普通车型给司机用。我在不远处租了房子……”

“明白，他们需要从城里到鲁博廖夫卡。都要新车？”

“我自己当然要新车。给司机用的五年二手车就行。”

“还要帮忙吗？如果把我们购买‘宾利’达成的百分之四点五这个协商结果扩大到其他项目采购，我愿意带上自己的生意关系加入。在所有的汽车商行、高级餐厅、服装沙龙、艺术画廊都给我很高的折扣。喂，你的着装完全不是上流社会的。任何一个高级沙龙或俱乐部成员看一眼，就明白你是从边远省份来的。抱歉，坐‘宾利’可不能穿这么难看的衣服。本地轻佻的姑娘瞬间就把你看透，要摆脱她们侮辱性的绰号很困难，而且代价高。你这皮鞋糟糕的样子像什么呀？上衣是什么颜色？领带呢？丢人！蒙古制造吧？你知道一个老谚语吧：迎客看着装，送客看智慧？我们做个交易吧：你也按照那个折扣的幅度付我服务费，我要像对待 VIP 客户那样安排你的日常生活，给你穿衣、穿鞋。给你搞到一切：从‘宾利’、‘梅赛德斯’，到最优良的红酒品牌‘柏图斯’和‘玛歌’。从‘古驰’和‘奇娣’内衣，到‘阿玛尼’和‘布里奥尼’皮袄，从‘百达翡丽’和‘法兰格·穆勒’腕表，到‘宝格丽’和‘卡地亚’钻戒、领扣、袖扣。安排同皮平加罗夫议员谈话一小时，他开价十万美元，而且一个子儿不能少。那我以三十万美元帮你结识国家杜马的所有议员。如果你付我五十万美元，我就再给你增添联邦议会的所有代表。如果你再加五十万美元，你将有机会同俄罗斯政界和管理系统所有精英人物见面，包括以联邦主体的任何一位省长友人身份露面。但你要记住，你们的每一个交易，我都要从中收取自己百分之四点五的合法提成。为此，我将为你敞开任何一扇通往生意兴隆的大门。记住，这百万美元不包括为你服务的费用，以及同监察、检察和其他强力部门代表打交道的费用。这要另说。这里的价格问题取决于具体情况和诉讼要求。列尼亚，你说怎么样？或者说，你拿什么主意，幸福的西伯利亚人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

“脑袋都晕了。给我时间想想，让这些东西在脑子里沉淀沉淀……”

“我不催你。好好想想吧！现在我们去付‘宾利’的款项。决定买铁青色的？要是我就选黑的了。”

“是的。”

“为啥还不回答我的问题：你做什么生意？”

“西伯利亚的大生意都被莫斯科人把持了。我在几个领域有中小规模的经营。供电网、木材加工、肉类加工、交通运输什么的。可我来首都……”

“待会儿继续说。迎面过来的是销售经理。”卡尔图佐夫贴着列昂尼德·伊

万诺维奇耳朵小声说，然后笑道：

“经理你好啊！在茹可夫区的马里奥草坪上我看见你身边有一位极标致的妞儿。中心区的姑娘我差不多全认识，你的那位拿谁来比也逊色。绝色的妞儿。你是在哪里弄到手的？嫉妒你。我建议交换，当她令你枯燥时，我们交换。我为她交出两个超级美人。其中有一个你曾经想去‘皇家狩猎宫’包养。还记得吗？特维尔来的阿莲娜？她极其灵巧艳丽，婀娜多姿！在这个世上论床上功夫，她没有对手。灼热的嘴唇，笑起来眼睛像珍珠一样闪烁。那胸脯！就是新鲜出炉的圆面包，由于添加了果仁泥而喷香和富于弹性。那小屁股就像巧克力色的天鹅绒枕垫。碰一下都会引发高潮。那大腿！就像水蜜桃，瞬间就能唤醒男性生殖器……童话呀！房事过度死在她身上也值得了。”

“小心点，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珍惜自己的阳光形象，不然我会逃离此地。听过你的叙述，我已经勃起了……第二个呢？第二个是谁？”经理表情平和的职业面孔流露出期待的神色。

“那是一块纯洁无瑕的宝石。去年春天在‘桂冠宫’你曾看上她。她叫雅诺契卡。为了你不被色情的细节所刺激，我只告诉你，如果她生活在达·芬奇时代，或者波提切利时代，我们的雅诺契卡就会取代乔孔多²⁵，她的面容将使‘维纳斯诞生’这幅画更亮丽。她就是这个级别的姑娘。我们何时交换？”

“她们希望玩伴出什么价？”

“每个月我付给每人五万美元。你呢？”

“三万。”

“你倒挺合适的啊。有福气。你从谁手里抢来的？”

“我们在飞机上相识。当我说对她说出三万时，就明白说多了。我想，一万五她就会同意的。我们在一起已经三个月了……”

“一个月十万对你是负担吗？莫非销售额下降了？”

“是的，很困难啊。”

“五万还能承受吧？我是说包一个。”

“如果有必要付两万五，那我不得不把家底拿出来。未来两个月，每月付两万，我还是不费劲的。金融危机嘛……”

“她们中你要哪一个？”

“雅努，我还记得她……”

“我不知道你给的数她是否乐意。或者我们协商另一种方案。我给你三万绿钞，你把自己的美人调给我。你再补交两万，雅诺契卡就跟你一个月。阿列娜我安排给自己的朋友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正好你们认识一下。我们来买车，要两辆。希望你给百分之二十优惠。”

两个男人点头示意。

²⁵ 达·芬奇《蒙娜丽莎》一画的模特。

“我们把两档事分开。我们从姑娘开始，就先把她们的事了结。你提的方案我看可以。你的是三万，其余我付，我和扬卡生活一个月。一言为定？只是一个月。谁知道往后会怎样。”

“你的美人叫什么名字？”

“维多利亚，来自罗斯托夫州。”

“OK！跟你住一起，还是你给她另租房子？”

“住我这儿。”

“我的司机何时去接走她？”

“明天上午十二点吧。”

“就这样！我先和你把账清了。车子怎么说？”

“百分之二十我给不了。百分之十五外加冬季外胎保养。八个轮胎还要多消耗三万绿票子。你们怎么付款？”

“我使信用卡。你呢？”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转身问叶菲姆金。

“我付现金。”

“在哪儿哪？”

“在密码箱里。”

“从你该付的款项中给我三万，这个数我用信用卡替你付。维多利亚的钱我需要缓付。这是我们之间的话啊，今后可别再带着这么多现金在城里转悠。这里不是你的西伯利亚。把你干掉了，葬后宴都没人付账。等找到你的知心朋友，如果有的话，已经几个月过去了。病理解剖是很稳定的生意。找到死者亲属他们就无利可图，尸体在他们那里存放三个月，然后他们注销掉，送火化场。这只是纸面上的事。其实，他们卖给高等医学院用于解剖课。莫斯科的公墓，一个位置杂七杂八的费用加在一起要两万美元。知名墓地一个位置要上百万喽。好啦，我们结账吧。”

“何时能拿到车？”

“两天以后。”

“保养就不再收取百分之四点五的费用了吧？那可是赠送的啊！”

“一个轮子的保养是四千美元。四乘以四就是一万六。其中我的份额是七百二十美元。根据生意法则，你还得给我付钱呢。这是必须的！不过……我这样建议你，今天晚上在‘渔网-盐巴’餐厅你包一桌饭。点上牡蛎，龙虾和一瓶红酒。如果你带着女孩子去，那我们就是四个人。如果你一个人，那我就请上漂亮的阿莲娜。说实话，舍不得把她拱手相让。不过，明天维卡就是我的了。简而言之，喜欢就带走，但不是一夜。我们这个圈子里不会出现一夜情的女孩子。若带走，就是几个月。条件明白了吗？不允许讨价还加。把能耐用在别的交易上。允许讲的话只有一句：我们走吧。或者另一个方式：一言不发。明白吗？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自己成为了外省人适应首都奢华生活的咨询顾问。相应地我能得到什么吗？”

很快，新结交的朋友办理完了购车手续，付清了款项，走向出口。

“你在莫斯科有朋友吗？如果你一个人拿着上锁的密码箱来购买豪华车，可以判断，你没有。”

“有倒是有的，不多。”

“有多少？他们是什么人？如果他们不是朋友，仅仅是熟人，那我就明白了。如果是朋友，我可以证明，他们是彻头彻尾的混蛋。任何一个像样的朋友也不会允许一个外来人在莫斯科这样的城市里拎着密码箱子去买‘宾利’。请告诉我，他们叫什么名字？”

“德米特里·扎布辛和伊万·普里谢普金。你认识他们？”

“扎布辛，扎布辛，德米特里·扎布辛……连卡，你知道嘛，假使我从来就没听说过他的名字，那他在莫斯科就一文不值。当然，或许是不熟悉他的人格品德，但在首都他的确谁也不是。普里谢普金，这是个卑鄙的家伙。我想告诉你，所有那些首都的混球败类，没能耐在此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到外省招摇撞骗，俨然是中规中矩和有权势人。在改革初期我就认识他了。非同寻常的小人。强盗。嘴上说‘你好’是假。因为行骗，被活埋过两次，火烧过几次，像牲口一样被痛打过。什么事把你们联上了？”

“我们在辛比尔斯克、克麦罗沃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见过几次面，除了大家一起天南海北地胡扯，绝无其它。他说可以帮助我在莫斯科就业。仅此而已。”

“怎么，你还找工作？”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做出惊讶状。

“我塞给官僚的钱太多了，有时自己都想去混个一官半职，哪怕捞回一部分。”

“出乎意料啊。那你买什么‘宾利’呀？”

“跑场子参加各种交际活动……难道不该买？”

“那我不劝你买。算了。看重什么了？打算去坐哪一把交椅？”

“控制物资储备部门。食品局局长。”

“后台是谁，不会是普里谢普金吧？”

“不。尽管打算和而他探讨这个问题，但你的那番话一说，现在我不知如何是好。”

“那个位置上不久前任命了新的人。不屑说，关于调换人员的许诺是空头支票。我会尽力打听，你还有怎样的机会。你准备为职位支付多少钱？”

“百万……可以多一点……美元。”

“一百万没有人会开口。这在首都不算钱。别看现在是金融危机。”

“那得多少？”

“不知道……没准是七百万。或许当前五百万能行。”

“五百万太多了，猴年马月才能捞回来啊？两百万我倒是愿意，可要有保障。”

“什么保障？”

“一个月以后没结果，就该把钱还回来。我这事当然是为自己啦，因而也不会轻松的。钱向来是要还的，无论是谁，更何况是私人欠的债。”

“我们先不谈这个了。让我先去了解一下，我的关系能否达到目的。怎么，你买官也带现金？”

“是啊，还怎么样呢？”

“你就不知道还有银行吗？”

“我手里是黑钱。从银行过手要被抽取百分之十。上帝保佑，我没接受他们服务，避免了损失。在西伯利亚，十家银行倒闭七家。否则，我的钱就进了别人的口袋，周游俄罗斯各地去了。压在弹簧锁下它们是保险的。我名下的公司有保安企业，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老战士看管财产。当然，米哈伊尔，在首都我需要有朋友，我自己也需要他。在你们的世界，没有靠山就无法生存。”

“你怎么来的？”

“出租车。”

“怎么会打的？”

“我来莫斯科三天。第一天找到经纪人，第二天租下房子，第三天你帮我买下车子。现在还要买‘梅赛德斯-600’和‘奥迪’。还会有许多麻烦事情。你瞧，我已经深入到首都的生活中。”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的口气像是在同亲近的人说话。

“晚上请我和雅诺契卡在‘渔网-盐巴’餐厅吃饭吧！我要纪念和自己的姑娘分手。很遗憾，但不得不告别了。你带上自己的姑娘？你一来就这么强势，或许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没有，我一个人。莫斯科还没有‘她’。”

“你没有西伯利亚女孩，”卡尔图佐夫笑得身子抖起来。“这里到处是姑娘。各种肤色各种档次的姑娘会让你喘不上气来。我要雅努了……”

叶菲姆金突然感到了瞬间的窒息，对这一主意产生了强烈抵触情绪。他目光疲惫地打量对方一眼，用双手捂住脸，压低声音喊道：

“不！不！求你了，现在不需要干这事！我不想！知道嘛，我不想！”然后遏制住意外涌现的怒气，口气温和地补充道：“来得及的。我来到首都没几天，如果现在有时间，最好去买车。”

卡尔图佐夫注意到，对于这一原本很恰当的建议，新相识做出反常的回馈。这使人很难堪，但他没有表露出来，而是把眼前的事看做是西伯利亚人的秉性。还没有恍悟过来！“甭管什么人，到了莫斯科就得改变习性，就得屈服，特别是初来乍到之际！这个诡计多端的家伙来到我们这个外表光鲜、口蜜腹剑的城市，我还得观察观察他究竟是什么货色。如果是正常男人，那好说，倘若不是……那我就改变角色，这是我的天性。这里有我永恒的两难推理，为什么要耗费精力去认识真理，保持在迷惑中不是更好吗？”他暗自笑道。“命运时常给我添加一些荒谬的情节，犹如复活节圆柱形大面包里有几粒葡萄干，你总是

要迫不及待把它抠出来。要不要动手以畸形消费来诱惑他叶菲姆金？……”

“时间还有，上我的车吧。我们去购物。我喜欢挣钱，”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笑道。“在扩充资本的同时安抚自己，难道这不是奇迹吗？”

时值正午。他们陷入鲁博廖弗卡街道沿途的交通堵塞，一串串进口豪华轿车排出的废气在空气中弥漫，它形成的污染人们已习以为常。公路两侧生长三年的树丛和灌木似乎因为缺水而显得萎靡不振。经过通宵聚会，纵饮纵欲的酒鬼们正在返家途中。森严的黑色豪华轿车运载的主人都有“我因公务耽搁了”的俗套托词。在保镖陪伴下，这些车辆时不时还有警车护送，互相追逐着疾驰而过。迎面过来的车辆有驶往人口稠密的市中心方向的，有结束了在奥加廖夫举行的正式会见的高级官僚们，有郊外鲁博廖弗卡高档住宅区的实业家们。来自色情夜秀场、向来目光淫荡的堂皇漂亮的妓女和女歌手，她们也乘坐高档轿车，甚至还有不同级别的办理要务的职员，他们需要报告的内容在电话里讲是不安全的。贪婪、发财和渴望占有一切的野心从来就扎根这些人的心灵深处。

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就坐于卡尔图佐夫的“玛莎拉蒂”豪华车内后排沙发。天然水晶石雕刻的 001 车号牌是在斯瓦罗夫斯克公司订制的，钻石镶边手机，两侧车门内储物阁里没有扣紧的鞣革皮抢套露出伯莱塔²⁶手枪金质枪管。这一切使西伯利亚人感到异常兴奋和震撼。凭一个外省人对当今世界强人的想象，如此的装饰和点缀使米哈伊尔·卡尔图佐夫变成了应当全方位仿效的成功的首都贵族。叶菲姆金渴望着尽快融入莫斯科这块纸醉金迷的诱人浮华世界。叶菲姆金觉得，卡尔图佐夫和他的交际圈里的人都是成功者，他打心底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他只身闯荡首都就是要同这些人建立亲密关系。

置身莫斯科的人海，叶菲姆金对远在西伯利亚的那个世界已经彻底丧失了兴趣。苦难和贫穷，屈辱和绝望，它们永远陪伴着普通人的生活，但这也被他忘却得一干二净。

“我没有早来闯荡莫斯科，真是天大的失误。只有卡尔图佐夫这种人的群体才能愈合我在幼稚地寻觅自我价值的艰难岁月里造成的创伤，才能把我在坎河镇之前的履历一笔勾销。”这个念头已经缠绕住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不过，这个充满离奇色彩的世界能接收我吗？我和他们相处得来吗？我会不会在他们中间溺亡？我要寄希望于自己，我叶菲姆金有能力迷惑这个世界、并且战胜它吗？这个圈子里不需要仁义道德，只有无止境的虚荣伪善。不需要友好善良、文质彬彬，而是不留情面的疯狂掠夺。我能练就这一系列的特殊秉性吗？未来我是优秀生，还是不及格的差生？但缺少这些本领就不会成功！我必须掌握这些生存的技巧！致富的策略！博得别人好感的举手投足！它不该只是一般的成绩，而应该是巨大的成就！民族范畴的成就！希望大家惊叹着打量我，就像我打量卡尔图佐夫。我希望别人能听进我的话，就像我聚精会神于新相识。

²⁶ 世界上最古老的枪械制造商家，92 系列为目前世界上使用最为广泛的军用和警用手枪，保持着每年 10 万支的产量。

我希望自己遐迩闻名，希望自己跟卡尔图佐夫一样，惹人喜欢、令人有趣。”

叶菲姆金兴奋得容光焕发。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在车镜里发现了他的表情：

“怎么，喜欢莫斯科吗？”

“是的，是的……”疲倦的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拖长声音应道。

“给他下什么着呢？”这时，卡尔图佐夫已经在暗自琢磨了。“让他像低温雨天里的蔬菜那样慢慢成熟，还是七月里的草莓，几天就可以迅速上市？等到晚上再看，让他更充分地表现出来。我可要深入他内心啊，那里……”

“在莫斯科这样的超级大都市，社会阶层被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处世之道恰如其分地划分出来。一个是传统的、循规蹈矩的，以诚相待的；另一种是罪恶的，口蜜腹剑的。无论谁的表现现在我们这里都可圈可点。这种迥异因素在莫斯科人身上的结合创造出当今社会的新型人物。假使过去只有为数不多的公民只差一步就会从纯洁转变为罪恶，那么今天，两种性格特征的二位一体成为我们每个人的有机组成部分，犹如大脑的左右两部分和称谓的名字和姓氏两部分。根据每个人自己的考量、而且绝对出于崇高的个人志趣，今天的莫斯科人有时是警察类型的人，有时又是小偷类型的人，有时是纯洁的人，有时又是无耻的人。这种意外的境况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扑簌迷离。它的魅力在于，你无法预测自己的行为。个人身份所固有的同一性核心概念已经模糊不清，你常常不是同一的，因此你不仅对自己出乎寻常地感兴趣，对周围的人亦如此。这种异常不仅没有扼杀我们的生活，反而刺激了人们对生活的兴趣，使他们渴望生活跌宕起伏。就像过分沉湎于一剂灵丹妙药那样，我们反常地无节制地放任虚荣。当然，我的话只涉及首都居民的性格特点。对于其他大城市代表性人物的了解还没有熟悉到可以熟谙他们心理的程度。你会逐渐认识了解我所叙述的莫斯科人的这些标志性特征。”

“我没有在你的讲述中发现什么真正稀奇的东西。在我们迦南城也能遇到类似的风尚习俗。我在巴拉宾斯克生活过，经常去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其它地方。实际都是一样的群体，一样的风尚习俗。看来你很少去各地走走看看，所以并不了解民情。而我始终不愈地关注同胞们，注意到他们精神层面的同一性。所以丝毫不畏惧闯荡首都。我清楚地知道此地居民具有和我居住过的西伯利亚以及全国各地一样的诉求和一样的行为模式。饮食口味和消费内容不一样吗？是的！但是，两位一体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几乎符合所有人的特点！这其中蕴藏着我们与西方世界的重要区别：善良与邪恶，这一对矛盾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和谐共存。为什么要矛盾呢？其实，我早已确定了自己的信念，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这一反常组合给每一个人增添了光彩。”

“可能如此，可能如此。当下，这不仅是莫斯科人的性格特点，它已触及并改变着全国人民。”卡尔图佐夫附和道。“我可以断定，再过一段时间，它将跨越边境的阻碍，破坏种族的基础。在崭新的现实中，全球化的市场就是如

此地维护人，并使人整齐划一。这一现实也中断了精神进步的历史，使人们返回天生本能，而随心所欲。人的本能重新主宰起我们。这也是我本人在力促的！自己握有诱惑力十足的手段作为新原理：如果表现出色，如果纯洁与肮脏的界限被温柔的技巧所抹去、被姑息迁就和贵族派头所掩盖，那任何人都可以被允许一切。我发现，人们完全相信这一新的原理，并真正感觉自己幸福。哪一个朝代曾经做到了这一点？无需赘述。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你的‘宾利’需要一个特殊车号吗？如果是，请说出数字。”

“两个零和除去三以外的奇数。”

“这样的号码价格是一千美元。把它当做我的礼物吧。还有违章许可证，价格是五万美元。需要吗？我们这儿缺少它也是行不通的。堵车时会耽误数小时……”

“几部车都管用吗？”

“不行。”卡尔图佐夫笑道。“一车一证。这是非常严格的。”

“我办两个吧。‘宾利’和‘梅赛德斯’各一份。”

“还有警灯！它的价格是二十万美元。哪一种鸣叫的，听起来吓人的……”

“我没有富到预订两个，要一个吧……能讨价吗？”

“能讨价。但价格不会变。”

“要一个吧。”

“随行的警车需要吗？有了它权威标准又高了。”

“什么价？”

“一个月五万美元。一辆车和两名佩戴卡拉什尼科夫枪的战士昼夜服务。建议你为这个服务花钱。威信十足，而且避免犯罪图谋的意外撞车风险……”

“这种事也常有？”

“不常有，但有发生。重要的是别被人家盯上。”

“拥有私人武装保安是否妨碍了国家军事制度？”

“怎么会妨碍？不少议员和官员也享受这种服务。费用按季度缴纳，要提前……”

“OK！我也要了。”

“好，我们结算一下：两本特殊通行证，一个警灯，全年警察贴身警卫。总计六十八万美元。加上中介费叁万美元。我的钱可以现在就付。其余的你带上，我送你去该缴纳的地方……”

“OK了！”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重复道，然后从便携式密码箱取出三包美元，其余从皮夹里拿出，递给了卡尔图佐夫。他本想表示不同意见：为什么警卫的酬金要以年薪计算，毕竟眼前还没确定要使用一年。后来一想，算了吧。因为如果是自己提出类似服务，一年的期限恐怕就不是五万，而是十万了。

“这些莫斯科人还以为自己是商海的豺狼，其实只是经验不足的捕猎手。”叶菲姆金暗自笑道。

这天，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以非常合算的折扣买下了‘梅塞德斯’和‘奥迪’。此外，根据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建议配制了服装，看上去他已俨然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莫斯科人。还购买了一对服装箱，几箱子名牌红酒，‘劳力士’和顶级品质的‘江诗丹顿’腕表，以及‘玛莎拉蒂’车内装饰品。

购物结束之际，卡尔图佐夫算了一下个人的收益：在结识的第一天里，这个新莫斯科人挥霍掉了一百三十九万五千美元，中间人的盈利就是六万五千绿票。在经济危机的2009年夏天，这是相当不错的收入。卡尔图佐夫对自己也很满足，因为他得以在外省人的意识里巩固了自己的老大哥地位。

“叶菲姆金给我留下的感觉是百依百顺。这也使我有机会打造一个大胆的计划。”卡尔图佐夫满意地作出结论。

入夜，在“渔网-盐巴”餐厅，疲惫但自觉幸运的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等待卡尔图佐夫携女友到来。

回想过去的一昼夜，他相信，于自己而言一切都是崭新的。奢华的时装店，雍容华贵的女郎，傲慢的有钱人，从未见过的国际顶级白兰地，苗条的服务员暧昧的目光，离谱的物价，泛出光泽的室内装修，异国情调的菜肴，这一切重新使他头脑眩晕。尽管处于欣喜状态，但叶菲姆金还是逐渐感受到了为证实自己首都人身份而投入巨额资金所引发的惆怅，这种惆怅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它迅速转变为对资金短缺的担心。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转而自责备起这种愚蠢的恐惧。然而，他已隐约感到移居莫斯科是一步荒谬的错棋，而购物过程中丧失自我控制是不可原谅的。

“我是要准备花钱的。不过，购置警灯、特权行车证件和卡尔图佐夫说服我购买的其他东西所增加的五十多万美元费用，完全是我头脑发懵的结果。一天的花销占去我全部现金的百分之二十多！而且是在经济衰退时期！我想混迹于联邦政府高级官吏中间，以收受贿赂和勒索的方式悄悄扩大自己并不雄厚的资本。但我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外省客户，在为最富有阶层准备的商品面前吃惊得张大了嘴巴。对我来说什么最重要？为崇高目标积攒钱财，还是虚无地糟蹋生命？这是有所选择的：成为真正的富人，或者满足于穷乡僻壤小康小富的角色。花钱本来是为了获取行业垄断部门里一个有利可图的官位和首都的仕途发展，而我却买来了虚幻的声望。我不怀疑，浮华的诱惑将使我任人摆布。似乎忘记了昔日生活中的屈辱！渴望在瞬间跳跃起来，从卑微变身富贵……”

叶菲姆金这种自贬自责式的内心独白一直持续到卡尔图佐夫携女友出现，但随之而来的是喷发出来的对自己无力抵御诱惑的恼怒、对挥金如土的西伯利亚式责骂，以及遏制消费欲望和把住钱袋的内心呼唤……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和雅娜不无盛气地走进餐厅。在门槛上，女士的目光就盯住了隐藏在大水缸里的大西洋螯虾。此刻就是引爆炸弹也不能转移她的注意力。这聚精会神的凝视目光比姑娘自身的美丽更令叶菲姆金吃惊。

“她这是怎么搞的？”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不安起来。“情绪慌乱？”

他起身惘然若失地发出低沉的声音：“晚上好啊！”

“雅诺契卡，”卡尔图佐夫俯身姑娘说道。“这是我新近结交的朋友。他来自西伯利亚，是个有才华有趣味的人。两天前才来到莫斯科闯荡。需要我们给他介绍情况，确定发展方向。你就给他做个上流社会的导游吧，支持和帮助这位西伯利亚人。”

“不得不履行招待晚餐的许诺。”叶菲姆金叹口气想。“跟着卡尔图佐夫能轻而易举敛到肥缺，这是完全可能的事。除了沙拉菜和一杯红酒，我晚餐什么也不要。消费过度……要节约了！”

“我不急于加入你们的聚餐。”他做出坦诚的笑脸。“我力所不及呀。西伯利亚人是简朴的，不是你们这样的……”

“米哈伊尔讲述了您今天购买了完全简朴的轿车，而且还不只一辆，”姑娘笑道。“我奉送您极其重要的劝告：在莫斯科故作矜持和拘谨已经不时髦，甚至不体面。如果您自诩低调谦虚，声称自己持有严格的秉性规则，那您一不会拥有朋友，二不会拥有爱您的女人。成功人士从不称自己是简朴之人，这是不符合逻辑的。即使全球金融危机下也不允许把自己表现为勤俭的人。一个矜持拘谨的怪人能有什么成就呢？微不足道的！初来咋到，您最好给自己带上面具，模糊不清的，难于判断的，讳莫如深地避谈自己的过去。谈到收入点到为止，而且有必要夸大一些。这会迷惑那些对您有兴趣的人，他们恨不得把你吃透弄明白。如果您一开始就贬低自己，那大家就会迅速失去对您的兴趣。同情和怜悯之情几分钟之后就会消失掉。人家问也不问名字就把您忘记了。谁有兴趣去刨问私家厨子，菜汤怎么酸了？此后已经无可能再重新注意您了。机遇当然还会有，但是，代价要十倍于如果您一下子就以这个圈子习惯的慷慨大度之姿态在首都新贵豪华聚会上露面。消费世界的矜持拘谨是一种缺陷。它导致无聊！厌恶！郁闷！这都属于道德领域。道德就是厌烦事情太多，无穷尽。而无穷尽是因为不切实际的头脑，就是说大脑虚弱缺乏创造力，无能经商而导致臆断。”说到这里，雅玛环视餐厅，目光带着兴奋和好奇停留在西伯利亚人身上，然后宛如大剧院芭蕾舞演员那样，气度及其优雅非凡地坐下来。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已经提前把椅子挪到她身后。

“这种病态的性格特征同宏大的国际商品市场是不相容的。”姑娘继续说。

“实践中，我们这个圈子里没有一个人能够容忍简朴之人无法摆脱的这一隔阂。今天的俄罗斯呼唤这样的男人，他动动手指头就能迅速打造好高级生活，或者以自己反常的刁钻好恶从地球上清除掉任何他不喜欢的资产。需要那种为爱、为恨、为复仇善于大把花钱的人！首都的美人们都渴望拥有这样的朋友。不是向往知识、诗歌和艺术，而是青睐在消费上表现出来的不同寻常的天赋。这便是今天在首都被欣赏的……亲爱的，”她朝卡尔图佐夫转过身去。“我是不是让西伯利亚人的负担太重了？你要我帮助他，我已经尽力了。就是还不清楚，

他是否明白了我的意思。”

如此有条理的长篇大论，叶菲姆金还是头一次从女人嘴里听到。他看了看这位浑身珠宝闪亮、修剪优美的双手交叉着放在丝绸台布上的女子，煞费苦心地理磨起她到底是什么人。

“米哈伊尔对我说起过的是一个叫雅娜的妓女。”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回忆起来。“他想今晚与其分手，把她转给‘宾利’车行的销售经理。难道在莫斯科，这些往上流社会贴靠的女子如此有教养吗？看来，她一个月五万美金是物有所值啊！如果哪个女人吸引住我，我不反对受用三个月。不，还是两个月吧。或者，一个月就行。上帝保佑，这个话题我完全无趣。要紧的是今后再不能挥霍钱财。”

“说的全对。”卡尔图佐夫点点头。“你的一番劝告将会使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受益匪浅。不过，我注意到他的目光，我们的西伯利亚人忧郁起来了。今天花掉了一百多万美元，他为此发愁，甚至对自己发怒了，对自己许诺要严格控制个人消费，是这样吧，叶菲姆金先生？我和扬卡都了解我们的外省人。你是我们善良的人，聪明的人。”

卡尔图佐夫也坐在了椅子上。“而善良和聪明人总要在过度花销后陷入郁闷。起初拿定主意什么都要买。购物以后三天每天都过得沉重昏暗。自我承诺不再多花一个子儿。不久前，你们那个地方的一个傻家伙和我们一起吃过饭，他喜欢上别人的女伴，喝多了以后当众对她提议吻一下屁股给十万美元！雅诺契卡借着自己也喜欢恶作剧的脾性挽和进去了。她说，喂，怎么就十万？莫斯科给的多。多多少少？傻家伙问。有人三十万，有人五十万。花五十万美元当众随便亲吻姑娘家的屁股，这在我们首都是最大的乐子。安吉拉，少于三十五万美元你别同意！不然诺里尔斯克市的主人马克西姆会觉得丢脸。他曾花三十万美元这样子地去吻过别的女人。诺里尔斯克市的马克西姆，后者惊讶道，这可是一条大鱼啊。我付三十一万。把裙子掀起来，掀起来啊！如果你是生意人，就该知道拍卖场有个举牌的概念。就是说，竞争亲吻安吉拉诱人屁股的权利，每举一次牌为五万美元。马克西姆付过三十万，下一步就是三十五万！其他方案不接收。我们坐在那里猜测，伊尔库茨克的木材经销商是否会迈上这步消费呢？那家伙突然间拨通手机下达命令：把密码箱拿来。拿来了。他打发听差的往后站，从兜里摸出钥匙，打开密码箱，取出美元当众一包包清点。然后说，我只有十七万两千了。短缺的款项明天补交行吗？不行，亲爱的，这是不行的。明天交钱，明天才能享受快乐。那怎么办？要不，从别人手里先借点？这时一个年轻女子想出一个绝妙主意。她走到餐厅经理跟前说，首都所有够规格的场所都知道我们。她对着经理耳朵嘀咕了一阵，建议抽取百分之二十二外加百分之三银行手续费，总计为十七万八千的百分之二十五。这就是四万四千五百纯收入。然后转身对木材经销商说，有一个办法可以不枉费你热情洋溢的情绪。你有十七万两千现金。餐厅从你的信用卡上喇走十七万八千。这两笔钱之和就

是三十五万了。你就有权当众亲吻安吉拉世上最美的屁股。喂，幸运儿，你同意吗？同意，同意。在‘大牌’伏特加作用下西伯利亚人呻吟着，这成了一场真正的闹剧，他醉得很厉害。他在亲吻中注入了太多的快乐，末了还是醉倒了……趴在姑娘屁股上睡着了。雅诺契卡和安吉拉平分了酬劳，并且为不寻常的晚饭付了帐。我们的女人就是有才。她们可以领导国家。

然而，一到早上问题就出来了。做出荒唐事的木材经销商要求餐厅归还从信用卡划走的款项，并且索要安吉拉的住址，他要去追回那笔现金。跑到餐厅经理处大闹，还威胁收银员和银行。人家被迫叫来特警。我们为七位警察支付了三万五千绿票，他们给那家伙带上手铐直接押送机场，打发他去了伊尔库特河岸边。从此在莫斯科我再也没见过此人。是的，你们西伯利亚人古怪得很。好了，说够这些事了。我和雅娜今天是分手之夜。明天她就要去我的熟人那里，他是一位著名经理。我很满意，因为他是个出色的小伙子。他对雅诺契卡充满激情。我们之间有过爱情，现在转化为真诚的友谊。心知挚友就生活在附近，这再好不过的了。我一生都会珍视我们的友情。你有朋友吗？”

“当然！”叶菲姆金没说实话。

“很好。好，我们点菜吧。从酩酊香槟酒开始。得配点帕尔马干酪，美女都喜欢这么吃，不是切片的，是成块的。接着是牡蛎，大螯虾，羔羊，块菌，红酒，矿泉水。列昂尼德，你不熟悉菜谱，让雅诺契卡点菜吧，啊？不介意吧？”

“请便，就让她安排吧。除了沙拉，我不想吃别的。还有一杯红酒。”

“好的。我们的胃口正常。”卡尔图佐夫笑道。“有个好消息。我找到一条使用过的通向控制物资储备部门的路径。上帝在助你一臂之力。你希望的位置居然空着。明天去沟通，然后要协商好。开价是七百万美元。如果了解到部里的预算是多少，这个数不多。那是十万亿卢布，按当下汇率换算，就是每年三十亿美元。七百万还不到年流通额的百分之一。能支配如此财政资源的位置，价格还是不错的。这笔款项分给四个人。最重要的头儿拿一半。他的助手拿四分之一。我的四分之一中你先扣下百分之四点五，然后按百分之二分给自己的副手，这样你手里剩下百分之十六点五。如果你能从三十亿中划拉出来哪怕是百分之一，那几乎弥补了自己的支出。把补偿金提高到百分之二也不妨。像你这么有才干的人，列昂尼德，完全能从资金提供方那里弄出百分之三，甚至百分之三点五。想想吧，朋友。他们拿七百万，我是我的百分之四点五，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叶菲姆金如愿以偿地坐上了控制物资储备部门的一把交椅。为了这个难以得到的职位，我从你手里只得到三十一万五千美元，在首都做生意，这个数令人耻笑。上边给予了你三年保障。到下一届国家领导人选举之前，政府机构不会变动。所以你就好好干吧，为了祖国的荣耀，为了上司和朋友的富足，也为自己的荣誉。再啰嗦两句我的酬金。我无权违背我们的协议，但这也丝毫不影响你什么。如果为今天这个场合你例外地提高一点我的酬金，我将不胜感激。”卡尔图佐夫的眼睛里闪烁着顽皮的目光。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你这个兄弟光明磊落。”叶菲姆金几乎喊叫起来，刚才对花销的痛苦思索忘得一干二净。“和你一起可以生活得更美好。而我不愿意欠别人的。不用说，如果我得到这个职位，你一定能得到西伯利亚人给的酬金。我们高度评价别人给予的支持和帮助。”起初，他想说酬金是五十万美元，但蓦然反应过来，继而在三十万几乎就要脱口之际，把握住自己，有些迟疑、甚至含糊地许诺了十万。

“我心胸宽阔，像森林河湖遍布的西伯利亚那样包容，在它的浆果、松子和蜂蜜中浸泡长大，但是在忙乱中堕落于贿赂风气。毕竟我们那里不是任何事情都能迅速兑现的，官吏一下子就跑到了千里之外，在冰天雪地里找到他之前，事情就停顿下来。”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在心里开导着自己。“我的主意总是赶在分析前，不允许自己对生意有一分钟的深思熟虑。这里需要估价，计算成本，数字是现实的，但它们被本能地抛弃，如同差等生上数学课，没用的。在我身上展开着一种旷日持久的博弈，这是挥霍者与吝啬鬼之间的博弈，疯狂的投资者与死咬条款的会计之间的博弈。为了生意成功，有必要缩小范围，着眼于后一种方式，尽管效率稍逊，但可以不走弯路地致富。必须一劳永逸地杜绝那种莫名其妙的做法：面临意外的财政开销时完全丧失自控力。因此我才渴望被狂热的发财欲感染。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持久的成功。我将得到一个重要职位，但暂时不投资，不去接触首都浪漫而无规律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对我代价太高。他们才不懂什么是贫穷。可我怎么能把那种境遇忘掉？当时除了破旧的复员军人衣服和鞋子，竟没有其他可以穿戴的！没有袜子，没有鞋子，没有裤子，没有外套……不得不改制充革布的鞋子，改缝裤子、大衣和制服。兜里没有一个子儿约姑娘看电影，或者买一瓶啤酒……所以才去了警察局，那里收容流浪者。”

“十万也是钱，谢谢。”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的声音使叶菲姆金从短暂的遐想回到现实。

“你的慷慨豁达令我惊讶。”雅诺契卡委屈地说。“我认不出你是谁，你不争执，不抬价。这个西伯利亚人难道是魔法师？我不自觉地参与了你们的生意谈判。可否顾及到这一实际情况，给我几千购买青紫蓝兔皮披肩？”

“在我们西伯利亚，通常不得向不太了解的女人赠礼。特别是有那些腰缠万贯的男士陪伴时。”叶菲姆金吱吱唔唔地说。“今天是你们的分手之夜。完全可能看见痛苦的泪水，或者听到欣喜的呼喊。我想，作为告别用语‘再见’的附加物，青紫蓝兔皮披肩恰如其分。它会像共用生活的日子那样被铭记。”

“列尼亚说得对！我赞同！这个惊喜之物什么价钱？”卡尔图佐夫咧嘴笑着问。“我常给女友们钱，但从未想过它们可以成全怎样的隐秘愿望。”

“短皮袄是两万五千美元！”雅诺契卡咬紧红嘴唇，合了一下大眼睛。“您，您，列昂尼德，”姑娘冷静观察的目光盯住他。“您如何使年轻的迷人女郎高兴啊？您还指望她帮助您疏通上流社会关系呢。钻石项链，两克拉的钻石，石

榴石手镯，还是蓝宝石耳环？如果它们使我靓丽光彩，周围的人就会询问这些华美的饰物的来路，那我会温柔地抚摸您的赠予，大声说，这是西伯利亚的一个非凡男人的礼物。他熟谙生财之道，同样欣赏聪明的女人。这样的广告，列昂尼德，远远胜于你可以给出价钱的任何一款宝格丽或者卡地亚珠宝首饰。亲爱的，您看如何？”

“我们最后再谈这个话题。我在操心别的事情。我需要恢复自我。我吃过新闻传媒的亏。抱歉啊……”叶菲姆金把恼怒的目光转向一旁，心想，“米什卡为何当她面扯上生意话题？目标越明确，越是难以达到。我却疑神疑鬼，手忙脚乱，胆怯畏惧。需要极大的意志力才能做到在细节上不对米哈伊尔刨根问底。当着扬卡的面更使不得。否则，整个莫斯科就会闪电般迅速地传遍叶菲姆金仕途起步的最微小细节。这样的传闻你是辩解不清的，最终被唾弃，圈起铺盖滚回迦南城。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你要报持沉默，沉默。这种情况下，沉默胜于金。在首都新结识的同伴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是个可尊敬的人，要达到梦寐以求的目标，维系好和他的关系就是最佳跳板。”

“别纠缠了，雅诺契卡。我常告诉你，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强求别人破费。”卡尔图佐夫愉悦地说。“列尼亚，你要原谅她。雅诺契卡是出色的人。我和她一起很幸福，胜于任何其他。扬卡，我们这样谈妥吧。在分手的晚上，我们相互倾诉出留在心中的所有觊觎。我们要在心灵上纯洁，不再计较那些假使存在过的委屈和怨恨，转变为实事求是的融洽与和谐。我们可以体面地挣钱。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以他的热情和俄罗斯人的诚挚，会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要适度利用他对我们的好感，这样，他才会感谢我们的情份而主动合作。其余的他什么也不需要。只要把有用的人介绍给他就足矣。他知道如何办自己的事。我也信得过他。因为我感觉，列昂尼德把西伯利亚的全部气魄汲取于自身，我看到他是个现实中的强人。所以说，动手吧。就像那个伊拉克记者把皮鞋投向布什，你责备我好啦。不要丝毫的怜悯！在叶菲姆金面前我不会拘谨，反而要请他充当仲裁法官。你不反对吧？”他朝西伯利亚人转过身来。

“OK！”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应声道，心里却在想，“上帝保佑，谈论珠宝钻石和礼物的话题总算打住了。”

“你要我们坦率？”这时雅娜回应道。“你准备听到底？我当然不担保自己有理。可我想要的已经积累了不少！曾经疑惑，说出来，还是不。可你这样要求……其实，我不需要我们之间有什么评判者。一个两天前才从西伯利亚来到此地的人，难道就能看穿我们首都荒淫无耻的生活本质？……我非常怀疑。最好还是坐在这别吱声。我觉得，这正是他所渴望的。”雅娜闪烁着漂亮的眼睛指出。“首先，我总是觉得，米哈伊尔，我们一起生活的那段时间创造的财富，你全部投入到一个方向上，好像我根本就不存在。我说好了，我们之间没有关于划分收入的协议，或者是关于我的那一份的协议，哪怕在你的进项中微不足道。可是，最近九个月里，我几乎时刻跟在你身边，而且经常促成交易。

这段时间里，仅仅在有我参与的场合下，尽管我的参与是被动的，你就赚了，我知道今天我们分手，所以才计算了一下，七千多万美元。如果回忆一下几次具体的交易，我绝少有消极表现。为了你的利润我积极主动地工作。我可以推测，与此同时你又攫取了同样多的钱财。总共是一亿四千万美元！我怎么样呢？我的月酬金是五万美元，而且逢生日、逢命名日绝少有礼物，第一个百日纪念亦如此……我认为，在分手日从你手里获取百万的协议酬劳是公平的。这少于总数的百分之一一点五。实在是鸡毛蒜皮。如果这样做，其他所有要求都自动取消。”

服务员端上来帕尔马干酪、油橄榄和其它餐前开胃小吃。

“亲爱的，”卡尔图佐夫口气和缓地反驳道。“如果计算一下礼物的价值，它们超过一百万美元。如果玩弄辞藻地说，我送礼都是顺应心灵呼唤和吩咐。我要为那些美好幸福的时光感谢你。你是绝好的姑娘。假如我生活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或者早一些认识你这样的姑娘，我一定会求婚。那样，我全部财产都会划给家庭。可我们生活在当代。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摒弃了传统婚姻。我的所有朋友，几乎都有三个家，四个家。而且家庭这个词已经被括号括上了。还会不时地经历几次风流韵事。不久以前和久远过去的人，只允许自己拥有一次家庭幸福，但这根本不是极限。为什么不可以拥有三个、七个、十五个幸福家庭呢？如果我们的智商可以同时进行无数的十次方运算，我们的心灵为什么只配得上渺小？一次爱情，一个家庭，忠实于一个女人？亲爱的，我们的生物状态总是处于不停歇地完善中。即使在金融危机的岁月，一些与时俱进的家伙对自己的放纵还要略微超过既往固定下来的习俗。传统变成什么样子了？首先说说我们的嗜好。胆大妄为的见解已成为少数强人的命中注定。因此它很难主宰时尚。社会的陈规陋习反映的是大众意识水平。喀秋莎，你是2008年10月到2009年7月之间我最好的女人。而我，米哈伊尔·卡尔图佐夫，同所有人一样，始终处于变异中。2009年8月我已经是另外一个米哈伊尔·卡尔图佐夫了。到了2010年2月或者4月，我将会重新改头换面。你也将是另外一个你，因为你和我一样，也在变异。变异这个词可以轻而易举地替换掉变化和更新这两个词。如果我们承认，而且历史在此绝妙地暗示，我们的形态处于常态的变异中——这也是进化的基本法则——，那事情就很明白啦，社会性的自由原则已经成为对待家庭的全新立场的基础。对大众而言，高品质生活的基础是什么？不外乎是资金！而智力是特殊人群个性自由的基础！是什么东西普遍地阻止了我们——男人和女人——离婚？这也只能是财政问题！为什么在富有人群身上离婚、风流韵事、婚外情成为见怪不怪的事情，而且引发不起特别的抑郁沮丧？这里明摆着文明优雅的交流！和他或者她分手，转身便找到另一个。一定是迅速的！保证你不会受到单身的威胁，银行账户有进项了。一个人如果没有相当资产，就意味着家庭发生纷争时失去了防护和依靠。对富人而言，这却是一次开辟新的人际关系世界和情色感受的美好机会。问题完全不在于谁好谁坏，每一位临

时的生活伴侣都具有自己的优势所在。黑发女郎，栗发女郎，金发女郎。你和一个讲英语，和另一个讲德语，和第三个讲希伯来语……一个受教育不多，但温和柔顺；第二个知识渊博，偏爱原则上否定精神因素的话题，是个细腻的对话者；第三个痴迷植物分类学，了解很多有益于健康的植物；第四个被你的嗓音所迷惑，希望只听到你一个人的声音。富人不止过一种生活，他狡猾地以不同身份出现于不同地方。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说，他心里装着太太，可是她目前人在西伯利亚。他还没有呼吸够首都的氧气，身边就会出现另一个，出现第三个，第五个，第十个。我们会见证他的成长。雅诺契卡，没准过上两年，你会把个人时间和好感同叶菲姆金联系在一起。”

“我永远也不会！无论多少钱！”

红酒摆上了桌，还有牡蛎，去膛龙虾，鳄梨块和烤蔬菜。

“这些菜要花多少钱啊？”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有点惊慌地想。

“你为啥把话说死？”

“我自己就是外省来的，无论如何也不愿返回过去。”

“如果他改变了土头土脑的习气呢？两年时间可不短啊。”

“我怀疑。他这个年纪需要五年时间才能转变过来。”

“好！不再说这个了。列昂尼德，你怎么讲？扬卡说完了自己的主张和诉求，你评判吧：我是否欠这位出色女子哪怕一戈比吗？”

“不！我以为，任何一桩生意都是以契约为前提的。没有契约就没有利润。企业家在启动业务之前，应当把花销部分列入成本计算。反正我不会给……你是否根据包月合同逐次给她结清了？”

“那还用说！”

“如果尊重生意场现行规矩，其他什么都没必要。覬觎是没有依据的！”

“美人，这是独立的仲裁法官给你的意见。”

“不接受！你这个仲裁官是男人。一百个女人会证明我有理。”

“会有一百个男人支持我的观点！那时怎么办？”

“我承认存在问题。但优势在我这边。一百个女人向来多于一百个男人。”她耸耸裸露的肩膀。

“岂有此理？”卡尔图佐夫哈哈大笑。

“再简单不过。俄罗斯人口女性占百分之五十六，男性百分之四十四。”

“列尼亚，怎么办？”

“这个要求不成立。吃晚饭，然后分手。”

“她的逻辑是有力的。我觉着自己输了……算啦，我认输。亲爱的，你知道，善良是我的软肋。所以你步步紧逼。许多人会利用这一状况。说实话，我不想让叶菲姆金先生发现我意志薄弱。这下可好，在未来的商业开发中他占优了。”

“我个人绝对诚实，这就排除了发生不守信义行为的可能性。我的朋友，米

哈伊尔，我从来都是立足于契约之上。于我而言，不存在其他理由。因而你不必慌张。”

“坦率地说，我真的不安起来。因为对我来说心灵的纯洁最重要。其他念头不曾有过，也不会有。使别人受委屈对我来说无异于把匕首捅进自己胸膛。上帝保佑，我心怀希望聊以自慰，因为我同一位典型的善于经营的企业家打交道。”

“当下人们不以良心为豪，常常把它掩饰起来。”雅诺契卡愠怒道。“如何对待我的善意要求呢？我理解得准确不，你举起双手？你投降了？这就是说，我的夏奈尔手提包里的百万美元将给今天的分手晚餐增添光彩，是这样吗？”

“我没带现金。如果你不反对，我可以开支票。”

“特殊情况下，享受银行支票带来的乐趣也是行得通的。从你手里直接获得，什么都可以。票据收款人一栏必须是我的名字。数额一栏，书写五个字：一百万美元。还有你的签名。”

“我永远也不会支付一百万美元。这是一笔完整的财产啊。她的诉求站不住脚。对此不可以既不证明，也不反驳。根据企业法，这种觊觎被视为空手套白狼。冷静一下，米哈伊尔！”叶菲姆金委屈的目光盯住了卡尔图佐夫。

“你小心眼，连奇科。这事与你无关，西伯利亚人。”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请我做仲裁法官。”

“现在他就开出支票，这件事到此结束。”年轻女子斩钉截铁地说。“你们西伯利亚认为凭空蒙骗，我们这里身居高位的人认可百万美元的酬谢。你的插嘴不仅暴露出自己是外省人，而且根本不是有钱人。整个晚上你都因为谈论时装店、沙龙里百万的消费而面红耳赤，卡尔图佐夫连眼睛也不眨地就给我一百万美元。这样的男人不仅女人需要，高官们也需要。和他们一起生活很轻松。我怀疑你在莫斯科是否会有显赫的仕途。你不过是个在闲暇时像细看美女安吉拉屁股那样细看自己钱罐的中农。没有比相信重新现身首都的外省人更危险的事情了。只有糊涂和失误才会让你这样的人去接近上流交际场所。”

“瞧，请拿去这一百万美元吧！”洋洋自得的卡尔图佐夫打断她的话，递上银行支票。“亲爱的，谢谢你和我共同度过那些美好时光，也谢谢仰仗你迷人微笑赚来的大笔现金。”

他起身走到姑娘跟前，友好地拥抱了她。然后给自己斟上一杯红酒，温和地微笑着看了一眼叶菲姆金，着迷的目光久久停留在雅诺契卡身上。

“我希望我们的友谊只会更加牢固，你我都富于才华，在生意场团结携手，努力进取。建议干下这杯。请时刻牢记，钱能美化我们的生活，能扩展舒适的范围，有一点很重要，共同挣来的钱可以为友好关系建立坚实的基础。就为此干杯吧！我们不应忘记，一个人的伟大并不在于物质资产，而是他的高尚气度。那么，友谊就会成为我们事业的统领标准。这会推翻公众经常不断的指责，说什么，我们疯狂追求的财富正在把我们自己推入冷酷的厚颜无耻的泥潭。我们要证明，这是谬误！”

“多么崇高的言辞！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祝酒词。”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赞叹道。“我完全支持你的观点，也乐于喝下这杯酒。但是，请原谅，我无话要说。还没有学会流畅地发言。出口成章在我们那边还是希罕事……”

卡尔图佐夫返回座位。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俯身小声问道：

“今天我们俩人可以私下交谈吗？”

“当然啦。”卡尔图佐夫应道。

“先抓紧我们的事情可以吗？”叶菲姆金马上来了情绪。

“可以！哪怕先给两分钟，我要和自己非常喜欢的女友告别。”米哈伊尔恳请道，朝姑娘转过身去。

“雅诺奇卡，你说过，得到一百万，就放弃其他要求，是这样吧？”

“自己的许诺我不会变卦，”美人看了他一眼。“那青紫蓝兔皮呢？”

“你的尺寸我知道。其实，还是你自己去挑选吧。从时装店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你信用卡号码，这样行吗？”

“非常好。以我的理解，你是打算调教自己的外省朋友？这事是徒劳的。除了得痔疮，其它什么也得不到。对他一切都要从零开始解释。你我的经历是最好的学校。把他一个人往城里一扔，让他多受点罪，被人踢，被人踹，眼眶被打青，胸口被捅伤。如果经历了这些还能保持独立性和好名声，你可以把门道告诉他，把他打造成能手。你寄望于他的三百万美元保护费，难道这个数能解决什么吗？它们于你微不足道！如果涉及的是三亿美元，我不会说一句话，我还想讨要自己的补偿金哩。我走了。”

她起身拥抱卡尔图佐夫，抚了抚他银丝已现的头发，亲吻了他，最后嘱咐叶菲姆金：

“任何事情要听他的，就像服从你最亲的老爹！在首都的征途起点上遇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是你运气好啊。可我仍然不相信，你可以成为一个能干的明白人。你要给我一个相反的证明。再见！”

“再见！司机明早去接你。”卡尔图佐夫提醒道。

“姑娘，夹起铺盖卷走人，——你想这么说吧？”

“再见，亲爱的。别急着花掉自己的一百万。吻你。”

“拥抱你！”雅诺契卡留下一句话，离开了餐厅。

“在莫斯科，你要把生活看作是个人的利益和竞争对手们胃口之间的不停顿博弈。这几乎是武装对抗。而且斗争在每一分钟都发生着。每天起床，打开新闻节目，匣子里传达出如此丑陋的东西，令你气愤之极，他们这般厚颜无耻和胡说八道，你恨不得鞭挞每一个电视人，这样的意愿像滚雪球那样不断增大。你驾车出来，在鲁博廖弗卡小区，库图佐夫大街沿路，交通警察不断拦截车辆检查证件。你发脾气。你愤怒。诅咒这些交通警。你前往护照登记办理处，不然，这些在岗的家伙索贿都要厌烦死你。获取证证之前，你要被各种问题、资料证书、愚蠢的协商所折磨，这些烂事要占去两周时间。你再去领车牌。还要被许

多过分要求、对保险单的真伪、驾驶证的真伪、是否在军事委员会登过记、车辆所属权等等无尽的盘查所虐待……算算吧，这就得搭上两周时间。开公司，领营业执照，交易登记证，确定产品商标，递交各类资料做公民护照、财产所有权证、去流行病防疫所领取证件、去领消防合格证、资产登记办公室、技术委员会、建筑师事务所、上下水道管理局、供电局、管理局、公路局、消费市场局、移民管理局，邻居也得同意。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因此必须具备坚强性格，轻武器，大量现金和足够的时间……”

这时，卡尔图佐夫第一次发现，始终矜持的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突然笑了，于是玩笑道：“如果你觉得可笑，那表明你在首都落脚不会遇到任何问题。不过，你到底为何高兴起来？”

“我在迦南城打理自己的生意，熟知这方面的内幕。在积累足够经验和掌握官僚进项的来龙去脉以后，又去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从事经营，然后就发展到整个西伯利亚地区。没有这样的根基，我不会斗胆来莫斯科闯荡。联邦级别上高于中层的官位是在全俄罗斯发展大生意的最佳制高点。请问，有关任命我的细节透露一二可以吗？整个晚上我被焦虑熬得不行。现在哪怕知道一丁点细节也好。”

“哦，事情简单得很。繁琐的陈规陋习等着你。首都的干部输送提拔机制已经运转十年了。每天都有成千的官吏被免职或者被任命。我们要去白宫，我要介绍你认识政府机构的第二把手。你未来的官位是联邦机构一个司局长的职位，所以中间人，或者说要接触的人物，不会在其他级别上的。我们去一趟认识一下。我简单地介绍你两句，他会询问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在某一时刻，我暗示一下，你就离开办公室，留下我和他。他会告诉我你合适还是不合适，以及给你任职的价码。尽管我提前得到信息需要准备七百万。但不排除他突然因为某种原因减少这个数字，这当然罕见，不过常见的是加码。这个建议是否有些荒诞离奇？”

“我有准备，有准备……”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坐着不安稳起来。眼睛里流露出孩童无辜受委屈的目光。

“不用急。钱哪？”

“一小部分我带着呢，其余的去弄。”

“没钱我们就不去白宫了。”

“怎么，要随身携带？”

“不必带在身上。可你得想象一下全部情形。谈话结束，确定了数目。接着咋办？我不允许自己说：尊敬的先生，请等等，钱暂时没有，我们再把它送来。钱在西伯利亚，藏在可靠的保险柜里，凶狠的狼狗把守着……这简直是职务任命运转流程中的幼儿咿呀痴语。如果他说‘好吧’，那必须在两小时后结清。如果他说‘不行’，那我们只得重新找出路。去白宫之前你得预付我的酬金。我不坚持自己的版本，我们可以互道珍重。如果你需要我，那就打电话吧……”

卡尔图佐夫站起来，伸出一只手：“再见。”

“等等，等一等，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请再和我坐一会儿。你们莫斯科什么事都这么迅速就决定了，我还没来得及仔细考虑，设想整个情况。请再等一会儿……”

“我提醒你，时间于我就是钱。今天我帮助了你，你保护了自己的钱，我也挣到了钱。这就是我的生意。我不放弃和你打交道就是出于对你的兴趣好比对自己，同你一起能挣到钱，而且不少。如果你不反对，我们就一起挣钱，那我们的关系就会很融洽。但你必须转变自己的生活观念，要和我一致。对于个人时间而言，我的工作具有无可争辩的优先权。因而我更看重业务对话，而不是朋友接触。我把职务任免的方案一五一十地告诉你。如果同意走这条路，有什么不清楚的细节，你就问。如果想再考虑一下，那就想吧，这是有益的。要仔细琢磨。等你拿定主意了，再给我打电话。如果那个职位还空着，如果我还留在莫斯科，如果白宫的那个熟人还没去出差，如果他还没有被免职，如果还没有去休假，还没有住院，那我们就去试第二次……倘若‘如果’太多了，那按理说，事情就无法结束了。今天要一切准备就绪。必须再努一把力。把钱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弄到莫斯科。有什么难题吗？使用私人喷气机嘛。花十万美元，在伏努科沃机场就能找到许多选择。我的保镖借给你用。四个小时飞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同样的工夫就回到莫斯科，加上两个小时备钱。你耗费十二个至十四个小时时间，七百摞面值一百的绿钞票就到莫斯科了。我安排好明天十七点钟在白宫会面，十八点钟时我把现金往下家转递，十九点三十分，你就阅读到你担任控制物资储备部门的食品局长任命书，那个部门的预算是一千亿卢布。我向来只要百分之四点五的份额。就这些！列尼亚，你明白了吗？就这些。还闲扯什么？有事业，就有抉择！糟糕的是有事业，没抉择！现在已经晚上九点钟了。到明天下午四点半，你还有十九个小时。假如明天下午三点半时你没有确认七百万美元已经备齐，而且带到了莫斯科，你自己也没有西装革履打好领带，那我就废除自己的义务。我的选择权保留到明晚。在预定时间内我们没有兑现，那就得重新商谈。如果第一次不成功，原因向来都是极其难于解释清楚的。时间，速度，瞬间的决断，这是生意的规律。思考，分析，研究，试探，这是科学的区别。叶菲姆金先生，你在幻想什么？去做大学的研究生，还是每年支配一千亿卢布的官商？每天苦读一卷卷翻破的语文学书籍，还是清点七位数的美元进项？做一名握有阅览室常客才会持有的、划满借还书记录的借阅卡的科技图书馆的固定用户，还是手持国际金融研究机构金卡和白金卡的俄罗斯主要银行的VIP客户？这就是问题所在，选择吧！”

“我们有什么样的风险？”叶菲姆金完全被这样的论断所震慑。

“风险当然有，而且很大。你知道那个笑话吗？坐火车是危险的，因为飞机会坠落在上面。现在你面临第一个风险。我不知道你把钱交给谁才放心，因此我也无法回答，他们是否还把钱还给你。风险之二。我不了解你医疗卡上的记

录，也就不知你的心脏状况如何。你是患有心肌梗死，肝硬化，肿瘤，大脑是否被脑炎损坏，你是否染上了艾滋病？”

“没有，没有，我健康得很，”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高兴得喊出了声。

“还会遇到什么样的风险呢？”卡尔图佐夫翻着白眼使劲思索。“啊哦，对了，你确信自己的纸票子不是假钞？在对号入座地转交之前，我必须拿到最好的银行去抽样验币。风险嘛，风险……是啊，还有一种可能，我们付清了钱，你也被任命了，后来，过去一两天，一星期，你又变卦了，不想在那个位置上任职了，要求归还自己的资金。所以，你要事先明白，无论上述的什么原因，我对这些钱都不负有任何责任。任职后不能反悔。还要询问我什么吗？”

“哪些风险由你承担责任？”

“我？你等等，让我想想。需要由我承担责任的风险只有一种：如果收取金钱以后，那个白宫的官员猝死了，或者因为受贿被警察局抓走了……仅仅如此！”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叶菲姆金心急如焚地寻思还会有什么阴沟翻船的可能，但脑子里什么也没出现，除去一个令人胆颤的可能性：万一米哈伊尔拿钱以后就溜掉了呢？这一情形极具杀伤力，令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想也不敢再想。

“如果你不想问我什么了，那我就走了。生意在召唤，它要求不断移动转换，否则连糊口之粮都得不到。就这样，明天十五点之前如果你没有准备好七百万，外加我的酬金，那你的任职就会无限期推迟。”卡尔图佐夫站起身来伸出一只手。“在指定的时间前打电话，或者拜拜！”

“你说飞机可以在伏努克沃机场租到？”稍微停顿可片刻后，叶菲姆金若有所思地说。“我梦寐以求的就是获得那个职位。”

可是，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已经迈步走向门口。

“怎么办，如何办？简直出乎预料，转眼间命运的游戏就达到了疯狂的速度。这不是通过行贿进入禁猎区捕猎，也不是强夺企业权力，更不是索贿才给办营业执照。此处必须认真审慎，决非随便一想就行，要具备常人难以置信的直觉，熟谙最精妙的欺诈手段，具有最发达的自我保护本能。如果我自身就具备这些品质，这些能力呢？它们符合我的野心吗？去找谁商量呢？我脑袋都晕了。我希望得到高级领导职位，这种侥幸的赌博心理使我无法有条不紊地安排一切、头脑清醒地估计面临的风险。根深蒂固于意识里的财富崇拜，狂热追求个人地位，遏制了我对现实的感知。抑或唾弃这一切，咬牙返回迦南城，接受并不十分诱人的外省富人地位，纵酒作乐，外出狩猎，参与当地上流社会一些庸俗的勾心斗角，设法堵住那些揭发人和嫉妒人的嘴巴，压抑住自己内心哪怕一丁点的愤怒，避免自己的资产一下子丧失掉。当局痛恨老提反面意见的人。其实，这类问题我关心得最少。关心政治不是西伯利亚人的秉性。或者……或者就冒一次险吧。兴许上帝助我一臂之力，在控制物资储备部门谋得一席高位，捞回投入的资金，大力充实个人资本，沿着仕途的阶梯往上爬？跟着卡尔图佐夫有

风险吗？风险就是风险嘛！俄罗斯到处都是风险，没有人能预料到何时何地地板砖砸到自己头上。怎么办呢？要不然寻找其他渠道进行院外游说？无论找到谁，无论吸收谁加入我的计划，卡尔图佐夫也好，扎布辛也好，普里谢普金也好，任何一位代理人，总也避不开信任问题。任何一个方案，都必须提前把现金交给中间人，由他继续转递下去，或者是重量级人物，或者是对我感兴趣的事情握有决定权的那些人。在我们国家，向来是钱要在前。它们流向哪里，这只能猜测。来莫斯科的一路上我都处于兴奋状态，没有想过这些，仅仅是到了节骨眼才冒出来。目前仔细斟酌权衡似乎为时已晚。房子租了，车子买了，佣人雇了，晚饭还得我付账……冒险就冒险吧，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卡尔图佐夫有招摇撞骗的嫌疑，如果他眼睛都不眨一下就把百万送给了自己的女友，那未必就想着要撇下我不管。今后我们有共同的宏伟规划。他每一处都有利可图。怕豺狼就别进树林。主意拿定了！就这么定啦！句号！算清楚账，我就去伏努克沃机场。我感觉，命运在青睐我。控制物资储备部门的职位极其吸引我，内心的声音一个劲地嘟囔，‘正是在这个位置上你将挣得巨大财产。就是这里！就是这里！就是这里！’”

叶菲姆金谈妥了往返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包机价格是八万五千美元。当得知他支付现金，而且不要账单发票，于是从价格上减去了服务增值税的金额。短时间内就有了如此节约，令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很高兴。然而，他给人家清点出七万美元后，重新陷入忧郁的沉思，登机时心情很沉重。

“生生从身上挖走七万美元，这是很残酷的状态。如果我去取的是七万美元，或者相似的数目，更少一点，而不是七百万，那我会充满异常快感地完成这趟飞行。哦，这种美妙时光何时到来啊？难道世上还有什么其他事情比个人银行账户内资金不断增长导致的陶醉更辉煌壮丽吗？如何才能预测这一成功时刻到来？随处可见的习以为常的数字何时才能揭开无法计量的绿钞之秘密？十个亿的美元就是一百万公斤面值一美元的纸币啊！或者说是一千吨钱，也可以说是被纸币塞得满满的二十节铁路货车车皮。啊哦，这种奇特的数字永远数不完！我必须得到这个职位，而后是政权纵坐标上更高的职位。缺少了它们，我这个固执的理想主义者和钱币符号的收集人，不过是一个行将辞世的鼠辈！”

这一缠绕不休的念头始终不离开脑海。任何事情不再引起叶菲姆金的兴趣。这时，他的心头又震颤了一下。不是幸福所致，而是深深的伤心，甚至是恐惧。

“若是卡尔图佐夫最终还是把我甩了，我会怎么办呢？如果我落得身无分文的境地呢？难道还要毫无希望地在首都追逐众人觊觎的仕途吗？在当前金融危机的时刻，剩下的唯一途径就是从我控制的企业讨一碗饭吃。难道这种凄凉的前景能满足我敏感的自尊心？不行，必须抓住卡尔图佐夫去冒险。不存在另外的生活。也不能想象返回过去。那么，漠视一切的态度就会转变为仇恨，而仇恨会促使人迈出行为轻率的一步。一定要竭尽在生意场练就的本领，避免发生

这种悲怆的结局。要相信命运，命运一定会帮助我……尽管迟了一些，但我会成为它的宠儿。”

其实两只手提箱便能装下这些钱，叶耶菲姆金没有破费，他只买来标价一百卢布的中国制造聚乙烯编织袋，这是路人皆知的“倒爷包”，在私人保安公司两名武装保镖护送下飞回莫斯科。他电话联系上卡尔图佐夫，约定十七点在关张进行总体大装修的“乌克兰饭店”前会面。这桩看似普通的小事却令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强烈不安起来。心中浮现出某种不祥预感。

“把钱放在哪里呢？七百万美元藏到哪里去呢？放在家里不安全。暂时没有保险柜。保险柜又如何，它会和钱一起被连窝端走。这样做的会是谁？”他似乎惊讶地自问道。“佣人，保镖，上帝晓得还会有谁。把钱随身带在车上？可在白宫我要上前会见重要人物。塞满绿钞的倒爷包留给西伯利亚保镖看管。能保障他们等我等到底吗？他们不会连人带钱一道去向不明吧？整个文明史都充满类似情节的故事。把钱随身带上？这无异于亲手给自己签署判决：十五年牢狱生活和没收全部财产。现金将被划入资产栏目，我私藏起来的钱几乎化为乌有，只剩下点碎银子。不行，我缺乏能力预见所有复杂情况和筹划递交现金的具体步骤。这恐怕会导致危险，丧失掉全部积累起来的财富。我重新沦为根羽毛都不剩的秃鹰。其实，也许如同某人说过的那样，人的价值的增长实际取决于他放弃个人奢求的程度。我把自己引入的这种局面只能提供唯一的解决方案：信任卡尔图佐夫。把装满美元的提包留在他车里。如果他决定坑我，可以在任意一个环节实施。如果命中注定要受到惩处，再睿智的能量也无法使你摆脱。因为在陌生的超级大都市你重新找人或者设计出机智巧妙的环节都是没有便宜占的。面临的那出戏，其实质可以看作是生活中的一次实践。眼下我还不必去孤注一掷地铤而走险，但对那种果断措施要有所准备。因而，我全身心地顺应命运呼唤，而且心底确信，于我而言没有其他出路，而且也不可能存在其他出路。我非常清楚，伤口会痊愈，狂热会消褪。”

“你好，西伯利亚人。快点吧，人家在白宫等着我们。”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彬彬有礼地打招呼。“护照带着呢吗？”

“你好啊！一切正常。听我说，米哈伊尔，我车里放着七百万美元。可以把他们转移到你车里吗？”

“我跟你讲过，不要带着钱在莫斯科跑路。”卡尔图佐夫有些恼火地应道。

“可我没地方藏它们！”叶菲姆金委屈地反驳道。

“不是有银行嘛，银行的服务网点有的是。我说过，有问题给我打电话问。”

“现在来不及了。”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不知所措地说。

“十五分钟以后，政府部门的一位副手要见我们。我不能给他打电话要求推迟会见时间。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来不及签署合同，来不及把现金存进银行网点。就放在自己车里吧。我看见那里有人，是你的保镖吧？”

“可七百万的诱惑太大了……”

“他们怎么会知道提包里是钱？”

“迦南城是个小地方。什么事情都引人注目。我乘专机往莫斯科运送两个塞得鼓鼓的编织提包，能是什么东西？他们又不是白痴……”

“你说得对。有危险。谢谢你信任我。那提包放到我车里去吧。我把车停在有保安的停车场。我的司机是带枪的。你的美元会被很好地看管。我得确认它们不是假币，而且数量完整。毕竟这大笔现金不是支付给农贸市场售货员批发采购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生产的番茄，而是转交给克里姆林宫官员谋取国家管理人员的高级职位。你确信一切都正常？我指的是现金的数额和纸币的真伪。”

“绝对正常！”在既兴奋又忐忑的情绪中叶菲姆金大声说道。

“OK！就是说，这里是七百万加上我的佣金？”

“和我们商谈好的一样！”

“好的，把它们放进我的后备箱好了。”

卡尔图佐夫的车子朝白宫前的停车场开去。车子里一片寂静。只有“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压低嗓门在播送新闻。叶菲姆金不知该说什么好，因为到目前为止，一切平淡无奇，还还没有出现什么令人惊喜的事。心头平静了许多。本能告诉他，暂时还没有出现什么可疑迹象。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的举止和做派是谨慎的，合乎情理的，声音是平稳的，表情是自然的。叶菲姆金感到某种宽慰，甚至想说两句愉快的话，但抑制住了自己。

“如果他在想什么坏点子，我一定能从他表情里窥测出笑里藏刀的诡计。我毕竟是职业的便衣警察，这种事情上受过很好的训练。但我比他更着急。事情本该如此的。我的七百万放在他车里。他可以把我推下车去。彻底完蛋。找谁伸冤去？什么缘由？控告谁？什么理由？”

轿车驶进了白宫前的停车场。

“走，我们是非常守规矩的。先去一下通行证件办理处，然后上八层。别激动，要表现得淡定自如，一定不要讲那些关于酗酒和姑娘的西伯利亚黄段子。我们和斯捷普金先生见面的目的就是认识一下。谈话的题目不要涉及任何具体事。关于金融危机不要提一个字。这不是同国家高官打交道时的话题。会见是为了取得一个职位。我把你当做一个关心俄罗斯经济而且富有经验的人士推荐，而非研究金融危机的专家。如果他问起你什么，回答要简明扼要，要了解谈及的事情。万一有什么，我会帮助你。但话题恐怕不会涉及行业垄断部门。他也可能推荐更高的职位，但我们还是坚持你的选择。你根据我的暗示离开就行。我留下两分钟听听解释，看看他打算对你怎么办，是否出手关照给你安排那个什么局的领导职务……”

“是行业垄断部门吧？”

“当然啦，不言而喻。还想去哪里？朋友，你皱什么眉呀？”

“万一给我安排其他位子呢？”

“你自己不是还要写申请嘛……”

“那当然！”这时，叶菲姆金突然出乎意料地被迫说道：“米哈伊尔，我这个有经验的人不会在这里被扔下不管吧？或者被干掉？”

“在白宫里做这种事？”卡尔图佐夫笑道，表情像孩子那样单纯坦诚，反倒使叶菲姆金很窘迫。

“抱歉啊，朋友。这多余的问题是我没把住舌头。不曾想……”

“那边情况如何，当然要担心。是七百万，不是一普特葡萄干啊。”

“我也是为此操心。这是我最后的资金了。很担心。我极其痛恨贫穷。曾经穷得穿破烂短袄。最好不去想象贫穷状态如何虐待俄罗斯百姓。”他心情沉重地看了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一眼，突然失语，一言不发。

在电梯里，他们开始也是缄口不语。后来，卡尔图佐夫帮他整了整领带，拍掉领子上的头皮屑，按牢翻领，亲昵地抬起叶菲姆金的下巴，玩笑道：

“俨然是控制物资储备部门的一位局长，谁敢和你争论？谁还怀疑这个人物的支付能力？我们已经到了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斯捷普金先生办公室门口了。跟着我。”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悄声说，又不无嘲讽地补充道：

“他是网球爱好者。我们要谈谈最近获胜的莎拉波娃、捷缅杰娃、库茨涅佐娃……不久前巴黎的‘罗兰·卡洛斯’杯刚结束。法国，体育运动，惹眼的姑娘，这些都是牵扯上层社会的话题。你了解网球吗？”

“不了解，我更是渔夫，猎人。原始森林中暂时没有网球场……”

“那就不谈它。不要暴露自己是没开化的外省人，哈哈哈。”

“不会露陷的，”叶菲姆金让对方相信。

一位嘴唇涂抹得猩红、着大尺度露背上衣、穿旧七分裤的短发年轻女秘书，矫揉造作地微微扭动被超高鞋跟支撑起的身子，迈着小碎步引领两个男人走进领导办公室。

室内非常宽阔。森严的橡木墙围泛出铜材装饰色调，文艺复兴时代的家具，一大排象牙质地的政府专线电话机，东方艺术图案的地毯，我们的人民看到他们就会大声欢呼的国家领导人肖像。这一切令叶菲姆金感到局促和压抑。他站立着，像军人那样朝前挪动脚跟，茫然不知所措，感到身处官位显赫之豪华中的自己非常不自在。此时此刻，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竟然忘却了登门拜访的目的，也已经把自己觊觎的官位和七百万美元存放在别人车子里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他一门心思火急火燎地想着赶快溜掉、迅速离开此地。

斯捷普金先生悠闲自得地靠坐在大班沙发椅。桌面上没有一份公文，只有银质杯托里的半杯茶水在期待着他伸手。细瓷碗里摆着杏仁饼干，镶嵌花饰的文具盒里静静躺着几只金制笔帽的钢笔。办公室主人年纪刚过四十，脑门上卧着一颗壁炉装饰球那么大的瘡子。皱着眉头的目光，故做的意味深长，悬在眼

睛上端的浓厚眉毛，超前鼓起的下嘴唇，硕大的光头，两片像鱼翅一样的扇风耳。这一切都显示着利用权力杠杆善于创造有效管理幻觉的新型政府高官形象。

“请随意坐吧。”斯捷普金口气冷漠地说。“我急着要去克里姆林宫。为国家摆脱危机起草了建议文本。这个央行行长，这个财政部长，他们把资金系统搞乱了，不明智的措施彻底摧毁了它。不得不代替他们去思考俄罗斯的未来。尼古拉，你心里装了什么主意？”

“我听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你受到了夸奖。”卡尔图佐夫俯身低三下四地说。后者高兴起来，他们聊起来，卡尔图佐夫夸张地美言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

“如此的新闻使您忠实的朋友们生活得更加美好。为此得喝一杯。您晚上有时间吗？‘磨坊餐厅’现在供应烧白块菌这道菜。我知道，您特别喜欢这道风味菜。”

“晚上我要打网球。”

“请允许介绍这位：他是一位从西伯利亚来的友人。我对您谈起过他。关于我们的规划，您是如何考虑的？”

斯捷普金朝一侧看了一眼叶菲姆金，闷声问道：

“籍贯是哪里？”

“巴拉宾斯克……”叶菲姆金勉强应答。

“嗯，记不住这是哪里。不过，并不重要。”

“在西伯利亚中心地区，”卡尔图佐夫适时插嘴道。

“好的，我们说什么来着？哦，规划……应该指出，其实，我主持的所有规划最终都落实了。地理位置从来就没有成为过问题。西伯利亚联邦州政府、中央地区和南部地区的问题，我具备足够的力量解决。而且支持自己的朋友们。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从来能够达到制定的目标。否则，早就退休了。是什么把我支撑在这个职位上？完全是对祖国的热爱。谢谢邀请我吃晚餐，可惜我不能去。还有什么事？”

听他讲话时，卡尔图佐夫不停地点头，表现出自己特别的兴趣和极其的投入，眼下，它具有吩咐意味地朝西伯利亚人转过身来：

“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你出去一会儿。”

叶菲姆金，被充满激情的印象搞得嘴一张一闭地喘着气，走出办公室，脚下迈出的像是醉步，摇摇摆摆。

“怎么，他喝多了？”斯捷普金严厉地瞪了卡尔图佐夫一眼。

“斯捷潘内奇，您还在怀疑听过您讲话可以感到精神愉快？西伯利亚人是清醒的，但跟您接触后，就醉了。许多和您打过交道的人都会出现类似症状。我甚至也要醉了……”

五分钟过后，洋溢着满脸笑容的卡尔图佐夫出现在八楼走廊里。他朝叶菲

姆金扑过来，兴奋地喊道：

“祝贺你，职位已经握在你手里了。走吧。我把你留在隔壁邮局里，你得撰写申请书，我按指定地址去送钱。一个半小时后会合。带上你的申请书去领取政府颁发的证件。任命书！一切都顺利，朋友，祝贺你啊！晚上我们要喝酒庆祝任命，还要讨论我们合作经商的事情。”

“为什么在他的接待室里不能撰写申请书呢？”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小心翼翼地问道，声音略显哽咽，颤抖。

“傻瓜，他需要保障，保证钱转交到位。明白吗？”

“我在琢磨，那为什么他称呼起你‘尼古拉’？”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的声音微弱下来。

“尼古拉，米哈伊尔，安德列，斯坦尼斯拉夫，没有区别。他要接见上百的人，他们排着队等候。难道你记得清楚每一个人吗？重要的是他把问题给解决了。他如何称呼你，无所谓的……我们出去吧，尊敬的局长。”

“这个斯捷普金很像有权势的人啊！别人都喘不上气来！白宫，如此的办公家具，罕见的地毯，硕大的头颅，见了就忘不掉的带纯金装饰牌的大班桌，镶嵌国徽的电话机何其多耶！”叶菲姆金的脸抽搐了一下。

“怎么能是别的样子呢！他是政府机构的第二把手啊。整个官僚政权都在他管理下。他提拔或罢免任何一个人！”

卡尔图佐夫把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拉到普列斯年斯克大街邮政局，吩咐他撰写控制物资储备部门食品局局长一职的任命申请书文本，从服务窗口要来笔和纸，塞给女服务员五百卢布，记下她的电话号码，安排叶菲姆金在桌子前坐下，告别时拥抱了他，答应晚上八点回来。

就在离开邮局之际，他听见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微弱的声音：

“米哈伊尔，你还回来吗？……”

卡尔图佐夫装作没听见。其实，他真的是勉强听到了一点。

“你不情愿的事往往会发生。”他脑子里闪过这样念头，窃笑着来到街上。美人雅诺契卡恭候着他，在兴奋中盘算着如何同下一位客户周旋。

自我回避

波梅什金苦恼起来。他已经两天没照镜子。他非常怀念自己的形象，就顺从心底的呼唤，从床上跳下地，一副牢骚满腹的样子，在法婕耶娃的房子里走了一个来回，指望在无人顾及的角落里能找到哪怕一小块碎镜子片。但哪里也没有碎镜子片。满屋地这么一找，这个年轻人原本对自己怀有的那种敏感情绪又被点燃起来。他渴望看见自己，欣赏自己面部的轮廓和细节。苍白的薄嘴唇和每当兴奋地观察自己笑脸时在鼻梁上出现的折痕都使他感到某种特别的性欲冲动。每当这样的时刻，性欲的如痴如醉强烈充溢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身心，甚至会导致反复遗精。

波梅什金没有找到任何可以用来自我观察进而自我陶醉的东西，便在黑乎乎的角落里安静下来，合上双眼。这时，自己的肖像浮现在眼前。一股强烈的自恋情感冲击完全支配了着魔的波梅什金，嘴唇流溢出说给自己的最温柔甜蜜话语。遣词造句如此文雅，恐怕要引起热恋情侣的痛苦嫉妒，无论他们是拘泥传统的人士，还是任何道德准则的破坏者。自发产生的射精没有让主人久等，自我陶醉后仅仅几分钟，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就在高潮中浑身震颤了。

又过去了两分钟，波梅什金的神色缓和了，理智平静下来了。这时他又想起了那玩意，于是匆匆走进厨房，贪婪地吞下一勺毒品，掰下一小块长面包，然后又一块，一边嚼，一边咽下去，然后慢吞吞地折回房间躺到床上，陷入不断翻转的思绪。

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想，为什么列夫·托尔斯泰也对作为上帝存在的耶稣表示过怀疑，而且没有使用这一最重要的论据来捍卫自己的立场？为什么最为重要的事实被他忽略掉了？他对此应该心知肚明。经典作家为自己的道理列数了许多不同论据，但无论怎样也没有说到要害处，而这是我本可以在有关上帝的唯物主义的辩论中说出来的。弄清楚上帝究竟是否存在过，还是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他是被绝顶聪明的同时代活动家们臆想出来的，这是头号问题。问题很简单，只是原则性的，如同十七世纪牛顿想到的那个问题：苹果为什么会掉下来？不涉及形而上学的话，我倒想寻找一下简单问题“为什么”的答案。如果他的确是受自己父亲的派遣下到地球来拯救人类，那为什么没有亲自记录自己的宗教思想，或者哪怕雇佣手稿抄录人，就可以口授给自己的学生？这文本乃是至高无上的神和上帝以纯洁成孕方式所赋予的，思想那么深邃，内容那么丰富，如果这些口述没有以上帝亲手撰写的文本固定下来的话，就会丧失原本的力量，更说不上神圣的威力了。他降临的根本理念在于，人应当得到神的劝告，并借助这些劝告去发现认识生活的真实意义，并懂得何为善，何为恶。这是非常微妙的话题。因此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仍笃信于口述内容的传递是极其靠不住的。在传播过程中可能有人为的渗入，出现个性化修改，对个别段落的重新编辑，这就使原创性受到质疑。他去世后的最初几十年，没有给人类留下任何书面信传。它们出现在他受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如果确实存在过他撰写的那些文本，怎么可能没有被珍藏，为什么神的力量也没有保佑它

们？父亲正是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才把儿子派遣到地球上来的！

宗教必须用真理来说服神秘论者和唯物主义者！我的观点排斥与上帝作对的愿望。所谓异教，不过是清除毒莠根源的意图。凭借那个不知出于何人笔下的圣训，难道就能像上帝那样完美吗？魔鬼不是也有可能参与到保存耶稣口述训教的事情中来吗？我们知道，魔鬼是个邪恶的诱惑者。万一他篡改了新约书的本质和意义，那可怎么办？是否存在确凿的证据表明福音书的一部是由圣徒马切伊书就，另一部由圣徒卢卡书就？因为究竟出自谁的手笔，既没有确定，也没有证明……一百年过后，一位福音书编述者使用的是古希伯来文，另一位使用的是亚美尼亚文，第三位使用的是希腊文……如果他讲古希伯来语，那他的学生不仅应当懂得这个语言，他自己还应当是他们的亲戚！否则，理解和铭记他的醒世警言、至理名言、良策良言都是不可能的。把口述的原著储存在记忆中，一百多年过后着手书写，而且是没有曲解老师一个词语地使其重现，这可能吗？这样说吧，上帝的谈话和训导提纲的草稿哪里去了？保存下来的最为古老的手稿，从约翰算起，被确定的日期是公元一二五年，差不多是耶稣受难以后一百年。圣经中的这一段历史是谁编写的？如果是耶稣借助奇迹——上帝的精神——使女子怀上了自己的儿子，而他在自己短暂但充满奇异际遇的生命里不止一次地展示过自己神妙的力量，那为什么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留给人类的遗嘱里——福音书里，不论他，还是他的父亲，都没有表达要为后人把圣书的原始文本保存下来的愿望？毕竟人类是在没有上天力量介入的情况下很好地珍藏下罗马皇帝和统帅的指令和书信的原本，古希腊戏剧家和哲学家大德作品和更为古老的书面文献《阿维斯陀》²⁷。于是，造成这样一种感觉，仿佛上帝的学生和圣徒们具备的不是人类的记忆，而是极其复杂的第五代甚至第六代电脑。众所周知，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的过程中，文本的意思会发生变化，产生数以千计的误译。若没有作者介入，没有他对著作的仔细编辑推敲校对，面世的译作可能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可能，事情就这样地发生了。新约书里的自相矛盾处比比皆是。重要的是，它的叙述不具备神灵的力量。而事实上，如果这些文本确实出自万能的创世主、力量无限和战无不胜的上帝之笔，那包含于其中的能量必定是巨大无比的。

我希望深入领会事情本质的愿望和所陈述的要求被信徒们称为庸俗陈腐，甚至是曲解的唯物主义。“愿意就相信，不愿意就别信！信仰不需要其他的证据，合乎教规的除外。”难道只凭这一不明智的公设就能去发展吸收基督教徒吗？巩固信仰吗？历来就把违背教规者驱赶进地狱的做法难道是上帝的希翼吗？他是号召宽恕一切的。他布道大爱无疆，他开导我们要绝对诚实和正派，人一辈子过得有理性，能活五十年，而耶稣被强行地永远登记在了阴间。如果他赎回了自己的罪孽，为什么不可以提前获得自由呢？圣书披露了天使的堕落。

²⁷ 即《波斯古经》，大约产生于公元前一千年，其文字编纂于公元3—7世纪

但只字不提升入天堂的遵守教规者。他们天生就无罪吗？难道在无限的永恒中就没有一个人闪失过？天使都做过孽，堕落过，难道在天堂作孽就没有通道连接地狱吗？或者，在天堂的树丛中，所有人都美好无暇吗？享有现代社会的彻底自由吗？如果是，那么，天堂里就会充斥索多玛和蛾摩拉²⁸。

反抗上帝的辩证法源于人类与邪恶问题的冲突。于我而言，这个问题暂时不存在。看来是因此，我没有以反对基督教来考验自己。然而问题还是出现了，我像唯物主义的实用者那样去寻找答案，而不怀有任何宗教激情。比如，还有一处疑惑，为什么耶稣只降临于人类的七分之一中间，并以此分裂了地球居民，使得各族人民的相互关系变得冷酷无情？为什么耶稣的显灵忽视冷落了二十亿中国人，十五亿印度人，一亿三千万日本人，一亿高丽人，七亿阿拉伯人，八千万波斯人，一亿七千万突厥人，两亿非洲人，一亿印度尼西亚人，一千万马来西亚人，以及其他人口不多的种族和面积不大的国家？为什么犹太人自己不承认他，尽管在母系上他属于他们的一员？总之，新约的名称太长，念起来不雅不韵，假使不怪异的话，也如同小教堂僧侣在慷慨陈词：“犹太人的思想披上了希腊人的衣钵。”什么样的衣钵？漂亮吗？当然！引起好奇心的？当然！如何解读这一名称？毫无疑问，新约是为最聪慧的犹太人准备的益智读物，以希腊人的文风，或者希腊人的格式，可能还是以希腊人的文词措辞书就的。它出自何人手笔，不仅没有质疑，而且在既有事实面前不存在一点含糊。那几个词语“新约”、“优生学”、“犹太人”、“夏娃”、“欧罗巴”、“欧元”都源于一个词根“EB”，它来自希腊语“幸福”。可否把上帝之子初次降临的消息看作是一个美好的音讯——报喜节？幸福，它完全不是可以用来评价这一伟大事件的词语。在此更合适辞藻的是“伟大的喜讯”、“宏大的喜讯”、“开天辟地的喜讯”、“有史以来所有民族的最为重要的世界性事件”。只是“幸福的喜讯”不够文雅。在历史的久远过去，绝少有人可以完全地专心致志于什么事情。通常，人们观察历史的眼光都是浮皮潦草、一成不变。因而，有心计的人们便得以在此制造出一些奇迹。总之，那里充斥了足够多的虚假和不加掩饰的谎言。这样，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是在人类降生之后十万年耶稣才现身，而且不是在大庭广众面前？也就是说在四千代人之后？为什么他没有立刻就根据自己的神之理解介入人的个性形成，没有神色严厉地号召：……你们将成为上帝那样的完美。

很多问题，太多的问题，波梅什金冷笑道。尽管迷惘也能制造幸福，但它比引起愚蠢后果更有危害。这是谁说的呀？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恍然大悟。不是我说的，就是其他某人说的吧？鸦片搞得我逍遥，乐和，健忘。人们以神话和虚构来填补精神空虚。我们试图相像出无限的时空，我们觉得自己正在神魂颠倒，因而迅速终止了这样的尝试，用幻觉来填补空虚。幻觉安慰人，使人

²⁸ 圣经神话中约旦河口和死海西岸的两个城市，因居民生活荒淫无度，被天火毁灭。转义指腐化堕落的生活。

感觉，脚已踏在了实地……

萧伯纳的一段话浮现于年轻人脑海：“作为懦夫，”他强调说。“我们以仁爱掩饰自己，阻挠自然淘汰。作为懒汉，我们以道德掩饰自己，蔑视人为的淘汰。”

骤然间，波梅什金想起了和彼得·彼得洛维奇达成的协议：用科什玛洛夫教授的基因混合制剂开始进行实验。如果建议帕尔芬奇科夫改变基因混合制剂的名称会如何呢？给予它与文明史相关联的更响亮的名字呢？比如，“幸福片剂”、“幸福内疚”、“俄优生学”，或者干脆叫“耶夫罗斯格鲁聂姆基特²⁹”得了，怎么样？

波梅什金匆忙起身，发现了躺在厨房地板上的彼得·彼得洛维奇，此刻他已目光迷离。波梅什金在一旁坐下后问道：

“我不知道自己的观察是否准确，反正我觉得，毒品引导人们开动脑筋深思熟虑。在我身上，完全投入独处和不间断地思考问题的愿望更加强了，有时还是思考那些过去我丝毫不感兴趣的问题。你没有改变从使用基因混合制剂入手做实验的主意吧？”

“不……现在才早上五点钟……”彼得·彼得洛维奇嘟囔道。“正是自我对话的最佳时光。清晨时，最为意想不到的念头会闯进脑袋里。”

“抱歉，我没注意时间。你可以继续下去，或者说，坚持你看中的东西在孤独中‘筹划’。”

“现在你说吧……你在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把我打断了。我正想着匈牙利人，摩尔多瓦人，斯洛文尼亚人，总之是那些小民族。论题是：他们有必要生存吗？为何就没有人思考过使用庞大的人种强制性同化他们，从而在优化种族方面达到效益？当下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人口一半以上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都是破产者！他们没有能力增加收入，无论是给自己，还是充实预算！摩尔多瓦是什么？人口稍稍超过两百万，而形形色色的官员就有一万多人。每两百个摩尔多瓦人，孩子和退休者包含其中，就摊上一个官员和他连带的机构设置。他要办公室，取暖费，座机费，手机费，交通费，互联网费，雇员的费用，固定资产折旧费，公民证成本费，国家象征用途的用具费用，政府楼宇的保安费用，把摩尔多瓦语翻译成世界其他语种的费用，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一个小国家的预算无力承受如此开支。两百万人口，在中国不过是一个大村落，或者莫斯科的八分之一，墨西哥的十分之一，圣保罗的十三分之一。因此，离开外部的支援和资金补贴，摩尔多瓦的常态就是在违约、拖欠和彻底破产之间寻找平衡。要是我，首先把它与罗马尼亚合并。相近的语言和文化。罗马尼亚有两千多万人口，三千万人口是现代国家构成收益的门槛。必须记住，这个门槛每年都在抬高。2015年将会达到五千万，到了2021-2023年，就会高至一亿人

²⁹ 作者自编的‘犹太俄罗斯格鲁吉亚德国中国’之复合词缩写的音译。

口。我会把操着古老语言的匈牙利、以及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戈维亚同奥地利合并，取名为多瑙河联邦，这个地域存在相似的历史传统。再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同希腊合并在一起，暂且取名为古希腊邦联。波兰同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拉脱维亚合并。其称呼会令人肃然起敬：斯拉夫合众国。喜欢吗？要是我当政就得举行公投，看看在这一时刻统一起来的欧洲完整民族三十年以后将使用哪一种统一语言。匈牙利语是什么语言？游牧部落在草原奔袭时传达军令的呼喊余音！怎么着？如果你有兴趣，上互联网点击“匈牙利”，十分钟时间就能了解到全部情况。所以说，如果某个国家有朝一日成为了虚拟的，那也不是什么灾难。世界文化不会贫乏的。顺便想到，欧盟每年要花费将近两百五十亿欧元用于翻译，以便联盟内所有国家的公民能够使用本民族语言阅读各类文件。简直是抽疯！这些钱可以为欧洲的所有私人住宅和公寓楼群的供暖埋单。其实，他们的问题我才不在乎呢。只是随便哪一次都是这罂粟粉把那些古怪问题塞进我的思考，我也就吸毒成瘾了……你想问我什么来着？”

“我建议把科什玛洛夫教授的混合基因制剂改称为‘耶夫罗斯格鲁聂姆基特’……”

“这是什么烂玩意？”

“教授想利用犹太人、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德国人和中国人的干细胞。复合词由此而来。”

“是啊，上帝保佑那药片吧。我对药名完全无所谓。我们还是服用一勺吧。到时候了。嘴里干得很。我心脏跟不上劲了。”

“半小时前我刚服用过。你说过剂量要适度。”

“好样的。做得对呀。揪头发了吗？³⁰”

“看怎么着啦！整个脑子都在琢磨那些我从来没感兴趣过的具体事物。也不知道意识在给我脑子里添加什么东西……只有惊讶的份，这全都是从哪里来的啊。它们隐藏在记忆深处吗？你阅读了许多书籍，然后全都忘得一干二净，你以为是永远地，其实不然。刚才还不明白为什么会特别详细地思考起关于《新约书》，或者关于《希腊衣钵下的犹太式思考》。”

“毒品喜欢这样，突然地从记忆深处把忘却的内容提取出来，而且特别善于这么做，让你觉得自己一直在为这个问题操心劳神。我身上常这样发生。所以我深爱毒品，不能自拔……慢着，慢着，我脑子里又冒出了什么类似的东西。这是个非同寻常的念头。或许，我曾经为它绞尽脑汁。不过，记不准了。念头是这样的，两个月前，他们的奥巴马签署了一份文件，允许使用国家财政进行干细胞研究的基础调研。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正式承认优生学的国家。首次通过关于强制性绝育法律是在1907年，最近一次是在1937年……在这段时期，在

³⁰ 毒瘾发作时，人的一种企图摆脱的方式。

美国有超过十万的有缺陷人口遭遇了强制性绝育。这都是些白痴、呆子，低能儿、愚笨的家伙，以及各种先天智力发育不全的人。后来，立法者进行了这样的讨论，既然国家有权剥夺罪犯的性命，把他送上绞刑架，那它也有责任禁止这类人的繁殖。认为只有低能人才会去犯罪。不过，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没有再继续深入下去。中国的法律在1994年开始要求必须对胎儿进行产前检查，要求大夫自主决定堕胎或者绝育。不希望在革命群众和少数民族代表中间，以及边境地区和经济贫困地区生育劣质婴儿，这是中国官方的正式观点。中国文化本身就别具一格，形成了福利为社会，而不是为个人的特点。我不接受这样的意识形态。第一次类似的‘社会清洗’实验发生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斯巴达克战士们把弱智人和残疾儿童扔下悬崖。尊敬的格里沙，那是不做任何解释的。这个论题我们不感兴趣。奥巴马总统在春天做出的决定标志着优生学学科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共同幻想一下吧。第一个问题，美国的干细胞基础研究会带来什么结果？第二，以何种方式进行必要的人种改变？或者什么也不要做，不必干扰现有人种？抑或，最好让它自行发生突变？当然，这需要几万年的时间。其实，结果已经提前明朗，从人类身上绝少可以孵化出更好的东西。许多国家的科学家确认，我们的外表在持续退化。最近这些年代，这一过程具有了危险的形式。但有人倾听这种预测吗？知识分子的呻吟被消费广告淹没了。那么，就这个话题，你是怎么考虑的？”

“再过十五年到二十年，这样的实验在美国会带来种群的变化。超人的理念将付诸实践。节奏迅速的生物进化引起经济和社会进步，这也标志具有潜在力量的美国将复兴。在对智力和体力未达标的种群进行改良方面，美国成为世界的领头羊。仰仗优生学，‘民族大熔炉’的美国思想将证实自己的巨大效率。其他人种面临退化的威胁。未来的世界属于率先对遗传工程敞开大门的人。装有核按钮的黑色手提箱会相当快地成为博物馆的展品。这么回答你满意吗？”

“全是笼统的话，没有任何具体建议。我对你的一个说法感兴趣：人将会如何发生变化？准确地说，就是美国人。他在哪方面比别人表现得优越？美国人只是不爱空想。服用一勺罂粟粉吧，以便更深入地渗入问题实质。”

帕尔芬奇科夫欠起身，拿到布袋子，递给了波梅什金。“嚼碎了咽下去，或者用水送服！脑袋就会特别灵光！记着，我对细节感兴趣，不是嚼啵嚼啵乱讲一通！”

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用水送服下一勺罂粟粉，吃了一块面包皮，期待着捕捉发作的苗头，倾听自己，号号脉搏，无缘无故地惊讶起来，翻着白眼，开始回答。

“必须确定什么是首要问题。这是我在推论中投入精力最大的。为社会谋福，还是为个别人？优惠政策惠及国家，还是个别人得利？种群还是个人？我想回忆一下两位著名人物。他们每一位提出的观念性思想都为二十世纪的主导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约瑟夫·斯大林和他的战友们宣布了充满激情但危害极

大的关于无产阶级集体智慧和无产阶级阵营的社会优越地位的纲领。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老战友秉承另外的观点。他们认为，只有日耳曼人才能成为超人，雅利安人种是集体智慧的代表者。前者是消灭没有无产阶级渊源的社会精英，后者打发没有雅利安血统的民族去送死。社会的迷惘，支配了民众的空想，富于幻想地相信庄严宣告的公理符合事实——今天，这已被许多人理解为刑事犯罪的谬论。历史在淡化他们的罪过，我对他们根本不会。未来，社会迷惘还将伴随人类，因为世界观的混乱反映了人的本质。这段历史黏住我不放是另有原因：两项社会实验断送了优生学，这是一种能对人类进行质的改变的前途光明的学科。我就是为此才这么痛苦的。丧失了七十年时间呀。上帝保佑，奥巴马为这一项实验打开绿灯，许诺给予财政支持。我赞成以基因手段介入完善人类外形的过程。没有生物工程，没有人为促进的突变，没有干细胞的精细研究，人的自身生存也会成为问题。四世纪时大巴西尔³¹就宣称过‘上帝成为了人，就是要人成为上帝！’。十七个世纪过去了，有谁像我这样地感受他的话？国家和社会我兴趣不大，而对于人我是极其关切的。个人，个体！大洋彼岸的总统对此能表现出怎样的首创性和主动精神呢？我愿意相信，这就是实践的榜样。最近两千年来，社会实验已经表明了自身的徒劳无益。从本质看理想人也没有发生变化：如同过去生活在恶习中一样，今天的生活快乐也是在堕落中获得。最近这些年来，正像你所说的，人的腐化堕落呈迅速发展趋势。当下，幸福的缘由已经愚昧粗俗得不成体统。金钱，商品，感情——都是些捉摸不定、变化无常的范畴。性，权力，享受……鲜有人士能摆脱这些束缚，去其他空间寻觅自己。生理和谐的走廊所能引起的恐怕只是苦涩的嘲讽。人是多么的卑微可怜！气温摄氏六度时，我们会因低温而死亡，而摄氏五十度，我们又被热死。每天只配给一份六百卡路里的食物，四个星期以后我们会虚弱至极体能殆尽。三个月没有性生活，没有手淫，我们会精神失常。这个我是在自身体会到的。当对自身的激情消退以后，一般是在高潮过后十五到二十分钟，忧郁就会来临……我还是回过头来谈我们的主旨思想吧。当下有很多不可理解的现象：人一辈子不读一本书，却始终在从事体育，这样的人还供不应求。如果你是诺贝尔奖得主，那么只有在爱国主义的群众集会上大家才会想起你。有的人天生一副不错的脸蛋，有的人智商达到一百。大众媒体和社会贪婪地追求外表，而非智慧。这是大自然的桂冠吗？扯淡！是残品。自然界有多少优良资源可以利用啊，我们要在统一协作下从动物世界和植物世界生物元素中为塑造新人汲取元素，把它们植入我们的染色体，使人成为上帝那样战无不胜、力量无穷和无所不知的生命体。而我们却在充满教条和矛盾的神话制造中寻找满足和慰藉。神话是意志力薄弱和才智孱弱者的栖身处。只有优生学能够改善人的天生质地，塑造一种能够使自己抗衡任何自然现象挑战的崭新状态。遗传工程给我们提供

³¹ 巴西尔（约 330-379 年）神学家、教会活动家、柏拉图派哲学家、教父学的代表人物，基督教宇宙说的传播者。。

机会克服进化遇到的瓶颈、掌控器官内的突变。这是在塑造焕然一新的超人领域开天辟地的突破，也使得信奉人类的道德进步是惟一进化过程的达尔文彻底失去荣耀。这位老人不愿意区分精神疾病和道德缺陷。哎呀，太缺乏远见了！”

“科学淘汰？”彼得·彼得洛维奇活跃起来。“这是你的任务。丈夫是酒鬼，妻子是妓女。养了八个孩子，不是先天痴呆，就是智力发育不全。女人怀着第九胎去医治慢性淋病。怎么办？”

“强制性堕胎呗。没有其他出路。维持这样的家庭是非常麻烦的。把花费在这里的资金拿去发展优生学研究才更有益。因此，非常需要优生学的介入，以便尽快开创人类自身的生态学。我们欢迎投入美元支撑卢布汇率和保障残疾人生活。我们的最高任务就是要拥有健康和聪明的状态，而且是一代比一代更完善。让自然淘汰留在原始的自然界好了。在拥有足够智慧潜力的人群中应当推行遗传工程。涉及到人的重生，现在是从道德原则和经典的‘不触犯上帝神明’转变为科学研究与科学实践的关头了。理想人有自己的起点，而何时到达终点取决于我们积极的和符合规律的介入。我希望人的未来是长寿的，不借助于优生学这是不可信的。这就是我之所以拥护对有生理缺陷的群体实施强制性绝育措施、以及支持其他一系列尚未普遍知晓的观念的原因。人类需要自己拯救自己！”

“那个例子我是取自真实的生活，类似情况恐怕不会少。没想到的是，这些‘社会废料’的第九个孩子竟然是天才的贝多芬。这你怎么说？”

“还有彩票，人们绞尽脑汁地算计，怀着侥幸心理被狂热卷入。还有那种无记名彩票，凡有人不计物质得失、只为满足盲目本能，走火入魔地投入其中，不乏醉酒以后的人，其中就具有某种遗传元素。贝多芬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反常而丑陋的世界，这个问题我无兴趣。我不玩彩票。我操心另一个方面：我们沿着哪一条路径前行？我们身负怎样的契约继续下去，直到最终获得大巴西尔以及他生前身后存在的那些人所共同渴望的那种神妙？就生活的通常情况而言，我这样回答，在生育问题上我遵循罗马和犹太教的法规，贝多芬的父亲至今未确定是谁，而且不可能查明是谁。总之，父亲的真实身份向来是捉摸不定的。某个陌生人的精子完全可能在母体内促成非凡的突变，把伟大的作曲家奉献给世界。”

“你是一个消极的家伙吗？两小时以后，你会从消极转变为积极。我们将开始使用科什玛洛夫教授的混合基因制剂进行实验。你打算怎样称呼它？”

“罗谢甫格鲁聂姆基特。”

“舌头要断了。再好好想想……我认为，叫它列克聂格尔容易上口。或者叫根鲁克，就是格鲁吉亚人、犹太人、德国人、俄罗斯人和中国人，每个词的第一个字母排在一起连读。怎么样？念起来还顺口吧？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辞藻来美化这一思想，那它就能到处生根，遍地开花。”

“为什么把格鲁吉亚人摆在前？他们只有百分之五的含量。”

“难道这也是原则性的吗？朋友，你是吹毛求疵。好吧，把俄罗斯人摆在第一位。鲁克根。人工制造的遗传学，或者俄罗斯基因储备。满意了吧？”

“不反对。我得先提个问题。为什么科什玛洛夫教授只想改变俄罗斯人，而不是全人类？”

“说实话，对此我丝毫不感兴趣，所以问都没有问过他。我们会知道的。现在我们服用两勺，瞬间他就会现身。”

“是啊，打听出他的思路是很有趣的。说不定，简单的爱国主义愿望下面是有所蕴含的”

“想和他接触交流，你必须服用一勺半。我记着，一小时前你刚服用了一个剂量。可以再补充一点。不久前我服用过两勺，现在要追加三勺，有杆节的。动手吧。”

帕尔芬奇科夫把布袋子递给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后者麻利地服下剂量，就着吃了一块面包，添了点果酱，又闭了一会儿眼睛。彼得·彼得洛维奇不再注意波梅什金，似乎完全忘记了客人。

“科什玛洛夫教授，我们有问题要问您。”听到帕尔芬奇科夫的声音，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迅速睁开眼。“今天，我们就要开始使用您的制剂进行实验。我们把它叫做鲁克根，是手工制造的遗传学的缩写。我的同事波梅什金想知道，为什么您愿意改善俄罗斯人的基因储备，而不是全人类的。可能，在别的国家有您的代理人，他们已经在从事这项工作，莫非我们正在加入世界性的研究项目？或者您幻想着优化俄罗斯人的基因型，赢得第三次世界——现在已经是——智能战争？抑或在执行保密机构的秘密使命？”

“先生们，先生们哪，对于当今的俄罗斯，你们知道些什么呢？丢人！应该读书看报。2001年3月17日《消息报》上的一篇文章引起我注意。说是有一批欧洲科学家，在林恩教授领导下，编制出欧洲人的智商示意图。德国人是欧洲智商最高的。俄罗斯人排在第十六位，可怜啊！这些资料令我震惊至极，于是便着手研制能够使我们这一人种群体显著变化的制剂。我们应当进入欧洲前五名，甚至可以是第三名，只排在德国人和荷兰人之后。我自己的工作加快了速度，因为被告知，根据2007年全球的调查统计，有一个民族以自身智慧博得更大尊重，以自己的教育和文化博得更多好感。独占鳌头的又是德国人！此后，我就不分昼夜地疯狂干起来。瞧，混合基因制剂，或者你们给起的名字，鲁克根，在2009年夏季之初制作好了。处在第十六的位置上，朝前迈进并不轻松。首先要振作起精神，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所以我请求各位不要延误混合基因制剂的分发。”

“难道那些数据刺激了你？第十六名，排在谁之后？其实，这并不重要。说实话，我刚听到你这番话时，我竟觉得刚才自己咽下的不是毒品，而是搅拌机里的燕麦片。心里非常不舒服。你感觉如何？”彼得·彼得洛维奇询问波梅

什金。

“一切于我都很可心，我就是这么估计的。”

“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参与实验呗。我非常乐意给你们讲述如何完善我们这个种群，而不是美国人，刚才你询问过他们的一些情况。如果俄罗斯总统能像奥巴马那样颁布类似的相关法令，那就可以做成许多事情。当下上帝青睐着美国人哩。”

“来吧，我们也做点什么！这事太令人好奇了！”

“你们不需要我了吗？”眼镜教授问。“我另有要事。”

“我们无所谓的！”帕尔芬奇科夫沉不住气了。

“那我就告辞好了。”

“我们就从统计入手。”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说。“统计表明，我们是一个正在衰亡的民族。每年大约失去七十万人。鉴于俄罗斯人生活的地域极其富饶和辽阔，这种情况显得尤其危险。在危机关头，种群数量的减少使得同邻和远邻发生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增加。就是说，我们的基本任务是要充实人口。鼓励生育的机制根本就没有运作，其实它也不能实质性地改变局面。这个问题上，绕不开优生学。需要采取彻底的措施。动物中最接近于人类的是什么？别急。先听我说，然后再自己的话。有史以来，人类始终在同一种动物斗，可无法取胜，这是什么？我们设法使这些对头感染病毒，伤寒，沙门氏菌病。效果为零。我们在食品里添加各种阻凝素，剧毒剂，灭绝性毒药，指望那些坏蛋止不住地流血，直到毙命。但这些可恶的动物迅速变异、成倍增长，毒物已成为它们的卡洛里食品。地球的所有空间和边角旮旯都是这种动物的栖身地。它们具有出色的游水本领，甄别毒品比狗还要迅速，高智商，反应快。没有它不吃的东西。摄氏五十度至零下三十度的气温下它都可以生存。负二十度时还能繁殖下一代。一年里育出八百小崽儿！孕期三个月。它具有特殊的基因，使自身机体免遭通过性渠道传播的各种可能的传染。另一种基因把实用信息传达给下一代。这两种基因都是罕见和独一无二的。而人类身上没有任何类似的。现在谈及的这种动物比人类年长五亿年。我想利用它来实施俄罗斯民族的基因更新。你该知道它是谁。”

“听我说，我又不是动物学家。这个领域知之甚少。我只知道狗吠狼嚎，公鸡打鸣。你就说出来吧，是谁？”

“老鼠！老一鼠！老鼠的基因几乎与人吻合。”

“老鼠？”帕尔芬奇科夫皱起眉头，立刻笑道：“引人入胜的鉴定。我愿意给自己补充老鼠的基因。可它们对毒品会如何呢？”他又窃笑。

“它们嗜酒，毒品也不例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老鼠是惟一不受戒毒综合症影响的生物。”

“乌拉！太棒啦！你让我眩晕了。好啊！特别地想成为具有老鼠基因的理想人。在我这个理想人身上有许多我绝对不喜欢的东西，也是我对自身所痛恨

的。在思考如何彻底改变自己时，我常常迷惘。过去，有时会出现那种对你纠缠不休的感受，尽管你不但不情愿，而且要唾弃，甚至为之羞愧得无地自容。比如，女人的胸部。它吸引你迷惑你，使你心潮澎湃，你向往它，它的形状促使你做出丧失理智的举动，甚至不用接触就引起勃起。作为对人体这平常的凸起部分的反应，瞬间就会迸发出渴望，燃烧起激情。拥抱、亲吻、含咬乳房，融化在其纤维组织里、沉浸于无限幸福的强烈欲求会勃然怒放。这是对情色敏感过分的病态效应。我没有办法摆脱它。在对抗强烈淫欲的过程中，我不过是加深了对自己的蔑视。开始压制自己的情感，发脾气，愤懑于自己被神秘主义奴役、任魔力摆布、无法抛弃糊涂念头。我痛苦地寻找途径摆脱这种神秘的魔力怪圈。发生过这种狂怒的汹涌爆发：我在意念中把一口盛满水的大锅架到篝火上，我恍惚感觉，全世界所有女人的胸部都被搅和在里面，我在水煮它们，围着这口大锅连蹦带跳地转圈，直到锅底不再冒烟，被煮的东西永远消失。在忘乎所以的舞动中，我摆脱了既往不由自主的突变所导致的神秘束缚。这种荒谬的伤脑筋的危险就深藏于人自身。你不希望某种东西，可围绕它的愚蠢和纠缠不休的念头你就是摆脱不掉。常常是你无力对自己说‘不’。如果断然拒绝所需要的那种紧张压力，足以导致精神错乱。难道那些凶手、变童癖患者、躁狂的暴徒，或者恶贯满盈的混蛋，在施恶前就不会竭尽全力地克制自己吗？瞧瞧他们在恐惧和挣扎中如何不安和慌张，如何受煎熬，但也无法不去实施哪怕是一丁点的罪恶。过失和憎恨深藏在每一个人身上，并且毫不留情地侵蚀着意志。如果不是罌粟粉以非凡的效力化解了我心中那些愚蠢的感受，我早已精神失常了。这一切都发生在结识罌粟头之前。你并不想拥有金钱，可魔力迫使你追求它们，随时随地想着它们，而且要在某种暴怒下疯狂地把钱塞满自己的口袋、填满银行账户和保险柜。你没有打造仕途的愿望，可深藏于你内心的某人却怂恿你，强迫你，在你身上煽动起过分荒谬的野心和可笑的奢望。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意识中不断闪现联邦政府的高官和职位，克里姆林宫内签发的任命书，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军队，支持你的选票和选民的掌声。你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摆脱这些桎梏。同样也摆脱不了高级时装店的服饰，轻佻的姑娘陪伴下度过一个小时，或者一次夜间约会，和朋友们一起纵酒，送别猝死生意场的人，买官的事情，豪华别墅，深宅大院，海岛旅游，私家飞机，名牌游艇。上帝保佑，毒品拯救我于……回顾以往，做出唯一正确选择以后，我心情平静下来，琢磨着为何老鼠的能力那么接近我们人，格里沙，告诉你，我将毫不犹疑地和罌粟头留在一起。我个人不需要任何其他什么的。不过，我打算全神贯注地倾听你关于把俄罗斯人改变成优质人种的富于幻想的计划。整套的老鼠基因中，你打算把什么传播给迦南城居民和我们的其他国民呢？”

“为什么非得使用基因来彻底改变理想人？”波梅什金若有所思地问，马上又自答道：“当前，世界经济衰退加深了道德危机。以众所周知的措施摆脱困局成效甚微，何况是更危险的。第一个论题，应当扩大国家对经济的管理。

许多学者建议采取这一手段。然而，经济生活中对自由的限制势必招致侵害公民个人自由，那社会爆炸就是不可避免的。在俄罗斯，或者在西方世界，有哪一个政党敢于鼓起勇气采取这一措施？重开古拉格³²，把刚刚维修过的奥斯维辛敞开大门。只有站在相应的意识形态立场上才能果敢迈出这一步。不，不在这个立场！因此，我开出的药方如下：在遗传工程领域展开强化性的科研工作。把老鼠身上的基因精华为我所用！”

“哈-哈-哈！”彼得·彼得洛维奇狂笑起来。“除了我，任何一个人见到这生物都要皱眉头。那么，你建议从它们身上提取？”

“我再重复一遍，老鼠生存得很舒适，在不同的气温条件下繁殖后代。这是首要的。我们提取这一有益的特性，移植给理想人。以俄罗斯标准为例，在九平方米的室内提高一个摄氏度，每个月需要燃烧掉四公斤木柴，一公斤煤，三公斤泥炭，或者一点五立方天然气。如果人能够在摄氏七度，而不是二十一度时，仍旧自我感觉舒适，那一个月可以节省二十一个立方的天然气，一个冬天就是一百四十七立方，相当于五十美元。而这仅仅是九平方米的面积上。俄罗斯的住房面积有多少平方米呢？统计告诉我们：差不多是四百亿平方米！这个数字除以九，得数大约是四亿五千万，然后再乘以一百四十七立方，乘以五十美元，得到六百四十亿立方天然气（假设的，因为许多人使用煤、木柴，或者泥炭）！这相当于两百二十亿美元啊！而冬季供暖的工业厂房又有多少啊？这个数字我不清楚。我们假设其面积为住宅的十分之一，那么，供暖季节节省的能源总计为七百亿立方天然气，等于两百五十亿美元。这相当于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联邦州的年预算啊。再把这个数字乘以三点五（今天欧盟的人口是俄罗斯的三点五倍，在不久的将来，土耳其成为欧盟成员以后，就是五倍），即使不参考其他指数情况下（在俄罗斯是人均九平方米，在欧洲，这个数字会高得多，因此需要校正）的节约也是惊人的：四千亿立方天然气，相当于一千两百亿美元。这还是按俄罗斯价格的测算。我们知道，欧洲的天然气定价高于我们。可以相像一下欧洲天然气的实际消耗量：差不多是五千亿立方，其价格是三千亿美元。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节省下来的天然气量：它超过了全世界消费量的一半。这是对彻底减少温室效应废气排放的贡献啊！而我们仅仅利用了老鼠诸多天赋的一项。仰仗这些齧齿动物非凡的繁殖能力，我们的人口问题亦可以轻松解决。在我们国家这样幅员辽阔的疆土上，至少应该生活五亿人，最好能接近八亿。在此对我们能有所助益的仍然是基因工程。把妊娠期缩短至三到四个月，就能节省巨额资金。借助这一并不讨人喜欢的动物，我们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系统，传承实践技能和理论知识。我们还将摆脱对饥饿的恐惧，因为形成了新的饮食本领，能够不加区别地有什么吃什么。我们的睡眠不再是机体为恢复消耗掉的精力所需要的那么长，而是随意睡，可长可短，完全为了在

³² “劳动改造管理总局”的缩写之音译。

梦境中享受快乐……”

“你忘记了一个重要点：老鼠基因使人类解脱了致命的心理骤变的纠缠——自尊自傲的综合征。”帕尔芬奇科夫勉强地睁开沉重的眼皮，插嘴说。

“这还用说嘛！早年的优生学认为，只要对残疾人群体实施绝育，每一新生代都会改善自己的种群。但他们疏忽了一个环节：为了根除百分之一人口身上的病理遗传，需要九十代人。这个过程要耗去数百年时间。我很清楚，如此巨大的数字堆砌从来不会带来希望的结果。但是与那些像我一样自认有缺陷的人一起又做不来这件事。我坚决反对以传统的方式重新塑造人。因此我只对着镜子里自己的映像射精，以求得自我安慰。格尔贝尔·斯宾塞³³说过，‘由正常人负担养育那些无论如何也没有用处的人是最极端的残酷。这是在人为积蓄下一代的灾祸。于后代而言，没有比遗留给他们不断增长的低能种群更糟糕的事情了。’其实，难道可以同遗传角度上不合格的女子交媾吗？即使俄罗斯最高法院陪审团强迫我同这样的女人发生关系，我也会拒绝，宁可去坐牢，甚至去死。面对未来的责任重负能够遏制本能……当我想象自己已经是一个被改变了遗传基因的人，心中就会涌起一股对于昨天那个波梅什金的优越感。个体的‘我’不久前遭受的精神折磨也一扫而光。那个不久前还在疑心重重下日夜受煎熬的格里什卡，是否已身处他渴望的那个世界？是否已在寻觅非此即彼的生存地或者寻求虚幻时自尽？毕竟虚幻就是带负号的生存，也会走投无路的。空间正在为各种各样的实验、变更、创作、开创而敞开。生活的意义显现得明确而牢靠。你正在成为超人，有能力做出最不可思议的事情。自然元素、时空的无穷尽和无边际，以及邪恶的神秘力量，于你已经无关痛痒。”

“喂，亲爱的兄弟，你被忽悠了。我听你讲很有趣，但不赞同你。你所幻想的那种理智的奇想，根本不需要遗传工程。三勺罂粟粉就把你塑造成超人，或者造就出超级生命物，想变谁都不在话下，甚至变上帝，变恶魔都是可实现的！你像一名新战士。能创造奇迹的罂粟花的非凡力还没有完全把你拥抱住。你仍在现实世界迷惘，而我生活在发狂的晦涩状态下。因此，我不隐瞒自己对所有社会性事物的厌恶。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加大服用剂量！期盼的那个世界就会把自己精细的内涵羞涩地展现给你。通往精彩王国之门的微弱吱呀声会给予你更为丰富的激情，远远超过老鼠-蟑螂遗传基因之新组合。其实，我没有固执己见。罂粟头的崇拜者最珍惜个人自由，他们只寻觅这个产品，只维护个人主权，其他什么也不需要！而且永远如此！有一个路人皆知的比喻：建筑艺术是凝固的音乐。借用它来说，罂粟头的魅力就是世界浓缩于掌心。张开握紧的拳头，宏伟的、最意想不到的世界蓝图就会展现你眼前。我们准备吧。喝点茶，服用被视为信物的那个粉，然后就去那年轻女子家做客。观察现实中的人如何开始变化、我们的混合基因制剂如何把卡婕琳娜·罗斯库特金娜熟视的世界改

³³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发展了普遍进化的机械论学说。

观，这简直太奇妙了。她会经历类似毒品陶醉的感受吗，会进入喜怒无常的非现实状态吗？情绪激动时的这种状态可是我梦寐以求的哦。必须仔细观察，教授的手段是否真的强于罌粟头的作用。姑娘的行为本身是否能证实，混合基因制剂是否真的具有异乎寻常的力量可以引发幻想和狂想；是否能促进俄罗斯人获得欧洲人的品格和智慧，以及对法规的尊敬；是否能帮助我们从小欧洲智商示意图上的第十六名上升到前三名。或者，这一切不过是科什玛洛夫教授愚弄我们的一派胡言？只是作为游戏，我才对他的欺诈行为有兴趣。我喜欢服用那玩意以后前往远方旅行。希望这次也能通过接触新发掘出来的陌生能力得到满足和享受。波梅什金，我的朋友，做上茶，把面包抹上果酱，不要错过幸福时刻。不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宗教惩罚，不要相信资本，不要相信忏悔，不要相信感情，不要相信吉普赛人的妖术。毒品，只有毒品，它，它，它，唯一只有它才能给我们敞开那个想像中的渴望已久的神秘世界。我们伟大的先贤留下这样的阐述：我早已决定不再思考的问题——人创造了上帝，还是上帝创造了人——，与我还有关系嘛。”

“我生平头一次被外部事件扰得心烦意乱。”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嘟囔道。“我从骨髓里就是世界主义者，尽管内心深处对于俄罗斯人在当今世界所处地位并非完全无动于衷。始终在期盼俄罗斯巩固自己地位，获得应有尊严。而这恰恰是我对自身不指望的。悄悄观察世界，动情地劝说自己相信，我完全是另类的、不同于任何人的、无限性中优于一切的一粒沙子，这对我来说就足矣了。仅仅这样才使我高兴，吸引我坚持自主权，视它为某种绝对的东西。你的新鲜迷魂汤要把我引向何方，我暂时揣摩不透。我承认，朋友，自己在等待意外的惊喜！我打算喝完这杯茶就加入你的旅行……”

清晨最不适宜的时刻，当罗斯库特金娜在自家寒舍的门槛上看见彼得·帕尔芬奇科夫和一位陌生年轻人时，她的大眼睛显得更大了。她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上帝保佑，回来取昨晚落在这里的钱包。

彼得·彼得洛维奇彬彬有礼地跟她打招呼：

“早上好啊，我带一个朋友来喝茶。他叫格里高利，是本地的。行吗？”客人手里提着一盒蛋糕。

罗斯库特金娜慢慢反应过来，她捋了捋浅色头发，系紧匆忙披在身上的长衫，敞开吱呀怪叫的房门：

“请进吧。”她拘谨地说着，往墙上一靠，给客人让出路来。

朋友们进得屋来，一声不吭地站着。没有地方坐呀。唯一一把维也纳式椅子上堆放着女主人的衣服。

卡婕琳娜麻利地把一块针织方格毯盖住床铺，请大家坐下。

“我有另外一个主意，我们就坐地上吧，”帕尔芬奇科夫说。“这样随意，也习惯了。不反对吧？我正好还想听听经济危机时期有什么新鲜说辞呢。比如，

‘请各位席地而坐吧，要坐得舒服一些！’或者说，‘在我家，坐地板上喝茶你们会过得更愉快！’还有特别好听的，‘地板上的残渣碎屑使你们不再狼吞虎咽！’还有黑色幽默哩，‘猪流感具有贵族血统，地板上是不传染的。’”彼得·彼得洛维奇边说边笑，坐在一块油漆面已经褪色的木板上，把胳膊肘撑在了沙发椅上。“格里沙，你也别那么拘谨啦。”

“请便，请便。我自己经常坐在地上吃晚饭。房间太小，一张小桌子都摆不下。经济危机我们可没有感觉到啊。这是什么？没钱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过钱！或者没工作的时候？工作我们这里时有时无，反正是否有工作钱袋子也没感觉。只有那么一点点钱可花，身边总是空荡荡的。除了贫穷，没有其他可以填补生活的东西……煮上茶吧？”

“对啊，对啊。早饭我们有蛋糕吃啊。你失业的第一天有个不坏的开始。不排除其他令人愉快的意外。我相信，生活就是充满意外。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说点什么？”

“这种事情在西伯利亚可没那么轻巧。意外都是我自己来创造。结果向来不坏。”

“比如呢？”帕尔芬奇科夫有趣地问。

“不了解你之前，我把你想象为完全另外一种人，赋予你不同的性格特点。有时是一切为了钱的企业家，有时像个痴迷的教堂古董淘宝人，无所顾忌，有时是个瞧不起低收入人群的傲气家伙，腰揣万贯，有时是来自首都的自命不凡者，气宇昂轩……我们相遇后，你的标新立异令我不胜惊讶，对此我没有怀疑过。凭个人想象演绎出来的角色和变幻令人舒心，也给迦南城枯燥的生活带来振奋和爽快的气息。在俄罗斯的省城，还能做什么其他事情呢？做生意？千万别。官吏的行政管理手段、苛捐杂税，还有政策，会把你折腾到死。从政？民众的消极冷漠情绪非常严重（其实民间这种激烈情绪的能量正是改革开放所必须的），以至于创造机会迈出一步都等于零。。从事科学研究？也不。永远不会有财政预算，而没有给力的资金注入，期待结果就是天真的事情，是乌托邦。从事行业内的整改完善？这样的创举其目的也是靠不住的。因为地区的消费市场已经彻底消失了。所以说，你完善自己是为谁？是什么目的？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即便是非同寻常的，派得上用场吗？就是走投无路呗！”

“同彼得·彼得洛维奇会面呗。”帕尔芬奇科夫急忙说着，发出响亮的笑声。“让他为你解开生活的伟大深奥道理，它完全隔绝掉错乱狂妄的现实。如何？这不是出路吗？突然现身的狂热灵感拯救你摆脱忧郁症和外省的冷漠、无动于衷。善于诱惑人的家伙就是我的偶像。”

“我同意，是的，出现了全新的机会了解自己和周边世界。我确信自己越来越强烈、越来越经常地向往帕尔芬奇科夫，愿意更频繁地同他打交道，也越发离不开他的那个充满魔力的神奇布袋，渴望童话般的幻视印象。”格里高利·波梅什金想入非非地说。

“卡嘉，给我一把刀子切蛋糕。”

这一刻，彼得·彼得洛维奇悄悄准备好了混合基因制剂，用脚轻轻碰了碰波梅什金，暗示现在就把科什玛洛夫的遗传基因产品鲁克根塞给她。

罗斯库特金娜跪下来，铺开餐巾，沏好茶水，把盛有樱桃酱的罐子放在中间，分放了几块面包圈，笑着问帕尔芬奇科夫：

“您还是把钱拿走吧，它们还在，没人动过。那么大数字让我很不安。这不是我应得的，我丝毫也没暗示过。请允许还给您吧……”

“这个问题不用再讨论。”帕尔芬奇科夫口气果断，而且明显有些恼火地打断她的话。“别人的资产我看也不会看。还是给我一个小碟子吧。我喜欢照老规矩喝茶。一小口接一小口地品，会享受到更多乐趣。”

叶卡婕琳娜刚刚欠起身，转身去拿墩子上的碟子，帕尔芬奇科夫借机在她背后把柔软的混合基因制剂摁进一块蛋糕，并把它放置到她茶杯旁的餐巾纸上。

“我们带来的是奶油蛋糕，出自本地糖果糕点师之手，很棒，很好吃。尝尝这一小块美食吧，下岗女工定会一改如此的愁眉苦脸了。我们来这里不为别的，就是为你效劳，使你满意……让奇迹发生，使你的生活彻底改变。喀秋莎，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为啥突然这么彬彬有礼？”年轻女子警觉地想。“这样的待人态度我是陌生的，我听惯了斥责和威胁……”

喝茶以后，年轻的客人起身道谢女主人，答应回来吃午饭。他们走出房间时，对初战的得手心满意足。

突变后的桀骜不驯

罗斯库特金娜长舒一口气。不速之客在清晨的意外到访扰得她心神不定。她慢慢地收拾起地板上的餐具，把屋里拾掇干净，重新坐到了沙发椅上。无地方可去啊。店里答应过几天再结算工资。起初，往后如何生活的念头并没有使她不安。出路并不多：受雇去铁路上做勤杂工，搬进活动房子住，在西伯利亚铁路干线的新西伯利亚至赤塔之间往返；应聘去原始森林伐木工人分队做厨房的季节工；告别这令人苦闷忧郁的生活，返回乡下，指望嗜酒成癖为生。其他的选择目前还没想到。或者说，在她意识里根本就没有。相信命运的她，决定再眯盹一两个小时。

罗斯库特金娜醒来以后，感到体内有一股挥之不去的迫切愿望。她蓦然想到自己的跛腿，心头刹那间燃烧起强烈的愿望要设法尽快摆脱它。这时，想起了曾经使用草药帮助她医治过的邻村老太婆。

“当初我为什么没有做完全部疗程呢？”卡婕琳娜想。“莫非是懒得在原始森林为老太婆搜集草药用来支付她这个巫医的费用？难道在当时我的跛腿真的就不值得给予关注吗，真的就是小事一桩吗？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其实事情太简单了：揪下合叶草，扔进篮子，还有芍药、达斡尔人的草莓、西伯利亚铁线莲、水宿草、黄芩草、西伯利亚马鹿、西伯利亚人参……本可以丝毫不留下跛脚后遗症。那么，就增加了重新打造生活的可能。组合家庭，养育孩子……”

这时，她的注意力又被帕尔芬奇科夫留下的那几包钱吸引。她想起来，两小时前曾打算把它们归还主人。现在，年轻女子像主人那样把钱拿在手里数起来。她的这些资金竟有四十万卢布，或者是十多万美元。

“上帝保佑，我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她脑子里闪过这样的念头。“亲爱的，抱歉，不单单是可以，而是要迫切地改变自己。上帝保佑，我被解雇了。终于没有人来干涉我施展个人才华了。我感受到心头有一股不寻常的兴奋，这是因为自己具备了新的能力：不再消极理解世界，而是创造性地使它适应于自己不断增长的需求。大自然的空间和它的多样性的存在，就是为了我们寻觅和证实自己，而不是在八平米的陋室里唉声叹气。从哪里入手呢？首要的是什么？在我这样的状态下，必须要解决这么几个任务：改变个人形象，包括消除生理缺陷。开拓视野，丰富知识，朝企业家的方向努力，重新树立生活标准，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然后制定致富目标，日子要过的舒适，同时注意自身健康，杜绝虚度时光。这一切要同时做起，需要牢牢站稳脚跟。因此，首先要找到那位老医生，她渊博的知识正是我在事业开创阶段很多地方用得上的。西伯利亚地区的野草、野花和蘑菇蕴藏的巨大潜能可以用于商业、保健、知识传播和产业转变。为啥过去我连想都没想过这些？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也不需要什么投资：热爱劳动就行。奇怪啊？我这个穷傻了的人怎么如此懈怠、如此不开窍？

今天，要挥手告别沮丧、怯懦、畏惧啦！我要重新生活。我有点模糊，那个民间医生叫什么来着：皮拉格娅·伊万诺夫娜，波琳娜·伊万诺夫娜，普拉斯科夫娅·伊万诺夫娜？啊哦，叫妮娜老太太！她现在还活着吗？如果活着，就不难找到。她家就在斯特列什涅沃村村口处的墙后。这些地方我记得还比较清楚。要抓紧时间去村子里一趟。三个小时长途汽车，我就到地方了。在老太婆家待上几天。必须把学过的知识在脑子里恢复过来，并且补充新鲜的。这些钱呢，这些钱怎么办呢？拿到银行去？不过银行是惨淡经营啊。经济危机是非常危险的岁月，金融机构是相信不得的。资金要随身携带。咦，我的词汇里怎么出现了“金融机构”这样的词？上帝才知道我是怎么搞的。要不，是我终于聪明起来了？从哪里下手呢？”

罗斯库特金娜跳起来，从挂钉上取下不大的旅行提包，迅速把几包蓝色纸币放进去，同时塞进一些简单的洗漱用具和生活用品。就在地收拾妥当、准备离开之际，有人敲门了。起初还是彬彬有礼，后来敲得人不耐烦了。

“谁呀？”她疑惑地想着，把门打开一条缝。门口站着两个人。年轻的女主人觉得他们很面熟。

“你们要干什么？”罗斯库特金娜发问的时候显然是不满。

“卡嘉，我们还是来看你的。”帕尔芬奇科夫友善地笑道。“我们把水果拿来了。我们不是说好了中午再来嘛。”

“难道真有这事？我不记得！这倒不重要。关键是不允许陌生的男人进屋。我正忙着去车站，有急事要去乡下。”

“喀秋莎，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今天早上我们一起吃的早餐啊。就在这边席地而坐。喝茶，吃新鲜蛋糕，你想想吧。后来说好中午再见面。”彼得·彼得洛维奇故做纳闷地问，朝波梅什金使个眼色。“现在乡下有什么事情可做的？它摆脱不了经济危机。那里，饥饿之手把喉咙掐得更紧，没有大夫，墨西哥瘟疫的传染是极其危险的。你当真不让我们进门啦？”

“一起喝过早茶？类似的事情不久前我梦见过的。怎么，你们能猜测到别人的梦境？这种出色的本领该去生意场施展啊。很遗憾，我没时间了。如果有幸下次相逢，在请给我详细讲述你们的本事。不排除，我打算和你们一道在生意场上运用这本领。经济危机时期，特别需要预见性。请评估和确定一下有机会发展的地区，策划一次推介和一次广告行动。说服投资人和公众相信自己提供的服务是有价值的。其他方案也可能使我感兴趣。现在，再见，再见啦！”说完这话，她一点儿也不难为情地面对两个年轻人关上了屋门。

“鲁克根就是这样啊？太棒啦，科什玛洛夫，真不错啊，教授！”彼得·彼得洛维奇展开手臂。“省城的这个普通姑娘不久前还腼腆得爱红脸，现在出现如此剧变，我甚至被吓坏了。她身上突然迸发出那种做大生意的旺盛精力和强烈表现欲，一个华尔街大老板诞生了。俄罗斯有了这样的人，很快就会在科技和经济领域跃升为世界的领头羊。卢布宣布为全球通用货币，俄语将成为地球

村民的交际语言。朋友，我却有着另外的思考：刻不容缓地要求科什玛洛夫教授为我们，彼得·彼得洛维奇，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制做基因混合制剂。还有罗斯罌粟，不必再年年种植这种神奇花朵，不需从每一株茎秆切下罌粟头，不必在罌粟田地头辛苦地把这玩意往布袋子里塞，不用咖啡机粉碎它的禾秸，不必使用勺子小心地分份，不用一点一点地积攒，不再惧怕戒饮戒食戒欲状态，犯毒瘾时不再痛苦……服用一片混合基因制剂，就能使自己被控制的意识永久地沸腾起来，直到生命终结。说不定，在那个世界它会继续发挥作用。而我们的同胞会逐渐地征服城市、人民和大陆。统治世界和宇宙。这种凯旋根本不能使我激动。对此你有什么想法？毕竟前景有多么绚丽呀。太奢侈的想法！敬爱的教授啊，你在哪里？快现身吧！……恭请你……不，他不会来的。是我体内的毒品能量不够。我们赶紧回家，我要和他谈一谈。要快！强烈印象下我才能成为他的产物。可我三四勺是不够的。哎，那可恶的布袋子，我为什么没有随身携带呢？我知道，知道，不随身携带是担心丢失！我们走吧，要快，不行就跑……喂，波梅什金，别落在后面！我想要俄罗斯罌粟！给我俄罗斯罌粟吧！多么渴望拥有它！它是我的夙愿！”帕尔芬奇科夫不断喊叫着，朝家里狂奔……

这时，卡婕琳娜·罗斯库特金娜离开家门，拖着左腿朝公共汽车站走去。沿途进入视线的是堆积成山的生活垃圾。腐烂的恶臭气味刺痛了鼻子。

“过去我为何就没有注意到这些呢？”年轻女子很惊讶。“这样的环境怎能容忍？如果市政府预算没有资金，当然不会有资金，那也得动员居民打扫干净自己的居住环境啊。当今时代，一个人直接地生存于如此恶劣的环境，太丢脸了。为什么清洁部门就没有敲响警钟？为什么市政府就没有组织市民为干净的生态环境去作为？要知道，这些脏物会泄入河流，鱼儿以它们为食，而鱼最终又上了我们的餐桌。难道就没有人思考过这种循环对生命有危害吗？消极对待这些肮脏现象完全不符合当代人形象。全世界都在为环境的清洁而努力。我们俄罗斯人竟然没有觉察到这一进程。回城以后，我一定要登记约见市领导。决不可以和这种杂乱无序妥协。应该发起城市清扫运动。人们要努力参加美化生活的社会工作，而不要整天坐在长凳上聊天嗑瓜子，或者就着盐水煮小鱼，无节制地喝啤酒和伏特加。当社会自己致力于从里到外地清除恶习和污垢，那这个社会才会稳定。嘲讽讥笑自身的愚昧和粗鲁对于自我完善也是很重要的。”

一辆破旧的老车停靠在车站上。附近的长凳子上坐着几个胡子拉碴的男人，他们携带了大旅行箱，还有几个女人，她们的膝盖上放着塞满东西的大网兜。罗斯库特金娜走到司机跟前：

“去斯特列什涅沃吗？”她问。

“上车吧。”

“在哪儿买车票？”

“把钱交给我。”

“坐一趟车多少钱？”

“到斯特列什涅沃？给一百吧。”

罗斯库特金娜上了车，递给司机一百卢布。司机一声不吭地接过去，毫无表情地盯着马路。卡婕琳娜在他身旁站了五分钟，然后问道：

“有车票吗？”

“还有什么车票？”司机很惊讶。

“乘车车票呀！”

“车票在我脑子里。放心，我一准把你拉到地方。”

“我需要车票，交财务做差旅报销。”

“你不是本地人吧？我们这从来就没车票……”

“你纠缠他干啥？坐下吧……哪儿来的这么个聪明人，没完没了唠叨车票，”一个挎着小提包的中年胖女人口气很冲地说。“要不，你再跳上一段舞？我可知道这种人！所有坏风气都源于你……”

“你们为什么要给经济危机雪上添霜？所有乘客有权持有车票，你们的交通运输公司应该缴纳所得税。请出示你们的车票价目表，把运营许可证拿出来。不是单单给我看，而是给每一位乘客看。”

“喂，你怎么对我不依不饶的？所有的监管员我都认识，看来你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你到底是谁呀？从哪儿钻出来的？你以为自己是执法人。我见过的可不是你这样的。”司机在咆哮了。“我说了算，不走了。我是主人！喂，公民们，请你们下车吧。车不走了。我有权改变行车路线。”司机抓起麦克话筒，颤抖着声音，神经质地喊道：

“去斯特列什涅沃的行车路线改变了，现在去伊兰卡。就这样，请大家下车吧！”

车厢里散发着风干鱼的气味，乘客们慌乱起来。有人喊道：

“头儿，把这坏家伙赶下车！与我们有何关系？我可不打算为了这狗杂种在这儿待到晚上。”

双颊皮肤松弛的一个大妈蹦出一句话：

“爷们，把这只老鼠推下车去，我奖励你一瓶酒。快着点给我们开车吧。我那点家业没人照料。”

第三排的一个小伙子干脆喊起来：

“喂，听着，你这鼬鼠，快滚蛋吧！我数到三，你要是还不离开，我一拳打瘪你丑恶的嘴脸。”

“大家伙儿，把她赶走！揍这个冒牌监管员！”那个大娘已经半醉，她嘶哑着嗓子号叫道。

嘈杂喧哗持续着，罗斯库特金娜已经什么也听不清楚了。她从司机手里拿回自己的一百卢布，一声不吭地下了车。

“过去我竟然没有注意到自己周围生活着那么多不成体统的人。”她想到。

“愿上帝保佑他们吧。现在要迫切解决的是，如何尽快赶到斯特列什涅沃。有什么办法呢？顺便说一句，应该购买一部移动电话了。我要是有手机，就可以联系市府交通局，就服务问题投诉他们，叫他们出示客车运营营业执照。现在我得自己买一辆自行车，我骑车能去任何一个地方。当然是在夏季几个月。到那边看看再说。那里能买到。我现在就去‘狗熊’小铺子。”

她花费九百九十卢布买了一辆二手脚踏车，这是她好不容易讨价减去一百一十卢布后的价格。又花五百五十卢布买来一部二手电话。她也曾试图让卖家让价，但多于五十卢布人家不答应。

她刚刚骑上自行车，就听见了嘲讽和讥笑：

“瘸腿还想骑自行车……哈-哈-哈！真是傻瓜蛋！谁见过瘸子骑在轮子上到处跑？他们要是驾驶机动车啊，就一条路——进棺材！”

“他们为何这么穷凶恶极？”罗斯库特金娜想。“今天各种侮辱从四面八方落在我身上。以前不是这样的。我和他们在一起都二十五年了，他们是怎么搞得？我真是认不出来他们了！或者他们原本如此？也可能，今几个是倒霉的日子？太阳电磁场异常活动的一天？”

卡婕琳娜蹬车上了公路，朝斯特列什涅沃方向骑去。她打算用两个小时走完这三十五公里路程。穿越铁路路基时，传来鸣叫不停的汽车喇叭声。她回头一看，只见一辆卡车丝毫不减速地朝她疾驰而来。为避免被撞，罗斯库特金娜试图向右侧靠靠，但这个动作没成功，她摔倒在排水沟里。膝盖被碰伤，手掌渗出了血。玛茨牌³⁴卡车得意地从旁呼啸而过。

她爬起来，从旅行包里取出手绢，用香水沾湿，抹净擦伤处的淤血，顽强地继续向前骑去。一股痛苦的屈辱感使她倍感难受。

拐向乌金诺克转弯处有一交警岗哨，一个营养饱满、脸上挂着幼稚微笑的小监管员拦住她。

“下来，下来。谁见过女人带着行李包在高速公路上骑车？土路和林间小道还不够你骑的嘛？”

民警绕过这一双轮行车工具，盯着卡婕琳娜看了看，然后问道：

“为什么不戴头盔？违章啦！很不好！骑龄很久了吗？”

“今天刚买的。过去骑过。”年轻女子没有丝毫怨气地回答。

“登记号码呢？”

“什么号码？”

“在购买交通工具之前，守法的公民会阅读相关规章。自行车现在也要登记注册。这是第二条违章。第一个过失要处以您罚金。第二个过失嘛……”监管员提高了嗓门。“我不得不扣留交通工具，直到确认真正的主人。在我们边

³⁴ 明斯克汽车制造厂生产的载重卡车。

南城盗窃成风。我凭什么要相信您就是这辆脚踏车的主人？不行，我为法律服务！我不能指望别人讲的都是实话。”他拉过自行车，把它推进值班岗亭，然后自己也走了进去。过了一会儿，从里面走出来一位年长的、肥胖程度丝毫不逊色的监管员。

“我们得谈一下，违法是不允许的。”他像是无意地看了罗斯库特金娜这边一眼。

“您可以把你们领导的电话告知吗？我想核实一下您同事的做法是否合法？”卡婕琳娜开始出击了。

“女士，我告诉您，您得知道，所有问题都在现场解决。什么长官也帮不了您的忙。看看自己，您喝醉了。手上和腿上都是淤血的外伤。头发里搀着野草，衣服上有啤酒痕迹，轮子上有泥巴块。您去和监管员协商吧。他要是开出罚单，事情就晚啦，要复杂好多倍。只有我是想帮您的。去他那儿吧，如俗语所说，照潜规则办事。”

“您可以给我解释清楚，您说的‘潜规则’表示什么意思吗？暗示给钱？我想弄明白指责我违法的理由，而不是行贿……在你们的岗位上应该备有法规文本，请给我看看，以便我确认自己的违章。要不我就联系自己的律师，请他保护我的权利。请把规章文本给我，或者用书面形式指责我违规！”

第二个监管员什么也没回答，回身进了岗亭。又过了一会儿，那个把卡婕琳娜拦截下来的年轻监管员从岗亭走出来，手里握着一瓶酒。

“我同事说，您的膝盖和手掌里有淤血。事情蛮危险的。夏季我们这里容易犯破伤风，习惯性炎症。把伤口冲洗一下，再用橡皮膏贴上。把手给我。”

卡婕琳娜刚刚弯下腰，准备把淤血擦净，就感到一股液体从后脖领子流下去，散发出强烈的酒精气味，她觉察到已经流淌到下巴和头上。

“您在做什么呀？”她孤立无援地喊道。

“您在哪儿喝得太多了，必须为您提供初步的医疗救助。酒鬼通常会有很多创伤。现在我们填写备忘录，然后呼叫急救车，使您恢复正常。护照带了吗？”

“没有。”

“没有护照，就不得同军衔为上尉的警察局雇员谈话。我们怎么知道您是什么人？醉酒状态下可以随意把自己说成是什么人，哪怕是某部长相好的。我将这么填写备忘录里：女公民喝醉了酒，无法确认其身份。为避免路途中发生意外，扣留了她的自行车。现在我们去找个证人。”

监管员走上公路，举起指挥棒，拦住了一辆旧‘马自达’和一辆‘帕茨’³⁵公交车。第一个跑到跟前的是‘帕茨’的驾驶员。

“你好，长官。我是一溜小跑过来的，有什么事吩咐？”

“坐进车里，等着。跑什么呀？去抢占就业岗位。”

³⁵ 帕甫勒沃公共汽车制造厂的产品。

然后，他走到小轿车跟前：

“我是国家道路交通安全检察机关上尉监管员别古恩科夫。请你出示车证和驾照！”

“长官，我的驾照过期了，就三天……”

“请下车跟我走。”他们进了岗亭。“你违章了，叫我拿你怎么办？”

“这是三百卢布，抱歉。你是认识我的……”

“算了，算了……”他把钱在兜里放好。“你先出去，等我一会儿。”

监管员别古恩科夫又走到公交车司机跟前：

“又在挣外快吧？”

“我每跑一趟都得扣下点……我不背债。”

“那你把这班跑完吧。别迟到了。现在你出去。在一份证明备忘录上签名。我扣押了一位骑自行车的女士，她喝多了，叫喊呀，威胁啊，浑身淌血。站住，我去第二个证人那儿。”

他把两人叫到一起，大声宣布：

“尊敬的机动车驾驶员们，我，上尉别古恩科夫，扣押了一位喝醉酒的妇女，我无法确定她的身份，因为她随身没有任何证件。我请你们二位立下字据为证，所有的外观特征表明她喝醉了。她身体的许多部分有新鲜的创伤和淤血。你们去她跟前仔细看看吧。如果还有什么疑惑，那就闻一闻。她身上的气味就是家酿啤酒桶散发的味道。假使我说得对，就请你们签名。请你们不要再违反交通法规了啊！”

“他说的全是假话！”罗斯库特金娜一下子冲到跟前。“我根本不喝酒……”

“在俄罗斯有谁承认过自己多喝了一点？”公交车司机笑道。“你身上真的酒味很大，一俄里之外就闻得到。求个饶，破费点呗。忏悔一下呗。监管员也是人啊……何必嚷嚷？”

第二个司机言简意赅：

“监管员，我证明：这个女子喝得烂醉如泥。”

“我扣押这辆脚踏车，直到您出具证明它是您个人财产的单据或执照。给您三个月的期限。如果不能证明个人的权利，车子将被没收，送去拍卖。”

“女士，您打算去哪里？”‘帕茨’车司机问。

“怎么办？”罗斯库特金娜心里掂量着。“马上去检察院？去找老太婆？去验血？一件一件做吧。必须证明，我根本就没喝醉。我们的区际化验室能检测酒精。距离这里，斯特列什涅沃，七公里。做完医学证明以后，我就去找那位乡间老医生。三四天以后我再去检察院。就这么办了。”

她出声地问：

“到区中心巴加台您顺路吗？”

“你给一百二十卢布行吗？”司机小心地问。

“有车票，还是没有？”

“没有，哪辈子还用车票呀。”

“那好，我给一百二十卢布减去二十，就是一百卢布。”

“为啥要减二十？”

“您不缴纳增值税，所以减去二十。”

“呵，你是什么人啊？”他冷笑道。“上车吧。现在我倒是怀疑你是否真醉了。”

空座刚好在司机旁边。卡婕琳娜坐下，付好车费，车子呼隆呼隆叫唤着向前驶去。

“你为何要找事？你知道我们这里是不能跟警察争吵的吗？上帝保佑，他们还不是什么都要的。索取赢利或者罚金的两成到三成，这还算胃口大的……边疆地区的警察都到了五成。所以我才在本地线路上使劲捞外快。别难过，给我五百卢布，我就能把你的脚踏车拿回来。”

“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了。我现在去化验血液里的酒精，然后聘请一个律师，去检察院，或者边疆区内务部的有关机构交涉。如果必要，我会继续往上找，就是要把这混蛋从岗位上撵走。他放肆无礼太过分了。从头到脚给我浇了伏特加，然后让你作证人。说什么，尊敬的，请你们证明，被拘留者浑身散发酒精味。这是不能原谅的。俄罗斯，我们的祖国，我们要热爱她，她首先要让我们对它怀有敬意。如果我们什么都一味迁就，那么，除了仇恨，对祖国也不会有感情。我只是在证实自己是社会的一名积极成员，一个企业家。因而，我不是什么都无所谓的，他的恶劣行为令我非常痛苦和震惊。”

“你别生我气。我是要看别人眼色的。我要在形形色色的政府官员面前忙乎转悠打交道，就像在烧热的平底煎锅上。如果你在警察、各类监管人员、法官、检察官、市府职员、消防队员、卫生部门人员、神职人员面前摆架子，那就死定啦，没好日子过。他们乐于在你的生活中巧取豪夺，不择手段，不加提醒，在任何人面前也不会自我良心谴责。我作为父辈劝告你，别再这么气冲，消消气吧，忘掉吧。向上级部门投诉能怎么样，不过是毫无作用的昏招。默默做自己的事情，同时别忘记贿赂这帮家伙们，毕竟我们同属一个阶层。我不知道你靠什么挣钱吃饭，但永远不要拿权力在政权面前说事！你读过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吗？两百年过去了，发生的变化很少很少。当前的官僚们已经蛮横无理了。他们的自大和胃口膨胀了许多。我悄悄跟你说吧，”司机使劲转动一下方向盘，然后压低嗓音轻声说道：“俄罗斯人从未战胜过自己的官吏！只有外族统治可以拯救我们。哎，我特别渴望欧洲占领我们！瞧他们的卫戍司令，某个意大利人，或者荷兰人，我觉得比我们的市长亲切百倍！你看欧洲电影，读欧洲书，在电视前观看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辩论，那里的人们相当可爱。为什么只有我们的政府不开放俄罗斯的国门，让外国人涌进来，住满我们幅员辽阔的疆域，使其成为适于居住的国度？过了伏尔加河那边完全是空旷的！找不到一个人！空无人烟！人均摊上两平方公里！要知道，俄罗斯人是正在消亡的民

族啊！如果再如此持续下去，十五年到二十年以后，我们身后可能只保留下欧洲的一小部分。人口只剩下七千万。其中百分之三十仍旧生活在赤贫中，百分之四十活得很清苦，其余的则是把老本吃光了算。罗曼诺夫王朝的三百年间没有停止过吸引外国人来俄罗斯，分配土地给他们，给予纳税的优惠，文化方面自治。当今要是这个政策该多好！仅仅在德国，每年离开故土移居世界各地的就有二十万人。何不把他们吸引到我们这里来呢？哪怕连蒙带唬的也好。这是直接获利呀！德国人是守规矩的民族，聪明的民族，他们热爱劳动。瞧瞧人家以色列发展得有多快！是从俄罗斯去的移民使它变得强大，在多项经济指标上位于世界前茅。假使我们无偿给每个犹太人提供五公顷土地，他们会让自己的基布茨³⁶遍布俄罗斯。那时，在商店出现的鱼和肉、蔬菜和水果，不再是疯狂的价格，而是百姓买得起的价格。就业机会来了，工资提高到欧洲标准，有了体面的住宅，重建起新生活。否则，我们现在就如同生活在十八世纪，继续扩充我们的威慑武器！我们这里没有人承认，”说到此，司机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了。“始于1951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在1989年失败了，我们是战败方，所以就崩溃了。其实这是经济潜力和技术潜力的博弈。意识形态去追求海市蜃楼，沉入了勒忒河³⁷。2009年3月，奥巴马总统批准一项法令，允许研究干细胞，就是说基因工程得到了财政预算，这标志了第四次世界大战开始。它将使遗传学和人口学展开全面对抗。这是最后一场世界大战，获胜者将最终主宰全世界。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一情势。我相信，这一次我们还要败下阵来。我是俄罗斯军官。生活把我打造成演员。我的角色就是迎合政府，投其所好。在这些龌龊的事情中我搞出的手腕越多，我的地位越稳固。这绝非抽象的推论。我有家，家里三个孩子！我完全要服从他们。像我这样的人，多了去了！照顾养育孩子的职责能交给谁？穿衣吃饭是天天需要的。因而说，同政府闹僵确是不实际的做法。让步是划算的！姑娘，我的话你明白了吗？”

“谢谢告诫。我要走自己的路，可能是布满荆棘的。每个人都应该调整自己的生活。我自己不知究竟，可是在我心中有崭新的东西在苏醒。渴望为自己做些具体的有益的事儿，因为我突然间恍悟，如果我的生活朝好的方向转变，它也会给别人带去吉祥的果实。就是说，整个俄罗斯脱胎换骨，它的所有公民就会真正热爱自己的祖国、尊重自己的祖国。我珍惜您的建议，可我的观点不能苟同与您。我不能等待由外部世界来改变俄罗斯的生活。我想自己来做，您和我们大家曾有使它变得美好。所以我才要和那个混蛋家伙斗争。我不想，也不允许自己去考虑失败。假使结果真的如此，那我也不会善罢甘休，我要一次又一次地起来和他们斗争。问题要这样提出：或者我们，或者他们！”

“抱歉，请问你的民族属性？”

“俄罗斯族，本地的俄罗斯人。”

³⁶ 希伯来语：定居点

³⁷ 古希腊神话中的冥河，意味消失得无踪影。

“我不信，你的性格不像典型的俄罗斯人。你祖母那一辈的亲人里有人违戒作孽了。”

“这个我不知道。于我而言，热爱俄罗斯、生活在俄罗斯，就是俄罗斯人。所以说，民族属性的问题过于迂腐老朽了。国家道路交通安全检查机关的人已经不在我们跟前了，请问，您真的相信我喝醉了吗？”

“我当时就明白，这是交警在使坏。可我能怎么样？放弃饭碗？我非常清楚，你，或者另一位遭遇同样情况的人，把我看作下贱人。然而，我若不能把食物带回家，家人也会把我称呼为毫无用处的人。一句话，生活从四面逼迫着。当各地的情况都是一个样地糟糕时，你只能靠悟性和灵感行事，为家庭承担起责任。我的出路在哪里？是顾家，还是那些不相干的事？顾及别人是否生活安逸，还是先解脱自己的不幸？为一次偶遇的事情，自己就要表现为有觉悟的公民，还是做关心备至的丈夫和顾家的父亲？没有纯粹意义的答案！煽风点火、恶意蛊惑最轻松，可以随便瞎说八道。可实质性的东西并没有改变！退休以后，接触到公民生活的现实一面，我拿定主意只能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我很苦恼地意识到，自己的做法不完全对，确实存在着某种眼下还不清晰的真理，可是，在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其他选择。毕竟要有一个家庭，孩子们吃饱穿暖、心满意足我们才能高兴。和你共枕是幸福温柔的妻子，而不是气急败坏、满腹怨恨的婆娘。姑娘，抱歉，我说了假话，对不起你……如果你不理解我，不原谅我，那你就不是俄罗斯人，而是从国外来的。那样的话，我就不必请求原谅了。没用。外国人另眼看待我们的贫民生活。”

“您有自己的道理。而我想寻找我自己的。我不能原谅您，但理解您的选择。我们不必互相教育对方了。我们已经对各种建议和劝告置若罔闻了。我想根据个人意识中形成的见解来创造自己的生活……”罗斯库特金娜的声音听上去充满了惊讶，她无论如何也没料到自己竟如此善于辩论，掌握如此丰富的词汇量，而且毫不含糊地坚持自己的立场。

“我不能作为知识分子代表来教育本族人，更不是开导外族人的精英。想象一下您刚才提及的果戈理，他以道德说教纠缠自己的侄儿和马车夫，或者半上流社会的女人，荒唐到难以容忍的地步。会不会是极端主义精神在我身上复苏了？反正在较量中对这类家伙我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对他们必须施加最严厉的法律压力。我想劝说您相信，我一定要把事情搞得水落石出。关于外国人另眼看待我们的生活这个话题，我不能苟同于您。他们不过是以真实的困惑看不懂我们，确实存在令人家诧异的事：任何对社会的理解也不适合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是无法理解的。因此，尽管我们的人民具有千年丰富历史、但无论怎样也改变不了各种关系体系、达到使法律最终正常运转起来的目的。其实，只要调整好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法律关系就足矣，并不需要任何多余的。以国际社会标准来调整我们的准则并改变一切，这不是复杂的。毕竟别的国家已经积累了大量经验。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社会缺乏这种魄力和智慧……”

“你也在玷污教规教言……”

“可能吧，但我的这些观念和思想都是公开的。我不把它们强加于人。在孤独中我感受到更多的力量，超过了任何形式的伙伴关系，所以根本就没想过劝导您。”

“我说过，你身上没有俄罗斯本质的特性，你是外来的，属于其他民族。我们人民的特点在于宽容，虽然也有暴躁和刚愎自用的秉性，但审慎冷静明事理，富于进取，但不事张扬。在自己这种不幸的状态中，我们还是幸福的。高调宣扬自己的与众不同，在社会准则的不平衡中寻找和谐。以瑞士手表机械构造为标准建造的社会存在，于我们有害，而不适宜。对于个人可怜的收入和年久失修的破房子这些事，我很少产生去改变什么的愿望，更不用说全国范围的事了。这些胡思乱想经常遭遇安于现状的心理状态，这也是俄罗斯民族的实质性。完全有可能，正是东正教赋予了我们这一特点。”

说完这番话，司机点燃浓烈的“普利马”牌香烟抽起来，不再说话。罗斯库特金娜的蓝眼睛使劲盯了他几眼。退役军人的观点和立场使她感到困惑，俄罗斯的现实如此被嘲讽也令她很痛心。着实让人担忧的是，在祖国辽阔的领土上持有他这种世界观的人可能相当普遍。年轻女子不认可这样的见解，就是维护和发展俄罗斯首先要把对现实的斯多葛主义式的认知和容忍结合起来，尽管这种见解很具诱惑。他们在沉默中行驶了四十分钟。卡婕琳娜不时朝窗外张望，在一个瞬间突然催促道：

“请停车吧，我到了，谢谢啊。”她急忙下了车。

“搬弄是非的娘儿们，”司机在心里骂道。“不过呢，她也许是对的！但是，改变我们的生活还是靠别人的手更让人放心一些。甭管他们是意大利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如果像这个女子一样的同胞们在国内开始改革，我也不会反对的。我只考虑自己的事，戴上奉公守法的面具为自己奋斗，捍卫个人利益。这是我的主要角色，至于其它的嘛，就是世道发生了制度的变革于我又何关！只有一个心思是活不下去的，无法保证家人的温饱。我只打算参与西方模式的以新秩序为结局的民主。但我不会每天都去和政府对抗，哪怕只是地方政权，更不要说国家道路交通安全检查机关的检查站了……他们呀，可能会剥夺我的饭碗。但这事绝对不能让它发生。没有能耐，又不能容忍别人，那谁也别想火中取栗……”

司机对自己的思路很得意，一脚踩下油门，车子疾驰而去。廉价烟叶的烟雾造成了某种平稳的、不受干扰、甚至是舒适的虚幻感觉。

卡婕琳娜拖着左腿，穿过一片白桦幼树林，来到一处栅栏前，目光停留在那位乡医家倾斜破败的屋子上。

太阳的黄色光晕洒在大田。卡婕琳娜发现，在被踩实的乡间小路上自己的身影像一个驼背侏儒，她对此只是笑了笑，直奔自己的目的地。栅栏门敞开着。

罗斯库特金娜有些疑惑地走进宅基地，走到屋门前，呼唤了几声：

“尼娜奶奶！尼娜奶奶！……”

没有回答。于是，卡婕琳娜伸手一推，门就敞开了。她在门槛上再次呼唤女主人：

“尼娜奶奶，您在家吗？”

这时，她才听到微弱的声音：

“谁呀？”

“是我，卡嘉·罗斯库特金娜。可以进来吗？”

“哦，进来吧，进来吧，亲爱的……”老太婆应道，嗓音孱弱，而且颤抖。

客人的光临正赶上这位乡医病卧在床。她躺在被窗幔遮住光线的卧室里，头上缠着方格白毛巾，交叉放在胸前的双手拿着一个木质十字架，它有门把那么大，颜色晦暗，好像一双苍老的手。床上方挂着圣母肖像，装饰相框边的纸叠母菊花已经褪了色。

“好久不见了……哪阵风把你吹来了，卡嘉？现在很少有人记着我。”尼娜老太婆委屈地说。“老啦……好像是被判处孤独生存。大家都把我忘掉了，甚至那些我救治过性命的人。说实话，我现在没有一点力气去林子里采集野草，医治病人，看望患者。仅剩下一点力气也是为了能够遵循基督教规去死。是时候了！是时候了！上帝在呼唤我过去！每天我都会和他交谈几次。他安慰我说，在那个世界，我的粗浅知识派得上用场。因而我时刻准备着和他会面……你大概是有事情吧？否则来做什么呢？看望老太婆，带给她新鲜面包圈，询问她的健康，为她洗几件衣裳？当然不是为此啦。你说，心里有什么事？”

“我真不知该从何说起……今天白天我睡了一觉，醒来以后就认不出自己了。好像中了邪。内心充斥了改变和重塑一切的渴望，首先从自己做起，然后再对俄罗斯的大家庭进行彻底改造。我不可思议地向往参与社会活动，从事经营活动，抵制不公平。同时渴望变得漂亮，健康，穿戴时髦，生活富裕。尼娜奶奶，这是怎么搞的呢？”

“有这种事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突然间苏醒过来的可能是爱神，也可能是野兽。他陷入完全的与世隔绝状态。严重的外伤和暴病之后，就可能发生这种现象。我记着，中风以后，你没有坚持治疗。不知去了哪里。甚至没有一点音讯。我在煎熬中期待着。有什么后遗症吗？”

“有的，左腿瘸了。”

“怎么回事？”

“不听使唤，要拖着它走路。”

“我们争取治疗一下。还有什么？”

“暂时就这些！”

“你仅仅为此而来吗？”

“不是的……我已经对自己的疾病妥协了，我不相信它可以治愈。我来找

您……找您……是推荐一桩有利可图的事情……我有一笔不多的启动资金，我们可以试一次。首先由我一个人去收集草药。以前我在这方面有不错的经历。您甚至夸奖过我哩。然后我们雇佣帮手。您指导我们，什么草治什么病，哪些草药搀和在一起，泡制怎样的药酒，熬制怎样的药汁。创建公司，去公证处办理注册手续，开立税务账号，我们通过广告和药铺把制成品提供给消费市场。我们将拥有销售代理网络。一旦周转量扩大，我们就要物色一位律师帮助我们取得这些药品的专利保护。这对于发展我们自己的业务，增加总收入至关重要。然后我们在铁路沿线的地段购买一块土地，着手建立一所规模不大的植物药材加工厂。比方说，有一千平方米吧。靠近交通动脉这一优势使我们能高效地在销售市场开展竞争。我们的业务范围拓展了，可以续建工厂车间，扩大生产能力，降低出厂价格。这是发展经营活动理念的一个本质性因素。干部政策也是疏忽不得的。我们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科等地高等院校选拔招聘有才华的毕业生，这一工作要常态化。不能舍不得薪金，也不能舍不得税金。工作出色的人就要得到可观的收入。如果您信任我，做我的合作伙伴和顾问，我的公司就会在最近一两年内开张，获得高利润。我们携手帮助数以千计的患者诊治疾病。我测算过，西伯利亚草药需求的消费篮子将近五千万美元，这一市场在全国大概是三亿收入的规模。能够有所作为。然后我们再去筹谋出口规划。而规划蕴藏着难以置信的机遇。可以调动上亿美元的周转资金。为了在国际市场有所作为，我明天就开始学习外语。互联网帮助我掌握不同国家的消费需求。您还能说什么呢，尼娜奶奶？前景颇具诱惑。活着有目标，活着有干头。”

“如果我还会笑，那我会一整天都哈哈笑个不停。”老太婆声音嘶哑，笑容勉强。“我已经八十七岁了。我每天都在等待死亡，可你使用我听不懂的语言讲述别人的陌生事情。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就爽快些，到底需要什么？”

“我想知道您使用过的所有药剂的秘密。什么汤药可以治愈不育症？什么汤药治疗中风发作、治疗肺炎、黄疸、阳痿、肝炎、牛皮癣？您能详细地给我解释这些吗？能告诉我药汤里草药的含量吗？能告诉我达到康复必须执行的服药时间和服药量吗？我想继承您一声为之献身的事业。您愿意帮助我吗？我可以为传授知识支付学费，任何方式的酬劳都可以……帮助我吧，尼娜奶奶……”

老太婆闭上眼睛，又一动不动地躺了很久，只有断断续续的呼吸表明生命在她体内尚未完全泯灭。末了，她睁开眼睛，凝视着罗斯库特金娜说：

“不行，我做不到。没有气力！没有愿望！像我这样的老太婆，没有未来！胆大妄为的向往就更不用说了。还是去售货亭给我弄一点冰糖来，从小我就喜欢吃。我想在临终前回忆一下童年。请不要再叙述自己的愿望和规划来干扰我平静地告别这个世界。”

卡婕琳娜跑出房子，急忙着去了村里的售货亭。几分钟以后她带回来一小包糖，马上往放在床头的小碟子里倒了几粒。

“让我摸一摸。”老太婆的请求几乎听不清。

年轻女子满足了她的要求。

“都过去八十年了，这包糖的纸还没变。”乡医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依然那么粗糙，黄黄的颜色……糖呢？请拿到我嘴边来……气味和味道依然如故。我们辽阔的国土上很少发生变化。卡嘉，告诉我，你能按照我们的习俗为我下葬吗？在教堂举行葬礼？……”

“请不要急着去死！”

“我再问一遍，你做得到吗？”

“当然，我会按规矩安排……”

“你保证吗？”

“我发誓！”

“我枕头下有一个钱包。拿出来，把钱数清。这是为丧事积攒的。答应为我送终的邻居先走了。现在我拜托给你了。安魂弥撒，念亡人经，答谢米粥，就这些。简单朴素，不兴师动众。我的整个一生亦如此。如果钱没有花完，别为难，剩下的一分为二，自己和教区，各一半。他们收入微薄，但死人是要安葬的。最近十五年，我没有听到过一声婴儿的哭啼，已经习惯于死亡了。我们这里死一般寂静。钱包里有多少，数数。”

“一万九千。”

“够用吗？”

“不知道。从未……”

“那这次就会知道办这种事的价码了。”

“我有钱，我来支付。”

“不行，卡嘉。我不是流浪街头的，我不允许花别人的钱给自己办丧事。你要发誓不欺骗老太婆，不侵占我的下葬物。”

“尼娜奶奶，您说什么呢，我可做不了那种事。您最了解我妈妈，我以对母亲的怀念发誓，一定遵循您的意愿。”

“那边……书架上……有一包纸。里面记录了我的所有秘密。我把它托付给你了。不要急着去行医。你打小就学会了收集有用的植物，现在要学习如何使用它们。这事并非那么简单……学习需要花费很多时间。你去找吧……现在你去院子里吧，你这一来搞得我很疲倦。你可以坐在长凳上读。我要睡一会。”她声音沙哑，说着闭上了眼睛。

罗斯库特金娜轻而易举就找到了一包陈旧的笔记，拿在手里，悄悄来到户外。在苹果树下的长凳坐好，开始翻阅发黄的手稿。乡医的语言朴素，字迹清晰，写得密密麻麻。只过去几分钟，卡婕琳娜就产生了应当如何组织运作未来生意的想法。她找见了与自己的疾病相关联的记录，以及如何避免病情恶化的建议和劝告。专门给她开的处方做了标注。

“尼娜奶奶从未忘记我，可我呢，太傻了。居然都没有抽出时间带点小礼

物来看望她，帮助她做点什么。”她有些伤心地责备自己。“难道真的能够摆脱已经折磨我二十多年的疾病？”

年轻女子连续三个小时阅读这些诊断笔记。后来她想起来该回房里去看看。“我的尼娜奶奶怎么样了？她需要什么吗？”

罗斯库特金娜走进房子，里面死一般寂静。她警觉起来，蹑手蹑脚走到床前。十字架已经从尼娜奶奶手里滑落到地上。她双颊塌陷，颧骨凸显，鼻子伸得很长，变得尖尖的，不再有呼气。

“她死了，逝世了。”卡婕琳娜想到，嗓子里一阵哽咽。“现在怎么办？通知片警，叫大夫来验证，告知教堂老主持……还得招呼起乡亲邻里，商定下葬日子。这些事，除了我没人可做。尼娜没有亲人。”

斯特列什涅沃的村民和邻村的许多人也赶来为这位曾经为大家治病救伤的知名人士送葬。一共来了约三十人，基本上是老太婆。到墓地之前，两个前来送葬的本村男人缠着卡婕琳娜要上酒，说是要好好地给尼娜奶奶举办葬后宴。埋葬过程完整地遵循了基督教规，尽管大家沉默不语，也完成得很迅速。神甫为死者做完安魂，迅速喝下一杯酒，接着又是一杯，然后吃下一块三明治，马上就走掉了。葬后宴的食品看上去够档次。年轻女子没有舍不得购买下酒小吃，食物也相当的多，有些人还用餐巾纸包了一些食物随身带走了。卡婕琳娜还为客人们提供了伏特加，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

葬后宴结束，人们离去，卡婕琳娜收拾起桌子。她一个人继续逗留在生前孤苦伶仃的主人家的房子里。她很清楚尼娜奶奶没有任何亲戚，也不会有人觊觎这所快要坍塌的破房子。在久久地深思熟虑之后，卡婕琳娜决定留住在这所破房子里。

“过些时候把它买下来，然后认真装修，使它焕然一新。根据法律，如果没有继承人，那么，政府就会成为这所房子的法理继承人。那时会谈及拍卖。价格不会很高。两万美元，不会再高的。改建修缮需要十五万卢布。”

卡婕琳娜在老沙发上躺舒服，但一直无法入睡。关于改变个人生活的种种念头此起彼伏、交替浮现，始终占据着她的思维和想象。有生以来她第一次如此渴望去做事情，去开创自己的事业，管理资本，创建独特的个人世界。开拓事业造就业绩的雄心令她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也使她更加坚信了个人力量和新世界观的正确。

年轻女子忽然想起遭遇公路交通安全监管员刁难的事情，她一下子从沙发跳下地，找来几张纸，动手给各级部门撰写投诉书。第一封信写给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内务局，第二封信写给边疆区检察院，第三封信写给市警察局，接下去是市长，还有寄往莫斯科投寄给俄罗斯国家道路交通安全检查总局局长和内务部部长的。她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在信尾提问：为什么允许粗暴践踏国家法律的监管人员在法制机构供职？深夜时分，她才准备好这六封要投寄的信。卡婕琳

娜慢慢睡去时还怀有这么一个希望，就是那个监管员将被解职，同胞们不再会受到他的蔑视和凌辱，她感到自己履行了义务。

一大早，罗斯库特金娜在尼娜奶奶家的家什里找出用来装草药的几个布袋子，动身去原始森林了。体内复苏的能量不可遏制，它不容忍内心对个人计划成功与否存有一丝疑惑。“要孜孜不倦地劳动，不要违法，要反对任何黑暗势力。那么，期盼的结果就不会让我久等。一切取决于我自己！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要团结起群众反对社会不平等！那时，俄罗斯才能真正地站立起来！”她这样思索着。“过去，我为什么没有这么考虑呢？大家都把我当做性无能！我无时无刻不在感到自己是被屈辱和损害的。我曾相信这是我的命运不好。不！到此为止了！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要使每一个人领会这个言简意赅的思想！我们越迅速越紧密地携起手来奔向共同目标，心中被唤醒的精神自由和尊重个体的意识就会越清晰，我们会越果断地冲破官僚主义契约的束缚！……哇，这是第一束花朵！这是洋蓍草，它保护你免遭妖术迫害。这是西伯利亚赛铁线莲，治疗心血管疾病！一公斤的价格是十美元！啊，这是我的宝贵的卷须，它有助于恢复被破坏的运动分析器官。它的价格是每公斤十四美元……有了它，不仅可以医治好我的跛腿，还能挣来巨大财富。可以逐渐把尼娜奶奶的破房子改建为西伯利亚草药博物馆，再给自己盖一栋结实的砖房。毒参对肿瘤有防治功效，它的价格每公斤差不多是二十美元。如果把它加工成药液出口，国际市场的开价是每公升四十美，甚至能达到五十美元。有足够收入后就购买制造浓缩胶丸和其他草药制剂的设备。鼠尾草，遏蓝菜这里太多了，简直遍地都是！酸梨可以治疗不育症，价格也不便宜。要装备现代化试验室监测制成品的质量。啊，这些瑰宝就在脚下！边疆区到处都是丰厚的财富。只要你去收集！去劳动！此地自生植物也很多呀。非常优秀的植物品种有云杉、雪松、松柏。必须去林业部门了解清楚，采伐这些自生植物是否有禁忌。如果没有，就扩大经营，建立培育树苗的苗圃。它们在市场的需求量非常大。然后我就为自己购置一辆“奥迪-Q7”，我对这个型号情有独钟。我要以最时髦的样子打扮自己。雇佣按摩师，用上等的油脂呵护自己的肌体，只食用环保清洁的天然食物。一定要把出席国际著名医疗设备和药品博览会列入工作日程。还将会有机会参加高端旅游：蓝色海岸、蒙特卡洛、尼茨、撒丁岛海滨度假村，佛罗里达和毛里求斯……过去，为什么我丝毫就没有注意过遍布全西伯利亚的这些巨大财富呢？难道我曾经就那么的愚昧？我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到底是什么缘由使得这些不可思议的机会展现在我眼前？够了！回忆过去到此为止！新生活开始啦！我不仅要个人生活中成为成功者，更要成为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人！”

卡捷琳娜的深蓝色眼睛神采飞扬。她完全沉浸在原始森林的环抱之中……

生活的嘲弄

帕尔芬奇科夫一勺接一勺地服用，五勺以后，他把盛罌粟粉的布袋子递给了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自己就着面包圈喝起茶。

“现在一切就要启动了，”他想到。“科什玛洛夫教授就要现身。我将询问如何制造罗斯罌粟和保持永久兴奋的混合基因制剂。喂，眼镜教授！您快出来吧！关于改善俄罗斯人种的混合基因制剂效果如何，我的话可是有的说呀！教授，您在哪里？罌粟头的力量已经让我感到头脑发热啦。哎呀，鼻子、脖子发痒，口干舌燥，脉搏加快。您在哪里，科什玛洛夫？您好啊！我们欢迎您，恭

喜您！您的混合基因制剂，被我们称为鲁克根，正在进军俄罗斯。第一位女公民卡嘉·罗斯库特金娜身上已经发生了特殊变化。我们已经观察她一段时间了。变化是令人惊讶的。她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已经无法辨认出原来的她。我们会继续汇报她的变化。特别的新奇和有趣！”

“我也祝贺您！说实话，没有料到如此惊人的效果，”波梅什金笑着挽和进来。“精彩之效果，接受实验的女子已无法辨认。”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蓦然间目光炯炯，注意力离开眼镜教授，他突然感受到奇妙的罂粟头在庄重地摆布他。

“科什玛洛夫教授，我们有一个恳切的要求，”彼得·彼得洛维奇委婉地说。“想请求您研制一种特别的混合基因制剂‘罗斯罂粟’。如果您确实在研究混合型技术，毫无疑问，您是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的。这将极大减轻我们的负担。种植罂粟、依赖毒粉、就着面包和茶水一勺一勺送服这些技术环节都将失去意义。如果我陷入被摆布的境地，我会癫狂般乐于这种特殊状态。对罂粟的依赖性应该是永恒的，它战胜一切，渗透一切，永远地适用于所有帕尔芬奇科夫教授制作的细胞。它将是包罗万象的，不必一而再，再而三的服用，一勺又一勺地塞，一份又一份地吃！我这个人本该是毒品构成的！只有它才能给我大脑的高级运转输送给养！我还需要什么其它实体吗？赐予我罗斯罂粟基因混合制剂吧！实施大胆的科学实验吧！在国际社会面前伸鼻子吧。于基因工程而言，您的作品将是非常有益的研究成果。教授，怎么样？同意吧！……”

“你的朋友波梅什金怎么考虑？他也被意识能永恒狂热这样一种状态所诱惑？走回头路、吃后悔药是根本不可能的！效力一旦产生，将伴随你终生，直到死亡，甚至在阴间也要持续下去。”眼镜教授把试探的目光投向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

“我正式宣布参加实验，任何的文件我都准备签署！”波梅什金急忙挥手表示。“我极其喜欢的是，混合基因制剂将会永远发挥效力，甚至在阴间。太震撼了！不可思议啊！”这个年轻人仅仅把罗斯罂粟的出现看做是一次平常的际遇。它更是个人命运的发展规律，而最近以来，个人命运以令人感动的不可逆转性愈加趋向于抽象化，。

“罗斯罂粟绝不意味着我们放弃改良俄罗斯民族的科学实验。”帕尔芬奇科夫愉快地说下去。“你们可以把罗斯罂粟看作是对积极参加混合基因制剂鲁克根实验的一种回报。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嘛。我不想强迫你们，但你们的爱国主义科研计划没有其他的实施人。以我之见，也不会有有的。因此，我不得不服从于民族传统：今天有钱，就种罗斯罂粟，明天当官，就去吸引一拨又一拨的同胞参加鲁克根的实验。我和波梅什金的鲁莽与狂热行为始终不渝地在追求那种与众不同的植物，在这一背景下，改头换面的俄罗斯人将显得更现代、更遵纪守法、更易于管理。这不可能不使您的职业自尊心兴奋，我感觉，您一直在留意地听。”

“下一位接受实验的是谁？”眼镜教授彬彬有礼地问。“你们清楚，当选用截然不同的原材料，并且利用它精确追踪观测其动态变化，这类实验才会最为成功。”

“叶菲姆金又在城里露面了，但垂头丧气，沮丧忧郁。这个候选人您看如何？我还记着，起初我们是以次充好……这家伙身上有许多劣根性，”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急忙提议。

“我不同意！”帕尔芬奇科夫打断他的话。“下一轮由我和波梅什金接受实验。然后才是叶菲姆金和民族改良规划中的其他人。顺便要说，我个人不反对参与你们根本改变一个人的其他科学实验。你总是愚蠢地与之打交道的这个大规模化的本质，真的让我够受了。我应当忏悔，在没有结识毒品的不久之前，我甚至渴望寻求力量去战胜从本质上令人反感和荒唐的模式。像昆虫学家把奇异蝴蝶钉在收藏壁上那样，把它们穿刺在大头针上。”这的确令人震撼，什么离奇的念头在帕尔芬奇科夫的意念中不会出现啊！

“我不反对使用叶菲姆金做实验。符合我兴趣的论点是，起初要以次充好。”教授嘿嘿一笑。“我好像听说，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您那里为许多市民制作了档案。怎么，您把民众分门别类为正负两档？”

“不少人已经建立了详尽的个人卷宗，”波梅什金肯定道，虽然口气冷淡，但听得出隐含其中的自豪感。“我这个人办事仔细认真。希望方方面面都有条不紊。”

“这么说，我们可以信赖您了？您是否确切知道，首先应该改变哪一位？”教授试探道。

“是啊——是啊！”

“您期望我何时提供混合基因制剂呢？”

“越早越好啊。”彼得·彼得洛维奇迅速接过话。“没有它，我们无法继续实验。”

“目前俄罗斯人仍然满足于欧洲智商图示表上标注的可怜的第十六名位置。抓紧吧！”波梅什金应和道。

“在局部研究上，我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如果顺利，今天晚上我还会露面。我还要重申，你们不可以反悔。你们将永远处于随心所欲的梦幻境地。再见！”眼镜教授道别了。

“我等都等不来这一伟大事件！”帕尔芬奇科夫窃笑道。

“我本来就知道，我们就是冲它而来的！太好啦！”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郑重其事地点点头。

教授消失了，留下了这一对朋友。

“从何入手？选择什么题目来思考？共性问题，还是个性问题？”彼得·彼得洛维奇低声问，似乎这个问题是提给波梅什金的。

“我想自己一个人留下。于我而言，独处比同别人交流更重要。”格里高

利·谢苗诺维奇也好像是随意说的这番话。其实，说话人自己也不清楚他是讲给谁听的。好像不是冲着帕尔芬奇科夫的。生活中遇到过那种自言自语的人，但他们并没有倾听自己的诉说。看来，波梅什金先生就处于这种类似状态。

“我得去躺一会儿！”他的口气不容反驳，可实际上哪儿也没去，依然和刚才一样坐在厨房的餐桌前。的确如此，他还使劲地抻起自己的鼻子。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年轻人尝到了过量的苦头。

“有趣之处就在这里，”波梅什金继续道。“房间的角落到处洒有自己的精液，这是现实的孩子，还是虚拟的孩子？你服用足够的罂粟头，就会觉得什么都是现实的。但我在头脑清醒时使用放大镜观察周围世界，这一切绝对是虚拟的。结果是，两者间的理解之区别是微不足道的，或者根本不存在。因为无论哪一种结果，都是想象力所确定的。假使想象总是处于幻觉中，那么，虚拟的还能确认现实的真伪吗？或者情况相反？如果前者不能确认后者，那么，后者也就不能确认前者。倘若如此，大可不必怀疑，我始终就是游移于自我的现实和自我的虚拟之间。这种拟态效果是在我有幸结识伟大的植物以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我没有体验过任何类似的感受。因而，我想请教科什玛洛夫这么一个重要问题：假设基因混合制剂使我永远地栖身于幻觉之中，那么在我的想象中是否还保全下来从一种身份转变为另一种身份的那种极佳状态？它不可改变地诱惑着我。经历了这种感受，我决意彻底地献身于田野里的这株花朵。我甚至很少再欣赏现实的自我，它正在过度到虚拟。接触毒品之后，仅仅发生过两次自我陶醉，生命的种子被我喷洒在四周。而在过去，这是频繁发生，每天都有的。如果眼镜教授保证不会发生什么重要变化，至今介于现实和虚拟的游历也可以持续下去，我会心满意足地服用他提供的药剂。如果教授不能给予这样的保证，自然，我就弃权，选择暂停。我将仔细观察彼得·帕尔芬奇科夫。那时，将会有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吸引我：借助奇妙的药剂产生的具象现实是否形成虚拟？如果是，那么回答就很干脆，不！我将不参与罗斯罂粟片剂的实验活动。但是，如果实际情况表明现实和虚拟之间发生着常态的相互转变，似是现实，而又非真实，虚拟，而又近乎真实，那我一定服用混合基因片剂。因为，我发自内心地渴望迁移到一个变化莫测到匪夷所思地步的世界。你是你，又不是你。而且无论如何也不能确定：你，就是你；或者，你，这不是你，甚至不清楚你究竟是谁。一会儿是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一会是谁也不是的尼古拉！现实和虚拟之间的、你和非你之间的、走火入魔和头脑清醒之间精彩的转换游戏。未来的人就该生活在这种抽象世界里，那时，人的自我感知已经达到那么一种虚拟假设、莫名其妙、似是而非的程度，以至于不再有任何侵略和掠夺、慈悲和怜悯、金钱和权力、仇恨和爱慕的需要。我希望生活在生物拟态凌驾于刻板现实之上的抽象世界。那里不存在有什么和没有什么之间的界限。”

年轻人继续出声地陈述自己对世界的惰性理解和感性理解之思考。他似乎没有觉察到，在已经仙逝的法婕耶娃的厨房里，帕尔芬奇科夫先生神经质地从

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声音相当洪亮地探讨着另外一个话题。此时此刻，彼得·彼得洛维奇感兴趣的问题是，宇宙间是否存在某种东西不可以同时运用于有益有害之目的。他在寻找一种就性质而言绝对消极、或者仅仅带来善果的效力。这样的思索超出了同教授的讨论范围。帕尔芬奇科夫认为，教授可能要回避已经制定的任务，而且不再派遣帕尔芬奇科夫和朋友前往那个永远亢奋的世界。

“如果科什玛洛夫教授有证据表明，罗斯罂粟可能显现双重效力，就是说，使用是有害的，那我将彻底推翻他的论据。”彼得·彼得洛维奇说。“在这个广袤世界能寻觅到某种唯有一个原则性标识——正号的东西吗？生命是负号，因为有终结。死亡也是负号，因为没有终结。始终陪伴时间的有三个标识：负号——一切过去的；正号——某些未来的；正号加负号——每一次都是现实的。如何判定那些正在向贤明转变的思考呢？这是永恒的演变过程。同时带有负号标识。贤明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转变为平庸和愚蠢。那精确的数值呢？它们可以附带不同的标识。但是我无法寻觅到任何时候都在发生效力并附带正号的东西。这表明，在这个世界上我的理智所能通达的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面：杀人也好，中断妊娠也好，焚毁罂粟头也好，政治性的消极也好，普遍的厌世也好，才华也好，愚笨也好！总之，一切都不外乎！一方面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却是有害的。在什么意义上愚笨可以成为有利的？假使我们承认这种两面性，那就要先入为主地强调对待事件和事物采取双重观点。愚者对于智者是有利的。后者得以更从容地耍花招，把钱财据为己有。罂粟花就如此。它对彼得·彼得洛维奇极为有用。我在罂粟头作用下的认知是封闭的，但胜过任何一位迥异于我的智者之自以为是的个人世界。对于另一类人而言，罂粟是致命的作物。一句话，眼镜教授的蛊惑言论不值得理睬。真的会讹诈吗？教授未必敢。要是暗地里把他发明的混合基因片剂给他服下呢？看他怎么变化？好啊，这么做就对了！开始是他给我们供应罗斯罂粟。然后我们就悄悄地把鲁克根给他。在绝对安全的条件下我们观察他的变化。如果他是根据我们的意愿打发我们踏上不可反悔的路程，那他从我们这里得到的回敬也是效力十足的。即便不使用跨民族基因混合制剂，科什玛洛夫也是足够聪明的，而混合基因制剂将能把他的智商提高到140。这是智商的最高指数了。这一指标把叔本华、陀思妥耶夫斯基、爱因斯坦、马克斯·普朗克、列昂基耶夫、波尔、凯恩斯区别于所有的其他人。那时，眼镜教授的非凡能力就会像钻石的晶面那样闪烁光芒。这一转变发生之后，眼镜教授就会具备不费吹灰之力改良俄罗斯人种、提高人民大众品质——特别是大官僚和小官吏——的能力。不言而喻，也会从智力上优化所有其他早产和营养不良的人群，自然也包括两分的学生、三分的学生，以及交警和军中准尉。格里沙，嗯，格里高利，你在听吗？”彼得·彼得洛维奇呼唤波梅什金。“我有个想法，我们得到罗斯罂粟以后，就把发明物——鲁克根混合基因制剂——悄悄赐予发明者自己。你看如何？”

“目的何在？”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皱起眉头来，他还没有完全从紧张的思索中清醒过来。

“为了使他挥挥手就能改变俄罗斯人，那样的话，就会大大提高俄罗斯在欧洲乃至世界的智商图示表上的位置。我们将要完成造福后代的事业。同意吗？”

“看你的意愿了。我无所谓。我忙着另外一个题目。在我看来，爱国是不正常的情感，它产生在无力承受社会矛盾或者命运打击的那些人身上。”

“我一直在想，如何把混合基因抑制剂神不知鬼不觉地塞给教授本人？他在我这里从来不吃不喝。如何藏匿这药片，才能让它钻进那家伙的肚皮？你有办法吗？我可是没辙了。”

“你就从没招待过他？”

“除了磨成粉的罂粟头和面包片，我还有些什么呢？”

“在桌上摆三个小碟子，还有炸馅饼。我们的碟子里放一点馅饼。可以咬上一口。沏一壶茶放在一旁，还有方糖块。仿佛我们在喝茶吃馅饼。把药剂放入第三只茶杯。他看见我们在喝茶，完全可能，他自己就想和我们坐一会儿……喝茶，吃馅饼。这不会引起任何疑虑。假使他不说话，显得矜持，我们不必强邀，甚至可以不经意地请他坐坐。强迫的话，你塞不进他嘴里任何东西。我没有其他办法。”

“我们就这么办。我去一趟糖果店。但愿没关张。现在是经济危机，很多店铺倒闭了……一会儿见！”

时间大约是晚上七点多钟。年轻人已准备好同科什玛洛夫会面。帕尔芬奇科夫时不时会出声地说：

“出来吧，教授！我们等您等得好累啊！我们在喝第三杯茶啦！啊呜，别再折磨朋友啦！啊呜，您答应过晚上来做客……”

终于，眼镜教授出现在大家面前。

“朋友们好啊！近况如何呀？”他一副关切的樣子，环视一番，心里嘀咕道：“他们怎么突然喝起茶来，还就着可口的馅饼？这番场面过去我没见过。怕是策划了什么吧？如果他们不邀请我，我就会喝，如果邀请我，那就要婉拒。万一他们想让我来服用我自己的发明物，把混合基因抑制剂掺和进了馅饼呢？一群傻瓜……无论你们追求什么目标，这个打算太糟糕了。我可是待你们不薄啊……简而言之，我要等等看！”

他又声音爽朗地说道：“我为你们制造好了罗斯罂粟。质量保障我做不到，但一切好像都是正常的。要不，你们当中的哪一位试试看？谁准备第一个服用这药片？”

“我。”彼得·彼得洛维奇迫不及待地說。“对现实的谬见、甚至对自我的误解令我好奇的程度远远超过冷漠和一成不变的健全思维。”

“还是我来。”波梅什金也紧跟着叫喊起来。“奇妙花朵的信徒们始终不

渝地追求独处、孤寂，他们坚信，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才会产生视听幻觉和自我剖析的创作征兆。头脑里在某一时刻会生成一种观点：只有精神具有主权性，只有精神能判断人的本质。而意志并不自由，它受制于他人意愿，扭曲地反映本质。”

“折中主义……我们一起动手吧！”帕尔芬奇科夫建议道。“我们一起策划了，现在就要一起动手实施。因为我们两人始终在追求去深入了解对其存在我们一无所知的那个世界。教授，您随意啊，喝茶就馅饼。很好吃的！……”

“科什玛洛夫先才不愿意哩。他和我们的馅饼又不搭界。”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不满地说，心里却在想：“帕尔芬奇科夫提前亮牌了，聪明。”

“显然是串通好了！”眼镜教授脑袋里闪过这个念头。“那我也得暗中教训你们一番。我从来都能搞出些意外的动作。我们走着瞧，看谁占上风。”

“不了，朋友们。”他果断地拒绝道。“你们知道嘛，我向来不吃不喝。这么做并非为了防备什么，不过是遵循大夫建议而已。他给我开出了专门的食疗方子。我还是要衷心感谢你们。怎么样，开始了吗？我再提醒一遍，没有回头路。根本就没有可能反悔！这次我就不道别了，因为我要不断地拜访你们。我相信你们不会寂寞的。同这种能量十足的威力打交道，难道会寂寞吗？这是给你们的药片，每个人两片……开始行动！”说完话，他怪异地笑了。

“为什么是两片？”波梅什金问。

“我是无所谓啊。两片，三片，五片……越多，我的状态就越非同寻常。教授，再加量可以吗？”帕尔芬奇科夫问。

“第一片使你亢奋，第二片将保证亢奋状态永远持续下去。彼得·彼得洛维奇，我告诉你，这个剂量对你也足够了。我自己做事适度，也不建议别人过量。请你们把混合基因片剂和毒品一起服用吧。你们将永远地处于那种醉酒后的陶醉亢奋状态。”

“太棒啦！”彼得·彼得洛维奇兴奋道。“既然如此，那我们动手吧！”他用凉茶送服下迷幻药。“好啊！妙啊！如果过去在完全贫民化的国家，那些于法典格格不入的野蛮粗暴的家伙们，做事明目张胆、偏激夸张，他们就会被砍头，那自己作为独立文化的主体，我拥护另一个思想：脑袋以下的东西都可以立即丢进垃圾箱。因为彼得·彼得洛维奇不受人最痛苦的罪孽侵袭：他不受肉欲诱惑，他的神往和满足是毒品表现的魅力。为此，一个脑袋瓜就足够了！”

波梅什金紧跟着也服下了迷幻药。

“够苦的啊！”他皱起眉头来。

“我回避，”科什玛洛夫开始道别。“有任何情况，就叫我好了。我不承诺每一次呼叫都能过来，但你们尽管试。向来会有应答的。我的记忆不坏。什么都记着呢，特别是那些稀奇古怪的主意……”已经没有人在听他讲话了，可他仍在自言自语：“我的报复并非充满恶意。你们要在强制性精神病院待几年，我将在你们神智清醒的日子里来考察。你们坦露心声，甚至后悔，让你们返回

辽阔的西伯利亚?不，别了，先生们！各位眼下所处的世界将伴随你们终生。这个世界当中的现实何在，你们追寻的奇妙魔力何在，我自己也无法弄清楚。在医院的病房，还是过世的法捷耶娃的陋舍，严格地讲，没有本质区别。当狂热的理智重于一切，头脑恣意妄为的运转得到优先存在权，那你赖以生存的那个空间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对你们至关重要是妄诞怪癖之想象力的规模和范围。所以说，我施于你们的惩罚是甜蜜的，愉悦的，科研性的。我想以遗传学科研专家的眼光观察你们。再见！”

一口气服下七勺罂粟杆结后，彼得·彼得洛维奇心满意足地笑了。这个剂量太大了。他又就着一小块面包服用了罂粟，在地板上躺下，静候起发作降临时所唤起的最辉煌瞬间，数以万计的同胞就是为此而忘乎所以地钟情于罂粟头。眼前帕尔芬奇科夫的状态格外兴奋。教授允诺幸福瞬间将无止境延续，这着实是无法抗拒的诱惑。帕尔芬奇科夫平生从未体验过这种精神上的伟大升华。这种最为幸福的精神状态从此将不再离开他。

“永远也不！永远！永—远！”他脑子里时而这样地闪现。“这听起来太甜蜜了！这是地道的胜利颂歌！这是无限自由战胜了畸形的消费世界。哎哟，太壮丽了！”

“开始啦！我感到宇宙的力量在进入我的肉体 and 意识，”帕尔芬奇科夫的喃喃自语声音在鼻子下作响，甚至有几分神秘，像个阴谋家。“哎哟，来劲啦！魔力十足的冲击在自己的路径上冲破彼得·彼得洛维奇身上一切生物物质的屏障。我还需要这些屏障吗？不需要！呸！来吧，来吧，把我这个人彻底毁灭吧，只留下兴奋起来的理智，燃烧起来的意识，在魔力八卦阵里狂奔的愿望。哎呀，这种亢奋多么奇妙啊！多么细致入微的状态啊！大自然令人陶醉迷离的冲击力多么震撼！彼得·彼得洛维奇呀！这是从未出现过的，高涨热情下从肛门飘逸出炽热的气旋。这是怎样的愉悦啊！全身无法言表的轻松！我脱离了地球，开始向上漂浮，向上腾飞，我在云端，在异乎寻常的跷跷板上。亢奋啊，就是我，欣喜若狂啊，还是我！我想啊，我渴望啊，面对世界大声呼唤，眼镜教授和我携手共创了怎样的奇迹！最亲爱的教授啊！你是极具才华的人哪！情感和享受的上帝！天呀，难道能够如此美好，难道拥有如此巨大的幸福真的行得通？啊，罂粟花，你是地球之外的神明，你是全世界的喜庆和快乐，你本身就是永恒。我感觉极好，知觉压倒了意识，话语开始磕巴，呼吸断断续续，脉搏在消失，生物运转停顿下来，我在飞翔……我沉于寂灭，万念皆空，已经没有气力自语了……难道它们……哎哟，哎哟哟……嗯，哼，嘿嘿……”

此时此刻，波梅什金完全沉溺于自我，丝毫不顾及周边。他头一次服用了三勺的剂量，因此有些担心，不断地寻找脉搏，抻鼻子。他希望在最亢奋的状态下进入永恒，但不要彻底陷入其中，留下一点缝隙，以便能够观望一下与之告别的那个世界。罂粟对意识的冲击远比他预料的要迅速。起初出现腾飞的感觉，然后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驰骋在黑马驾辕的俄罗斯三套车，背景是狂风

巨浪的大海，而不是冰雪覆盖的原野。奇怪的是，浪花无论怎样也飞溅不到他通红的面颊。而他多么渴望新鲜事物！这一切都在蓦然间消失，他身处一张床上，周边完全是陌生的。脑袋里又浮现出那个不久前把他搅得不得安宁的念头：他，波梅什金，究竟是现实的生命物，还是虚拟的生命物？或者，同时以两个身份存在？他想把问题追究个一清二楚：倘若他真的同时既是现实的、又是虚拟的，那么，在何种情势下、借助何种力量，实现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的蜕变呢？

“比如说吧，”他又自言自语起来。“眼前我感到自己是一个虚拟的人。即使我打自己，也不会有任何痛感。”说着，他真的动手扇自己嘴巴，拍打自己的头。“一点也不疼啊。难道这不可以证明我是虚拟的人吗？假使我用头去撞墙，”他瞬间地思索了一下。“就是的，来试试吧！”

年轻人使劲地用头撞墙，而且撞了两次，丝毫也不惊讶地说：“同样没有任何疼痛感。就是说，毫无疑问，我是虚拟的人。”

这时，他感到一股热乎乎的液体从鼻子流淌出来。“这时什么呀？”

伸手一看，上面是血。

“奇怪呀，”波梅什金寻思着，尽管马上告诫自己这里没什么可奇怪的。

“这个证据表明，我体内有两个源头，一个是现实的，另一个是虚拟的。但整个问题归结于这样的错综复杂之中，什么情势下我是现实的，什么情势下我是虚拟的。应该找个人探讨一下。说不定，有人会暗示什么？”

这样想着，他在屋里走了一圈，直到在一个房间里碰到一个四仰八叉躺在地板上的男人。波梅什金伸脚踹了他一下：

“喂，小伙子，有一个问题，我绞尽脑汁也搞不清，你不愿就此说说自己的看法吗？究竟是什么力量使我从现实的人变相为虚拟的人？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吧？引人入胜吧？你为何沉默？这个问题不止一次地令我伤脑筋。怎么样？我现在就抽你嘴巴，你说，感觉到了吗？”

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跪下来，稍稍曲身，抬手抽了那男人一个嘴巴，接着更使劲地抽了第二下。

“如何？有感觉吗？如果我把纸夹在你的手指之间，再点燃，现实的你对此种情形有反应还是没反应呢？你不回答？胆怯了？别怕。如果根据你的面部表情我发现痛苦是无法忍受的，必定会灭掉火，不再继续实验。”

波梅什金找来发黄的报纸，撕下一小块，塞进躺卧在地的那个人的左手手指间，然后点燃，注视着对方冷漠无表情的脸，嘿嘿笑道：

“这家伙处于虚拟状态。而且深陷其中。好样的！应当问个究竟，他是如何进入这种状态的。呵，他在自己的虚拟状态下感觉多好啊！连我都产生了相似的愿望！”

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挨着帕尔芬奇科夫躺下，后者不知何故没有认出他来，闭上了眼睛。年轻人闻到一股焦糊味，于是想象着，促使他从现实状态变

相为虚拟状态的力量就是火呀。

火苗逐渐地燎上了格里高利·谢苗诺维奇的衣服。但年轻人对此丝毫没有觉察。波梅什金陶醉于自己非同寻常的状态，他焦急地期待着头晕目眩、魔力十足的转变……

大自然缓慢无情而盲目的作为，人类能够
小心谨慎、迅速而符合人道地创造出来……

弗·哥尔顿³⁸

³⁸ 1822—1911，英国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优生学的创始人之一。错误地将生物法则运用于人类社会。

尾声

莫斯科。

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子从位于莫霍沃伊大街的“民族饭店”里走出来。她身着深绿色秋季时装，脖颈围系深红色丝绸巾，脚蹬别致的细高跟鞋，敞露的前胸挂着东正教金质十字架。她转过身询问守门人：

“请您指点一下，去国家杜马往哪个方向走？我指的是正门……”

“请您朝左走，向下穿过地下通道。步行不会超过三四分钟。乐意为您效劳，迷人的女士。”

“谢谢！”女子冲守门人伸出一只手。但完全不是女子受到欢迎时那样伸出手，而是送小费的样子：拳头慢慢半张开。

“不胜感激！”守门人斜眼瞟了一眼绿色钞票，牢牢它攥在手心。

这位年轻女子的蓝色大眼闪烁着清澈的目光，她手持做工精美的鞣革公文夹，封面的标牌是：《2020年前扩大西伯利亚联邦州范围内疗效作物的种植面积》。她步态优雅地踏上刚才被告知的路线，鞋跟敲击地面的声音正好同克里姆林宫自鸣钟的跳动节奏合拍。年轻女子的从容不迫表明，她守时地前来拜会国家杜马下院的重要人物。

只有非常熟悉她、亲近她的人——这种人实际不存在——才能辨认出她就是来自西伯利亚迦南城的卡婕琳娜·罗斯库特金娜……

（完稿于2008年至2009年5次乘坐第19、20次《东方快车》往返于莫斯科-北京期间）

（上述列车车长符·菲·茹可夫先生和符·维·文格尔斯基先生为作者提供了十分舒适、宜于独处的理想条件，在此一并表示感谢。）